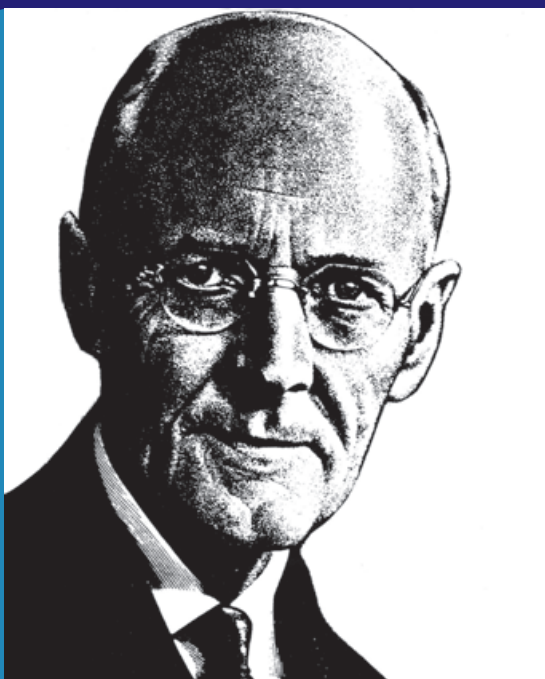


My Road to Rotary

扶輪之路

保羅·哈理斯傳



保羅·哈理斯 Paul Harris (扶輪創始人) 著

張吉雄暨編譯委員會 譯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發行



扶輪之路

一個男孩、
佛蒙特社區和
扶輪的故事

保羅·哈理斯 著



作者在工作的情景。這間位於芝加哥華克道 35E，R.I. 秘書處中央辦公室的房間，被指定為保羅·哈理斯身為國際扶輪名譽退休社長的房間。在他去世後，這間房間仍然維持原樣，是來訪的扶輪社友最感興趣的地方。

序

今日扶輪已成為國際性的組織，扶輪社員遍佈全世界，共同致力於幫助建立友善及寬容的世界，以服務促進和平。

從第一個扶輪到「這是個扶輪年代」，如今我們參與扶輪、享受扶輪，並奉獻扶輪。在感佩前人為我們留下如此豐盛的遺產之時，且讓我們停下腳步，再一次重溫我們這個組織的發展與過程。

「扶輪之路」～一個男孩、佛蒙特社區和扶輪的故事。這本保羅·哈理斯的自傳，不僅讓我們見識到保羅·哈理斯一生多采多姿的行誼，也讓我們體會到一顆偉大的心靈，幫助我們更瞭解這位扶輪運動的創始人的理想與創意，以及更熱愛我們扶輪這個組織。

身為扶輪的一份子，讀完本書，讓我深深引以為榮能夠追隨如此一位真誠、友愛、正直和寬容的偉人。相信各位定將有所同感。

本會創立已近三十八年，本著「宏揚扶輪」、「為國育才」的理念參與扶輪。很高興本會附設扶輪圖書館今年再度為我們選譯了這一本經典好書獻給台灣扶輪，並藉此再一次的感謝全國扶輪社友踴躍捐款支持。我們說：如果沒有台灣扶輪就沒有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就沒有今天這本書的出版與分享。

鳥鳴嚶嚶，求其友聲～扶輪運動的起源，請聽扶輪創始人保羅·哈理斯怎麼說。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 黃慶淵 (PDG. Kent)

序

最近數年來，本會附設扶輪圖書資料館，除致力專門收藏扶輪圖書資料，並積極引介國際扶輪重要文獻資料，分享全國扶輪社友以宏揚扶輪，深獲各地區社友之肯定。2012-13 年度本扶輪圖書資料館繼續挑選國際扶輪出版的：「My Road to Rotary」，一書，以傳承扶輪智慧。

「My Road to Rotary」，中文譯名為：「扶輪之路」，是扶輪創始人 Paul Harris 保羅·哈理斯的自傳。內容豐富，紀錄保羅一生的成長過程，以及從早年生活，到創立第一個扶輪社、扶輪開始擴展、及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扶輪服務、終於成就「這是個扶輪年代」等共 42 章。

透過保羅生動有趣及蘊含豐富感情的文筆，我們看到保羅從三歲開始在佛蒙特州·瓦林福特的農莊上，由他慈愛、勤奮的祖父母照顧，成長過程中所獲得的教導與人生智慧，及後在新英格蘭小鎮上之學習，孕育了這位年青人觀看這世界的眼光，深深影響日後扶輪運動的發展。

本書中文版原係 3520 地區張吉雄前總監，現任本圖書館委員 PDG. Joe 所翻譯及出版。感謝他無私奉獻，願意將版權提供本會附設扶輪圖書館重編出版，分享我們台灣扶輪社友。藉著他優美的文筆，且極佳的英文造詣，讓我們在拜讀本書之時，宛如閱讀一本出色的文學作品，宛如閱讀一顆偉大的心靈，不禁讓我們更熱愛這位親愛的扶輪創始人，更熱愛我們扶輪這個組織。

謹向 PDG. JOE 致上最誠摯的敬意和謝忱。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附設扶輪圖書資料館

主任委員 賴正成 (PDG. Wood)

序

1994 年被提名為 RI3480 地區 1996-97 年度總監提名人時，向國際扶輪總部購買了一本扶輪創始人保羅·哈理斯所著作的自傳「My Road To Rotary」。此書是保羅·哈理斯從三歲開始的一生記錄，尤其他的童年與少年時期受他祖父母諄諄教誨的人生哲學與價值觀，對他往後的生涯影響極大。而且在年輕時期周遊各國的人生無常緣起緣落的感受，塑造他一生的人生價值觀。此價值觀就是後來成為保羅·哈理斯創立扶輪的靈感來源，也是扶輪精神理念的基石。因此，如果要研究扶輪哲學思想及扶輪創始動力，必須要瞭解保羅·哈理斯一生的思想演進，始能把握其思想之樞紐。

1996-97 年度，本人擔任 RI 3480 地區總監，適逢保羅·哈理斯逝世五十週年，RI 社長路易士·維生·季愛雅（Luis Vicente Gay）在年度計劃「建造未來—尊重我們的過去」上，特別指定全世界扶輪社員舉辦追思紀念活動節目。本地區為配合此一活動，並宣揚保羅·哈理斯的生平，特別在此時成立此書的編譯委員會，著手翻譯成中文，以利社友們閱讀，所謂「歷史風雲，鑑往知來」。

十七年來，本書未再發行第二版，持有本書之社友僅限於當時 3480 地區社友。然而台灣之扶輪運動，十七年來蓬勃發展，全台社員人數從 1996-97 年度之 13,068 人（RI 1996.6.30 公式記錄），至 2013-14 年度之 22,855 人（RI 2013.6.30 公式記錄）增加將近一萬人。這些年來許多社友一直向本人索取此書，於是與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協商，由該會再版印刷發行，以供全台對扶輪創始歷史及創始人保羅·哈理斯之生平，思想有興趣之社友們研讀。

再次感謝當時國際扶輪總部出版部經理 Mr. F. Paige Carlin 鼎力相助，不僅同意中文翻譯權，也特地搜集國際扶輪總部出版部所保存的珍貴照片原版，供本書使用。

RI D3520

前總監 張吉雄 序

2013.7.26



第一章	抵達山谷·····	4
第二章	農場與韋納先生·····	10
第三章	有十四個房間的家·····	16
第四章	韋伯斯特先生·····	22
第五章	教堂的甜美回憶·····	29
第六章	威林堡之鐘·····	35
第七章	金風花一草原之后·····	45
第八章	我的紅髮摯友·····	54
第九章	父母的特性·····	64
第十章	「小流氓」·····	70
第十一章	發現一個池塘·····	82
第十二章	「謝你馬丘」·····	90
第十三章	春天來臨·····	98
第十四章	佛蒙特楓糖·····	106
第十五章	學校最後一天·····	112



第十六章	採草莓和釣河鱒·····	121
第十七章	一個失望的聖誕節·····	128
第十八章	愛神丘比特與酒神巴克斯·····	135
第十九章	一齣悲劇·····	143
第二十章	再度團圓的家庭·····	152
第二十一章	難以啟口的夙怨·····	160
第二十二章	火車站·····	167
第二十三章	我們家的前廊·····	176
第二十四章	辯論社·····	187
第二十五章	連番好戲進城來·····	195
第二十六章	喬治大夫·····	202
第二十七章	柴薪·····	208
第二十八章	勤奮的社區·····	215
第二十九章	祖父的去世·····	223
第三十章	再見！祖母·····	229



第三十一章	五年漂泊·····	237
第三十二章	掛出小招牌·····	246
第三十三章	第一個扶輪·····	254
第三十四章	扶輪開始擴展·····	262
第三十五章	建築師找到營造者——翟斯理·伯爾利·····	269
第三十六章	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扶輪服務·····	282
第三十七章	徹斯特敦先生·我們感謝您！·····	293
第三十八章	我可愛的家——康美麗堤·····	305
第三十九章	山谷往事·····	313
第四十章	返璞歸真·····	325
第四十一章	山居、湖泊、賞鳥·····	333
第四十二章	終點·····	340



第一章

抵達山谷



很久很久以前，一個夏日的夜晚，父親、五歲的哥哥西索爾，和三歲的我，在佛蒙特州威林堡市步下火車。四週一片漆黑，只有一位我從未見過的高大男人手上所提著的燈籠發出閃爍的微光。這幕深植我心，如此明晰，在我有生之年竟然難以忘懷。

高大的男人用他溫暖而有力的手，一把攫取住我緊握的拳頭，他的手掌要比我父親的大多了。他粗大的拇指對在凹凸路面上行走的這個小男孩來說是極佳的握柄，我們就這麼走上街道，父親和西索爾跟在後面。這位高大的男人就是我的祖父。我們一行人嚴肅地走著，寂靜與黑暗更加重了莊嚴的感覺。

我們在第一個街角轉向北方，跨過街道，祖父打開一個大門，接著我們走進一座庭院。就在我們向一間看起來頗為舒適的屋子的側廊接近時，一扇門打了開來，走出一位雙眼沈穩的老婦人，手上拿著煤油燈並高舉在頭上方，目光掃向前方的一片黑暗之中。她是我父親的母親，就是我的祖母。祖母的體重正好是八十九磅，從來不增多也不減少。據說精美的物品都是用小包裝的，而祖母確是真有如精美的物品。

在那一個夏日的夜晚，她熱情但安靜地歡迎她的兒子和兩位孫子。大家聚在餐廳裡，祖母和我父親似乎有說不完的話。我不知道他們在談些什麼；然而，當時一切情景雖然已經事隔七十多年，卻仍歷歷在目，有如昨日。

最後，祖母站了起來並走進餐廳旁的一間大備餐室，很快地拿了三個黃陶碗出來，大的給我父親，兩個小的給我和西索爾。碗裡裝著豐盛的麵包，是我從未品嚐過的美味。接著還有從一條慈祥的老母牛乳房擠出來的鮮奶。不久之後，我就和那隻牛成為好朋友。



對了，我差一點就忘了，不久後我還發現自山邊岩石上樹叢裡擷取而來的成堆越橘漿。儘管冬季漫長且嚴寒，它仍然堅毅地生長在貧瘠的土壤上，以其甘美的果實滿足饑餓的人們。

三張椅子被拉到桌邊，其中一把古老的高腳椅應是特別為我準備的。宴會開始了。父親和祖母繼續他們的談話，祖父則在一旁傾聽著。我們兩位小男孩早已飢腸轆轆，唯一要做的事是填飽肚子。懸掛在北邊牆上的班鳩鐘注視著屋內不尋常的聚會，纖細的指針盡責地指著每一個數字，最後終於吸引祖母的注意，她突然站起身說道：「天啊，老爹，快十二點了！」這當然不是班鳩鐘的錯，它又聾又啞，只能默默地移動指針，而它也盡了這份責任。

客廳旁的壁爐架上還掛著另一個時鐘，也是聾的，但是會發出聲音。班鳩鐘只能以滴答聲響來表示它的思緒，而客廳的時鐘則能發出整間屋子都能聽得到的鐘聲，只要時間一到，它就毫不猶豫地發出聲響。兩個時鐘和諧地配合著，在那一個特別的夜晚的每一分鐘都不休止。

事實上，我父親的問題早已佔據祖母的思緒，還有許多瑣事困擾著她。就在她發出驚訝的聲音後，我們兩個男孩就被帶到自此以後就變成是「我們的」那間臥房去。

新房間內最吸引我們注意的是一張看起來十分臃腫的床。更換睡衣後，我們就被一一高舉，然後被擲入床中央，在我們恢復知覺時已經是第二天早晨了。我們頗為困惑，不知該如何離開幾乎使我們深陷在床墊中的床。為了迎接我們的到來，床墊內塞滿了新鮮的稻草和柔軟的羽毛，讓我們在風聲有如狼嚎的酷寒夜晚保持溫暖。

為什麼父親、西索爾和我三個人會來打擾習慣早睡的祖父母的寧靜



家居生活？為什麼家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母親，沒有與我們同行？答案是經濟問題，造成我們家庭的分開。我父親在西部經商失敗，因而帶著我們到祖父母的家來尋求庇護。就如同許多父親們遭遇經濟問題時所做的一樣，現在依然如此。我的妹妹妮娜梅，仍是襁褓嬰兒，我母親認為若她們隨同前來會加重祖父母的擔子，因此她選擇留在拉辛，一個位於密西根湖旁威斯康辛州的小城市，也是我們三個孩子出生的地方。我母親是布萊恩家族的人，而這個家族向來是以高傲出了名的。

我的祖父是一位節儉的新英格蘭人，曾經給我父親一間雜貨店和一棟房子，他對兒子的溺愛是造成我父親入不敷出的原因之一。由於一開始的援助如此大，很自然地，我父親認為其他的支援將接踵而至。

有一段時間確是如此沒錯，但是祖父最後發現必須清理父親的生意，並在自己家的附近建立一個新的據點，這樣他才能親自以其理財長才監督帳簿。他的帳永遠是收支平衡，從未有過任何一個項目是以紅字登錄的。

很少人知道這些事情，包括父親雜貨店的清理和結束，這對我們小孩來說是很幸運的事。我們從一個凡事規律，沒有過與不及的家庭中獲益良多；在這個家中，理想與教育是最受到重視的事物。

曾經有布萊恩家族的人去考查祖父哈理斯的家庭狀況，我相信他們必須承認我的祖父絕對不會像我的外祖父一樣，變賣家產，置妻小於不顧，並到不知名的地方去尋找寶藏。我可以這麼說，正是我這位省吃儉用、辛勤工作的祖父，才能使他自我犧牲的妻子，以及我那位聰明但缺乏遠見的父親，在他們晚年的日子裡能夠舒適度過。我的祖父是受了富有同情心又勤奮工作的妻子——潘蜜拉・拉絲汀・哈理斯的鼓勵，而



能庇護因為身陷貧困所苦的子孫。一直到了今日，家族中的一些成員，仍然藉由魯特南德郡法院執行祖母的遺囑，以其遺產所賺得的微薄收入打點生活。

在拉辛時，家庭生計遭受打擊一定造成許多的混亂與哭泣。就算失敗的感覺不會使人意氣更加消沉，但生計中斷總是一件令人哀傷的事情。在我家，這種哀傷的氣氛特別強烈。雖然我的父母努力安排一切，但仍然失敗了。以後的日子充滿了不確定；除了祖父母的支持外，沒有什麼人可以投靠。落荒逃回家鄉對我父親來說是一件屈辱的事。生活裡只剩下少許的希望支撐著他。父親、西索爾和我三個人成為外出避難的前鋒；家中其他的人都是等到後來一切都安排好了才來到佛蒙特。

西索爾和我當時一直不能理解上面所說的那些事情。我們的靈魂並未遭受失敗的煎熬。只要吃得飽、穿得暖、感覺愉快、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這世界就很美好了。但是，我們畢竟是在新家裡，二天早上就爆發了一場混亂：身為一家之長的祖母幫我繫鞋帶，當時我只是把她視為一名普通的家族成員，並不知道她在這個家中的地位是那麼的崇高，因此當她叫我把腳抬起來時，我並不太理會，心裡想著是該讓她認清自己身份的時候了，因而我說：「妳又不是我的母親，我才不要聽妳的話。」祖母立刻把我父親叫來解決這個問題，自此以後，我不再懷疑這位嬌小女士的權威。西索爾和我兩個人不停地探索著新家的神秘之處。我所發現和經歷的事物將於下面各章節中分別述及。

抵達威林堡後不久，祖母認為我們所穿著的衣服並不適合我們即將要過的生活，家庭裁縫師瑪格麗特・麥康奈爾，立即奉命為我們縫製新衣。瑪格麗特是一位很有耐心的人，否則如何能誘使兩位一刻也閒不得的男孩站好試穿新衣。



每天必要的夏日衣著包括襯衣和長短剛好的長褲。長褲究竟該過到膝下多少，就端賴手邊有多少材料而定；當時的觀念是，如果那一年不能穿，或許來年腳長長一點後就可以穿了。膝蓋和腳踝之間是公認的安全地帶，長褲應該短得足夠在泥中行走，又長得可依情況在膝蓋處做些變化。為了因應來年男孩體型的變化，瑪格麗特具有獨特預視的能力，知道如何在縫製時留下適當的尺寸。她只失敗過一次，因為那一年我的腳長得特別快而粗壯。

在那個時代，男孩子的夏日服裝除了襯衣和無法形容的長褲之外，還有的可能就是有時候顯得極為破爛的草帽。當時沒有鞋子，也不該有鞋子。祖母深知我們必須要有所改變，於是很快讓我們擺脫城市生活的束縛，不必再穿鞋子。當然，規矩是每天晚上我們必須先將雙腳浸泡過熱水後才能將它們伸進乾淨的床單中。但是對於孩童來說，只要付出這麼小的代價就能體會赤足的無限滿足，每天必須以熱水泡腳這一點麻煩，就顯得微不足道了。這是個重要的生活經驗，讓我真正感受到生活的巨大變化。直到現在，我依然憐憫那些沒有機會體驗清晨涉足爛泥，並在大片冰涼的草地上揉搓腳趾的男孩子。詩人惠蒂爾對這些赤足男孩一定有很深的感受，否則怎會寫：

祝福你，小男孩，
赤足的男孩，褐色的雙頰，
身著翻摺的褲子，
吹著喜樂的哨音。



第二章

農場與韋納先生



哈理斯果園、菜園和秣草地全在同一個圍籬內，但是蘋果樹、紅醋栗樹、馬鈴薯、菜豆、碗豆、萵苣、蘿蔔、燕菁、甘藍、甜菜等等各有其位，一切顯得井井有條。菜園需要我祖父和幫手韋納先生的關注，似乎要比果園和秣草地相加起來的還要多；它需要祖父和韋納先生更多的時間犁地、種植、施肥、鋤地、除草和抓害蟲。

果園對遭受到的冷落似乎毫不以為忤。它們原本需要大量的澆水和修剪枝葉，而今卻只能在被蟲蛀到無法存活時，被一把火燒成灰燼。秣草地長滿甜美的長牧草和苜蓿，所得的回報也只是幾個推車的牛糞而已。含有高氮素的雞糞都留供菜園使用，但也不是大量的施灑，僅僅符合新英格蘭節儉的耕種方式而已。

祖父和韋納先生能夠從滿是石頭的菜園內種出這麼多好食物實在是件令人驚訝的事情，光只是馬鈴薯就夠我們吃的了。韋納先生將所有交給他管理的土地，全種了馬鈴薯，他都管叫它們為「不值錢的」。他有一個大家庭，因此需要較多食物。秋天時，他會用手推車將屬於他的收成推回他家裡。

他和我好朋友。他曾經說我會長成一個大男孩，我問：「韋納先生，有多大？」他常開玩笑說我現在只有蚱蜢的膝蓋那麼高，而體重則還比草帽輕一點。他年事已高，腰彎得很厲害，常常坐在手推車上休息並抽著煙斗，我也經常坐在推車的其中一個把手上陪他；只要他裝填好煙絲，用火柴點燃，我就知道我可以去坐在老位子上和他聊天了。

有時候他邊抽煙邊想著事情，有時候則以他濃厚的愛爾蘭腔調侃侃而談。有一天，我問他為什麼他說起話來腔調這麼奇怪？他反而說並非他說話奇怪，而是我說話奇怪，他說在愛爾蘭，人們絕對聽不懂我說的



話。我又問他為什麼種這麼多馬鈴薯？他說是因為他喜歡和在馬鈴薯田裡出現的小神仙說話。他曾經指著一些他的小神仙朋友給我認識，但是我什麼也看不到。

菜園裡整個生長季節都可以看到許多有趣的事情。莴苣和蘿蔔於初春破土而出，是好事將臨的前兆；豌豆攀著祖父準備好的樹枝，菜豆藤則爬上韋納先生從松林砍回來並插在菜園內的枝幹；以前攀爬在相同枝幹的菜豆已經被曬乾且去了殼，最後由韋納先生的女兒狄萊拉丟入大鐵鍋，與豬肉片燉煮成人間美味，並上了餐桌滿足了人們的食慾。

其他地方的人有時候會懷疑，為什麼幾個世代以來，這麼卑微的豆子竟然能與玉米粉調製成美味的布丁，並在每個禮拜六的晚餐上佔據波士頓豪華的餐桌。其實只要他們能有幸一嚐新英格蘭所烹調出來的豆子與黃麵包，相信他們就不再會有這種懷疑了。

如果豆子是祖母從連鎖商店買回來的，也就不會那麼吸引我們了。我們的豆子是韋納先生和祖父辛勤的成果，因此特別甘美。

事實上，祖父和韋納先生才是我們那個小農場內所有可食用作物的主要關鍵，只要是他們在農場裡種出來的東西，不論馬鈴薯、甘藍、菜豆、洋蔥、蕪菁、甜菜，甚至北方蘋果，口味就特別好。我們喝的牛奶、祖父從雞舍拿取的雞蛋、昂首啼叫闊步行走的公雞，在我們抵達後不久，都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了。那些日子裡，我們終日與大自然為伍；我們是宇宙的一部份，靜靜地沐浴在內心的喜樂之中。

韋納先生有一隻蟾蜍寵物，常在他跟前跳來跳去，舔食蒼蠅和其他小昆蟲，韋納先生總是很小心，以免踩到或用鋤頭打到牠。我經常想，這隻蟾蜍和韋納先生一定有某種親戚關係，牠總是出現在他身邊不遠的



地方。每到秋天，這隻樣子如髒冰塊的蟾蜍就會失蹤，春天一到，它又再度現身，年年都是如此。

手推車、煙斗、不值錢的馬鈴薯、蟾蜍和小神仙，使得韋納先生成為一個男孩子眼中最有趣的人。韋納先生是麥克和吉姆的父親，他們兩位是學校裡最棒的打手。我們所僱用的狄萊拉也是韋納先生的女兒。

我們的菜園裡到處是石頭，對從其他好地點來的人來說更是如此。有一次，我驕傲地想向一位西部來的表親炫耀一番，他卻先發制人：「我知道了，那是你們的石堆。」秣草主要供給牛食用，但有一些散發出自然香味，正在發芽成長的種子，則可用來調製成餅乾，好讓我們這些隨時感到饑餓的男孩在正餐之間充饑。

八月間的天氣宜人，我們開始製作乾草。果園或秣草地的草全部逃不過韋納先生的大鐮刀。乾草製好後，另一位僱來的艾巴·哈林頓會帶著工具與韋納先生一起將乾草耙到堆置場，以便在冬天時能用乾草叉推到滑槽，並直接滑到牛隻的食槽內。

我們的果園位於南方的亞諾山農場和北方的艾爾弗雷德·胡爾農場之間，並向東伸展。這兩個農場也很有趣。在亞諾山農場穀倉內，我看過一座古老的連枷可以將穀子與草料分開。那也是我唯一看到實際操作的一次。

艾方案·史坦福特，是後來成為我密友，費依的父親。他為胡爾先生管理胡爾農場，以低馬力的耙車耙取乾草。老納特·雷明頓也在農場內工作了許多年。他與兩匹馬，巴比和芬呢所組成的隊伍完成農場內大部份的工作。

胡爾農場的穀倉在雨天時，還成為我們的避難所，到處都有躲藏的



地方。無事可做時，我們總會去找討厭我們的老納特開玩笑。有一次，他鬱積很久的憤怒爆發了，大聲叫道：「我這次要打你們了。」我相信如果他抓得到我們的話一定會這麼做的。

穀倉內的乾草堆置間、馬和牛的廄舍、家禽室、木材和煤倉，以及肉類儲藏室，都是我們夏天黏貼空中飛人、走繩索人、步槍射擊者、汽球英雄、小丑和其他馬戲團名人相片的好地方。雨天一到時，這些我們即興黏貼的相片，就要引人注目。我收集相片的狂熱至今未退。

只要有養牛，我們就有事情要做。祖母不信任其他人來製作我們的奶油，因此總是親自動手。她將大桶牛奶過濾到小盆後，再放到食品室裡冷卻。早上的時候，她將牛奶放在爐子上加熱，直到上面浮出一層乳酪為止。她用大濾器除去乳酪，放在一旁等著攪乳時使用。攪乳的工作則由祖父負責。

只有風靡全英國的得文郡乳酪才足以和祖母使用我們自家牛奶做成的乳酪相匹配。如果你也吃過英國草莓配得文郡乳酪的話，我就不需要再多說任何話了。祖母的奶油就是用同樣的乳酪做成的。

果園內的秣草地上也長著許多雛菊和棕眼蘇珊。它們是以美豔與能代表相思情懷的男女心意而聞名。戀愛的人們摘下第一個花瓣代表「他愛我」，第二個花瓣代表「他不愛我」，摘到最後一瓣通常是伴著顫抖而緊張的心情，探測對方的心意。

黃色的金鳳花似乎不讓雛菊專美於前，也在人們的視線外爭取它的權利。如果一個小男孩想知道他的心上人是否喜愛奶油，金鳳花可以告訴你。他只要將一朵金鳳花放在她的下巴下，如果它反射出黃色澤，那麼你的心上人就喜歡奶油。我試過這種方法許多次，並非我在乎我所喜



愛的小女生是否喜歡奶油。事實上，我不記得曾經看過我的小朋友的下巴的顏色。我記得我只看下巴上方玫瑰花瓣色澤的小嘴，和其中閃耀著有如珍珠光芒的皓齒。噢，金鳳花，金鳳花，你是欺騙的幫兇，但是我真希望我們能再次相聚！



第三章

有十四個房間的家



祖父的房子雖然不大，但是除了餐具室、儲藏雜物的 L 型房間以及一大間閣樓外，總共有十四間房間；平常有人使用的僅有七間，其中有四間為客房。客房中有三間偶爾有人住，就我所知，第四間從未有人住過。有客人來訪時，便會使用南邊的客廳，我住在這裡的十八年裡，北邊的客廳僅打開過兩次。第一次是為從西部來的顯赫親戚到訪而開，第二次則是為祖父的葬禮而開。

我們家到處可見家務料理的周到：一塵不染的桌布、整齊的直紋補丁到處可見於布面，安靜而優雅地見證著新英格蘭的節儉與體貼的愛心。這些桌布上的補丁洋溢著溫柔的回憶；在我的心靈留下的深刻印象，即使時光流逝也不會湮沒。

即使堅固的新英格蘭房屋也可能因為暴風雨、洪水泛濫或火災而毀損，但是裡面包融著愛的回憶卻是無法抹滅的。人們在若干年後憶及於此，過去看似重要而斤斤計較的事情便逐漸模糊，反而是居住其間的溫馨記憶變得無比清晰，讓人隨時脫口說出「其他都不重要了！」這樣的話。犧牲、奉獻、榮譽、誠實、真誠與愛——這些是優秀、舊式的家庭樸素美德的特徵。

祖母的廚房有如時鐘，汽車的驅動器，或人類心臟般的運作著；廚房產生了主導整個房子家務的活力。我們的廚房，簡直就像一座欣欣向榮的工廠。

禮拜一通常是特別忙碌的一天，所有的機器都在運轉中，即使是祖父也有得忙。他必須在適當的時間加入可以讓火燒得更旺，產生高溫的白樺木，好讓鍋爐下的火持續蓬勃燃燒。同時，他也照料爐子後面的貯水槽，讓它保持滿水狀態，以便有足夠的水可以供應洗滌盆子或鍋爐。



軟水僅適合用於洗滌餐具、禮拜一洗衣服，以及禮拜六晚供做洗澡水。軟水、自製的肥皂以及鍋爐下軟木燃燒的火，這些正是對抗污垢的戰鬥中最好的組合。廚房水槽裡的幫浦源源不絕地供應來自貯水槽與水管的軟水，同時也供應夏季廚房用來飲用、烹調、冰凍與污水處理所需的冷硬水。

廚房的風貌確實形形色色，一到烘培的日子，它搖身一變就成了麵包廠；在製造乳酪的日子，它成了酪農場；在灌香腸的日子它成了試驗著豬油與鹽漬肉的肉鋪。這個廚房多樣化的功能中還包括了製作罐頭水果，修補破地毯等等。

如果這個主要的廚房負擔過重，我們還有夏季廚房做為後援。夏季廚房有自己的水槽，廚房的水槽另有用途時，它便可以用來洗滌餐具，此外，所有提煉奶油的工作，也都在夏季廚房完成，通常都是由祖父來提供傑歐尼、希利亞德先生戲稱為「費體力的工作」的攪乳工作。

夏季廚房也用來貯藏破袋子；所有殘餘的破袋子被聚集在此等著收買破爛的人到來。這些破袋子換來的掃帚、畚箕、錫製品在我們的家庭經濟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夏季廚房裡不但有一個貯煤櫃，還有一個可以隨時取用排列整齊燃木堆放的地方，廚房及夏日廚房有著相輔相成的功能。廚房是我們這個小宇宙的主要地方，而夏季廚房則讓家務工作的進行更方便。廚房外圍繞著兩個餐具室；較大的一個面對著餐廳，如此可以節省許多往返時間。除了瓷器製品外，所有餐具也都存放在這間房內。另外，那兒還有三個大桶子：一個用來放麵粉，一個放蕎麥粉，第三個則用來裝楓糖。廚房用品、蛋以及許多其他零零碎碎家用品也都放在這間。



較小的餐具室是用來保存牛奶、烹調過的肉、水果以及其他需要冷藏的食物。這間小餐具整年都有完善的保護，即使最強的陽光也無法穿透它。

冬季的積雪到了春末還殘留在小餐具室的外牆。春天之後大概除了齊林頓峰頂端，其他地方的積雪都已消失。祖母通稱大間的餐具室為「南邊的餐具室」，而小間的餐具室則為「北邊的餐具室」，但不知何故，兩間餐具室其實都被安置在房子的北邊。

如果廚房不是如此巨大，而三個餐具室到了夏季也無法冷藏大堆蔬菜與水果的話，它們便無法在家中得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至於馬鈴薯，則必須在陽光一年一度通知所有生物，現身享受日光的溫暖日子裡摘芽。

我們有一座冷藏箱，由外面接引來的清涼泉水，便是源源不斷地透過冷藏箱的管道流至盥洗室。我們有了自己的乳牛之後，泉水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們在夏季廚房裡製造奶油後，便將它貯存在陶罐裡，放進冷藏箱，藉由源源不斷的泉水達到冷藏的效果。

佛蒙特的農民們很幸運的能在房子的附近取用泉水。他們通常在泉水上蓋一些小屋子，然後在裡面經營各自的酪農場。在炎炎的夏日裡走入冷泉屋總是能感覺到無比的清涼。裡面貯存的乳品除了供家庭使用外，累積一定的數量之後也拿來出售。奶油與蛋大多在附近家庭間相互交易的商店裡出售，或是偶爾用來交換其他所需的商品。新鮮乳脂與奶油的香味飄溢的冷泉屋，大概是舊式農場最美好的一部份。

打自泉裡的水通常透過幫浦的運轉輸到穀倉。從田間回來又熱又渴的馬匹可以適意的在這裡讓自己清涼一下；農場上其他的動物也可以同



時享用清涼的流水。現代化的電冰箱可能清涼的效果更佳，但是它們永遠無法與山區農場上美好的舊式冷泉屋比美。

昔日許多農場婦人都是親自製作乳酪與奶油，這種習慣在乳酪工廠興起後已不復見。有時也被稱為鼠尾草乳酪的佛蒙特綠乳酪，名聲傳遍新英格蘭，甚至傳遍美國各州。我仍記得此地的乳酪製造人馬汀·威廉斯是如何帶著他的臼和杵，搗著放在大桶凝乳裡備用的鼠尾草。他習慣在裡面加上苜蓿葉和鼠尾草，這樣一來味道便不致於太濃。但是佛蒙特的乳酪業並未持續太久，早在後來威斯康辛成為全美乳酪製造州之前，就被著名的紐約州赫奇米爾郡取代了。

下一個發展起來的則為奶油公司。許多乳酪工廠搖身成為奶油公司，而佛蒙特的農民也改變習慣，帶來他們所有的牛奶，再帶著牛奶浮沫回去餵豬。

奶油從牛奶中分離出來經過冷卻後，就放入一個大罐子裡，外面加上一層厚厚的保護膜；再藉由快速列車，在早餐時刻送達波士頓或紐約。這個習慣或許會有一些改變，但仍然一直繼續著，只不過交通工具改成飛機而已。即使到現在，有些佛蒙特農民都還保留著他們自己的奶油分離器。

時至今日，我們的房子已有大約一百年左右的歷史，但是和其他新英格蘭房子作比較時，我們的房子並不算太舊，最多也就是和房子不斷改建的芝加哥市一樣舊。但今天它仍如同建造之初那麼堅固。假如當時沒有意外發生，這房子無疑可能會是在二十世紀初，新英格蘭地區所建的房屋中最古老的。

對開著汽車過往艾森·艾倫公路上的人來說，那兩個巨大的英文字



母「H.H.」一定會吸引他們的注意力。這兩個字母代表捐助人郝華德、哈理斯，也就是我的祖父。現在這房子為塔夫特夫婦所有，有幸知道他們也在此教養了一個好家庭。

房子之所以會重建肇因於一場不幸的災難。原來的住所在一個聖誕夜毀於祝融。火災起於祖父的店面，那時為了方便，店面就建在房子的旁邊。

房子重建期間，我只記得有幾個木匠利用天氣不佳，不得不停下建造工作的空間時間，為祖父縫製了一雙好靴子。除了這件事之外，我便毫無記憶了。

靴子講究的是舒適實用，這雙靴子不但做工精良，而且還按照傳統習慣，高度只做到膝蓋處。

這雙上等靴子很輕、非常舒適柔軟，陪伴祖父幾乎長達四十個年頭。在這段漫長歲月，祖父不但在禮拜天穿它，旅遊時穿它，事實上，祖父過世時，他疲倦的雙腿便溫柔地被包在這雙由幾個木匠共同縫製出來的柔適靴子中。



第四章

韋伯斯特先生



根據可靠的權威人士所言，這場燒毀住家與商店的大火，肇因大約是這樣的：每到傍晚，總有一些城裡的人閒來無事，常來祖父的店裡聚會，聚會的目的通常只為閒聊。這些人從行政首長以降，形形色色都有。他們來此抬槓。但彼此非常遵守禮節，雖然言詞並非那麼優美，卻也沒有刺耳的訕笑、無禮或帶有教訓意味的評論，當然也不會特意偏袒某人，只不過當沒有人可諷刺時，便互相取笑對方。

他們交談的內容並沒有什麼較為獨特的。事實上，相同的故事反反覆覆說了又說。有時這個人說，有時那個人說，偶爾有一些不欲人知的事實，意外地被說出來，反倒是說實話的人會受到不帶惡意的奚落。有時候說完故事後沒有人笑，說故事的人反倒自己大笑，卻因此而使別人發笑。

艾薩克·韋伯斯特先生是祖父店裡的老店員，他與眾不同，說故事絕對不笑；他直挺挺地站著，以便在受到推崇時微微向後傾身。他說故事時，經常好像為了加強真實性，減少別人的懷疑，而表現出悲慘可憐的神情。

艾薩克·韋伯斯特被認為是「威林堡最著名的騙子」。這是一個令他驕傲的頭銜，如同柏拉圖與蘇格拉底是雅典的新派哲學家，他的新派騙子的聲譽使威林堡成為實際的「騙子的雅典」。前來閒談的人通常在傍晚時聚集到祖父的店裡練習唇槍舌戰，並從艾薩克的字字珠璣中受益。他常常有如其他偉大的雄辯家般隨興而發，但絕對無法忍受競爭。一旦他的權威受到年輕人的挑釁，他習慣把更多的木頭塞到爐子裡直到冒出濃煙，甚至藉由熊熊烈火高溫將這些不敬者趕出去。

無疑的，那一次就是在類似的場合下，他做得太「過火」了；使得



店裡著火，接著房子也成為一片火海。

當他被問及如何從可怕的大火中脫險時，據說艾薩克是如此答覆的：他戴上大禮帽以及燕尾服，跑了幾步加速之後，便衝進煙霧與火燄中，撞破一片玻璃窗逃了出來。

總是抱持懷疑態度的湯姆斯問道：「韋伯斯特先生，一片玻璃窗有多大呢？」他不疾不徐地答道：「九乘七英吋！」艾薩克最好的謊言都是即席說出的；他是天生的說謊家。

祖父並未重建他的店，但是艾薩克則在對街蓋了一間房子和一家店。雖然他的主顧客大部份是只有小額消費的男童，但是他的店鋪卻正是現代廉價商店的前身。

韋伯斯特先生進入商業界時，就開始面對困難的競爭。除了一般的商店、乾貨商店和五金店之外，還有許多本身就是專賣店的零售商店。這些專賣店中，路德・陶爾佔據了甜食與糖果的大部份生意。喬治・陶爾賣檸檬、薄餅以及鯡魚乾。喬治・艾德嘉頓則專賣汽水、甘草、各式各樣的棒果和棒棒糖。歐巴底亞・邁克皮爾斯則銷售特殊的家庭用品。

這些零售商都是仕紳，其中的歐巴底亞・邁克皮爾斯更是一位銷售界的奇葩。假如他的某種特別商品剛好賣完了，他會說服顧客購買另一種根本扯不上關係的物品。舉例來說，某天歐巴底亞的一個顧客來到他的店鋪買煤油，但是店裡的煤油已經賣完了。據說歐巴底亞是這樣回答的：「我很抱歉，今天早上我沒有煤油可賣，但是我有一些非常好的紐奧良蜜糖。」



歐巴底亞習慣在進行這種建議時，一面鞠躬、微笑、緊握著拳頭，一臉的真誠，這樣的姿態對面前的潛在客戶，顯然有催眠的效果，使得他們願意購買他所提供的任何物品。對那些熟悉歐巴底亞的人來說，原先要買煤油最後卻變成蜜糖的例子，在歐巴底亞的豐功偉業裡只是小事一件。

在上述的狀況下，即使是最佳的業務員，可能也只好舉白旗投降。不管男人、女人或小孩，只要口袋裡有一個銅板，進到他的店裡後，歐巴底亞總能令他們享受到花錢的滿足感。在顧客走出門之前，若不是棄械投降，便是另一場戰鬥的延續，歐巴底亞絕不輕言放棄。

很可惜這樣的紳士卻受到某種如癲癇般的疾病所苦。不幸地是這種病會將這位溫和灰髮的紳士，變成有如菲律賓獵人頭的伊戈拉特族人一樣兇野。對我們這些男孩們來說，歐巴底亞突然由一位紳仕退化至原始狀態的人，在那個時代確實是一件令人難以忘懷的插曲。

我記得曾經看過他在街上猛追逐一位受到尊敬的居民——肥胖的法裔加拿大籍婦人安姬麗娜。那是個酷熱的白天，這名女士完全不知她即將面臨一場，她無意間才發現她已經加入的馬拉松賽跑，但在她發現歐巴底亞的追逐後，卻不可思議地在最短的短時間內有所回應。只要歐巴底亞·邁可皮斯發出陽剛的吼叫，安姬麗娜就會發出女性的尖叫。假如這段插曲曾經令我和我的玩伴傷心的話，應該早就不復記憶了；我只記得我們對這場賽跑可是深感興趣。安姬麗娜腳步有些沉緩，她支持的住嗎？一些小淘氣添油加醋地喊道：「捉住她，歐巴底亞！」另一些人則靠近安姬麗娜喊道：「晃動妳的腿，回應邁可皮斯對妳的熱愛！」

由於所描述的年代是在收銀機發明以前，我不知道那些威林堡專賣



店每日平均所得有多少，在節日與假日或許有一塊；或許有兩塊錢。禮拜天，每個人的荷包都看得很緊。

若要對佛蒙特少年時代偶爾的奢侈舉個例子，我記得曾聽到一位來自糖山的農場少年，有點誇大其詞地對供應薄餅、檸檬與鯡魚乾的喬治・陶爾說：「我才不管花多少錢，今天是國慶日，再來另一種鯡魚乾。」喬治・陶爾顯然贊同這種愛國者的感情論調，喜歡這種交換的渴望，和一分錢被丟到做為錢箱的薄餅盒子裡的感覺。

若要用金錢來衡量威林堡這些專賣店的成效，顯然他們的利潤並不好，但是他們的社交利益卻是金錢無法衡量的。這些店讓他們年邁店東的心靈有所依託。照顧一個商店要比在家擦地板好得多了。這些店對來店裡的老人來說也有其價值，因為它們提供了社交的場地。看店不需花費太多勞力，像喬治・艾德加頓便習慣從早到晚都躺在沙發上，只有在有顧客來時才下來走動。

時間對這些店家來說顯得毫無意義。他們的房子和店都連在一起，整天可以聽到店裡響起的門鈴聲。新英格蘭的店家並未渴望創造一個文化中心，也不需要為這種空洞的渴望而煩惱。一張舒適的圓椅底下放著一個暖爐，可以一手構到的痰盂，或是近在咫尺的煤庫以便隨時加火，都足夠令他們感到無比的安適和滿足。

這裡有不同的店可以讓人閒逛，沒有人指望你一定要花錢。這些有閒逛店的人會自己選擇一家店，並成為它的擁護者。例如李・賽蒙德對艾德嘉頓的雜貨店便忠心耿耿。艾諾索・肯菲爾德則擁護薩賓的五金店。艾諾索向來話不多，我不記得他說過什麼特別的話，只記得當別人問他：「隆，您今天好嗎？」他會帶著一種扭曲的神情，乾咳一聲，



想吐出什麼似的答道：「好的不得了。」我總記得他是想嘗試把他的「好的不得了。」吐出來；不過他也只是乾咳，如果他試著嚼點煙草也許會比較好，至少他可以見到他努力乾咳的成果。我想他若能吐出任何東西，將會令他的鄉民們感到滿足。

除了韋伯斯特的店以外，我的祖父是不會在其他任何店耗上一個小時的。艾弗蘭姆・修立特總是駐足在他兒子丹佛斯的店，他明顯地以這個兒子為榮。羅茲・席爾曼和他那無以名狀的獵犬都是閒逛老手，他們的興趣大多集中於薄餅桶，光看不買，到處閒逛，以至於他們經常被無禮的趕出來。

威林堡的少年對席爾曼和他的獵犬可以在下午或傍晚走訪那麼多家店鋪感到吃驚；這些店包括卡文・湯笙的藥店、路德・陶爾的糖果鋪、喬治・陶爾艾德加頓的雜貨店、賓・克拉普的乾貨店，哈希・安賽的雜貨店，歐巴底亞・邁克皮爾斯的店，甚至門窗工廠等等地方都可見他們的蹤跡。

說到這裡，還沒提到的尚有查理・克拉崗的馬房，威廉・布拉克的磨坊，馬汀・威廉斯的乳酪工廠，約漢・米勒的馬蹄鐵店，法蘭克・霍德哩的雪鏟店，獨腳布拉特先生的棺材店；一般人都認為布拉特的「木製外套」（棺材）對穿著的人來說非常合身舒適。

另外，還有「多禮強森」的馬具店，強尼・阿戴爾的墓碑工廠，吉姆・多納的理髮店以及隔鄰的鞋店，艾迪醫生工作室與牙科診所。大多數此地的少年們，都曾在沒有瓦斯的時代，在艾迪醫生的牙科診所拔過牙。荷拉西・爾里與萊里・蔓斯成功地經營著威林堡的旅店，提供住宿給那些不常出現並迅速離開的商旅。



當然，不能不提到喬・蘭道爾與老人克拉克的打鐵舖，傑洛米・希利亞德運貨馬車店，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則是貝齊勒爾的草耙店。

所有上述的店家在威林堡的經濟與社交生活上，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第一家草耙工廠的建築樣式據說是全美國最古老的，因為歷史超過一百年，而被稱為「舊石器時代的店」。也因為貝齊勒爾經營成功，這棟建築孕育出許多成功的產業。在我的時代，它是著名生產牛軋的工廠。最近它成了「舊石器時代下午茶坊」，並博得往來於艾森・艾倫公路旅客的讚許與光顧。



第五章

教堂的甜美回憶



祖母常帶著我和西索爾一起到教堂。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座老式教堂裡整潔的內部。祖母穿著鑲有蕾絲邊的深色絲質禮服，正適合參加新英格蘭區的主日崇拜。城裡的人不分男女老幼，輕緩地沿著寬大的走道走著，坐在放著土褐色椅墊的長椅上，等候聆聽牧師和唱詩班準備的節目，或花一大段時間沉思，或小憩片刻。不論做什麼事，教徒都必須要留意自己的言行。例如他們不能從座位轉頭，向朋友或鄰居點頭致意。大家必須謹記在心：現在是在上帝的殿堂中。

禮拜日我們必須穿戴整齊參加主日崇拜；回家後，才可以換上新而清潔的束腰帶，享受一些限度內的樂趣。我們可以到果園摘食蘋果、醋栗、黑莓和時令水果；或者自由地看些自己想看的書；除非在遠得祖母看不到的地方，否則絕對不可以追逐玩耍。大人們告誡我們不准離開家，也不准朋友來找我們。後面這一條禁令幾乎有點多餘，因為我們的玩伴通常也不准離開他們自家的後院。

當然，如果在魯特南德的表兄妹來此，我們就有伴了。所有新英格蘭區的小孩在安息日這一天，都得有點大人的樣子，瘋狂式的快樂只能留給其他日子。然而，我想不起來我曾經對新英格蘭的安息日感覺厭煩；它們給我一個機會，好好計劃未來六天的活動。

愛德斯·華克牧師是我們教堂的主管。他長長的白鬍子似乎使他更適合這個神聖的角色。至今當有人談到「昔日的牧師」時，映入我眼簾的仍是華克牧師穿著一襲長袍，手中拿著水罐，走到村中水井汲取冰冷春水的景象。他一直受到教徒們的尊敬和愛戴。

華克牧師的職位最後由艾利賈·賀頓牧師接替，而賀頓牧師則由甘默·迪林漢牧師接替。如果從帶領禱告和講道的長度，以及嚴肅的



表情看來，迪林漢牧師一定是位非常虔敬的聖者。他每週禱告有個慣例，一開始先為所有在位的掌權者祈福。首先是美國總統，接著是聯邦和州政府各級長官；甚至有時加上一些皇帝和皇后的名字。當時我對他名單上名字之多，和他過度揮霍上帝的祝福感覺很驚訝。如果有人在他的祈禱中被遺漏，那一定不是迪林漢牧師的錯，或許上帝會彌補這個疏忽吧。

記得有一位名叫丹尼・佛利的叛教徒，他是來自紐約的倫尼太太和他的兒子威利的男僕。他們一起到威林堡避暑。套句丹尼的話：「奉上帝的名，為什麼迪林漢牧師不這麼禱告：『上帝保佑所有的人，黑種人，白種人，綠種人，黃種人』讓一切順其自然？」如果照丹尼的本性，他絕不會坐在教堂的長椅上，但是現在參加主日崇拜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必須坐在那裡，並且儘量保持最佳的儀態。我想如果迪林漢牧師要求丹尼幫忙縮短講詞，他一定會樂意和他合作的。有一次從丹尼口中，我才知道，他認為這種冗長的講道會毀滅我們熱愛的國家，它們的摧毀力量遠比暴風雨或洪水還來得嚴重。

記憶中，我的立場是介於迪林漢牧師和丹尼兩種極端的看法之間；帶一點偏向丹尼。我不能說自己記得多少那段童年時光教堂牧師的訓誨。我認為他們的說教都是「從頭頂掠過」，但我實在很欣賞我們教堂的混聲四重唱，他們的表現比預期的好多了，還有那座古老的新英格蘭式教堂安詳、雅緻的氣氛，把我帶到更高的精神境界，這也許不是別的地方找得到的。那兒有一種超乎一切的安詳，以及因為禮儀而產生的安適感。

有時候想起富蘭克・納爾遜在「富蘭克的機關戰船」裡的英勇戰役，我的思緒便禁不住跟著振奮；當想到「庫鳩的洞穴」那個刺激的故



事，我的心又隨著那位老奴隸飛出去，一起經歷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困境。唯一的遺憾是老天因為某些不明的原因，把我放在沒有浪漫故事的海岸。然而我還是會善加利用現有的東西；也許有一天我會成為一位士兵，船員或一名工程師。也許有一天我能享受作戰和在疾風勁雨的海上航行的激昂，然後回到威林堡，身穿銅質鈕扣的軍服，意興昂然地做出位英雄應有的姿態，表現得毫不在意，在威林堡漂亮的女孩眼前掠身而過。

沉溺於這種心靈之旅一點也不受迪林漢牧師講道的干擾。有時候迪林漢牧師竟在我的夢幻國度裡扮演一角。一眨眼間，我可以把這位嚴肅的牧師轉換成婆羅州的野人，或者任何一個我代為選擇的角色。

當我坐在祖父母中間的教堂長椅上，也許某種類似聖靈的東西就該偶爾充滿我的心中。但我的思緒卻常飛到山丘，目光落在窗外的樹上。有時小鳥們飛到樹枝上，或許在談情，或許是在爭吵，它們似乎完全了解今天是安息日，迪林漢牧師正轉動著聖靈的尋覓之光，揮向威林堡會眾靈魂的黑暗角落。這些吵雜的小鳥真是一群小異教份子。

新英格蘭區有個特有的現象，那就是婦女們整潔得發出沙沙聲的服飾和空氣中的香水味。如果整潔是僅次於敬神的大事，那麼新英格蘭婦女當之無愧。

祖母的服裝在安息日當天總是端莊得宜。她的黑色絲質禮服和搭配的簡單裝飾，似乎特別適合禮拜天早上。祖父的禮拜天西裝和外套也一樣穿用經年，乾脆叫做「禮拜天聚會服」了。祖母是否有一件帕絲縷披肩？她確實有的。梅爾姨媽和所有丈夫能供應得起的婦女都有一件。梅爾姨媽另外還有一件海豹皮外套，是祖父送給她的。我知道麗柏嬌嬌也



有一件海豹皮外套，後來轉送給瑪麗表妹，一個家中有兩件海豹皮外套，不賴吧？

祖父的家居服經常整燙，已經泛白，帶著明顯磨損的痕跡。城裡的人對他那件每天穿著的外套並不陌生。有個塊頭不小的大男孩曾經暗中戲謔說：「穿著鼠皮色外套的老哈理斯又來了」，如果我的年紀大一點，我一定要把他揍扁。沒有人比我更知道為什麼祖父一件衣服要穿這麼久，沒有人比我更知道祖父儉樸的背後有一個目的撫育他摯愛的人。

祖母負責禮拜天早上祖父和我的儀容。當天早上祖母用一塊乾淨的布在祖父的耳朵，頸子上擦拭，用雞油擦他的皮靴，使靴皮保持清潔、柔軟。祖母有一隻手臂因為前幾年受傷已經不太靈活了，做這種工作一定很吃力，但我從不曾聽到她一句怨言，祖母的手臂對我來說正是榮譽的象徵。

禮拜聚會中，我有時忍不住咳嗽，祖母會遞給我一片她親手製作的甜山根，那層糖衣有點太甜，山根又有點太苦，但她的慈祥令人永遠難忘。我一直未能擺脫咳嗽的毛病。它常常來得不是時候，尤其在教堂崇拜中；現在則有另外一隻手會伸入皮包中，拿出一塊喉糖給我，那正是我的蘇格蘭妻子——珍·湯姆森的手。她是新英格蘭愛丁堡人約翰和安妮·湯姆森夫婦排行第四的孩子。

祖父的晚年經常在牧師講道時打盹，牧師低沉單調的催眠聲音更加重他的失態。叫醒祖父成為我自賦的任務。我有一種好方法達成這個目的，就是雙腳交叉，用腳趾碰他的腿。在冗長的講道中，常常我得碰他好幾次。現在想來，我的腳應是習慣性使然，而不是深信祖父可以從講道中獲得更多激勵。



如果可以用「半神聖」這個字眼，我們一年有兩個「半神聖」的節日，那就是感恩節和四旬節。當這些節日來到，教堂會在早上慣例的時間開始崇拜。感恩節時，我們學習它的由來和紀念它的態度，卻不提大家期待感恩節的核心——火雞晚餐！但我想至少可以順便提一下「火雞和山雞射擊遊戲」。

為了讓從沒有見過新英格蘭「火雞和山雞射擊遊戲」的人了解，我必須解釋一下在我們那個時候，射一次山雞要十分錢，射一次火雞要二十五分錢，被射中流血的雞就屬於那位神槍手。佛蒙特州有些腦筋動得快的農民，沒有上教堂的羈絆，用這種方式推銷自己的雞群。因為他們看準能帶走雞隻的超凡射擊手很少。雞被綁在大約數哩以外山邊的木樁上。超凡的射擊手勝算在握，到時可以帶走雞隻，但不許重覆再玩。其他人很少能打中，他們的銅板就成了東家的收益。

四旬節已從艱苦的殖民時代漸漸消失：事實上，四旬節大餐已成為他們特有的禮節。由於四旬節大餐是在教堂崇拜儀式結束後才享用，通常都很豐盛。我衷心相信四旬節的價值，並且認為這種儀式應該保存下去。我家參加四旬節教堂崇拜儀式的人是用遴選出來的，我從未被選上參加過。



第六章

威林堡之鐘



沒有一件事能夠打擾我們威林堡的寧靜，除非更換高懸在教堂鐘塔裡的鐘。它由強生船長使勁拉動吊繩而發聲。強生船長是何許人？他的祖先是誰？或者為什麼稱呼他船長？我都不知道。我可以確定的是，不論什麼時候，只要真理會的鐘聲在周日早上響起，總會看見強生船長在教堂的小房間內，拉著像蛇般扭曲的繩子。有時候那繩子看來幾乎會從房頂的小洞消失不見，船長卻從沒有讓繩子真的跑掉。雖然我們很難看出到底是強生船長在拉繩子，還是繩子在拉強生船長。不管是誰拉著誰，他總是每個禮拜天在那個小房間裡做同樣英勇的戰鬥。正當繩子好像要丟掉時，他用力一拉，那條繩子就又回來了。對我來說，強生船長單手抓牢繩子，就和環礁惡人集團與惡魔間博鬥的傳奇故事一樣精彩刺激。事實上，對一個好動的小男孩來說，這是上教堂的一種補償。

沒有一件事情比混淆的教義，更能整垮教堂的鐘聲。但我們教堂的鐘聲揭示的教義卻很健全，也就是說，它是屬於真理會教派的鐘聲。幽揚的鐘聲在禮拜天早上會兩度響起。一次是早鐘，一次是晚鐘。早鐘召喚所有鐘聲傳送距離內的村民放下世俗的追求，到教堂參加主日崇拜。它像熱誠的傳道人，為真理辯護，反對罪惡、警告世人，甚至不惜用甜言蜜語哄誘他們，形成一股熱情和力量。只見它旋轉著、像翻筋斗，又像車輪轉動；有時又像發狂般地善變，威脅著要從鐘樓拋擲出去。像這樣狂亂，不定的鐘，令人很難把它和沉靜、嚴肅的強生船長聯想在一起。但是，別忘了他從沒有被封上虔敬的標誌，他從不參加週五晚上的禱告聚會，也不參加禮拜天聚會領受餅和酒。

晚鐘是照訂好的時間連敲數下。它不似早鐘包著豐富的聖靈；它帶著責備的口吻，每一聲鐘響都是對那些未能悔悟罪懺，勤上教堂者最莊



嚴的召喚。

距此兩條街區的地方，另一座浸信會教堂的鐘在同一時間開始為同樣的目的地而劇烈的響動。事實上，它是模仿真理會的，只是它所代表的教義沒有那麼完善。這個鐘在浸信會教堂的鐘樓裡，我猜一定也有一位像強生船長這樣的人物，到底是誰我一直不得而知。我懷疑可能就是塞華德·愛斯渥茲，他身兼數職，包括了風琴手、唱詩班領隊、獨唱者、主日學負責人、保安法官，還主管許多其他方面的事務。

浸信會的主張中，最受人爭議的一點是教徒必須接受浸禮，才算得救，也就是說，新的教徒須摒息片刻，由牧師協助全身浸在冰冷的奧特河水中。教堂的神職人員和旁觀會眾如果願意，可以坐在對岸觀看儀式的進行。像我這樣的小男孩，當然選擇到場參觀。那是一幅精彩的畫面，看到身材高大，留著紅色大鬍子的亨利·阿契貝德牧師僵硬而嚴肅地帶領著全身顫抖的罪人，走過濕滑的石頭，到湍急的深水區。將他們一個個人投入水中，然後再帶領著這些因為嗆水而咳嗽的人們回到河岸，變成像詩篇裡詩人描述的：洗得比雪更白。

這一切程序都是遵照浸信會的規矩。至少我們可以這麼說，浸信會在這些場合從沒有激起什麼爭端，只是保持沈默；換句話說，它緊勒自己的舌頭，保持緘默，為人們遇到意見差異時，立下效法的榜樣。浸信會神職人員的舌頭放在那裡不得而知，但不論如何，它的鐘舌（鐘錘）沒有擺動發出聲響，便是一件好事。新英格蘭人都知道，一個搖擺不定的舌頭會是多麼糟糕的傷害製造者。

古老、智慧的真理會在理解浸信會的教義上有一點小問題，因此一直大聲宣揚以水灑禮做為浸禮的標準方式。有時候引起激烈的辯論，甚



至變得尖酸刻薄。叫囂、誣賴、譴責、影射、指控，一次又一次地這樣你來我往。真理會其實是結合喀爾文、納克斯和衛斯理教義的混合體，其間還帶一點強納生・愛德華鬱鬱的色彩。

威林堡還有一座天主教堂，它們沒有自己的鐘，也就無法參加「鐘聲辯論會」了。在這種情況下，天主教堂能做的只有放低身段，自說自話。如果不保持沈默，天主教堂會說些什麼呢？恐怕只有留待猜測了。但至少公平一點的假設，它絕不會對喧嚷的鄰居們放棄這空中權利的。

不論威林堡的鐘聲代表的主張是什麼，其意義又是如何，無庸置疑，它們對社區的影響卻是結合在一起的。如果當時他們能聚在一起討論，不要激動，也許事情會好很多。或者他們會妥協，彼此承認有三種可行的路能夠通往天國。

但教堂的鐘聲也並非總是引起爭論的。在某些哀傷的時刻，例如居民過世，就以鐘聲宣布這個訊息。每個鐘都是這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頑固地工作著。大家都有一個共識，不論死者在世時，在教義上正確與否，死時教義是否健全，他的遺體都該得到寧靜、和平的埋葬，此時談論教義已經太遲了。所以由逝者所屬的教會宣布訃訊，其他教堂的鐘則保持哀悼性的沉默。對這種情況，教堂每年敲一響鐘，藉以表達對所有該年中去世者的追悼。

聽到第一聲莊嚴的鐘響時，村民都放下工作。正在洗衣的家庭主婦，從肥皂泡沫中拿出雙手，用毛巾或圍裙匆匆擦一下低聲地叫道，「有人過世了！」然後開始數算鐘聲，一、二、三……，數到大約逝者的年齡時，全村的人都幾乎知道是誰了，教堂的鐘要傳遞消息並不困難。有一次當數著鐘響時，有人便感恩的說了這麼一句話：「感



威林堡的村落位於保羅居住的新英格蘭河谷，前面是愛芬湖 (Elfin Lake) 的一隅，後面是黑山 (Black Mountain)

郝華德·哈理斯 (Howard Harris) 在佛蒙特州威林堡的舊宅，也是保羅和祖父母生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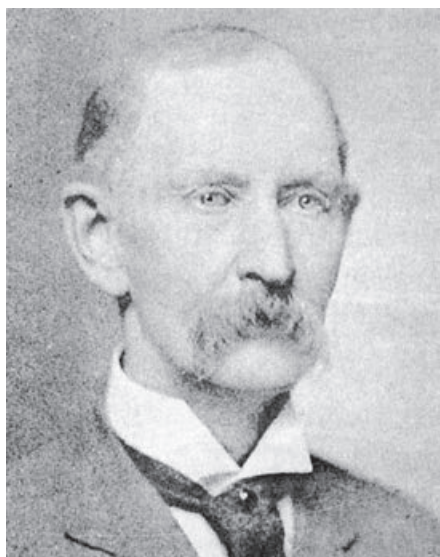




郝華德 · 哈理斯 (Howard Harris)



祖母潘蜜拉 · 哈理斯 (Pamela Harris)



父親喬治 · 哈理斯 (George H. Harris)



母親葛蘿莉亞 · 布萊恩 · 哈理斯
(Cornelia Bryan Harris)



謝老天，不是蜜莉！」。記得有一天祖母站在後面露台上數著鐘聲「八十八，八十九，九十！」然後轉身對祖父說「是賓州的羅維特先生，他已經安息了。他度過漫長美好的一生。生病了好一段時間，該休息了。」墓園沒有因教派不同劃出特別的區域，真理會家庭和浸信會家庭的墓地都交錯地散置著。

由於對教義的看法多少有點綜合式，我有時會在禮拜天晚上，坐在廚房的門檻上，一面吃著包括麵包和牛奶的主日晚餐，一面和浸信會那座不太健全的鐘秘密約會；它就在我的視線範圍，我們已經非常熟悉了。每當那座鐘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完成催促浸信會的教徒參加主日夜間聚會時，鐘樓裡不信此道的燕子，總是瘋狂地亂飛，直到它恢復平靜，它們才又回到鐘樓裡的家。

事實上，威林堡還有鈴聲，它可以稱得上是鈴聲之鄉。從大老遠就可以聽到鈴噹叮叮作響。那兒有商店鈴聲和學校鈴聲。冬天白雪在山坡，道路、屋頂，舖上一層銀白的地毯，還可以聽到數不清的馬車鈴聲。

這些鈴聲沒有派系之別，也沒有字詞的分隔。商店的鈴聲招呼村民，光顧自己的小店，老闆在嘈嚷的打鐵聲中，賺取餬口的錢，這些人包括愛爾蘭人、法裔加拿大人和美國人。他們都受到默默奉獻的鈴聲一視同仁的慈藹教誨。大家就像一家人，互重互愛。

晚上無論那一個家庭，商店發生火災，威林堡的鐘聲便拋開了歧異，跨越語言的障礙一起喊著：「起來！失火了。趕快去拿水桶來滅火。」再者，在七月四日的前一天晚上，兩座教堂的鐘如果教堂司事一個不留神，沉靜的夜晚，可能會被一陣可怕的嘈雜鐘聲劃破，這倒不是對獨立紀念日的慶祝，而是一群惡作劇的孩子們正向大家宣告，他們逃過父母



的監視，佔領這座小城了。

甚至有人謠傳，教堂的司事並不特別反對惡作劇的孩子們，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反而還相當慫恿他們。然而一度有人說，孩子們爬到鐘樓裡，用一條粗繩綁在鐘錘上。將繩子的另一端丟到灌木叢裡，這樣就可以從鐘樓外面讓大鐘發聲。遇到這種情況，司事想逮住這些小鬼，偷偷地爬進鐘樓；守候著尾隨而至的孩子們就鎖住通道的門，把司事獨自留在夜裡，「享受」鐘聲了。

對飢腸轆轆的男孩子來說，最悅耳的莫過於母親或女僕強壯的手臂搖出的晚餐鈴聲，宣布那飄溢著薄荷香氣的可口晚餐已經熱騰騰地放在餐桌上，準備供家人享用。只要聽到那甜蜜的晚餐鈴聲，那個聰明健康的男孩會不放下球或球棒，甚至放棄向二、三壘盜壘的念頭？

打開廚房大門的剎那，當牛腱肉、鹹豬肉、甘藍菜、蕪菁、甜菜、洋蔥一起從滾燙的鍋裡齊聲叫道，新英格蘭已為你煮好了晚餐。孩子，拉開椅子，準備用餐。別管是否洗了臉，你昨天已洗過的，如果曾在廚房、餐廳繞一下有什麼關係，那是乾淨的好泥巴，要抹布做什麼用呢？把帽子丟到木屋門上的掛鉤，讓我們盡一切取悅你。」無須宣布晚餐有什麼菜式，看到菜色就不言自明了。

甚至玉米粥也從自己的鍋蓋下仰著頭叫道，「別忘了，孩子，我一會兒就會讓你對我對五臟廟神的嗅覺神經有多麼誘惑了。如果想抓住小鳥，把鹽放在牠的食槽，如果想抓住小男孩，搔一下他的嗅覺神經。」

同樣地，蒸汽火車的上也掛著鈴噐，用來警示聚在站裡打算運送汽車，或到九哩外的魯特南德探望親友的村民。想一想如果沒有坐在火車的主人——動力引擎工程師對面的火頭鳴起雄壯的鈴聲，不知將有多



少父親、母親和兄弟姐妹被無情魯莽的車輪輾過，想到這個就不禁令人為之戰慄。古羅馬皇帝寶座的華麗也無法和有「綠色山間男孩」之稱的蒸汽火車車廂媲美。相較於他們特殊的工作性質，引擎工程師陛下享有一定的榮譽。有時他們甚至低下頭，對滿臉崇拜的小男孩眨眨眼。這些孩子早已下定決心將來也要爬上這個傲人的職位，並鼓勵後代孩子們加入。

夏日時，牛群前面領隊的幾隻，頸上掛著的鈴是用來聚集山上草原上的牛群，有時甚至還可以聽到羊群頸上的鈴聲叮噹響著。

威林堡最歡愉的鈴聲無疑地是馬車的鈴聲。它們的聲音多麼美啊！尤其在晚秋初雪後，夜晚似鵝毛的雪花悄悄地落下，大地如覆蓋一層純白的地毯。小朋友是多麼驚喜！從溫暖的羽毛床上躍起，踩著衣褲，從窗戶眺望這一片未知的世界。凡是有馬的村民和農民沒有人買不起馬車的鈴鐺。人們快樂的喧鬧聲告訴我們，冬季運動的時間到了。無數的駕馬車比賽和馬車溜滑梯活動就要展開。

到時將有叼著煙斗的雪人，還有可以居住的雪屋，和被白雪飛彈攻擊的白雪堡壘。更有月光馬車旅遊和一片充滿男、女孩們嘻笑聲的世界；只見年輕的孩子們依偎在水牛皮的車篷下，馬車底部舖著乾淨、新鮮的黃色麥桿；高大的馬，或灰，或黑，或紅棕邁著步子，繫滿在頸項皮套上的整鈴鐺，一路叮叮響著。

馬匹似乎也能嗅出快樂的氣氛，歡迎大地從沉悶的土黃轉變成透明的白色世界。是的，所有鈴鐺中最快樂的就是跳動、歡悅的馬車鈴鐺；多麼期望能夠再次體會童年時那晚秋初雪後的早晨，在我心中跳躍的愉悅。



聽啊，那是馬車的鈴聲，銀色的鈴聲！

它們的旋律訴說著多麼歡愉的世界！

叮叮，叮叮，叮叮，

在冰雪覆蓋的夜晚身旁響起！

當雪片像辰星灑滿天際。

就像閃爍的一個個透明的歡愉

讓時間、時間、時間停留在一種特殊的節奏

叮叮聲像音樂般湧出

從那鈴鐺，鈴鐺，鈴鐺，鈴鐺，鈴鐺

鈴鐺，鈴鐺

從那叮叮，叮叮的鈴鐺，鈴鐺

——艾德格·艾倫坡



第七章

金風花—草原之后



哥哥西索爾終於找到了一件他可以做的事，那就是去放牧我們家的老牛金風花。他在這件工作上非常奮勇。如果有人問我或哥哥西索爾有什麼最傑出的特質，我會毫不猶疑的說：是勇敢。他永遠是那麼勇敢。他勇於面對每一天，從日常生活的體驗中全力汲取其菁華，即便遇到危險或災難，也毫不畏縮。

本書所記載的事件即可證明這一點。就算在西索爾飽受病痛折磨這麼多年以後，他在親友面前所表現的堅忍在在顯示他的勇敢。即便他心中害怕，他也絕不會承認的。在他生命即將結束之前，他曾對我說：「不管別人將來如何談論我，都不可能有人能徹底說明白我是如何享受人生的。」哥哥，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

我這一生最感後悔的事之一就是揍過你，我親愛的哥哥。記得在威林堡的某個夏天，有一次我大發脾氣，戴著那頂破帽子一拳揮向你，狠狠地揍了你的臉。你又傷心又羞愧，眼中湧滿了淚水，但是你並沒有還擊。我真慚愧透了，恨不得能用我所有的小玩意兒換回這無情的一拳。那次的遺憾不止千萬次地在我的回憶中出現。

西索爾以一貫的步伐把老牛金風花趕往草原上放牧，不過他對牛的了解實在是少得可以。在我們在大西部短暫的居住期間，他對牛的接觸僅止於送牛奶的人把永遠不嫌多的牛奶送到後門而已。後來，西索爾想找一個小伙伴，一同負責放牧牛隻的工作。我不明白他為什麼想這麼做，可能只是想找個伴。不論如何，我很高興他找上了我，不過我對牛卻有些害怕，因為牛頭上的角好像與和平、善意的這些形容詞都有段距離，當時我還小，自然信心缺缺。

我們放牧金風花的第一天就不太順利。金風花與我們鄰居們的牛隻



就在去草原的路上展開了「巷戰」甚至還一度幾乎發生大混亂。還好老天保佑，路上有人遺留了一個裝乾糧的大盒子，成了我的及時藏身所。我沒有遵從命令離開現場，而是鑽進了乾糧盒子裡，西索爾則和其他的孩子們繼續奔逃，或者也鑽進其他的大盒子裡避難。我由我的躲藏處，強自鎮定地觀望著牛隻們以牛角互相抵撞，直到西索爾和其他的孩子們向我保證沒事了之後，才敢離開我的「戰略碉堡」。他們說互鬥的牛隻已被趕回到草原；他們也已安置了欄杆，防止牛隻衝出路徑。如果還有未解決的爭議，牛隻們只能在長達五呎堅牢的木欄桿後面了斷。

雖然出師不利，我對牛隻性情的了解，卻開始逐漸地長進！我由了解進而愛上了牠們。對我來說，牛隻喚起我童年的記憶。草原的畫面往往引發愉快的心情。金風花是屬於紅毛白斑食用牛的赫理夫種牛，這是一種自英格蘭引進的牛種，而且以產肉量大於產乳量著稱；不過，我們這隻牛的乳和肉產量都很大。牠的體型比草原上其他的牛隻都大，甚至比站在牠旁邊的吉米康利的牛都大。鄰家的牛隻都給予金風花優先權，在木欄杆放下時，統統都站在一邊，讓牠優先出閘，馳向草原。

對我來說，金風花的優點實在太多了，例如每當金風花生下小牛犢時，通常都會湧出兩大桶泡沫滿滿的多脂牛乳。甚至牠的呼吸也帶著甜甜的奶味，一點沒有令人受不了的口臭，牠還有其他數不盡的優點，最重要的一點可能是：牠是完全屬於我們的忠心耿耿的金風花。如果牛隻也有本類似人類名人錄的名牛錄的話，我敢打包票，牠的名字必然高居首位。它那軟軟的叫聲，對我來說更是美妙的音樂。如果不是看見牠與吉米康利的牛隻爭奪草原霸權時那種大發雌威，我還會一直以為牠是隻真正溫馴的「基督徒」呢！不過，牠據理力爭的表現絲毫不損牠在我心



目中的地位，事實上，如果我記得沒錯，我曾私下對牠的勝利大呼過癮，甚至鼓勵牠繼續！

以前，我向來認為金風花是非常寂寞的，在寒冬裡關在一間小小的牛棚，只有一扇小窗，這樣一熬要熬幾個月，而且只有雪景可看，而牠確定會往外瞧。不過，牠的牛棚是在穀倉之南，這一點倒使牠極為滿意，因為這堵厚牆可以擋住來自北極的凜冽寒風，同時還有幾段堆疊整齊的木樁過濾風寒，使得牠在厚實的舊棚中能安然無恙。母雞公雞也在同一處屋簷下，母雞下蛋時咯咯啼叫，而公雞更是每天司晨最好的鬧鐘。

祖父也是固定的訪客，早晚都帶著大量的玉蜀黍粉來換取金風花出產的牛乳。對金風花來說，沒有什麼日子是特別忙或不忙的，牠仍然照樣進食，產乳，反芻。在牠的夢中，也許也會回味著夏季時與其他母牛，及另一頭棕色光滑的大公牛徜徉在草原的日子。牠很可能會像我一樣，對那些夏天中的訪客與朋友懷念不已，特別是那些甜甜的女孩子。牠的生活哲學想必也是值得回味的。

也許，金風花從牛棚窗口往外瞧時也有樂趣。我自己在冬季狂風四起的日子特別感到有趣的事情，便是跪在客廳中的窗前，鼻子頂在窗玻璃上，望著窗外大雪紛飛，特別是看著那些大片的雪花。有些真的非常大，好像要把空氣整個包住似的。雪花的樣子各不相同，緩緩地自各角落飄落下來，寂靜無聲地落至地上，看來是那麼乾淨雪白。

當大雪紛飛時，我曾想過：不知多久之後，大雪就會把我們埋住，但是祖母在望向窗外之後，通常會說：「暴風雪不會持續太久的，大片的雪花飄得慢，不致造成什麼損害，倒是小雪花才是我們該留意的。小雪花層層相疊。日積月累，人們必須用雪鏟來清除，路面才能化解。」



祖母還常說另一句話：「如果大太陽都不能讓屋簷下的水柱滴出水來，那就真是天寒地凍的天氣了。」

祖父是我們家中負責擠牛乳的，但他卻不在行。他只能用單手擠乳，他的成績自然與單手彈鋼琴一樣，好不到那兒去。他從來不像那些老道的擠牛乳專家一樣，把頭埋在金風花的肚子下頭，反而是直楞楞地坐在那只剩一支腳的凳子上，用左手抱著牛奶桶，搖搖晃晃地平衡著身子。他的坐姿岌岌可危，隨時會受到甩動著的牛尾的威脅。當牛尾巴掃動時，往往纏住他的頸項。然這個舉動沒有惡意，但卻使得祖父十分困擾，不過，看在我們這兩個孩子眼裡，倒是頗有趣的。

我們的穀倉出現過許多次精彩的「雜耍」鬧劇。有一回夜裡，身材高大的祖父正使出渾身解數，想把金風花的「女兒」貝蒂所生的小牛犢「兒子」傑生，從一道很矮的門倒推進穀倉的天井時，好戲就上演了。傑生這條小牛在百般抗拒祖父的好言相勸之後，突然改變了心意，逕自衝向門洞，還拽著祖父。如果心地善良的話，牠可能會考慮到：以祖父的身高是過不了那道矮門的，不過傑生似乎是沒考慮到這一點，要不就是牠根本不關心祖父的死活，牠顯然決意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不管牠怎麼想，祖父倒是表現了真正新英格蘭紳士的作風，就在緊要關頭，他像技巧的拳擊手閃避對手的出拳一樣，那麼一蹲，傑生和祖父居然一齊安然過了關。傑生了結牠的心願之後，正如起初一樣又突然煞住車，牠和祖父倆方都伸張著雙腿，活像守衛警戒似地，防範任何可能發生的事件；同時四目互望。他們從來還沒在這種光景之下欣賞彼此呢！

次日早晨，屠夫庫克把傑生領到天井中，從此以後，傑生就只是一堆牛排了。對祖父來說，牠的自我主義有點太過頭了。



我對牛隻的喜愛使我曾經涉足英吉利海峽的幾個小島，例如哲西、格恩塞及艾爾德內，去看看血統名貴的牛隻在牠們本鄉本土的山區放牧的情形。到了這些小島之後，我才知道，要找到這些牛群的真正源流，必須到布不列塔尼的海岸去，那兒是兩種名貴純種牛族的發源地。我聽說當年法國的僧人被驅逐時，他們帶著家畜一齊走，一支走到哲西，另一支則到格恩塞，其他的則到了艾爾德內。

格恩塞只有六千隻牛，但是格恩塞牛族中卻有數十萬隻散布在全世界，其中多數在美國。我們同是來自新英格蘭的同胞們也許樂於知道：新罕布夏州的彼得鎮是想了解格恩塞牛族者的資訊中心，該市針對格恩塞牛族的出版刊物被全世界公認是俱權威性的，甚至該牛族發源的島嶼也承認這些文獻。

對於母牛有興趣的似乎總是只有農民和賣牛奶的人，這種情形總是讓我很好奇。狗和馬的優異特質往往被人們大書特書，但對於母牛的特性，似乎無人太過於注意或加以著墨。我只讀到過一本關於這類的書，而且作者是刻意寫給內行人看的，該書的名稱為「畜養的公牛」。作者是一位新英格蘭作家，他把他所體認到的牛與牛之間的行為準則、規範做了一番描述。

在一次乘車去威斯康辛的旅途中，我在一處相當富裕的農莊主人家過夜。該農莊擁有一大批格恩塞牛隻。農莊主人是德國移民，他對他的牛十分熱愛。他每天早上總喜歡在穀倉旁的一間房子裡淋浴和刮鬍，而這間屋子正緊臨那一層不染的牛棚。有一天，他在屋中裝上了收音機，心想可以一邊整理一邊聽音樂。他完全沒想到，除了他自己之外，還有其他生物也會欣賞他播放的音樂。但有一天晚上，收音機發生了故障，



因此次日早上的「音樂會」便被迫取消了。他心中有些不快，但更令人生氣的是，他發現：牛隻們也顯得精神緊張，焦躁易怒；直到晨間音樂恢復，牛隻們才心滿意足的願意出奶。我聽說過在一處優美的瑞士草原區，牛隻們都習慣聽賣牛乳人吹口哨的聲音，不懂得吹口哨的人就不必應徵當地的工作。因此，我也相信了這位德國農莊主人所說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日內瓦離繁忙的旅遊熱點僅一英哩半的蒙垂莫士郊區，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那感覺就好像是由本世紀的世界突然走進了安祥的古代一般；那兒有著袖珍的小村落，老人家們在水井邊村莊中心旁的椅子上悠閒地坐著，而農民們則帶來他們的母牛和馬匹。再往遠處行半哩路，一個小村落內有牛奶舖子，經營著小農場的農民們便把他們的牛奶成桶成桶地運來，而買客們則挑著水罐來盛裝。

不遠處，在一片約半公頃的土地上，一個男人帶著一個小男孩和一頭溫馴的公牛在那兒收割秣草。空氣中充滿著剛割過的草原氣息，男女老少們也以悠閒地步調工作著，似乎十分享受地呼吸著寧靜的氣氛。在瑞士，向來都是安寧和諧的怎麼可能不安祥呢？在瑞士鄉間，點綴著大型棕色瑞士牛隻的草原上，實在是比任何地方都平靜祥和！

一位經營牛隻買賣的美國朋友告訴我說，母牛從一地轉到另一地往往會導致產乳量的減少。不久前，他以高價賣出的一頭格恩塞母牛就是因為這樣而必須送回原產地。因為在被賣之前，它可以每天產出五十磅重的鮮乳，但是在賣到另一處後，它的產乳量就只有十二磅，因此買方很高興能以原價退還母牛。這頭母牛回到老家，立刻食量大增，產乳量自然也就恢復正常了。原農場主也很高興把這頭母牛領回，並宣稱他再也不會賣這頭牛了。他說，如果母牛這麼愛自己的老窩，它應該有權一



輩子待在那兒。

這位美國農莊主人所表現出來的感情，並不亞於印度人對年老體衰牛隻的照顧，甚至死後還給予安葬等等的態度。人們或許會認為：印度人尊崇母牛的想法純粹是迷信；但是我個人卻往往難以將迷信與一般事務做一個明確的劃分。至於我們的老金風花，牠的優點在我們這些人眼中就像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一樣，誰能像牠一樣把基督的教義「施比受更為有福」表現地這麼其體呢？

牠產出的牛乳提供了最完全的營養。金風花的牛奶滋養了我，就像母親哺育幼兒一樣，我的骨骼，血肉都來自牠的孕育。而牠又得到些什麼呢？一份玉蜀黍米糧，草原上的青草，我們由花園中收集的乾草，以及一個可以過冬的溫暖牛棚，就只有這麼多！

若要描繪一幅寧靜安詳而滿足的畫面，我想，再也沒有比一幅牛隻在草原上享受午後的小睡，在牠們經常飲水的清澈小溪邊，徜徉在樹蔭下的悠閑所能比擬的了。當牠們閉目養神，沈醉在甜蜜的天堂時，即使日正當中，牠們看來仍是從容自在，沒有什麼值得憂心的，一小撮馬蠅還不致造成困擾，牠們仍能悠哉地反芻著食物，並假寐片刻。

有時，我會想到：我對母牛的感覺事實上是一種寧靜意象的投射，也許不免有些太感性了，但是美國最受愛戴的自然派寫實主義作家約翰·包若斯的幾句話卻重振了我動搖了的信念。他說：「牛隻的各式姿態看來都是那麼怡人，不論是在草原上吃草，或在樹叢中徜徉，在樹下咀嚼反芻，或在牛棚中進食，甚或在小丘上小憩。

母牛有牠的優美特質，處處都可以發覺牠的優點，牠會散發生健康的氣息，牠的眼神溫柔，滿山遍野的牧草香伴隨著它的身影，創造了鮮



美的牛乳。

我寧願做一個看守牛群的牧頭，也不願執掌一國的印璽。有母牛群的地方，就可見到世外桃源。它的影響所及，到處都充滿知足謙和，一片溫馨的家園生活景象。」

我不知道母牛到底有何等神聖，或有什麼奧秘，但我卻深深明白，如果祖父，祖母和金風花將來能在另一個世界與我會面，我一定會感到如同回家一般。



第八章

我的紅髮摯友



有一天，我們家中突然一陣混亂，原因是，我們的蘇姨媽突然造訪，她擁抱了西索爾和我，給了我們一大堆禮物，弓呀，箭呀，印地安人的服飾，透著香氣的草藍子，以及其他她從大西部帶來的紀念品。過了好一會兒我們才知道，原來這一趟來是因為在結束她的工作之後，感到寂寞難耐。她一直想藉一些機會，讓父親轉去那兒工作，與大伙兒重聚。不過各種努力都沒有成功。因此，蘇姨媽再也忍不住了。

蘇姨媽，她的真正稱謂是衛恩程卡維利太太，是母親的姊姊，在內戰期間成了寡婦。由於沒有子嗣，因此，對於她妹妹的孩子自然喜歡的不得了。

經過諸多討論之後，她的熱忱終於贏得家人的同意，讓她把西索爾帶到大西部。當年，母親就是在那附近刻苦教音樂來維持家計並照顧妹妹妮娜梅的。本來，我們兄弟的分離只打算是暫時性的，但結果卻成了定案，我們後來只有在紐約劍橋區，曾有過短暫的重逢，另外一次則是在佛蒙特的費爾海文有過一次稍長的重聚時光。

我則仍繼續與祖父母住在威林堡。這個美麗的村落，四面環山，尚沒有人攀爬的蹤跡。冬季時，白雪覆蓋的山坡是青年人滑雪橇的好地方，而在夏天，山巒回應著湍急溪流的聲響，害羞的鱒魚，潛入河岸下的水流。漣漪迴旋的溪水和附近銀波蕩漾的湖泊點綴著小村的景緻。冬天，結著冰霜的凜冽空氣與在冰原上滑動的歡欣人潮聲音交互輝映，充滿了歡樂！到了夏暑，男孩子大膽地赤裸著棕色光滑的肌膚，快速地鑽進清澈冰涼的溪水中。我的家就在這生氣盎然的新格蘭區，充滿著和諧、秩序、潔淨、友善；一切生活上的所需盡在此地！我真是個幸運兒，在家中是三個孩子中間的一個，父親是喬治·哈理斯，母親是葛蘿莉亞·哈



理斯，外祖父母是亨利和卡拉瑞莎·佛比斯·布萊恩，而我的曾外祖母則為魯賓和珍莉娜·莎蓓·布萊恩。

由於西索爾被蘇姨媽帶走了，妮娜梅又有母親全心的照顧，所以家中只剩下一個人來娛親侍奉了，當然，重任也就落在我的身上。很多人說：哈理斯家的孩子不能都在一塊兒成長頗是件憾事。確實！但是，命運卻另有安排。

母親的勇氣，決心及旺盛的精力，從不因自己是她娘家中的老么而受到影響，但是父親則不然。雖然他十分有智慧，有極為顯著的成就，也受過高等教育，但是卻缺乏勇敢，決心和精力。世上的一切都讓他有些承受不了。

在蘇姨媽和西索爾走了之後不久，另一個男孩引起我的注意。他有著火紅的頭髮，而且與我志同道合。我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為在我們最親密的許多年間，從沒有發生重大的爭執。不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我們幾乎在每件事上都站在同一陣線。當我受到處罰或羞辱時，我這位紅髮好友費依·史坦福特總是與我一起受苦，如果不是因為我的話，他是絕不會受到處罰和羞辱的。

他的姊姊後來告訴我說，當我們都還是孩子時，我常常去他們家，並且口齒不清地問道：「費依可不可以出來跟我玩？」我和費依的年齡相仿，他是二月出生的，而我則是同年的四月份出生的，大致來說，我們是相稱的一對。我一直很慶幸有費依這樣的朋友伴我度過成長的歲月。他是我的朋友中最重要的一位，他充實了我的生活，使我的生活充滿無窮興味。在所有的朋友中，這位紅髮少年是我最知己，最好的摯友。

我們常常想的，就是去爬那白雪覆蓋的山丘，除了這個地方，其實



這樣的天氣也不適合其他的戶外活動。在風雪中攀山越嶺雖然是件艱苦的事，但爬到山巔之後，就有一種特別光榮的成就感。

有一個禮拜六，費依和我決心去爬大熊山，或是在這晝短夜長的冬日裡，爬到我們可以盡力到達的地方。我盤算了一下，覺得把這事告訴祖母是不很明智的，我們就只稱這次的外出是「遠足」並說可能要花上一整天的時間。祖母倒並不特別反對遠足，不過還是再三提醒我們爬上冰滑的山丘是危險的事。她說：「如果你們一定要爬山，就在夏天爬，別在冬天的時候上山上亂闖。」但是費依卻很樂觀地回答說：「不過，哈理斯太太，山就在那兒，本來就是給人爬的，我和保羅怎麼能放棄這大好機會呢？」祖母並不同意他這種論調，但是她也熬不過我們倆人的再三央求而答應了。

祖母向來都很愛護費依，我覺得她一直認為費依對我有約束的力量。我曾經留意到她在煎可口的甜甜圈時，會特別留下一個，用叉子把熱騰騰的甜甜圈放在費依的盤子裡。就在剛才提到的那個禮拜六，她給了我們一整袋新出爐的甜甜圈，囑咐我們要小心，並且要早點回家。

我們平常的計畫是直接往東走到大熊山區。威利·史壯和我曾不止一次這樣走過，但為了體驗不一樣的風光，費依和我在這個愜意的週六上午卻先往北走了幾哩路。這條路比直接上山的路好走，地上有許多積雪，也比較好玩。

當天的天氣似乎很好，事實上，在我們行程的前半段時也確實有不錯的天氣。空氣中稍微有些冷風，讓我們的耳朵和鼻子感到涼颼颼。長在新英格蘭的少年，有這種絕佳的天氣和爬山的機會時，又豈會輕易放棄呢！



到了距離艾德克瑞理農場不遠的地方，我們就轉向東邊，跨過石塊與木杆的圍籬，進入了草原，然後爬向大熊山脈延伸下來的坡地。這下子，我們開始了「遠征」的壯舉。心裡想著我們是勇往直前的探險家，我們將揚名天下，名流青史。在眾多路徑中我們選擇了這一條路，主因是那一條路是我們最不熟悉的。如果走一條常走的老路，那怎麼稱得上是探險呢？如果沒有預設一個等著被發掘的新世界、新天地，哥倫布又豈會願意長途跋涉，深入探險呢？

想到這一層，我們便興致勃勃地踏上「征途」邊走邊唱，高聲歡呼。在午前時刻，我們發現遠處出現了一處荒廢了的農宅，而在穀倉邊還有一個男子和少年在那兒工作。衝著一股冒險精神，我們便朝他們的方向前行，因為和從未謀面過的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打打交道是很有意思的事。

當我們走近時，我們大叫了幾聲，讓他們聽見，並見揮舞著雙手。那少年也揮著手向我們招呼，但是那男人只停下他正用來鏟乾草長叉上，不動聲色的凝視著我們。費依大叫道「早安，先生！」那人回答道，「你也早。不過你們倆到這兒來幹嘛？」「哦，只是來逛逛，附近可有什麼金礦嗎？或許可買下一、兩個」。「什麼都沒有！」那人說，「既沒有金礦，也沒有什麼值得拾回家的東西，我們是窮人家，靠火腿三明治和雪球過日子，冬天就只見到雪球。要不要來兩個雪球呢？」「不了，多謝。」我答道，「我們得上路去了。」「上哪兒去？」他問道。「哪兒都成」我答道，「多半是往大熊山吧！」這種天氣，你們最好別去大熊山。」「這種天氣有什麼不好？」我問「風和日麗，陽光普照的……」是呀，太陽現在是很大，但是天黑之前就會下雪啦！如果你們有



家的話，最好趁早打道回府。」

說完這話，農民和少年便繼續工作。而我們則坐在一架舊式的雪橇上嚼著祖母幫我們準備的甜甜圈，吃完之後，我們繼續往大熊山走，絲毫不在意農場的人警告的話。我們什麼時候曾因風雪而退縮過？在風雪肆虐時，我們不但不怕，而且還樂在其中。我們是草原之子，在風雪來臨的日子，不敢冒險的農民是無法勸我們打退堂鼓的。

因此，我們翻過山丘、草原和叢林，但是雪花卻真的開始飄了起來，而且愈下愈密。到了下午四點鐘，我們已看不清路徑了。但是我們並不害怕，不過，我們也確實考慮是否應該倒回頭，往早先那個農場走去。考慮到最後，我們是回頭了，但那時大雪已飄漫了整個漆黑的天空，我們已無法斷定那個方向是回頭路了。

在這進退兩難的景況下，我們幾乎撞進了在附近發現的一個破舊的穀倉。這穀倉顯然以前是存放附近剩下的草料用的。那時代，穀倉與農莊房舍或其他建築相隔很遠是常有的事。基於本能，我們繞著穀倉找倉門，不久，我們找到了入口。進了穀倉。我們不再受風與雪的侵襲，但卻仍擋不住寒冷的空氣。氣溫劇降使得寒氣直逼入骨。身覆厚毛的臭鼬，偷偷溜到穀倉的門檻下，遠遠地躲開我們。

我們心中的疑惑是：我們能不能在這破爛的隱蔽所撐到暴風雪停息，或是熬過黑夜，等到天亮。我們想到家人的擔憂，也想到祖母對在冬天爬山的警告，但還有些事更為迫在眉睫。我們這一趟竟然可能要以悲劇收場！我們的經歷是否註定會被記錄到各地年報記事之中？我們會不會成為此地大風雪下的遇難者？也許我們遇險的故事會刊於校刊上，以警戒學弟學妹不要像我們一樣，不聽經驗豐富的長輩們勸告。像這樣許許



多多的困擾思緒縈繞在我們的心中，但是必須立刻考慮的卻是：我們應該再度衝進暴風雪中，或是留在這不堪一擊的穀倉內？如果我們當時能相信羅盤針所指示的方向，也許可以很快做決定了，至少就可以走回先前經過的農家。

不管是好是壞，我們還是衝進了風雪之中，兩人緊緊地交握著手，只能互相依偎，在風雪中相互扶持。幸好，兩人對方向的看法沒有歧見，不過，我們也沒有十分的把握。雖然只能看清眼前一小段距離的路徑，我們仍奮鬥向前。

不久，我們來到一處陡峭的斜坡，這下子我們所擔心的事終於成了事實：因為我們完全迷失了方向。記得從先前的農家走到此處時，並未經過這樣一個地方。我們現在該走回頭呢，還是轉向另一個方向呢？

我們決定繼續前進，因為我們相信，我們是再也走不到先前的農家，也找不到我們放棄了的穀倉。我們想，如果能躲到樹下或山丘下，也許可以抵擋得過暴風雪。因此，我們藉著樹枝及樹叢的支撐，爬下了陡坡。

當我們爬下坡地時，我們按照地形判斷，前頭應該有條冰凍的溪流。於是我們跨過了溪流，這時風雪似乎被擋住了一些，我們看見溪流邊上有一條長長的陸地。那會不會是一條馬路呢？如果是的話，這條路又通向何處呢？抱著一線希望，我們攀上小溪陡峭的一邊，一路上都是厚厚的積雪，有時還得爬過半埋在厚雪中的岩塊。

確定爬上地面後，我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這個地方，然後決心沿著這條路，順坡往下走而不是往上。當我們在小溪上發現一條平坦的小橋時，真是鬆了一大口氣！這讓我們確定了，我們正走在一條種滿街樹的路徑上。我們對這片土地並不熟悉，但只要有路，附近就一定有人煙。



我們繼續艱辛的往前走，這時又看見一處水槽，再次肯定我們是走在一條道路上。我們只是在水槽邊站了幾分鐘，證明了曾經有人或馬匹在此地汲水或飲水。

我站了一會兒，研究一下週遭的環境。似乎這附近有很多眼熟的東西，但就是一時想不起來。突然，似乎靈光一閃，這一切陌生的土地都變得再熟悉不過。我興奮的大叫道：「哦，費依，這裡是海灣路呀！」這時我已知道離家只有四哩路遠了，而且這一路上，我閉著眼都會走。

現在，我們不會迷路了。兩旁陡削的山巒切出我們的道路，而咆哮溪凍結的河床也近在咫尺了。我們能不能繼續在風雪中艱苦跋涉四哩路呢？我們撐得住嗎？但一經決定要這麼做，我們又勇氣十足了。那充滿愛與溫暖的家，就在山谷底下。

我們很清楚的了解：在這一次不愉快的探險之中，受苦的不只是我們，我知道祖父和祖母會是多麼心焦的等待。如果祖父知道可以往那個方向去搜尋，他一定早提著燈，出門找我們，而費依的父母和姊姊也必然是焦急地在等他。

我們謹慎地繼續前行，偶爾停下來休息一下，好躲開迎面吹來的風雪，並喘口氣，繼續與風雪搏鬥。我們每踏一步都必須把腳高高舉起，以便從深深的積雪中拔腿再起步。對深雪跋涉有經驗的人都會了解我們所面對的困難。不過，有一點對我們是有利的：我們是新英格蘭山區的孩子，而且由於爬山，也練出一身強健的肌肉。雪嚇不了我們，雪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喜愛它。我們趁夜疾走，白雪減少了我們對週遭的恐懼感，不過整夜既無月光也無星光，一片漆黑。而有些地方，水灣還變得極窄，與道路齊寬；承載著厚厚的積雪的常青樹樹枝，也不時伸展到路



徑上，阻撓我們前進。

似乎過了一世紀之久，路徑才又出現轉彎，我們左邊出現了熟悉的白岩地，這是守衛著我們山谷的標的物，也表示距谷地只有一哩路了。我們並非真的看見白岩地，但我們可以感覺到它的存在，而且，愈來愈近的感覺讓人十分安心。在我們順路轉著彎時，可見的路面明顯地變窄了，寬度僅容得下路面和咆哮溪。在凍結的溪水表面下，蟄伏的鱒魚正等著暖春化凍，好讓牠們能出來透氣呢！

當我們一辨認出朦朦的農家屋宅輪廓，並看到一排排沈睡在冬夜中的農家時，一切的疑懼都在瞬間一掃而空。然後，我們經過了學校，來到村中的店舖，只不過店中的最後一絲燈光早已熄滅。再轉到旅館角上，經過伯頓法官的宅子，然後就到了我那可愛的家。南廳窗口還透著燈光，顯然祖父、祖母和幫傭的黛莉雅都沒睡，正焦心地等待著我們。

我們跌跌撞撞地推開廚房的門，門應聲而開，只見祖母已張開雙臂歡迎我們，口中還急促地喃喃自語：「感謝主，是孩子們，他們回家了！」祖母和黛莉雅立刻幫我們脫下濕透的衣服。我們全身凍得不斷發抖。祖母如往常一樣，指揮若定：「別站著那兒發呆，黛莉雅，在壁爐中多加些材火，把通風口敞開，讓火燒大一點。老爹，別待在澡盆裡，裝些熱水，我還要在裡面加上一大堆芥菜。孩子們，到屋角去，脫掉你們的內衣。黛莉雅，把薑瓶拿來。我要煮些薑汁。老爹，在暖床器內加些煤，把保羅的床先暖起來，我會讓兩個孩子睡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給他們保暖。也許，可以把這暴風雪的寒氣驅走。」

祖父急急地執行了祖母的命令，然後穿上他的靴子，點亮了燈籠，準備出門去。「我要跑到史坦福特家去！」祖父說，「好讓他來接費依。



「老爹，這天氣不適合外出的。」祖母說「當然，我們應該通知史坦福特家，但是老爹，別忘了我的話，費依在今晚是不適合再從這兒出去了，他已經與風雪博鬥了一整夜，我們會負責在明天早上送他回家的。」

因此，當晚費依和我同榻而眠，就像以前我們常常睡在一塊兒一樣。我們的腳趾因受到芥菜的辣熱而感到刺痛，而體內則因喝了薑茶而出了一身汗。這是費依最後一次在冬天爬山探勝，因為他在當晚開始發燒，第二天一早，他的父親來帶他回家，讓他在床上躺了好幾天。後來，他父親再也不准他參與這一類的冒險活動了。



第九章

父母的特性



我對父親住在威林堡期間的記憶很模糊，僅僅只是偶爾看見他在週日下午外出作長程散步，並且經常整週待在山上採摘蔗莓、黑莓和藍莓。

有一次，我們一起去釣鱒魚，那是一次愉快的經驗；還有一次是為了受不了我纏擾不休的要求，於是帶我到以地主福斯的名字命名的福斯塘教我游泳。因為我從未下過水，當我感觸到塘水的冰冷時，喜悅瞬間變成恐懼，父親見我臨陣退縮，就把我抱起來，頭部向前像箭一樣丟入水中。等我張開眼睛時，發現自己已經置身在奇異而令人毛骨悚然的綠色世界中。最後我很高興，終於又爬回乾燥的陸地，而且穿上衣服。那次之後，我不再要求父親教我游泳，也從未忘記那次悲慘痛苦的學泳經驗。

其後，在多次快意的充滿樂趣的相處中，我很快跳入綠色的水中自己觀察湖中奇景，並感覺極大的滿足，除了西索爾外，家中沒人知道我已深諳水性。

沈默的父親，在任何環境中都是我最好的伴侶。有天我逃學，意外地在林間被父親發現，他迅速砍下一樹枝，鞭打了我一頓。又有一次，我逃學在外遊盪，突然才發現他就在不遠的地方，但幸好沒被他發現，我趕快躲到安全地方，暗喜上帝保佑了我一次。

父親習慣在花園前後默默不語地踱步，我想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他渴望尋回自尊心，好得到朋友、親戚和家人的尊敬。他心裡最大的問題無疑是：「如何賺取足夠的金錢。」因為他很清楚祖父是不會無限制地資助他的。

這段期間，父親轉入發明工作，發明了掛在牆壁上的報夾；燈罩清潔器；以及一種供鐵路局站員向乘客收取現金時防止錯誤的收銀機等。然而沒有一樣發明實現他獲得百萬財富的慾望。於是只好改行當旅行推



銷員；他也曾經到春田市的玩具工廠當一段時間的工人，此外，替報館也寫了一段時間的文章，但是終究無法如預期那樣取得成功。

父親所寫的文章有許多在報章刊載後贏得稱讚，但卻只得到微薄的收入。發行人的原則是只要不太花錢的他便刊載，但這種情形也沒有維持太久。雖然這個世界似乎並不體恤他，但他即使在苦難中也保持著慣有的幽默感，當有些報章刊登了他比較長篇的優美文章，卻沒有給稿酬時，我總是聽他打趣的說：「感謝上帝，他沒有向我索取廣告費。」父親的文章不但可以博君一笑，而且還滿足自己內心的渴望。他的文章包羅萬象，無所不寫，舉凡歷史、政治、哲學、宗教、地質以及通俗科學等，應有盡有，盡入行間。他以自然幽默口氣，反對崇拜偶像，專做猛烈攻擊。但不知是否因為父親在校時攻讀地質學的緣故，其後也喜愛這門學問，他在這方面長篇闊論的篇章倒是不少。

禮拜日時，父親偶爾與卡爾·赫金斯先生到小山崗做較長時間的散步。赫金斯先生與其他人在鐵鎚工廠工作，後來變得很豐。不過仍喜歡告訴我，他與父親相處時的各種事物，尤其關於父親要和他賭一萬元，將一塊石頭滾到山腰勝過他的事。結果父親賭輸，於是告訴赫金斯先生說恰巧那天早晨口袋中沒有一萬元，不過他願意給赫金斯一支五分錢的雪茄煙，結果赫金斯先生欣然接受這個建議，兩人也繼續散步下去。

一個夏天下午，祖父、祖母、幫傭的黛莉雅和我各自行事。我外出到僅幾條街外的村上大道，發現一位顯然才剛下火車的婦女，手牽著一位背著小書包的小女孩，經過十字路口朝我走過來。除了鄰居的安·西蒙，我從未見過穿著如此華麗的女人。這也是第一次有這樣的女性如此靠近我。這位陌生婦女的出現，卻突有令我感到從未有的悲哀，我忽然



對破洞的帽子、污穢的上衣、補過的褲子，以及最害躁的光腳感到羞恥萬分。這位婦女卻更靠近，而且凝視著我，使得我更加侷促不安，以至於目瞪口呆，一時無言以對。她探詢說，你是小保羅·哈里斯嗎？：「這位美麗的婦女竟然知道我的姓名，並且眼中流露著親情，我口吃地回答：「是的，夫人。」於是，她熱情地親得我淚流滿頰。她的話銘刻在我的記憶裡；她說：「我是你媽，可愛的保羅。」

我對當時這位婦女擁抱我，以及其他的事記憶都已模糊不清。直到祖母在結束晚間禱告時對我說，上帝永遠保佑你的父親和母親。」我才真正留下母親的印象。母親緊握我的手，而我帶領這位美麗的婦女及妹妹妮娜梅進入我所知道唯一的家：在新英格蘭的家。

我記不得母親在威林堡住了多久，但似乎不長。有一次，她回來時送我一束野百合花。我不知道她是由那裡採來的，不過，從那一天起百合花成為我心目中最純潔與象徵母愛的花，同時令我聯想到這位美麗婦女的出現後，在那個仲夏期間所帶來那種無法描寫與解釋清楚的激奮。

家譜到我這一代就已算失傳了。我的父母親努力設法，想要將子女聚集在同一屋頂下過活。父母親企圖在紐約、劍橋成家也告失敗，母親只好外出教授音樂。這段時間無人照顧我，日子有如烏雲滿天，處處陰鬱，生活毫無值得激奮的地方，更別提會想到光明前途這種形容詞。父母親有時說走就走，也只有在這時候，母親才會擁抱我，給我甜蜜的叮嚀。雖然父母的生活屬於極端失意狀況，身為教師的母親仍然鼓起勇氣，天天為卡拉瑞莎·佛比斯·布萊恩、以及法國新教徒的外祖母珍莉娜·莎蓓·布萊恩等姓氏而努力，只希望不要有辱先人所賜的姓氏和傳統。

由劍橋再回到威林堡是在一個黑暗的夜晚。一位我過去從未見



過，看來頗為年邁的長鬍男人駕著雪車停在門口。母親稱他為希區考克先生。以後每當我看到這個名字便會想起那個冬天晚上，這位穿著看來其有神秘味道外衣，留鬍鬚老人的情景。在這個我一生都無法忘懷的夜晚，母親、希區考克先生和我坐上雪車，用大外衣覆蓋好身體後，雪車便平順的滑入下雪的月光中。我不知道我們要去那裡，直到後來聽到母親說，希區考克先生，這個小男孩要去跟他的祖父母生活。」我才明白，我又要離開家裡了。

這趟雪車的終點是火車站。在一個車窗的窗簾拉開著的車廂裡面，母親妥當地交待車長把我送到魯特南德。父親與西索爾也乘坐同一班火車，魯特南德距威林堡有九英哩路程，火車準時到達，祖父及祖母幾乎同時看到我。那天晚上，我又睡在祖父快樂的家裡，那張安逸舒適的床鋪上：我終於又回到自由安祥無憂無慮的家。

回顧在康橋的母親，她其實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雖然她數度面對現實，勇敢的協助父親，還是無法讓全家團聚在一起。母親的本性不適合料理家務，但可擔任教授音樂。遺憾的是教授音樂的收入不夠僱用一名女傭，更別說一次還僱用了兩名；急需時連家用都無法維持。母親很重視外表，花錢極為大方，新英格蘭的祖母對此頗不以為然。

父親的開銷不如母親嚴重，主要的也只有一些個人費用，例如煙錢、和親戚往來的支出等等。但無論如何，父親一個人並沒有辦法供給家裡充足的家用，反而最後是無法逃避的祖父把養家的責任扛了過來；那些年，沒有祖父全家生活便無著落。

通常都是等我轉身離去後，祖母便與父親爭論這個不快樂的小家庭，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有一天，祖母說：「保羅，你的母親太浪費了，



你父親為了她以及孩子們的生活，必須辛勤的工作，你母親卻僱用僕人，有時甚至僱用兩個，當然會形成入不敷出，使得生活如此拮据。」

祖母的說法引發我一陣忿怒，她只發現母親的過錯而沒有看到她的美德，也完全未注意到父親的缺點。於是我很冷漠地回答她：「母親處理好廚房的工作，才接著外出教授音樂，否則我們早不餓死了。」啊！不，母親才沒有祖母說的那麼嚴重。但是祖母卻說「保羅，一位育有子女的母親最重要的責任，是不論何時何地都應在家陪伴孩子。如果她能如此持家，一切可能都會變得好些。我見過很多世面，而且我深知上帝會更保護有子女的寡婦。如果家庭管理得法，你的父親得到鼓舞，工作便會更加順利成功，也不會讓你們受苦。這才是最可貴之物，連金錢也買不到。」

祖母這段說法，倒也使我由衷地悟出了一些道理。祖母的人生哲學似乎也對我產生了影響力。我領悟到快樂、滿足與和平要靠秩序、關切，與親善來培養，而不是以才智、一時的努力或外觀的打扮來維持。但無論如何，母親曾經那麼勇敢；而父親對母親的美德也少有微詞，因此母親要如何扮演不平凡之舉，才能符合祖母的期望，實在難以想像。



第十章

「小流氓」



對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人來說，都會看到男性似乎在從男孩轉變為男人時，除了生理的改變外，本性也會有所改變。即便是疼愛子女的父母，對要求孩子是否能達成他們的期望，也會不時發出關心和疑慮。例如，他們可能會不時地擔心孩子究竟是不是塊當傳教士的料？有沒有能力適應工作上的需要？會不會成為幫派份子或奸商？有時人們也會發現，父母寵愛子女對子女反而適得其反；非但無法教育孩子，反而會阻礙他們的學習。

無疑地，馬車工人傑若·希禮德是我們在用字遣詞這方面的大師，連「多禮強森」口中那麼含蓄有理的話，他都聽不下去，卻常常要教導我們這群「小流氓」該如何做人做事。而且，時間一久，他口中的「小流氓」這個名詞，也被大家公認為用得很貼切。

這幾年來，這些原本戴著破草帽，打著光腳的孩子有了很大的改變；由生活方式和思想上來看，我們真的也可以算是「小流氓」了。最明顯的地方就是趕潮流，崇尚外來的事務，只要是新鮮、有趣的，我們這些「小流氓」也會依樣畫葫蘆地仿效。例如馬戲團的小丑們，靠的就是取樂別人來賺取所需，但是，馬戲團一年只來一次，當馬戲團沒來的時候，「小流氓」們便插科打諢地為自己製造樂子，否則就只能在無聊中度日，這樣的日子當然非常不好過。

這種時候，我們總是試著尋找一些其他的樂子，經常是自編、自演，並且自己製造掌聲。老一輩的人認為我們如此毛躁、愛亂跑是因為我們有著有如野馬般的腿，但我很清楚，我們會這樣，其實是生命進入了另一個週期，由小小孩開始轉變成大小孩。

並非只有男孩子才具有惡作劇的本性，其他生物，例如小狗也有會



咬壞草帽的本性；這一點，男孩子和小狗應該是可以彼此了解的。他們在心靈上應該也有相似之處；想法相同，樂趣相仿，甚至在某些行為或事情上可以心照不宣的。

在這塊敬愛的土地上，每個小鎮、鄉村都會出現當地的「小流氓」，而他們身後大多會跟著狗兒，蹦蹦跳跳地到處惡作劇，穿梭在街道上，彼此相互追逐著；或越過穀倉，小店家，工廠，花園；或爬爬樹，爬爬電線桿，跳過柵欄，嚇嚇老弱婦女，嚇嚇馬，牛，母雞。對，他們就是這樣的「小流氓」，看到他們最好閃一邊去。

那些「小流氓」知道很多家裡，學校，教堂裡學不到的事。經常當他們在餐桌上說出一些新潮先進的想法時，他們的母親總要對他們的父親眨眨眼或碰一下手肘說：「你想他在那裡學來這些？」通常那些做父親的也不得不承認完全不知道。

其實這些令人聽似驚聳的言詞，在今天看來，也就是我們口中常說的常識；只不過這些常識在當時封閉的生活中，竟然顯得如此新潮和先進。這些「小流氓」正是由他們的「小流氓」學長那兒，學到這些東西的；那些「小流氓」學長所知道的事就連老一輩的人做夢都想不到。

比如說，「小流氓」們知道，樹彼此會用自己的語言交談。在每年的早秋時節，山中的樹都會交頭接耳精心計劃著每年十月舉辦壯觀的表演秀，以取悅村民。這是那些成年人早該知道的事，只不過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樹與樹之間竟然會有這樣的表達方式。

這些樹依科種不同來分配角色；最高大的橡樹，將呈現所有自然愛好者最喜愛的深酒紅色，至於橡樹下方，則由鹽膚木來負責潤色，山毛櫸、榆樹和樺樹則提供幾哩長的紅與黃，楓樹不限定於某種顏色，它可



以像調色盤一樣調配出紅、棕、酒紅、黃、綠等繽紛的色彩。在葉片凋零枯萎的十月天裡，樹林裡的樹木們都相信楓樹會將森林彩繪得恰到好處。

我們村裡的「小流氓」實在幸運得很，因為此地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各式各樣的樹木分佈著整個山系，種子一旦落在母土上，只要落地生根，很少會長不好的，雨水和雪水提供了充足的水份，陽光也即時地融化地上的冰霜。外地人常會為這些種子在巨礫之間，或石縫中找到合適居所的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感到驚訝。

我們都曉得，那些種子是藉風、雨水、雪、冰來幫助傳遞。其他像山毛櫸、胡桃和橡樹的果實，則由跳躍在林間的松鼠來幫忙傳遞。在各自的領域範疇內，鳥類、蜜蜂、螞蟥，以及無數個顯微鏡下的生物共同協力運作這個精密的自然機制，使其達到平衡，才能讓人類生活並享有如此美麗的世界。

小丘及山上的松樹，鐵杉，冷杉，鉛筆柏等等樹種一整年都使人悅目欣喜；一到冬季時，樹上的白霜又正好反襯出這些樹木的翠綠，彷彿要讓人們知道它們依舊健在。

楓樹在我們村落裡最為普遍，也最實用。它們的樹型良好，並在它們的遮蔽下，那些「小流氓」們才能躺在綠地上，編織他們心中的夢想。楓樹不但是優良的木材和柴火，春天時分泌的樹液更可以製作成美味的楓漿和楓糖。

最高大的是橡樹，即使在暴風雨時節，事實上也只不過讓它稍稍不情願的彎了一身子而已，除了一些吸水的深根外，它的根多是淺根，甚至有的根只有一小部分埋在土裡。



最具威嚴的樹是榆樹，沒有任何樹比得上它種在高速公路及豪宅的車道來得好看。很多人認為樹型向外開展的山毛櫸是最美、最上相的，藝術家們也會被它們的美好樣子深深吸引，有些柳樹會在風中垂盪著，那些「小流氓」們喜好柳樹，因為柳木的柔荑花序是早春的先驅，而且柳木的新芽還可拿來做哨子；「小流氓」們確實都知道怎麼做。

對喜愛自然的人來說，樺樹和花園中嬌羞的山谷水仙同樣象徵純潔，而山中槐木不但美麗，它的果實和核桃木，栗子，黑桃木一樣實用，甚至連栗子都可用來作為「小流氓」們玩彈弓的子彈。

「小流氓」們有時會猜不透，為何十一月天裡，我們正要加衣服時，老天卻要樹木們褪下樹皮；人們決不會在秋天時剪羊毛，因為春天才是時候。而冬季裡，樹木褪盡樹皮那種冷颼颼的景象，正和那些「小流氓」們在夏末的好天氣裡，光著身子跳入奧特河時的情景一樣。幸運的是那些枯死的樹葉，不必像人死後一樣被埋起來，「小流氓」們會把枯葉耙在一起，堆在靠近房子地基的板子後面，這樣一來儘管冬天冷風吹襲，他們也能在屋裡保持溫暖舒適。

在威林堡特地區的「小流氓」，必須對當地鎮上大大小小的事瞭若指掌，舉凡美容院，郵局，火車站等等，都是獲得消息的重要地方，我們這些「小流氓」總有辦法知道火車上行下行的主要班次時間，我們也曉得閘門管理員和技工們的名字；甚知連那些人當中哪些人有嚼煙草，那些人沒嚼；又為什麼他們不嚼的原因都一清二楚。要是正巧半夜裡醒來，聽到二點半的火車轟隆隆地行駛過，心裡就會想到我們的朋友吉姆·吉樂司派和傑克·馬蓋爾也在車上；一個在控制桿旁，一個在鏟煤的情景；此時我們心裡總會感到特別親切。



三歲時握著祖父的姆指來到威林堡的保羅



保羅深愛的哥哥西索爾五歲時的模樣



六歲的保羅已經學會許多事



十四歲的保羅是「小流氓」的小頭頭



時為佛蒙特軍事學院的候補軍官



保羅身著普林斯頓大學的運動上衣



威林堡的校舍建於 1818 年，這是保羅早年接受教育的地方，目前已經重新整修做為保羅·哈里斯紀念館和社區中心



這條小徑曾是威林堡的小男孩們探險最常走過的路之一



無憂無慮的孩提時光，
成天以歡笑度日，
身強體壯
就像在嘲笑醫生的叮嚀和囑咐，
知識從未在學校求得，
而是在一
蜜蜂追逐的晨間，
野花綻放的時節，
鳥兒聚集的叢林，
以及雞飛狗跳之間，
他知道—
烏龜如何揹著龜殼，
土撥鼠如何挖地洞，
鼯鼠如何沈入井裡，
知更如何哺育幼鳥，
金鶯如何懸掛巢穴；
那兒綻放著最白的百合，
那兒長著最鮮美的莓子，
那兒蔓延著花生藤，



那兒聚集著閃爍的葡萄；

他知道—

黑螞蜂狡猾聰明的築巢方法，

就像水泥匠砌的水泥牆，

藝術家灰色大黃蜂的築巢方法，

就像建築師的設計藍圖，

然而

不需要課本和作業，

大自然已解答了他所有疑問，

不論走時，談話時，

大自然都陪伴在他身邊，

與他分享喜悅，

祝福你赤足男孩！

——約翰·惠提爾

當時我一個「小流氓」朋友威利在車站見習，有一次他向我挑釁，看我敢不敢偷搭晚上十點半那一班火車到曼徹斯特，然後再搭凌晨二點半的趕牛車回來。他早就都擬好了計劃，只要十點半那班列車一靠站，我就用以前威利騙過消防人員那招；先假裝要穿過車頭前的鐵軌，等到技工一不注意時，就跳上車去，結果，這計謀果真和當初的計劃一樣完美。



我們在迷濛的夜裡，坐著搖搖晃晃的列車，經歷了一場驚險的旅程，最刺激的莫過於火車疾馳進出於曼徹斯特附近的一座封閉式橋樑；而那時祖父祖母可能正在沉睡呢！

我們這群「小流氓」們的確在這段歲月中經歷了很多事，也學到了很多那些老一輩的人不知道的事情！最明顯的就是我們這群人樣樣好奇，學習力又強；而這些也正是老一輩的人無法理解和信任的地方，我若跟祖母說今晚我要和威利搭趕牛車去旅行，晚上別等我回家時，她會有怎樣的反應呢？如果真要按計劃進行，最好的辦法就是當客廳的鐘響十點時，爬窗子出去和威利會合，然後出發去曼徹斯特。

對現代人來說，已經少有人知道什麼是趕牛車。顧名思義，趕牛車是在有牛群佔據了火車正要行經的鐵道時，用來趕走牛群。班寧頓和魯特南德線的趕牛班次上，如果只載我和威利兩人的話，空間很大，但若再加上一隻牛後，就變得很擠了。假如那晚正巧發生車禍，撞到一頭牛，那要為我們辦一場風光的葬禮也不是不可能；若殯儀業者要求全屍時，就得把牛的部分身體也拿來充數就行了。

當時，另一個我們愛去的地方，就是禮拜五的晚上，教徒們聚會的磚砌小公理教會。聚會在習慣上都不先排定曲目，而是由指揮請教徒們來選曲，我們最喜愛點的是「划向岸，水手，划向岸」因為我們喜歡這首歌中船員的角色以及洪亮的合聲，也因為我們可以一起大聲呼喊，並偷偷地做動作，模仿水手們實際划船的景象。

教堂內，男的坐一邊，女的坐一邊；我們則坐在男生那邊的最後一排，因為在那兒最有機會飽覽整個教堂內的景象，同時最不易被長者注意到。最後一排椅子也是最佳的戰略位置，於是我們也在那兒開小組會



議，並可以把雙腿用比較舒服的姿勢彎起來；尤其是若靠腿的位置被大人佔了，這姿勢就發揮了它的功用了；更何況把腿彎著，比盤腿更容易站起來。

如果有某個單純、不知情的男生被騙來坐在最後一排，我們會直接在他的面前就把腳跨在椅子上；因為一旦被發現，而被那些個兇巴巴的教徒處罰時，有個代罪羔羊在旁邊會比較保險。我們都認為這是個不錯的主意，因為聰明、謹慎的人藉由這種訓練，可以保證學會察顏觀色，保證自己在一段時間絕對不會被彈耳朵、責罵或踢出教堂。

比如說，我們得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受到彈耳朵處罰的時候，不太痛時要學會裝得很痛；真的很痛時，反而要保持鎮定的表情。這樣一來，被一下逗笑，而且笑得最大聲的，十之八九會是那個單純、不懂人情世故的男生。很自然地，最後真正被彈耳朵的人就是他了，那些老練的「小流氓」，則會等到這個可憐的男生離開教堂約一條街遠的地方才開始大笑。

這使我想起有一天晚上，我們教會學校的校監哈蘭·斯壯先生由他站立的講台上衝出，來到中間的走道，走進我們前面的座位，一把就抓住喬治·威爾德的耳朵，他一手抓住一邊的耳朵，一直不停搖晃著他的頭，我們都在想，連在喬治那纖細脖子上的頭鐵定會被哈蘭先生扭斷。

要是喬治的頭真的斷了，那還真是個問題，不知道哈蘭先生會怎麼處理那顆頭？他也許會想把喬治的頭放在講桌，以殺雞儆猴的方式告訴其他男生，在這間磚砌小教堂裡大笑是非常不得體的。然而，我們這些「小流氓」絕不會覺得驚訝；如果他真的把喬治的頭摔下來，想必哈蘭先生接著就把它像打保齡球一樣向走道中擲去，但是真正會讓我們感到



不安的是，是否一顆頭就能讓哈蘭先生感到滿足，達到目的？如果沒有，那下一個會是誰呢？

事實上，喬治是在座當中唯一清白的男生。他一直到哈蘭先生要開始演講時，才開始笑。演講之後，喬治的嚎陶大哭，彷彿是在抗議蒙受不白之冤，也像是在對坐教堂內的人們訴說這場演講是何等地枯燥乏味。

哈蘭先生雨過天晴，鎮定下來後，我就會幸災樂禍地說，那全是因為喬治的頭上長了一對又長又寬的招風耳，使得每個人幾乎都有股衝動，想找藉口感受一下揮著他的耳朵並用力拽一拽的感覺。喬治的長輩為要避免這樣的情形還會發生，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留在家裡。



第十一章

發現一個池塘



憶起兒時，冬天的運動及樂趣似乎都比其他季節刺激。男孩從不認為這是所謂「關在家中」的季節，其實，壓根兒不曾想到「關在家中」這個字眼；我們總是能找到藉口外出玩雪。我記不得我們曾經希望暴風雪會停止，倒是記得老是期盼雪會飄落成山，把原來的世界覆蓋，形成另外一個陌生又奇異的世界。

所有在鄉間村莊長大的新英格蘭男孩，都懂得欣賞，並感激下雪時帶來的狂喜。至於我，惠提爾（1807—1892 年美國詩人）的「雪國」這首詩，最令我有同感，並令我陶醉：

整夜風雪怒號
黎明不見陽光
微小星球畫成線
那是自然的幾何規跡
在繁星的薄片
整天都有灰白的流星掉落
當第二天陽光照耀
我們發現了一個不知名的世界
我們叫不出它，也不屬於我們
在閃爍奇觀的荒野
蒼天形成一道綠色的牆
上無雲朵，下無塵土



這個宇宙只有天與雪
我們所慣見的
海市蜃樓、奇異圓頂、樓塔
聳立於豬欄與穀倉旁
或花園圍牆或一片樹林裡
白色的光滑土堆、風吹刷過後露出
無垠的雪堆本來是道路
馬勒的支柱上坐一個老人
穿著寬鬆大衣，戴著高翅的帽子
那泉井的圍牆有中國式屋頂
風雪掠過，高高地遠離
華麗光彩似乎要告訴
比薩傾斜的奇蹟

在那樣的冬雪季節裡，白雪帶來了令人充滿幻想的海市蜃樓；不論它落在支柱、柵欄，不論它是否仍在擺盪，均為這個世界形成一付新面貌，使得日常所見的熟悉場景，變得如未曾見面似的；而堆積出來的新雪山，更引起大家鼓起無畏的勇氣探索和攀爬，並意氣風發的為之命名；如果想要越過那半被淹沒的柵欄，還需將燦爛潔白又柔軟的雪堆當做靠墊翻筋斗，然後用背部與雙腿的力量站起來；如果想要越過柵欄進入荒



野的話，就必須先找出通往牧場與草地的道路。

奮力通過深深雪地是件艱苦的事：呼吸急喘，全身濕淋，臉頰泛起健康的緋紅。儘管長靴與大衣袖滲滿雪花，我們仍然興緻昂然地坐在雪堆上擰出長靴上的雪水，好減輕負擔，同時不時地脫下腕套，迅速搓兩下耳朵，然後繼續勇猛無畏地領著大家玩雪。

陽光在巨大猶如水晶的雪地反射回來，常使我們感到目眩。樹枝上到處可看到在寒氣中不時抖著大尾巴的松鼠，彷彿在慶幸因為具有祖傳美德，保存了甜蜜的山胡桃而不必受到飢寒的脅迫。到處有野兔子穿梭，小兔子一付又怕惹禍上身，卻又喜愛與農民的家狗玩擺脫自己足跡的遊戲的樣子。山雀更不用說了，處處都能看到牠們發出短促的叫聲，急速飛起。

在週末和禮拜天裡，趕著回家吃熱騰騰的晚餐，然後又匆忙外出尋找新冒險，那種樂趣絕對是在學校、家裡、教堂，以及各種焦急生活中所難以得到的。

到處可發現農民利用強壯的公牛及馬匹，在公路遠處用自製除雪車挖掘道路的情景。看除雪工人在鐵軌上除雪是我們喜愛的探險活動之一。不過如果遇到有火車頭攜帶除雪機在軌道上出現，我們的遠征隊就會跟著要變更路程。這是比較難得見到的情形，這種需要火車頭攜帶除雪機上軌道除雪，通常都是經過調查及確認之後才會進行。這種情景是發生在輪式除雪機問世之前。

後來的除雪機完全使用動力衝入雪堆將雪推開，一旦除雪機被厚厚的雪堆阻擋，技師們只要將除雪機退後，抖下雪塊，再重新前進即可。在過去遇到大風雪又缺乏現代化設備時，鐵軌上的除雪工作是件大工



程，除雪工人認真工作，遇到暴風雪時也是日夜趕工。在除雪工人開出道路兩旁堆滿雪牆的路面上行走，對我們卻是件快樂無比的事情。另外一個令人興奮的情景是觀看除雪後第一列火車的開來，以及看他們登記分配除雪工作的情形。

睡覺？啊！風雪後之夜怎麼可能深睡。我們常在睡前祈禱，希望入夜後，能有一陣大雨在深夜冷凍，以便我們在清晨起床時為我們帶來高聳的雪堆奇景。

冬季有太多誘惑與可以預期的豐富享受。感恩節常在我們的家中舉行。叔叔、阿姨、表兄弟姐妹，甚至後來父親、母親、哥哥及妹妹，也都會一起前來分享火雞沾甜醬及雞肉餡餅的饗宴。大夥兒在晚宴中狼吞虎嚥，津津有味。晚餐後，年輕人習慣到池塘邊觀察池水如何結冰，和思索何時可以溜冰。我們則跳躍過在薄冰上的石頭，並聆聽它們相擊時所產生出來奇妙的聲音。

有一天，我們發現一個令我們驚訝不已的新湖。夏季時，我們幾乎走遍這片土地：然而現在卻是水澤。湖中有樹，樹上有鳥巢，更有兩隻小鳥。我相信即使哥倫布也未曾像我們這樣欣喜過。我們無法想像為何未曾發現及聽過這片水澤，不過，最後終於明瞭可能是因為秋雨的累積，以及小塘與福斯塘稱呼不同之別。換句話說，這類小湖泊可能是許多山脈所圍繞的小盆地，夏天乾涸而在冬天部份積水罷了。這個小湖泊如何躲過威林堡地區成人的眼光，令人百思不解。不過，我想大概是因為它被居間曲折的山丘所阻，在夏天及冬天都少有大人涉足其間的緣故。

事實上，這個小湖也差點躲過我們這些「小流氓」銳利的眼光。在夏天，它不過是牧草場中乾涸的糞肥洞而已。這些糞肥洞是地主用泥土



和腐爛的蔬菜堆積起來，藉以減少臭味。被我們發現的那幾年，每到秋天糞肥洞堆起時，我們這些男孩子們就預期快樂即將來臨。兩個小島堆滿樹枝構成優良的印第安式埋伏的地點，以及公路強盜、土匪、逃犯，以及任何想尋找避難者最好的地方。我們選擇這個小湖，我們比什麼都愛它，因為是我們親自發現它的。

親愛的威林堡女士們，不論妳們如何稱讚這個「池湖」，並把它命名為「精靈湖」，以讚美它的自然之美，不過，我乞求您維持現狀吧。即使非「神仙湖」或「巫婆湖」，即使會在夏天乾涸，也給小湖留些感染快樂、神秘的氣息吧！也許這是乘著掃帚的巫婆，或持著魔杖的仙女為了取悅小男孩的心，而讓我們發現這個純淨的仙境。

什麼都無法如同我第一眼發現小湖那樣，在心裡激起神秘與不可思議的美景。如果我們這些小男孩的靈魂有翅膀，必會在月亮仙子提著燈籠照耀大熊山上的小徑時，翱翔著經過那片神秘的冰凍水面，一路高聲歡笑，直到聲音粗嘎嘶啞，其至長久在湖面上滑行而疲憊不堪，才會轉向朝向喬·珊姆山丘，再到安德遜橋，回到個自明亮、溫暖與安適的家。

一個聖誕節早晨，我在煙囪牆角邊發現一部漆著亮麗色彩的雪車，雪車座上還畫著馴鹿的圖案。那是在春田市玩具工廠工作的父親所送的禮物，也是我孩童時期最快樂的一件事。

在聖誕節期間，表兄弟姐妹：瑪莉、伊莉、瑪蒂、約翰、小福斯、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每天黎明太陽出來前，所有人都穿戴手套，身穿附有披肩保護頸部的厚夾克，並戴上腕套保護腕骨以免受凍。然後朝向福斯塘或我們發現的那個小湖泊遊玩。有一次，我和黑臉巴魯還一路溜冰到水獺河邊離威林堡九英哩的魯特南德，不過因為河水太強使得河面沒



有堅固凍結，我們的探險行程因而經常緩慢下來。

當我們男孩子帶著女孩子們往冰凍的小湖前進時，常會聽到遠處傳來獵犬追逐野狐或野兔時，劃破寂靜冬天山野的狂歡吠叫聲。牠們太遙遠，即使我們跟著跑出樹叢到空曠的地方，也無法看到牠們。如果是在夏季，這裡則可以看到牛群在露出土面的石頭上磨擦身體，或是滿地長滿了等待著工廠的男女童工前往採摘裝桶的帶刺黑莓和甘甜的蔗莓。

其實，我們不想看到狩獵的情形，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那種我們不忍心看到的場面。也知道那群獵犬屬於魯茲·雪曼所有。他與他的伙伴們正在不遠的地方。

魯茲·雪曼這群伙伴們是一群長著長耳朵，喜愛吼叫的狂野小子。整個夏天，牠們在旅館及雜貨店附近奔跑潛行，尋找食物。沒有人喜歡魯茲·雪曼的獵犬，牠們在鄉間街道上憂鬱地吼叫，馬上會引來男孩子們的腳踢和投石。魯茲·雪曼的獵犬在夏天裡完全沒有尊嚴，但是初雪一降，牠們立刻變成萬物之王，在野地中，利用吼叫由巢穴中趕出野獸，並在牠們後面極速奔獵，常令荷槍帶彈的人們遠落其後。

假如天氣非常寒冷，我們就得把帽子拉得很低，如果偶爾有人耳朵凍傷，必須立刻使用著名救治方法一用大把雪迅速摩擦患者，直至血液循環恢復為止。

到達小湖後的第一件事是穿好溜冰鞋，然後將結凍湖面上的殘枝落葉收集在一起，將它們堆積成一個火堆，以便大夥兒輪流烘背和取暖。在極度寒冷的冬天，湖面結冰厚度可達十八英吋，或甚至更厚，溜冰安全完全不必擔心。偶爾還可以看到有些馬匹還在平滑的冰面上疾走半哩以上。通常我們都玩到冰面形成裂洞，有人前來撿拾冰塊為止。



小湖有時候會發出轟轟隆隆的聲音，經常會使不熟習這種聲音的年輕人感到驚恐萬分。據說這種聲音是存留在冰下的空氣所造成的，而且也只有在山上的湖泊才有這種聲音。男孩們瞎編說這是地精抗議惡魔將它們幽禁在池塘的薄冰下，關閉得太久所發出的不平之鳴。

我們在這裡頗自得其樂，總是有玩不完的名堂，例如印第安的野蠻戰爭以及其他探險活動等等。我們每次早上離家到這裡之前，雖然才在早餐吃飽了沾滿新鮮楓蜜的熱奶油蕎麥餅，但到中午時我們就因飢餓難熬，紛紛趕回家去找尋食物充飢。脆蕎麥餅夾上油煎馬鈴薯是我家終年固定的早餐食品，祖父一次都是採購大桶的蕎麥粉和十五加侖楓糖；每次我都看到他謹慎地抽樣及研究，以免買到不好的貨色。

吃晚餐的時間不算太晚，吃完後我們再度外出。不過，不等到北方的冬天天空完全黑暗，我們也就準備脫下溜冰鞋，結束一天的戶外活動了。



第十二章

「謝你馬丘」



經過一天出外郊遊回到村子後，來我們家的堂兄弟們總是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他們到何處晚餐？他們的艾德叔叔與麗柏·馬汀達爾嬌嬌，竭誠歡迎他們的姪女與姪子來訪。他們膝下無子，而我們哈理斯家則有一個叫保羅的「小流氓」。在哈理斯家較有得玩，這是他們考慮的重點，所以我家總是佔上風。不過，對我們的堂兄弟來講，他們當然很清楚麗柏嬌嬌的晚餐會最豐盛，除非我家有特別的料理，否則他們才不會到我家吃飯。當我們回到家時，堂兄艾德就問：「夫人，晚餐吃什麼？」聽他問清楚晚餐的內容後，他會立刻飛奔通過麗柏嬌嬌的後院，找她問同樣的問題做一番比較。

醃牛肉炸馬鈴薯泥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最愛，這道美味可口的菜一端出，其他的菜便再也無法吸引我們的眼光。我看堂兄弟們只要有醃牛肉炒馬鈴薯泥，即使撒旦魔鬼邀請他們也會前往。堂兄弟們那群狐群狗黨要來玩時，如果我可以作決定，我一定會在我家地窖貯滿醃牛肉炒馬鈴薯等候他們。

我們家的地窖儲存許多好吃的東西，而穀倉裡的儲藏室內則存放著許多必須冷凍的食品。當冬季逐漸接近，冷風開始吹起時，祖父就會向農民買回半條豬及四分之一頭的牛肉；豬肉分別製做成醃肉、火腿、香腸和炸成豬油；而牛肉則全部醃起來。這些肉堪稱物盡其用，發揮極致：豬耳朵打碎作成醬汁配料、豬腳美味可口，豬尾巴則當可口小菜，每一樣均能入口。甚至炸豬油的殘渣，對小孩子也是充滿了吸引力。除了這些，其餘的豬肉及牛肉則吊在儲藏室裡冷凍，以便冬季日常使用。

我們的雞舍裡有雞與蛋，菜園裡有蔬菜，山腳可以採到蘋果、梨子、紅醋栗及草莓。從食品店也可以買到這些東西，這就足夠度過寒冬，也



保證到屠宰商、賣魚郎及玉米商再次光臨之前，絕對不愁吃。我差點就忘記，我們地窖樓梯牆上掛滿了的一大堆乾牛肉與醃鱈魚。這些乾牛肉大到可以打昏一個人，不過到新英格蘭主婦們的手中，卻成了一道道可口的好菜。

在冰上玩了一整天，接著便是開心的晚餐。晚餐後，我們在餐桌上玩遊戲，如老處女、作家、拼字、骨牌和西洋棋等，晚上還可以在我們家夏天廚房門外那些樹齡很老，卻仍欣欣向榮的灰胡桃樹上採胡桃。山上也有山胡桃果，山胡桃果多半為松鼠收集藏在中空樹中。我們把山胡桃果賣給店舖。強盜？也許是！不過那些四腳惡棍也由我們家的灰胡桃樹上偷走不少灰胡桃果。

我們的果園裡有紫蘿蘭，包德溫蘋果、北密探蘋果、以及佛蘭芒美人梨等。如果這些還不足以果腹，還有爆米花，蜜糖食物，以及牛奶糖，更可以用楓蜜糖漿製成糖臘塊，然後磨成粉與胡桃果做成可口的楓蜜糖果。

做完這些事情之後，年輕小孩子們大多已經昏昏欲睡，祖母便會說：「孩子們，上床睡覺吧！還有很多好玩的日子。上床墜入夢鄉，養精蓄銳，迎接明天的挑戰！」

隨著冬天腳步逼近，我們遊戲的內容也跟著有些變化。年關時節正值嚴冬降臨。農民駕著裝滿木材的四輪雪車經過時，大雪紛飛裡，我們乘機搭便車遊玩，充滿歡樂。拉雪車的馬雙腿強壯有力，似乎不在乎車上又增加了重量。我們在車尾加掛一塊木板雪橇，做為上下車的踏板。這趟顛簸之行，對我們極為重要，因為回程的下山之行，才真是引人入勝的一段遊玩。



當雪下夠結凍成冰時，下山彷彿像跳降落傘那麼刺激。有時我們下山可以原路回到上山時的起點，有時卻需要走很長的一段路，越過「謝你馬丘」，經過迂迴百轉，可能迷失方向，不過大家仍然笑聲盈盈，樂而忘憂。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叫「謝你馬丘」，讓我告訴你，那是指半路上很像滑雪時起跳的小隆圪。在山路上如果沒有這種「謝你馬丘」，就不能算是完美的山路。當拉著重車疲憊已極的農場馬匹需要休息時，常停在「謝你馬丘」處休息喘氣，可以暫時解除重擔不會滑溜。在上山的大路上靠近水池邊，時常有增加了啜飲水槽的「謝你馬丘」，可讓馬匹做較長久的休息，或讓牠們到水槽中喝喝清澈冰冷的泉水。這種小水槽多半利用一大塊木頭將中間挖個長洞而做成，等到炎熱的夏天時，這種水槽與「謝你馬丘」對旅途勞頓的馬匹來講，可真如天堂的序曲。

當你與心上人坐在平板馬車或四輪馬車上急速衝下山路，發現「謝你馬丘」就在眼前，而不放慢車速時，你們會感覺好像被拉上天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是天生的佛蒙特州人時，你會拉穩帽子高喊「謝你馬丘」。如果是外地人，絕對可能會認為這樣很荒唐而避開，但對我們道地的佛蒙特州人來說，除高喊外還會開懷大笑一陣，毫不介意。

「謝你馬丘」有讓男孩子們熱愛之處；在冬天裡絕少不了它。當薩柏斯山頂覆蓋冰雪時，它成為我們鄉村最好玩的地方，它的山坡長而陡，處處都是「謝你馬丘」其中有一處最為壯觀。我們的雪橇不像女孩或女性化的男生使用的雪橇那樣長，它們是用堅硬的楓木所造成，牢固得如一艘軍艦。它的滑行部位使用硬且圓的鋼骨為材料，堅固耐用而富有彈性；而這種傑作放在雪地上高度不過六英吋而已。



觀看技巧熟練的滑雪者，從山頂上俯衝的一剎那，實在壯觀之至。滑雪高手一手抓著座位，另一手緊抓橇首，他們敏捷地沿著山邊向前傾以提高衝力，然後連人帶橇拋向空中。懸在半空中時，有些人還會故作鬼臉，令人望之生畏。降落冰地時，可以看到滑雪者的左腿站在雪橇裡，而右腿卻高翹在半空中，雙手位置不變，肩膀及頭部平臥在雪橇內，雪橇繼續滑行下降。

是誰獨領風騷呢？乖乖，那是野蠻的比爾·魯斯福乘坐自製的雪橇。他像一顆子彈飛向馬丁·威廉家對面的「謝你馬丘」。他一開始即飛也似地衝上天，一跳就是四十呎高，立刻通過生產乳酪的工廠，然後看不見他的蹤影。這就是「謝你馬丘」的好處之一，除了能讓疲憊的馬匹喘口氣外，還能讓小男孩們親眼目睹滑雪高手大顯身手的良好機會。

如果既無雪可滑也無雪橇可坐，就只好去爬山，或者玩由懸崖跳入崖下雪堆的遊戲。在高山頂上，舉目一望，美麗的山谷在高山環繞下呈現在雪海裡。有時我們爬上高山，下坡到不知名的山谷，一路上踩踏深雪冒險，真是新鮮刺激，宛如置身奇幻世界。這種探險活動盛行於滑雪還不流行之際，要是當時盛行滑雪的話，一定更能增加我們探勝的樂趣。

在陽光普照的日子裡，數以百計的冰晶雪球在陽光下，不斷閃閃發光，但多雲的日子裡則又呈現另一種令人悅目的美景，因此，不論天氣好或壞，都不愁找不到樂子。

森林中樹蔭濃密處彷彿是座大教堂，針葉樹的樹枝被雪壓得垂倒地上，很像身著巨大風衣的僧侶低頭跪在雪地上。被詩人喻為「森林中白天使」的樺樹一身潔白無瑕，謙卑地立於雪地上，油然而產生一種森嚴的氣氛。



這種萬籟俱寂的恬靜，偶爾被懶洋洋地飛在天空的烏鴉聲，或鷓鴣振翅的聲音劃破，它們彷彿在告訴人們，這座大教堂是它的聖地，不容別人侵入；它們與大自然的和諧有誰能比！

每棵松、樅和鐵杉

身穿貂皮大衣，即使伯爵也望塵莫及

連榆樹上的小樹枝

也披上了一層精緻的珍珠

——羅威爾

偶爾我們也會在森林中頗有收穫地找到針葉膠，不過我們並不追求這種物質上的滿足，因為它是短暫的。歷經千辛萬苦爬上山頂的那種滿足才會令人難忘。

山的寂靜令人深覺造物者的偉大而不禁驚嘆。直到今天，這種感覺仍然歷歷湧現眼前，每當午夜夢迴，總能為紛擾的生活，帶來幾許忘憂安祥的感受，讓人深信在冥冥中一定有一位可愛的造物者。

在冬季裡，如果白天天氣好，夜裡變寒，凌晨就會有好事等待我們。雪地通常堅硬到可以滑雪橇、滑冰或玩桶板條做成的雪橇。在那各處高低起伏的山坡上，都會形成各種雪橇陡坡道。我們從山頂上以驚人速度往下滑行，如果雪厚得覆蓋石牆或鐵欄杆與籬笆，我們甚至可以快速滑越而過。



有時候我們以桶板條做雪鞋，然後用皮條綁在馬靴上，為避免發生意外而直立身體，由上往下滑衝。其實，發生意外也是家常便飯，有時還會因為半路摔倒只好走下來。同時準備好在路的盡頭被觀看人群大聲嘲笑一番。不過我們都能習以為常，不把它當做一回事。如果氣溫過冷，而陽光不強，結在雪地上的硬殼就會一整天甚至好幾天都不融化。但不論雪殼持續長短，我們總會以興奮的心情走向大自然迎接它的各種變化。即使山上積上硬硬的薄冰，我們照樣會穿上鹿皮靴在雪地上挖洞，並一如往常地爬上山頂。

有位同伴我永遠忘不了，爬山時他老是搶在我前面，他穿一雙護趾頭已部份掉落的雪靴，每次總是毫不領情面，像一道光線似地將身體往下拋，只顧自己的重心而不管他人死活，快速超越而過。我總是以驚恐的心情沿著山邊往下走，深怕會看到他遍體鱗傷躺在那裡。然而，當他安然無恙地出現在眼前時，我總是心想：蒙上蒼垂憐，幸好他在我們往下衝的岩石上鋪上一層柔軟，而厚厚深具保護作用的雪毯。

我每次都要費盡唇舌才能說服祖母讓我在夜間外出滑雪。在她看來，宇宙間的一切罪惡都是在夜間發生的。我每次懇求她時都要指出一些她能信任的年紀較大的孩童，她才肯答應。

在月光下玩滑雪的確有趣，但得有月亮露臉我才能出得去。當然也有女生一起遊玩，有一次甚至遭遇到讓我心頭小鹿怦怦跳的事情。雖然那一次我並未向她示意，但當我們乘坐雪車從山頂出發的時候，一位身體豐滿、滿頭秀髮、眼睛深褐色的小女孩正好坐在我的旁邊，我如此安排純粹抱著好玩的心情，我並不期待她有什麼回應，因為我猜不出她的心意，如同她也保持深藏不露的表情一樣。



可是，那一段情感竟然纏繞著我好一段時間；在我內心深處，我慶幸擁有一位心上人。她家住同一山谷裡，她的出身背景如何以及與威林堡家族的關係等卻不得而知，不過她的名字喬西·莉莉聽來悅耳，人如其名，是生平第一位讓我心跳加速的女孩。她居住在山谷的時間很短暫，但是卻在我的生活中泛起陣陣的漣漪。

有時我們也會上山觀看法裔加拿大農民砍薪柴。當我們看到大樹在他們的巨斧下應聲倒地的情景，不由得心生驚恐，他們砍樹技巧熟練老到，要大樹往那個方向倒就往那邊倒。只看到他們砍了兩三下，大樹上的枝葉就紛紛落盡，然後將樹幹鋸成所需的長度，再將它剖開成為四英尺高四英尺寬及八英尺長的材料，堆積在路旁，以便裝上用牛拉的雪橇運走。這種運送木材的雪橇雖然看來有點危險，一路上在岩石與殘枝間顛簸震動，但乘坐其上下山卻也是一種興奮快活的運動，當然雪橇最後絕對可以安抵山腳。

不管對我們這些法裔加拿大的移民有何看法，他們是新英格蘭的新移民中最多采多姿的一群。不論他們是在開玩笑或說正經事，這些身材魁梧昂首闊步壯漢，總能將一些不可能的故事也說得生龍活現，令人覺得他們非常獨特。在一位英格蘭裔威廉·特拉蒙的著作「移民」中，說這些法裔加拿大人個個已成了不得的人物。而我們這群少不更事的年輕小伙子，總愛對人們一面造林一面砍柴的事情，感到會心大笑。



第十三章

春天來臨



我們常聽老一輩的人說：「現在的冬天已今不如昔。」真是一語道盡我心中的感慨。不過據統計學家說，今昔的冬天差別大概是想像多於實際，因為人們對於寒冬與大雪紛飛的記憶，總是特別地深刻。我對初冬之際雪橇鈴響起時的記憶猶新，通常由此時開始，大地即籠罩在冬日裡，直到春天融化的雪水來臨，方算冬日已盡。

當郵局內的溫度計顯示溫度為零下時，我們必須同時忍受和享受酷寒。我們在結凍的魚池或大湖裡收集到收穫尚稱滿意的冰塊。在一些大城裡，街道上的車大多跟著改為雪橇車，而不是使用原來鐵軌上的電車。

北極的酷寒吹襲到這片大地時，常可看到兩頰通紅的鄉村孩童及大人；大人臉上的鬍鬚經常佈滿冰滴，和耳朵廝磨著，走起路來則雙手晃盪著，並且雙腳重重地踩在冰雪上，目的在使冰凍的腳趾與手指不致被凍僵。

學校以及其他公共場所的紅火爐雖然消耗了大量的煤與成堆的楓木，可是火爐這時候可是大人與小孩共同的好朋友。火爐邊總是圍繞著一大群生動活潑的人，他們說說笑笑，或競談嚴冬的故事，或猜測寒流持續的可能性，總讓我們這些小孩子希望時光暫留，不忍見到大家最後散去。

每當遇到天氣極其酷寒時，窗上的冷霜總會重疊形成各種奇形怪狀的圖案，直到完全遮住視線。如果天氣陰晴不定，經常就會忽然下霜或忽而融解，而形成長而厚的冰柱。懸掛在屋簷上的水桶，覆上冰柱後，彷彿面目猙獰的鬼怪。這些冰柱偶爾也因為溫度突然增高而融解，突然落到地上發出巨大的撞擊聲。這時候如果那位倒霉的男孩或女孩，剛好路過屋簷下，可就慘了。



當高山上的冬雪遇到早春暖陽照射，而開始融化時，不論大河小溪，河水馬上跟著暴漲，經常淹沒道路兩旁的草地。這時候，只要再來一個寒冷的夜晚，村內凡是貯水的地方：院子、花園或路邊的水溝裡，立刻成為溜冰場。處處都可以找到適合滑冰的地點。

也許有人會懷疑我們這些無聊的孩子，在泥巴地或到處是高山雪水的小溪旁到底能得到什麼樂趣。這可能必須用點想像力才會了解。對於住在新英格蘭山谷中的我們，溪非小溪，而是大河，它們可是我們眼中的尼加拉瓜河、亞馬遜河、密西西比河或其他我們所能想像的大河。而那些泥水塘則像巨大的湖泊，而這些河與湖都提供我們試穿橡膠靴的良機。

一旦咆哮溪開始發出震耳欲聾的流水聲，等於提醒我們春日水災已然來臨。祖母常為我們講述很久很久發生大水災的故事；當時咆哮溪與奧特溪狼狽為奸，匯流後想把村民，不論好人或壞人全部溺斃。直到機智多謀的北美諾亞從水中縱身躍出水面，建造方舟，才征服了那兩名惡魔的肆虐。那次的失敗最主要是因為咆哮溪與奧特溪未能同心協力；當兩人失去戰鬥意志時，兩人的聯盟也就馬上土崩瓦解。到底那次大水災的真正原因是什麼，沒人知道。事實上，祖母也從未透露給我們知道。很可能是喧囂的咆哮溪在雪融後，水勢太急，最後，又匯集了奧特溪其他鄰近小溪，流入查普林湖，終於在水庫無法容納下，爆成山洪。不論是故事或事實，住在山谷的村民對於咆哮溪的粗暴可不敢掉以心。

我們總是隨時等待春天的光臨。春日綠草如茵，到處有香甜的紫丁香、蘋果花，山徑兩旁開滿藤地梅、蒲公英，湖邊更長滿闊葉的黃花九輪草。蒲公英和九輪草可以一起下鍋，煮成一道我們家的可口佳餚，不



但老少咸宜，而且據說還可以補充我們在六個月冰雪封閉期中已消耗殆盡的維他命。當時我們年紀還少，不懂這些事。不過，每當春天的腳步逼近時，我們總是攜帶著鞋刀、平底鍋和水桶，興高采烈地出外採集一些可以果腹的佳餚。

其實在蒲公英及九輪草尚未從冰凍的大地探頭之前，水芹早已綠滿小溪兩旁了。秋天種植的歐洲蘿蔔，雖經嚴冬的冰凍，仍能設法從凍土中吸取營養，在冬眠後味道更為甜美。祖父種植在花園偏僻角落的馬尾蘿蔔頭已經成熟，正等待地上的冰霜融化消失後，讓我們用鏟子去挖出來吃。

省吃儉用的新英格蘭婦女們，能自己製作肥皂，用來洗衣、洗碗盤、擦地板、以及其他清潔用途。做肥皂是我們小孩所最盼望看到的事。這件事在美國國內經濟中佔有一席之地，它為美國家庭省下了不少開銷，只要行有餘力，並事先計畫，自製肥皂的成本非常少。難怪新英格蘭人家中的鍋子與盤子都是如此清潔，而地板也是光亮無比。

當陽光普照，天氣暖和的日子逐漸穩定之後，做肥皂的大事於焉開始。祖父會把水桶放在一塊大而扁平的石頭上，數代以來，這是做肥皂大事的重要一部份。放穩水桶後，就將木灰放進水桶，然後將水淋上，讓水滲進木灰直流到石頭上的一個洞，水經洞口再流進一隻放在地上的鐵茶壺裡。每進出一次，水就變得更紅、更濃。重複幾次讓水濃到可以讓蛋浮在水面上時，就可以把冬天積存的大量家畜油脂放進水桶內。然後加入鹼液用力攪拌到形成軟皂為止。此種褐色軟皂，質地柔軟；雖然味道很重，但還不至於難聞。想用多少，就用手指從容器中挖多少。

和喬治·薩賓在吃過晚飯後外出散步，是我們春天裡的樂事之一。



那種時候路面通常都是泥濘不堪，我們只能沿著鐵路走。那時就學會抽煙的喬治，常常邊走邊大吐煙圈，同時一邊為我講述他所剛看過的「機械學」以及其他書籍中描述的許多精采的機械設備。他人高頭大，而且滿腦子怪點子。

他喜歡回憶往事，每次談到往事，總是鉅細靡遺，彷彿天下沒有不可能之事。例如，當他解釋從馬鞍工廠的平頂上掉下來的原因時說，當時他正想沿著扶梯，企圖要翻過飛簷，抓住屋頂上的一顆螺帽，但沒抓緊，以致就凌空下掉。其實沒什麼比那更自然之事，原因在於他的手指抓不住螺帽，因此跌落下來。幸虧往下掉的他，還知道不讓雙腳直接著地，最後落地時正巧坐在一根有十呎長的樑柱上，有如神助，毫髮未損，好像乘著降落傘著地一般輕鬆。我問他是否幾乎喪命時，他竟若無其事地說，要不是落地時他極為鎮定，可能會真的沒命。我提醒他說，他所採取的手法與貓完全相反，他竟然回答說：「不錯，那些笨豬總有一天會跌斷它們的腿。」

喬治家的馬口鐵器店生意在冬季通常特別興隆，他們接到很多訂單，委請他們製做用來盛裝楓糖的水桶。喬治在冬天的幾個月裡能製作七、八百個鋁桶，而且完全以手工打造，令人驚奇的是他還騰得出時間寫學校的功課。馬口鐵器店手工很好，但是卻撥不出時間清掃店面，地板滿是馬口鐵碎片與其他垃圾。喬治說他爸爸原來準備十年清掃店面一次，可是總因生意太好始終挪不出時間來。

夏天裡，主日學校都帶領他們的學生到不遠的森林裡去遠足，偶爾也會辦一次乘坐火車到較遠的地方去；這些都成了令人回味無窮的往事。有一次我們曾到貝林頓小鎮去參觀陶瓷廠，還有一次我們還到二十五英



哩外的海德市波脈辛湖玩，那次我們一行僱用了一艘小蒸氣遊艇，在一望無垠的水面上遊湖，目的無非是想親身經歷捕魚人的生活，也藉此更能了解我們村內許多傳教士到南海群島，以及其他遠方去傳道的種種。

由婦女們所準備的外出遠足或旅行時所攜帶的寬大籃子裡，總是塞滿令人垂涎欲滴的三明治、可口的巧克力和椰子餅，有時還有奶油泡芙。

冬天的教會裡雖然沒有節慶、野餐和遠遊，卻有生蠔與新英格蘭大餐，多少彌補了不甚吸引人的教會活動。公理教會的婦女們偶爾也會來一次她們所謂的「克難大餐」。非常重視吃，而且有時吃過還讚不絕口的喬治·薩賓曾說過，以前的日子確難過，不過，其實也並不怎麼難過，他的意思是說吃得還算像樣。老實說，克難大餐對教會不失為婦女們展現手藝，吸引孩子們來教會的良方。我們這一群不學好的小孩子認為大餐、野餐、遠遊等活動就基督教宣教影響力來說，要比傳教士遠赴國外擴大信仰人口，更具重要性。

社區的事層出不窮，使我們心裡閒不下來。村內鐵匠克拉克老先生去世後，一位身份不明的年輕人來到我們村內，繼續克老的事業。他的名字叫貝克。人長得圓嘟嘟的，我們大家都很喜愛他，在大家心目中，他隱然成了我們的頭目，不多久果然地成了我們村內的領導人。

貝克先生有一隻自己深引以為傲，驍勇善戰的公雞，而且常向村內的其他公雞挑戰。在那以前，我從未想到，我祖父養的那隻被我稱為「美舒西拉」的老公雞，竟在牠上了年紀時，成為一位名勇士，讓我的祖父與我自己兩人都因牠而沾光。

決鬥之事不久即敲定，由另一位男生和我去找「美舒西拉」，而且帶它親自與貝克的公雞決鬥。由於當時大家都很窮，籌不出賞金，因此



最後商定決鬥純粹為榮譽，勝者可以得到魯特南德郡冠軍的頭銜。當時大家都以為這項榮譽應該是貝克先生的公雞莫屬。

當兩隻公雞出現在眾人面前時，我心裡就想，要是當時我口袋裡有錢的話，我一定敢用一百萬賭我家的「美舒西拉」贏。「美舒西拉」比貝克先生的公雞大許多。牠身上的羽飾色彩鮮麗，看來雄糾糾氣昂昂。當「美舒西拉」第一眼看到貝克的公雞細長的小腿和垂頭喪氣的模樣時，牠從喉嚨發出嘲笑似的叫聲，彷彿在說：「這種貨色也敢來，別糟蹋我吧。」

相鬥幾分鐘後，貝克的公雞即敗相畢露，搖搖欲墜，而「美舒西拉」能給牠的似乎就是「慈悲的一擊」。貝克的公雞平躺在地上斷了氣；至少看來彷彿已經斷了氣。「美舒西拉」於是揚聲高啼，猛拍雙翅。我高聲向貝克叫道：「你這隻老長腿雞已被擊斃。」貝克一聽，馬上回說：「還沒死，牠只是打盹而已，難道你沒有看到他還在對我眨眼嗎？換句話說，牠一兩分鐘內就會醒來，再好好修理你這隻老鳥。」

貝克的預測一點沒錯，他的公雞被擊倒了三次，每次似乎都像已斷了氣。而且每一回合暫告一段落後，就好像決鬥已經結束，接著就只剩葬禮。每次「美舒西拉」總是在戰勝後振翅高聲啼叫，而我們也都跟著興高采烈，可是貝克的公雞連續三次進入棺材又都復活過來恢復決鬥，似乎牠的心裡就只有決鬥這件事。當牠第三次復活時，竟使得「美舒西拉」洩了很大的氣，不過，牠還是鼓起勇氣再次擊倒對手，但不一會兒又見到牠站起，屢敗不餒。這個時候，「美舒西拉」的身子竟然開始搖晃，走路也有點傾斜。牠好像也不想再打下去，偏著頭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如果要說實話，「美舒西拉」是名符其實的「軍伕」，牠是被人強行拉伕上戰場。貝克的公雞一付驍勇善戰的模樣，也把打敗牠的「美舒西拉」拱成戰場英雄。貝克的公雞雖然屢敗屢起，就算在這場戰鬥中牠打了勝仗，對我來說，牠的勝利也不如「美舒西拉」那麼榮耀。

我始終未曾向祖父提過「美舒西拉」差一點在決鬥中獲勝的經過。我之所以隻字不提，是「美舒西拉」走路老是偏著頭。等到數週後「美舒西拉」走路回復正常，我才敢去找祖父要到牠所應得的玉米。

讓我們的日子過得更有興味的，當然不只貝克一個人。有位我一直想不起來名字的仁兄向來令我印象深刻。有一天他突然來到我們教室，滿口髒話令人無法忘懷；尤其是褻瀆神明的話，由他口中說出來簡直只有「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可以形容。他來到我們學校不到兩天就發起組織棒球隊。他的方法很簡單：「我們必須找一位笨蛋加三級的好投手；一位笨蛋加三級的好捕手；以及笨蛋加三級的其他選手，如此一來方能組成一隻笨蛋加三級的好球隊。」對於棒球我們什麼都不懂，我們這位笨蛋加三級的新來者，卻似乎什麼都懂，我們就把組棒球隊的事完全交給他。但不到一個禮拜，他竟不告而別，離開了我們學校與村子，他到底去了哪裡，也沒人知道。



第十四章

佛蒙特楓糖



當春天把楓樹林照得暖和起來時，也就是楓樹漿開始流出的時候了。佛蒙特州那些有楓糖樹林的幸運農民們，便開始準備各項工作，好製作楓糖。收楓糖一方面是個耗體力的粗活，另一方面卻是春天的嘉年華會，不過嘉年華會的歡樂勝於粗活的勞累。有人就把製楓糖稱為：「那種多采多姿，一邊工作一邊遊樂的差事」。

對剛開始參與收楓糖的人來說，參加這種開春慶典儀式，總難免要抱著特別的心情。

先談談樹液吧！楓樹林裡樹流出樹液是春天來臨的前兆；這是大自然理所當然地宣佈晝短夜長的冰凍季節，不敵太陽的威力消逝了，當燦爛的陽光照耀林子時，楓樹液就彷彿要回報溫暖的陽光一樣，一滴接著一滴，不斷的順著集液板淌入下方的桶內。

雖然佛蒙特農家不會特別地去邀請鄉間的男孩子，到楓林來幫他們收集楓樹液、製糖和製楓糖，但大家卻都知道製作楓糖的季節其實是農家給這些男子表現自我的最好機會，讓他們能精力充沛的表現出男孩子本色。

我們穿上橡膠靴，沿著山谷道路的小徑，開始了美好的春季楓林之旅。我們穿過農家的柵欄登上山麓，只要太陽還照耀著，我們便彷彿要努力補回某一段消失的時間似的，一刻也捨不得休息。

冬季和早春的降雪，大多都已經在暖春裡融化，只有少數被密林遮蔽的地方還有少許綿綿殘雪，人們都稱之為糖雪。人們也說這是造物者故意留了一些能讓雪橇駛入的殘雪，以便農民們能輕易進入楓糖樹林收集楓糖。



糖雪一般認為是冬季最後殘跡，但事實未必如此，冬季常常會延後結束，有些年裡，這時節還下幾場小雪，使得冬天要拖到四月中旬，冬天才算真正結束。

新降的糖雪使得我們這些「小流氓」們，能研究山林、谷地裡小型野生動物的蹤跡，或者發現安置木製捕獸器的警告記號，或者找到零亂的狡兔足跡；有時甚至有一些步履困難的狐狸會在雪地留下印著腳底厚肉墊的足印。

除了鷓鴣和烏鴉經常在雪白的糖雪上，留下他們各自獨特的足跡，小田鼠所留下的足跡，也幾乎四處可見，這些都是他們由被雪壓垮的草叢裡逃命時留下的。

松鼠足跡雖多，但並不那麼的引人注目，倒是不時可見它們站在高高的樹枝上發出叫聲，並且在老樹樹幹上下盤旋追逐，嚇走大清早便忙於尋覓食物的紅頭啄木鳥。

在林子裡也會見到藍身褐胸的藍鳥，更難得的是，偶爾會見到珍奇的知更鳥站在高高的枝頭上四處瞭望，好像是在觀察天氣，並初試啼聲，練習求偶啼囀。烏鴉高高在天上慵懶地啼叫，不知是慶賀造物者使季節有了變化，還是在嘲弄在地上移動、工作的人們。

站在高聳的岩石上，我們通常先欣賞美景，然後開始搜尋最甜的楓樹。找到之後，經常要很費時地把桶子裡在夜間形成的冰塊倒光，然後在桶底找到殘餘的楓糖。在製糖季節裡，大約要四十加崙的樹漿才能造出一加崙的糖漿，我們由桶底偷吃了楓樹液，農民還以為漏掉了，可是只有我們才知道，裡面可沒有半滴楓樹漿是浪費在地上的。



為了補償我們所偷的楓樹漿和其他的東西，我們主動幫助農民收集樹漿，將桶子從架上提起，並將桶內的楓樹漿倒入雪橇上的大桶裡，以便運回製作糖漿。

製作糖漿有幾種辦法，例如在大鐵茶壺中照古法煮沸，或者倒入大長方托盤中以新法蒸發製作。精力充沛的農民得花一天一夜來製糖；收集糖漿是在白天進行，但煮沸或蒸發加工則得在夜間，因為樹漿流出期間不長，農民們都儘可能在有限時間內製作出大量的糖。

用來維持烈火的木柴幾乎到處可得，健壯的農民熟練地以驚人的速度，用斧頭砍倒枯樹，並將樹幹、樹枝劈成適當尺寸，放入製糖廠的爐子裡，讓烈焰在盛著液態甜漿的大托盤下熊熊狂舞。

農民在糖楓林裡又猛又準的快斧技巧，使得村裡的男孩子們目瞪口呆；農民斧頭落下，無不準確砍在前一斧上幾公厘的位置，如果落斧在原處，不但會搞混記號更會使木屑無法滑出，這是他們獨到的經驗。觀察經驗老道的農民砍樹，可以見到他們將斧頭的功用發揮到最高點；只見斧刃在空中稍停片刻，然後毫不含糊以優美的弧度落回標記處。有些農民在冬季裡自己製作精細有如小提琴的弓一般斧柄，並在上面裝飾自己風格，更使得揮斧落下之際，充滿一種細緻的美感。

走過密林時，人們偶爾會被由高空俯衝而下的振翅聲和光影所驚嚇，鳥兒俯衝回到鳥巢邊緣最後那瞬間的曲線，很像經驗老道的農民手中的斧頭落回樹幹的切口，動作俐落優美，令人激賞。

運載楓樹漿的雪橇都很低矮，這是為了保持重心，在雪橇經過大岩石或沒有路面的森林時防止翻覆。如何使製造出來的雪橇能在樹林和岩石地帶安全通過，涉及複雜的幾何問題，農民未必懂得幾何，但是他們



製造的經驗卻恐怕是現代專家都要感到驚訝的。

我曾看過載著滿桶楓糖的雪橇，被遭到鞭打的公牛猛拖之後，迅速由岩石上往下倒滑，幾乎扯斷牛頸。然而我從未見過任何楓糖桶翻倒或有牛隻受傷。雪橇的拖輓是用木頭做的，而非鋼鐵，木頭的柔韌和彈性，可以保證雪橇在岩石、草皮、雪地拖行時幾乎和在水面上一樣輕巧。

傳統的楓糖製造已經大有改進，春季的楓林裡現在已少見公牛拖著雪橇行走。往日熱鬧的情景，似乎也早已遁入歷史之中。

我曾聽過村裡人互問，從楓樹上採取大量的樹漿是否會像南方松樹通常在採取松汁時會受傷一般傷及楓樹。據我所知，楓樹自然流漿絕對不會傷害到楓樹本身，楓漿似乎天然源源不斷，楓樹流漿有如乳牛造乳，楓漿應該是楓樹奶汁而非維持生命的血液。

我還很清楚記得傳統煮漿法和現代企化製糖漿法，有一段時間內在大家心裡產生了不少的矛盾，傳統產品色較濃，有點像喬麥蜜不同於甜苜蓿蜜。我本身較偏好傳統糖漿，感覺較甜、較稠。

製糖與製糖程序最近幾年都有大幅改變。樹漿進入蒸發托盤的一端，自動流經連接在一起的幾個加工箱，並由另外一端流出成為精純的楓糖漿。

我的約翰·福斯表兄娶楓糖製造設備廠先驅之女為妻，該廠業務持續不斷，農民通常是以楓糖漿來支付設備款，所以使得設備製造廠自己也有必要處理這些產品。農民權充款項支付的楓漿質地很純，因此魯特南德公司和聖鍾斯貝旦市的另一家公司，都將他們的信譽大半歸功於身為佛蒙特純楓糖漿供應商。



對於我們當年那些男孩子來說，將糖漿鍊稠及製作糖條的工作經驗是極為可貴的。要將糖漿鍊稠時得先將糖漿注入大碗中加熱，並用叉子攪拌直到變硬變白。要製成條狀時則需將熱糖漿倒入拌過的硬雪中，使其硬化成為可口的黏條塊。可以使用叉子叉起的硬實楓糖糖果，是那個美好的製楓糖時代的一項名產。說到這裡，經不住口水都要流下來了。

品嚐蕎麥蛋糕時，不可少的就是要加上一大堆楓糖漿和奶油。這裡的主婦最愛這種組合了，而她們的孩子更不例外。我祖父每次都親自去買蕎麥粉和楓糖漿，以供我們家庭之需。

在千挑百選買好蕎麥粉和楓糖漿之後，祖父對於製作蕎麥蛋糕的方法極為嚴格。有一天早餐時我聽到他對祖母說：「這蕎麥蛋糕怎麼啦？媽媽，今天早上這些蛋糕的風味可不太夠勁哩！」



第十五章

學校最後一天



在我的童年時代，宴會的餘興場面，一概不依賴外來的演藝人員。有些人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最佳演藝人材；加利柏·史尼柏克就是個好例子。

加利柏是約翰·史尼柏克的兒子，屬於苦幹型，而且臉上總是露著笑容。他們父子倆有些事情和想法簡直背道而馳；加利柏認為對的，在他父親來說可能完全不對，你如果贊成他，便表示反對他父親。加利柏在工作時也經常帶著微笑；事實上，他幾乎從早到晚都帶掛著笑臉。當然，他的笑臉也受到別人笑臉的回報。他似乎很能享受小鎮上最嬉皮笑臉，而且最調皮的孩子。只要加利柏住在威林堡一天，這裡就沒有憂鬱存在。他把這個世界看做一個巨大的逗笑對象，他很樂意扮演解放這個世界的角色。

對我們這些後生小輩來說，加利柏最出眾的才藝大概就是他那富有變化的特殊表演技巧。他能隨時將他的上眼瞼，從裡面往外翻，將自己變成一個悲傷的老人。讓人乍看之下啼笑皆非。這種不尋常的本能才藝對我們來說，是鬆懈學校沈悶生活的最好方法。每逢教師太過於嚴肅的時候，加利柏就會逗趣地翻開上眼瞼，來減輕大家緊張。不過他也因為這種自動自發的獻藝，而經常挨打，可是他從來不在意。很自然地，所有的孩子都羨慕他，許多人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學他的樣子，但卻沒有人成功過。加利柏離開學校之後，翻開上眼瞼的特技就成為「失落的藝術」。

其他孩子們所會的才藝，也是學校課外活動的重頭戲。喬治·麥修能使他的耳朵像馬的一樣快速搖擺。這個表演時常博得滿堂喝采。而長得黝黑的柏勒則能扳動他的手指關節，響得像手槍擊發一樣。喬治和柏



勒的才藝都有資格取得佳作獎。但是在威林堡學校裡卻只有加利柏一個人將上眼瞼翻開的才藝，是無法仿效的，而且能夠讓大家真正地發出讚許的光芒。

學校在開會的期間，行政委員都要上台為自己的進度做報告；其中的查理斯·康頓委員則大多會被邀上台做演講。而他總是不負眾望的找一首適當的詩來做為演講的結語。有一首詩我聽到好多次，到現在都還記得：

當我獨行，心中暗忖；

我對自己說：「小心你自己，

照顧你自己，唯有你能照顧你自己。」

每當我看到他走進教室，我總是很難克制地想要起立，用他那首詩來向他打招呼。

康頓先生是位道地的老紳士。他的正職是以每小時二角五分錢出租上鞍的馬匹，給那些當得起這種奢侈享受的人。我曾租過一次康頓先生的鞍馬。這是個很難忘的經驗；在那個時代，二角五分錢可不算是小錢。不過儘管難忘，我卻記不得我那時候那來的二角五分錢。在賓·克拉寶的店舖後面的垃圾堆裡，撿到一角錢銀幣的事情也讓我一樣難忘。

小時候總是有些法子可以賺到一點小錢。有時候孩子們去充當臨時牽馬工，好讓農莊主人放心地在雜貨店和店主做交易。這些農莊主人把韁繩丟給孩子們，比自己去綁或解韁繩要來得方便多了。他們做完交易出來，拿起韁繩時總是會說：「謝謝啦，孩子！總有一天我會給你一個二角五分硬幣的。」雖然暫時他們沒給錢，但我總認為只要持續，總有



一天可以賺到那二角五分錢。

在五月一日那天，學校裡的教師們習慣上都負責到森林去採集五月花及岩梨，來歡迎那些回到北方老家的候鳥。五月節花柱在校園豎好後，我們和其他年齡的孩子便繞著它跳舞作樂。

裝飾節一也就是陣亡將士紀念日，是五月底另一個重要的節日。我們以香花及小旗將每一位陣亡將士的墳墓裝飾得漂漂亮亮。南北戰爭的退伍軍人們穿上華麗軍裝，引導遊行隊伍到舉行愛國演講的公墓。

在我們主日學校擔任教師的哈隆·史特龍、乳酪廠商湯瑪士先生、裱糊匠等人，穿起制服來特別好看，具有軍人勇毅的形象。當公理會的四重合唱團唱起「我們以春季最美的花朵，像今天一樣來修飾他們的墳墓」，和獨立戰爭時士兵流行歌「洋基、杜多」以及其他的愛國歌曲時，我們的心臟幾乎因為振奮而要爆裂，即使像我這種不懂音樂的人，也在心中起了極大的共鳴。當那些退伍將士們跛著腳走過我身旁時，我的腳彷彿也跟著劇痛，而不禁熱淚盈眶。

春天裡，快樂的鐘聲隨時在我們的心中響動，我們像一群快樂跳躍的小羊，像金龜蟲一樣暢所欲言地翻著筋斗，使得大人們總要擔心的喊著：「孩子們呀，當心你們的脖子，可別弄傷了」。

六月上旬，期待已久的「最後上課日」終於來臨。校園的空氣彷彿也跟著那些鮮紅的、粉紅的和白色的牡丹香味一起熱烈起來。女孩子們穿起了夏天華麗的洋裝，男孩們則穿起又硬又不舒適的夏天西服。

經過數天時間準備的偉大演講稿，都已經牢牢地背下來了，怕只怕臨時怯場，影響到時候應有的流利。任何人都無法逃避怯場這一關：「怯



場」像隻無形的魔獸，早就偷偷潛入我們心中醞釀，隨著演講日期來臨越來越明顯，並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不時故意呼喚著演講者的名字，使得演講者隨著時日逼近而更加驚懼。

演講當天，誰能想像在「最後上課日」的節目中，被喊到名字的恐懼呢？按照順序被叫上台的演講者，戰戰兢兢地和「怯場」這個魔獸戰鬥，然後不管是勝利或是失敗，才回到他們各自的席位。

隨著節目單上的名字一個個掠過，表演完畢的孩子輕鬆的坐在那兒，期盼所有的事情很快就會結束，快樂的長夏已經像煙火一樣出現在他們的臉上……現在在台上的是倒數第二位，似沒有東西可支撐這個犧牲者，只見他的額頭一直冒著冷汗……再來就輪到我上場了……。

遠遠傳來一道聲音，我只模糊地聽到：「保羅·哈理斯背誦擦鞋孩童。」，「怯場」這隻魔獸不時逗弄著我，但我還是把該做的都做完了，在結束之前其實我一點也沒有把握。我看到在前席有位貴婦人對於她的新帽有些意見，不斷地要把它弄好，對台上正在進行的事情似乎一點也不關心。謝天謝地，我寧願台下那些人都為了他們的新衣、新帽自擾，而不要把目光放在我身上。

最後的一句背誦詞終於講完，保羅·哈理斯在眾人熱烈掌聲中回到他的桌子。從此「擦鞋孩童」被忘記了，「怯場」這隻魔獸也被丟棄到一邊陷入沈睡，一直要到一年之後的「最後上課日」才會再甦醒過來。

我們的教授以適當的結語完成了「最後上課日」，然後按了桌上的鈴，宣佈解散。我從被那些父親、母親、姐妹、兄弟所擠滿的群眾中溜走。離開那令人透不過氣而又帶著牡丹香味的空氣，努力走到可以吸一口新鮮空氣的地方，然後急著奔到那個可以游泳的池塘，開始了逍遙自



在，充滿快樂的暑假。

啊，六月，童年的好時光

豐盛的歲月，盡在此月享受

我聽，我看一切事物

都在等著主人的我。

——約翰·惠提爾

這個快樂的暑假卻是祖父憂慮的日子。

有一天他要我跟他到穀倉裡，到了那裡就各就各位：他坐在獨輪手推車上，我則坐在鞦韆上。然後他說：「保羅，我要跟你談談你的將來，這是我最關心的事情。我好幾次懷疑我自己是否做對了。依我看，一個正在成長的孩子必須每天要有工作做，而我覺得孩子們由工作裡學到的，要比那些遊手好閒的好處多。你從早到晚除了亂跑外沒做事，保羅，現在這裡除了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外，沒有太多的事可做，可是我要你做的，就是休假日每天找些時間來學習，而現在就是最好的開始時機。」

他說著，便從口袋裡抽出一本舊得發黃的古老拼字書本，並開始唸那些拼寫的字句給我聽，這件事在夏天和我懶散的情況下重覆了好幾次。這件事雖然引起我明顯的不高興，但卻到達盡我的能力去拼寫好的字詞的目的。

池塘不斷向我招手，用跳水的歡樂誘惑著我。我心裡擔心在我能加入他們之前，同伴就失去聯絡了。如果真的這樣，我的日子就完蛋了；除非一場戰爭，一場洪水一場大火或是一場馬戲團，幾乎沒有東西可以



補償。儘管如此，我可從來沒有忘記祖父的話。

對學識的渴望是新英格蘭人的特色，它從新英格蘭擴展遍及到整個美國，吉士丁·莫禮爾參議員這位贈與土地法案之父，就是佛蒙特人，靠他的努力才得以在北美合眾國各州建立農業大學。

假定讀書是通曉事理的重要的途徑，我並不反對讀書；但我可不會將「天路歷程」和「布爾塔基之生命」列入這個範疇的。反而是「青春的伙伴」裡的印第安人彼得，和同類的故事引燃了我的想像力，而讓我在文學領域裡有更深遠的探究。不管怎樣，戶外大自然的種種會比那些理論、說教的書籍更吸引我。

對於像我一樣住在山谷裡的人，登山自然是我們最擅長的一件事，靠近威林堡的基林頓山峰，離魯特南德不遠的白巖山，都經常激起我登山的渴望。攀登這兩座山峰的經驗啟發我後來攀登落磯山脈的偉大計劃。

攀登白巖山是由山下峭壁的石頭路開始。這些石頭大多是因為暴風雨和霜雪，或因地震崩坍下來的。有些長著青苔的岩石，直徑達十五英尺以上，岩石的表面刻有好幾個世代以來訪客的名字。有些人是企業和專業界的貴客，童話故事的作者喬·杜勒，曾經住過威林堡，他的名字也出現在這些刻勒之中。

通過那些石頭路之後，便開始攀登陡峭的山壁。在阿爾卑斯山登山家看來不值得一提的山峰，對新手看來，登山畢竟是登山，大山小山在意義上都一樣重大。對我來講，這是一件必須完成的事，絕對不能掉以輕心或半途而廢。我常常在想，我第一次攀登白巖山所經歷的滿足感，比後來攀登科羅拉多州，海拔高達四千三百零一公尺的柏克山峰要來得



更大。

打從祖母決定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某位老紳士搜集青苔樣本的探險隊同行到白巖山，我就一直期待著有一天自己長大成人，強壯到足夠攀登白巖山。白巖山山頂其有極其浪漫趣味的樣子是其他山脈無法並論的：還有一個我想攀登該山頂的理由，是因為據說基德隊長將那個著名金匣子埋在此地。

可以由高處眺望我們所住的山谷，是我想要登上此山的另外一個理由。夏季裡，因為被樹葉遮住，在白巖山頂也看不見村莊裡的房子，只能隱約看見村莊的那邊的西山山麓下彎彎曲曲的小河，以及福斯塘在太陽下閃爍亮光，好像正對著這個又熱又流汗的孩子大叫著。我回村莊的路上，不斷興起要立刻跳進水裡恢復精神的念頭，但是在我的記憶中卻從來沒有實行過這個決定。當我回到家裡的時候，那涼爽的夜氣使得福斯塘的水好像減低了吸引力，而且疲倦的我還有更多的事等著，例如去參加我們那一夥人的聚會。

在酷熱的下午，透過樹葉之間隱約看到池塘，是件多麼令人動心！調皮的伙伴總是大叫：「最後一個是誰呀……」我們一聽，沒有人要墊後，便以最高速度邊跑邊脫衣服，一群人像一堆牛蛙一樣跳進水裡；快樂的日子，真是快樂的日子！

許多泉水塘像寶石一樣點綴在威林堡的山丘邊，例如舒茲伯利池、丁第士池、兩口糖丘池等，因為它們配成的景觀極為壯觀，有時候這些池塘也稱為壯觀池。葛利芬池是在丹比東面的山上，這些水塘的水冰冷到可以讓河鱒在裡面棲息，這些水也因其深淺，泛著由淡紅色到鮭魚色的紅潤色調。



還有更大的湖泊，像波莫申、聖凱沙琳和丹莫，還有橢圓型的章柏林湖和美麗的喬治湖。除了少數人繼續稱波莫申湖為「卡斯爾頓池」之外，沒有人反對使用「湖」來形容這些較大的水域。

任何一個人想看看山、丘、湖和池塘的廣闊景色，最好就是去攀登靠近丹麥爾湖的拉多斯尼山：挑一棵最高的樹，並由其頂上的樹枝間俯瞰，就能看到像加拿大邊界那麼遠的北方景緻。



第十六章

採草莓和釣河鱒



初夏裡可以採到許多種野生的草莓。例如桉木莓、黑莓和藍莓等，哈克莓則是最後成熟的。在山腰上採莓是件苦差事。除非孩子們需要錢用而且願意挨家兜售，否則很不容易找到孩子們自願忍受這種辛苦。

有些孩子則是採莓時有趣的同伴，他們受到了母親的激勵，說好由他們的母親提早叫他們起床，好完成預定的採莓工作。在漫長的夏天裡，他們常在天亮以前就來叫醒我，通常在魯特南德開始的早班列車穿越奧特河谷的時候，我們已經上山了。在那段期間，我們觀察到總是在看到火車噴煙後很久，才聽到它汽笛的聲音。

晨霧通常沿著河溪籠罩著，我們在霧中不太覺得小溪的存在，可是從山上的高處看下來，地上的一切則極為明顯。清晨是一天當中最令人心神盪漾的時刻，充滿了希望和期待。如果要獨自欣賞壯觀的天空和雲霓，就在破曉時分上山，在早起的馬兒歌聲及伴隨著魅力的野薔薇香味中呼吸。

每一個採莓的人手上都拿著提桶和杯子。杯子在採莓過程中都扣在吊褲帶上。草莓先採在杯子裡，杯子裝滿就倒在提桶裡，一桶滿了就換另一桶，裝滿了草莓的提桶就放在適當的羊齒樹葉下。

草莓大多生長在丘陵下方的砂質土壤裡，這些草莓比起庭院的草莓會要甜得多。這些原野的草莓不管採多少，都必須保存起來。我們這些孩子心裡很珍惜，因為野草莓每年的產量實在太少了。

接在草莓之後，木莓和黑莓可算是該季的上級品，依次再下來就是在酸性土質和多石頭的綠崗棄地中生長的藍莓。不知怎麼的，和白珠樹、羊齒一起生長的藍莓，竟然是因為綠崗貧瘠的土壤才能生長。目前有人工栽培的藍莓，但並不太成功。另外，像草莓和木莓這兩種，雖然在人



工改良的努力下果實增大了，不過在甜度上則跟著減低了很多。

哈克莓是這個季節中最後的一種。它們比藍莓大，顏色也更深，就是比較缺乏獨特的香味，不過它們產量豐富，莓叢長得較高，採摘很容易，採的時候還可以直接由莓叢擠乾莓汁，放入提桶裡。動作快一點的人，在一天裡可以這樣連採帶擠，裝滿一個有二到三加侖的提桶。

哈克莓對土壤的要求也很低，事實上它們在白巖山下大石頭當中長大，對土質、養份的需求比藍莓還少。在我的感覺裡，沒有任何一種莓叢像佛蒙特山區的哈克莓那麼大方給予，在要求上卻那麼的謙卑。當我帶回一天所採得的哈克莓時，祖母經常笑得很甜，這時候我不得不承認有一點自私：我的腦子裡想到的都是祖母製作的甘美餡餅派。

不管是祖父母要求或暗示我去採莓，當他們那個疲倦、被陽光晒黑、打著赤腳的乖孫子，由山腰帶著滿桶的新鮮草莓回來時，祖母從來不會忘記用她的笑容和餡餅派表達她由衷的高興。

兒時有一次，我父親敵不過我再三要求，帶我去釣河鱒，從此我對於釣魚便上了癮。從那天起，那一條小河溪一直對我產生極大的魅力。每一處岩石邊、大木頭下或河岸邊對我都充滿了挑戰。我迷上了河鱒上鉤時，釣桿跟著顫抖進而彎曲的樣子，還有鱒魚由水中閃現在陽光底下，躍動的那一剎那的驚喜。

我從來沒有看過比河鱒更漂亮的傢伙。它有著完美對稱的輪廓和優美富於變化的顏色。它斑駁的背會隨著河底的顏色而不同，水域越深，它的顏色也跟著越深。使它的敵人不易發現它。愛釣河鱒的小孩和大人都喜愛河鱒緋紅的身體，它腹部優美的色澤，帶著鮮紅的斑點和天藍色的外觀，遠勝過所有生物的美。沒有一位藝術家能畫出比新英格蘭山脈



冷水河流中的河鱒之美。

大人和孩子們為什麼要以捕獲、屠殺像河鱒這麼美麗的生物取樂呢？我想是人類先天的本性使然吧！其實我們可以及時改善這些事。不久以前，許多美麗善囀的鳥類，為了它們身上的肉和羽毛而被屠殺。我們時常忘了自己的野蠻行為，也許從現在開始，我們該學著以高興的心情，將這些生物當做好朋友看待。

或許有一天我們美麗的山河鱒朋友，會進入數量稀少的地步；至少現在已經有這些徵候了。我們很少聽到有人說在一天裡「殺」了多少河鱒，現代的釣者並非為了「殺」它們而釣魚，而是為了樂趣。因此，現代的釣者如果取用比自己真正所需還多的魚，那絕對不是一種好現象。

有一天我上圖書館借閱有關釣魚的書，館員驚訝地問我：「你是要哲學的、還是實際的？」這話問得我發笑。起初我真的是大笑，但是一會兒之後，終於把事情想通了，我回答：「我想我要找的書是你所說的哲學書。」

我非常理解，所謂實際的釣者，是指對「殺」魚有興趣的那些人。而對哲學的釣者來講，得到魚只是整件事的一小部份。他會對偉大的自然感興趣：進而將自己與大自然的交往放在第一位。他應當會將隨著溪流漂移或坐在小艇上，當成是件毫不孤獨的事；反而還當成是一種恢復健康的來源，這也就是哲學的釣者。艾薩克·華爾頓教導人們的就是這樣的自然信仰，在釣魚的普及上，他比歷史上任何一個人都更致力於這點，甚至也為未來的幾代開啟了愉快和歡樂的思想。亨利·杜拉蒙教授也是哲學的釣者，是的，他是以謙恭的態度面對大自然。

河鱒是美麗的動物，而且也是害羞和聰明的魚。人喜愛跟它們鬥智，



然而除了最有經驗的釣者，勝利的經常都是頑皮的河鱒。

跟採草莓時一樣，我常在天還沒亮的時候就出門釣魚。在大清早，連早起的祖父也還沒起來，整個世界都是我的。我經常靜悄悄地經過地窖樓梯，到吊櫥裡面找到一大盤前幾天釣到後，包在玉米粉裡用奶油炸過的河鱒。雖然是冷的，卻是一份豐富的早餐。然後再切下幾片掛在地窖的乾牛肉塊當做午餐。我討厭累贅，這樣的乾牛肉用河水洗淨便可食用，同時也供應必要的營養。

我是快樂的山間小河
隱藏在陰涼偏僻的地方
整天潺潺笑不停
隨歌奔跑跳舞行
我如微風自由身
無憂無慮向前跑
飛濺跳躍樂其中
如有礙我前進者
漩渦如笑緩通過
輕騎過關無人阻
越過岩石向湖流

——伯尼·C·伯查勒

稚河是我最喜愛的地方，它的水源來自白巖山下，小丘裡的泉眼。



靠近泉眼的水，被大石頭、樹林和樺林等覆蓋，擋住了夏天的日曬，全年殘留著冰漬的地方是大家通稱的「冰床」。我都在「冰床」半英哩範圍內，稚河冰冷的水裡釣魚。

悄悄地走過茂盛的樹林和河邊的濃密的牧草地帶，在可能藏有河鱒的洞內下鉤。

當然，有時候成果是令人失望的；儘管我努力地躲藏起來，以免嚇走河鱒，但害羞的河鱒總是看見我。我僅能看到像閃光一般，上下游移的光線，以及河底給弄混濁的河水。

飢餓的河鱒可能會在我下鉤的洞中，一條跟著一條上來咬餌；這時我便能感覺到上鉤的河鱒拼命抵抗到最後一刻鐘，然後放棄掙扎的緊張和刺激。

我習慣沿著河邊採集羊齒和薄荷葉，放在我上衣的大口袋裡，當做臨時放置上鉤河鱒的地方，回到家再將葉子和魚一起倒在透明的泉水槽裡，然後將河鱒身上黏黏的東西洗淨，看著它們美麗的顏色，並滿足的回憶那場河鱒由洞中探出，野性地咬住魚餌的情景。

當太陽昇到頭頂的時候，我便在山毛櫸的陰影下休息，身邊盡是小河的潺潺之音、薄荷葉芬芳的香味，山上吹下的微風，顏色華麗的蝴蝶毫無目的地飛來飛去，蜜蜂在山腰採集著野花的蜜汁，長草在風中彎曲颯颯作聲。我一面觀賞山谷的景色，一面享受我的簡單午餐。

世界上有什麼甜蜜的音樂比得上小河潺潺流動的聲音呢？我有位朋友，他刊登在國家地理雜誌上的照片，曾經為世界上成千上萬的讀者帶來了喜悅。他曾經告訴過我，有一次他跟兩位偉大的自然主義者約翰·



巴拉夫和約翰·穆爾在山中旅遊，他走近躺在老舊橋上的巴拉夫，並問他在做什麼時，巴拉夫回答說：「從這個木節孔可以聽到小河的音樂。」有些人的確可以透過自己的感宮，聽到小河的音樂，但有許多人卻明顯的是重聽的。世界上幾乎沒有人能完全享受視覺、聽覺、嗅覺及感覺。

午餐後，我會到河裡喝點冰涼的水。小河；潺潺流過，寬度增加之後繼續延伸到山腳，流過牧場到達奧達水渠。河鱒隨著水流游到更寬的水域後，它們的體積增大，性子也更調皮。小河和水渠很少有大河鱒，連半磅重的都很少。我記得有人在我家附近的溪水裡，釣到兩條各有兩磅重的大河鱒。我看到其中一條，心裡非常羨慕那個幸運釣到的人。經過時間的磨練，我的釣魚技巧變得很熟練，可是與愛德·薩賓和「木製義腳」伯拉德這兩位釣魚高手，簡直無法相比。不管人們對他們的釣魚風評如何，他們可以在任何一條小河裡，釣到大小不等的河鱒。

我時常在傍晚時才收桿回到村子。經過獨個兒冒險之後，覺得自己是個疲倦但卻快樂的孩子。如果剛好村子裡有病人，祖母會將我釣到的河鱒用油炸脆後，包裹在雪白的餐巾裡，而我則一定會不顧疲倦地幫忙送到那人家裡去。祖母的慈善是值得一提的，而我其實只是志願的被差遣人。很多的關懷就這樣經由祖母的嘴和我的跑腿，傳達給患病和貧窮的村人。有一對苦難的高齡姐妹經常受到祖母幫忙，她們其中一位還是全瞎，每當她們知道我來了，總會笑著跟我打招呼，並對祖母流露出敬愛的神態。



第十七章

一個失望的聖誕節



祖父是一位深謀遠慮，而且有先見之明的人。他擔心我被父親和母親不事積攢的行為影響，養成將來浪費金錢與揮霍無度的習慣，因此想盡辦法鼓勵我儲蓄。他先在魯特南德郡立儲蓄銀行幫我開立帳戶，然後勸我繼續存款。我雖然不太願意這麼做，但是祖父看著存款金額有增無減，依然不斷激勵我繼續儲蓄。

我還記得其中就有一筆我自己都覺得不是很贊同的存款。事情發生在一個聖誕節早上；我習慣在聖誕夜掛起長襪，盼望翌晨能發現裡面塞滿東西，最好旁邊還有禮物已經擺不進去的大袋子。

天未亮前，我興奮地從被窩中爬出來，走過餐廳繞過壁爐到客廳，我發現長襪仍然高掛原處，柔軟空洞的樣子看來裡面什麼也沒有，我心中突然湧現說不出來的錯愕與失望。

我的啜泣與歔歔立刻引來祖母的注意，她要我把手放進袋中再仔細察看一次。結果我從袋中取出一個小紙袋，打開後發現裡面是一枚五元金幣。如果它是一塊石頭，可能還不會這麼無意義，因此我再次啜泣起來。我盼望的是平常的書本、溜冰鞋，或者一隻錶、爆米花、糖果以及一些超出想像的東西。如果聖誕節只像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仙境一樣，還不如沒有的好。

隔年，與祖父及祖母商量後，祖父說由他來決定禮物。在他的囑咐下，我又掛起長襪，並真的盼望聖誕老人會來。然而連續幾年來，我所盼都的沒有實現。這次我再度繞過壁爐，並滿懷希望地將手深入長襪中探索。結果發現什麼呢？另外一枚五元金幣！失望之餘，我向祖父高聲抱怨。

祖父說他已無計可施，因此以後就改由祖母處理聖誕節禮物。雖然



祖父和祖母明白了我的夢想，但是那次，祖父並沒有因此改變他的禮物，兩枚五元金幣還是照原計劃悉數存入銀行。

雖然我小時候沒有耐心存錢，奇怪的是，在我稍微長大後，存款卻高達到了一千五百元。等到存款可以自己使用時，它果真發揮了應急的作用。我很驕傲，我提出的大部份存款，都用來資助父親的家庭開支，而且其中多半是有燃眉之急，等待解決的開銷。

就這樣，我打消了成為百萬富翁的美夢；其實，我也不相信祖父會希望我儲錢成癖。祖父是出名的節儉。那些少數浪費金錢，揮金如土的人也許會認為祖父是個守財奴或吝嗇鬼，不過我在村子裡倒沒聽過別人如此形容祖父，因為村子裡其他的人大多和他一樣。

祖父的確非常節儉，他甚至連一根針或一條線都無法忍受別人浪費。他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容納所有這些東西。他最大的目標是：培養標準典型的新英格蘭人，他希望幫助所有晚輩都能成為自重自尊與獨立自主的人。他深信要達到這個目標應由節儉作起，並且必須接受良好的教育。因為他自己本身學歷和經歷也頗為有限，我常懷疑他如何能預測什麼是好的教育。但他卻努力地記取自己和兒子的缺憾，明顯而雄心萬丈地想用各種方法供給他的孫子良好的教育機會。

關於我祖父的細心與節儉，例子實在太多了。小時候，我雖然不喜歡祖父那些「可以做」、「不可以做」的各種規定以及各種說教，卻仍然極為努力吸收祖父的教訓中所含的真義。

我在威林堡發現一位名叫恩茲韋斯醫生的怪人物；他住在距離「冰床」不遠的山坡上。雖然沒有任何醫科學校畢業的經歷，他卻常替一些村莊的病人開處方。他幫村人開的藥，對各種疾病有如萬靈藥，大多都



能藥到病除。除了偶爾做為外用藥的萬靈藥，有些拿來內服的病人，不但因為服用他的萬靈藥而痊癒，也有的因此對同類疾病產生免疫性。他開的藥有時候被用在外傷上；這些藥除了人類外，狗與家畜也可以使用。在山谷這一帶，恩茲韋斯醫生幾乎成為內服藥方面唯一被信賴的人。

手持拐杖的恩茲韋斯醫生個子很高，骨瘦如柴，但目光閃亮銳利，大家都很熟悉他那付機警理性的樣子。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大年紀，說不定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彷彿為了隱居而生似的，他和他姊姊「撫慰的露西」的家就選在「冰床」一條人跡罕至的路上。

在那個時代，恩茲韋斯醫生的醫術當然有其被尊重的理由。但是他的榮耀，多少也是因為人們可以在他身上看到與他姊姊類似的性格。

人們對於「撫慰的露西」都有一份無法言明的好感。這位女士天生秀麗，具有超乎當地人的眼界與察顏觀色的能力，似乎亦擅醫術，因而早在波士頓地區名聞遐邇。

由於當時的人們不熟悉超出普通認知以外的知識，這個地區的城鎮地帶因而成為一個文化流通的中心點，幾乎可以說是那時候當地居民的「宇宙中心」。我們這個「宇宙中心」當然包括擁有醫術，能治癒各種病症萬靈藥的恩茲韋斯醫生，以及他被稱為「撫慰的露西」的姊姊。

「撫慰的露西」用的是非常簡單的方法。每當充滿各種疑難雜症，憂心忡忡的波士頓人上門求診時，她均能以愛心深表同情，並用各種脫口即出的婉轉說詞，或極其智慧的話語加以安慰，因此被譽為「撫慰的露西」，名震各地。

為了表示她的成功與熟知世事，以及不忘自己的出生地，她以一種偷偷告知一個驚駭世人秘密的態度，給威林堡的人民帶來一個狂喜，說



出「基德船長的金庫」所在地，使居民從那時開始都會以為「基德船長的金庫」是他們所共同擁有的。

這個狂喜猶如「撫慰的露西」一樣，至今仍被深信而流傳。她告訴大家，基德船長在沒有人定居此地之前曾來過，他曾探訪過不少地方，想要尋找一個用以收藏他的不義之財的倉庫，那也就是極負盛名的「基德船長的金庫」。

據她說，當基德船長銳利的鷹眼注視著位於醫生和她住處東邊高聳的白巖山時，立刻決定那便是最好的藏寶處，只要將寶藏藏在地下深處，必能躲過閒人前來窺探。於是這位動作敏捷的船長，立刻付諸行動，在白巖山上完成了計劃。

其實也有人認為「撫慰的露西」根本不是一個真實的故事，而由她口中說出的「基德船長的金庫」當然也就只是虛構的傳說。不少村民認為隨便就相信這樣一個傳說簡直是一種諷刺。但是我卻一直珍愛這個傳說野史，就像挪威的傳奇古談一樣，先有平淡無奇如同散文一般的傳說，才會有逐漸演變成詩文的可能；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必然要有稗史才會變得豐富。

有關「撫慰的露西」的傳聞因為過於神奇，許多即使相信的人也認為其實不必將它由俗世傳說，講到如此神奇。但也有些人甚至將「撫慰的露西」與基德船長的故事編在一起。不過，對於這個傳說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實性，我是不知道也不理會。

但是我必須承認，我就是因為「撫慰的露西」與基德船長的故事，才下了攀登白巖山一探究竟的決心。並且曾在白巖山的岩縫裡四處探尋。我當時想，說不定可以找到一些當時埋金者因為懼怕被船長發現藏



私而遺棄的東西；當然也可能只是一些微不足道分文不值的東西。當然，我最後什麼也沒找到。

正當傳說在我的小腦袋裡流轉、膨脹，一些真實的狀況，也不斷地發生在一個我們這樣普通的家庭中，其中包括了我和祖父的感情比過去增進。

那是一個仲夏夜晚，幫傭的黛莉雅休假，祖母至鄰家拜訪，而祖父則在屋外幫忙做一些他不喜歡的瑣碎事物。和往常一樣，哈德生·蕭夫人又前來要一杯醱酵粉；借用當然只是客氣說法，祖母和蕭夫人都知道，這種小事不必掛意；出借活鉗鉗或螺絲起子等可以盼望歸還，但醱酵粉這種家常消耗品借來借去是常有的事。事實上，如果蕭夫人果真有一天端一杯醱酵粉走進庭院說：「哈理斯夫人，這是我上禮拜三向你們借用的醱酵粉。」我很懷疑身體一向並不很強壯的祖母，是否能接受這種意外的衝擊而不致暈厥。

但是這一晚她來借醱酵粉就出了狀況。祖父殷勤地由地窖的架子上，拿下裝滿醱酵粉的黑褐色罐子，就想先解開繩子，祖母原先已將瓶頸用軟木塞塞的很緊，結果罐子不知怎的爆開了，祖父的頭部被灑得像一個粉球一樣，透不過氣來，臉上也分不出口鼻來。

我從來沒有經歷這種事情，像突然要被奪走唯一的祖父一樣，因為驚嚇而大聲叫嚷。雖然平時我與祖父話說得不多，但我絕對不願意看到祖父變成那個樣子。蕭夫人雖然臉色蒼白地撿起掉在地上的眼鏡，我仍然對她沒有一絲憐憫。蕭夫人常被譽為是一位很好的老婦人，而她又是我敬愛的威爾·蕭教授的母親，但是我真希望她不是我們各種麻煩問題的肇始者。當時我在想，即使四頭公牛與一隻野豹在一起，也不會比蕭



夫人常來借一杯醃酵粉那樣，在我們的家添增那麼多的麻煩與困擾。

那時候，祖父可能為了及時防止事態擴大，所以當他撲滿醃酵粉的頭朝向蕭夫人時，連一句不雅的話也沒有。我心裡也帶譴責的心情想，這下子蕭夫人望著祖父全是醃酵粉的頭可能在想：「現在，看你這付德性，我還敢再來向你借杯醃酵粉嗎？」而我則希望祖父對她說：「這對妳該是一個教訓，蕭夫人，我常想跟妳做個好鄰居，我想我是個好鄰居，可是事情全被妳破壞無遺，蕭夫人，今後即使妳被施以絞刑，我也懶得管妳。」

我想如果祖父真的心裡這樣想，事後一定會對自己的思想感到羞恥慚愧。但是，祖父當時並沒有由醃酵粉的形成面罩中蹦出半句話。無論如何，祖父由那天起到去逝為止，未曾再拿過醃酵粉罐子，即使見到祖母在廚房裡端著醃酵粉的罐子時，他也會藉故躲到柴薪的小棚裡去做他的事。

然而因禍得福，有失必有得，經過這次的插曲，我與祖父間的距離縮短了許多，也更能相互了解和體恤。以後每當祖母訪友回來時，經常會看到我蜷伏在祖父的腿上熟睡，雙手緊抱著他的身體，不想讓他離開的樣子。至於蕭夫人，如果她再拿一個空杯子在我們的大門口出現，我一定兇狠地尖聲叫喊：「兇手！」



第十八章

愛神丘比特與酒神巴克斯



我的祖父母都不喜歡社交活動，不過如果有鄰居來拜訪祖母，她就會到對方家中回拜。麗柏·馬汀達爾嬸嬸經常來訪，而我確信這對於祖母來說意義重大。

我還記得麗柏嬸嬸經常一面緩慢的前後搖動她肥胖的身軀，一面說著她聽來的新聞。輪到祖母說一些有趣的消息，而嬸嬸則會發出類似「耶！」的聲音來表示她的關切，至於這個「耶！」是不是代表某些事物，或者是一個名詞、動詞、或副詞，我就知道了。我只記得我當時經常聽到這個字眼。

麗柏嬸嬸的個性屬於緊張型，我想「耶！」或許是一種有所感觸的表示。她會緊閉雙眼一會兒，然後再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我曾經想問她為什麼有這樣的表情，但是因為祖母的緣故，所以忍著沒問。她出門時總習慣在頭上圍一條小圍巾。在家裡，圍巾就垂落下來，彷彿在保護她的頸子與肩膀似的。

嬸嬸到我們家時，福斯家的小孩，也就是堂兄妹們的種種就成為主要的聊天話題。特別是在瑪麗堂姐到達適婚年齡之後，我覺得祖母和嬸嬸彷彿就負責審核魯特南德郡這個地方，每一位年輕男士的求婚資格，只要向瑪麗打過招呼的年輕人，都會被列為求婚的候選人，然後就依據狀況，列入被祝福的名單。每當我努力想弄清楚誰是誰，然後想著他們個別有多少機會可以追上瑪麗時，不禁自得其樂。

祖母和嬸嬸就這樣把福斯家的女孩子一個個許配出去，讓她們都委身職業高尚的男士。同時讓一個個男孩子分別從商或其他的職業。而我就坐在祖母身邊的板凳上，看著這一切。她們苦心經營出來的種種結果，經常成為我那時候心思所在，以及精神的寄託。這好比是看到西洋棋大



師們下棋，而我親愛的堂兄姐就像是他們手中的棋子。

不過這些苦心經營也不能確保每個人的計畫不出差錯；小福斯並沒有按照家人的期許，跟隨他父親的腳步成為醫生。而年齡上和我最接近，也是和我最要好的堂兄馬提，即使充滿誠信與自我犧牲精神，也遲遲沒有在適婚年齡結婚，直到大家已經放棄希望很久之後才成婚。

儘管某些事減低了我對於家族計劃不會失敗的信心，但是我的家族成員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技巧上，讓我獲得很大啟示。

福斯家的孩子的種種，以及預測未來的狀況，並不是麗柏嬌嬌和我祖母唯一的談話主題。有時候她們也特別提及有些村民，但是在蒐集消息這一方面的長才，麗柏嬌嬌絕對不能與幫傭的狄萊拉或瑪麗相提並論；狄萊拉與瑪麗可以說是所向無敵，比我看到的一些報紙還要厲害，麗柏嬌嬌在這方面顯然受到較大的限制。

無論如何，我仍然感謝麗柏嬌嬌讓我體會到鄰里之之情，這是一種溫馨與舊式的鄰里關懷，不會因為時間而褪色；那種感情年復一年無所中斷，而且總是帶來有益的影響。

佛蒙特州的人生性儉樸，而我們這個山谷的居民正是儉樸的代表。其中有一位我們都稱她艾比阿姨的艾比格爾·科瑞奇女士，她有一段時間因為風濕症臥病在床，有人建議她服用胡德牌土當歸，她果真準備一次要買一大堆，但為了避免在卡爾文雜貨店中的價格較高，她就在魯特南德的批發藥店一次買了一打。也許是因為土當歸的藥效，也許是因為其他原因或某些改變，她的風濕症竟然很快就痊癒了。

有一天，一位叫做伊麗莎·荷頓的鄰居來訪，看到艾比阿姨在房子



裡面忙上忙下，有如活躍的麻雀，卻還一邊在服用土當歸，就問艾比阿姨說：「艾比阿姨，為什麼你還繼續吃藥呢？你的風濕病已經完全好了，不是嗎？」

艾比阿姨回答說：「是的，可是每一瓶胡德牌土當歸花了我七十五分錢，你該不會希望我把這些土當歸丟掉吧？伊麗莎。」

位於我家南方的第一棟房子是伯頓法官的家，他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而且有涵養的紳士，曾在魯特南德郡擔任許多年的法官，但公餘時間仍然住在威林堡。他在晚年擔任威林堡的保安官，曾主持審理品行不端的小案件，而審理這些案件的場景，是當時我們這些「小流氓」認為熱鬧而有趣的事情。經常發生的案件是酗酒與打架，出場的人物總是同一批人。

最常出現的鮑伯·羅斯福是棒球隊裡的游擊手，清醒的時候可以打得很好；可是他卻有不少怪癖。有一天他病了，一位朋友建議他吃一茶匙哈斯泰德牌的苦酒。鮑伯拿著湯匙說，他認為如果喝一點點就有效，那麼喝更多會更好，所以他就喝掉了一整瓶。我們本來以為他總有一天會因為這樣不按理出牌而送命，可是他的怪癖卻越來越嚴重。當他吃掉整整一磅在路德·陶爾糖果店買來的蜂蜜之後，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只有別人殺他，他才會死掉，而有一些村民看來可是一付樂於動手的樣子。

每隔一、二個月，只要鮑伯覺得手頭夠寬裕了，他就會持著酒瓶，朝向二十五英哩之外的紐約州州界前進，來自禁酒的佛蒙特州的朝聖者，就是希望到紐約州過癮。鮑伯由紐約州開始往回走時，酒瓶都是滿滿的，回到威林堡之後，酒瓶就空了。為了這個二十五英哩長的酩酊大醉，他可以在任何人的打草場裡打工，賺取一般的工資。



佛蒙特州禁酒，但是經常有人觸犯這條法律。佛蒙特州的市鎮比紐約州邊境的市鎮來得更清潔，更有秩序。那些住在邊境市鎮的紐約人曾說，他們的市鎮無法維持清潔和秩序，原因是佛蒙特州的許多混混都到紐約州來搗蛋。

當時的法院是由伯頓法官主持，辦起案來非常嚴肅。由於有非常嚴重的重聽，證人不得不大聲說話，尤其是訴訟當事人與他們的律師更得如此。除了艾理查·布魯斯特先生以及查里斯·卡格登先生兩位，此地沒有其他獲得認可的辯護律師。布魯斯特先生是我們最優秀的市民之一，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紳士；他可以是農民，也可以是資本家，有時候又是政治家。他在政治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七月四日國慶日時，他的貢獻更不可或缺。

如果用老套的說法形容，布魯斯特先生可說是「風靡全場」，在他卓越的領導之下，此地的人們參加了邦克山、班尼頓、沙拉托加以及約克郡的戰役。我們不禁要想，如果英國人能與布魯斯特先生協商的話，不知道可以挽救多少生命，事情也會圓滿很多。

布魯斯特先生不但專於革命的事件，更是南北內戰的鬥士。事實上，聽過他演講的人都瞭解他饒勇善戰，而不禁要遺憾自己出生的太早或出生的太晚而錯過一場戰爭。他的演說充滿激勵的力量，讓我們情緒高昂，充滿鬥志。在聽他演說時，我們往往覺得美國有足夠的能力，而且也許應該向世界所有國家宣戰，然後將他們一起打敗。我們受到布魯斯特先生激勵，總覺得一個美國人相當於其他國家的十個人；美國就是美國，世界的其他國家只是垃圾而已。

我們當時也認為，美國在所有的衝突中都是完全正確的，而美國的



對手都是錯的，任何有異於這種想法的人都是叛國者。為什麼我們當時會認為我們的國家總是成為道德的典範呢？這個問題其實是值得深思的。但不論如何，布魯斯特先生面對的是當時的事實，而非理論。我們都相信，當時他所說的必然就是真實的，沒有一個愛國者不認為他的看法是絕對正確的。

我不知道布魯斯特先生或卡格登先生誰比較懂法律，他們看起來學識淵博，但事實上許多人都認為他們不是很懂法律，雖然伯頓法官的重聽很嚴重，但只有他是威林堡這個地方唯一懂得法律的人。無論如何，居民都認為，只要伯頓法官在，事情就不至於出大錯。

儘管法官重聽，他仍然能夠明辨秋毫。在法庭中，布魯斯特先生發出充滿感情的聲音，而雙手擺動誇張到有如中風。我向來認為布魯斯特先生在這方面佔了便宜。他經常讓我們都覺得悲傷，以致於對他的當事人產生同情，使得像鮑伯那種人往往在最後被開釋；但是只要引起大家的同情後，布魯斯特充滿感情的顫音就會明顯的減少。

鮑伯在一場鬥毆之後，看起來就像一塊腫脹的牛排，可是在聽到布魯斯特先生對他的讚美後，他不但得到激勵，並且為自己的行為而哭泣。對於鮑伯來說，喝醉酒之後打場架，似乎是他精神上的唯一出路。他從不上教堂，也沒有參加過紅色小教堂週五晚上的祈禱會。聽到布魯斯特先生為鮑伯的鬥毆，賦予高尚的道德評價時，我們的精神多少也受到一些激勵；布魯斯特先生的演講功力太強了，我們所有人幾乎都受到同樣的感動。然而個中老手的卡格登先生可不會被這種事情所感動，而且因為他在案件中扮演另一方的律師，所以他對布魯斯特先生任何一句話都不相信，而且堅定地認為布魯斯特先生是一個騙子。



不論證人與律師所說的話，在其他人聽來是多麼愚蠢，伯頓法官總是以尊重和慎重的態度來聆聽。就因為伯頓法官的存在以及態度，使得在做為威林堡法庭的小木板房子中，正在進行的法律程序瀰漫了一股尊貴的精神。

在法庭裡，沒有人會想要高聲說話或大笑，男人與男孩都自動脫下帽子。事實上我不記得法官曾向任何人發出這樣的命令，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每個人都似乎出於直覺，試著讓自己的行為和法官一樣尊貴。

無論是好事或壞事，都有結束的時刻；伯頓先生這位仁慈、正直老法官的公職生涯，有天晚上因為精疲力竭而就寢後，卻再也沒有起床而結束。聽到伯頓法官逝世的消息，整個鎮全陷入緘默。雖然人們並不真正能明白的說出，這個小法庭曾是這個社區生活中多麼重要的部份，但之後有一段時間，人們仍然習慣地去敲那個小法庭的門，彷彿伯頓法官仍在那兒公正地受理訴訟。我想，甚至鮑伯這樣的人，也會想念這個小法庭。

威林堡這個地方除了哈威·卡格登先生之外，就沒有其他派駐的警長了。他是查理斯·卡格登先生的兄弟，也是治安長官，如果有流浪漢出現，只要叫個孩子去找他就行。他已經年老而衰弱，走路也內八字，但他仍是威林堡最好的槌球手。浸信會的阿奇·柏德牧師則是亞軍。每當他抓到流浪漢，便習慣性地命令對方：「跟我來！」說完後，他抓著流浪漢的手臂，帶他到本鎮的邊界，進行一個簡短卻令人印象深刻的儀式：盯著流浪漢的眼睛搜尋，彷彿怕流浪漢再回到威林堡時他會不認得。

警長有一個習慣，每當他生氣時就會憤怒地吐痰。所有鎮民都知道這件事，可是沒有人大驚小怪，只是把他看做是有這種習慣的優秀公民



之一。我從未看過別人稱他是「流浪漢剋星」時的反應，可是我經常想，他左右開弓的吐痰方式，必然會讓陌生人感到極為不安，因此他們必定樂於處在他的吐痰範圍之外。

卡萊倫登的居民曾說，雖然佛蒙特州的警察在這方面有處理的權力，但被警長趕到卡萊倫登的流浪漢，比那裡其他治安長官所趕出來的多。看來流浪漢想欣賞我們這個州的美麗風景，走路的速度還得加快一點，否則還沒細看，就會被警長趕出州界了。



第十九章

一齣悲劇



在南茜自殺之前，福斯塘並不是沒有發生過任何悲劇，然而這一次，威林堡堪稱品格與外貌都極為優雅的少女南茜選擇這個池塘結束了她的生命，自然引起了極大的震撼。

南茜的年紀比我大得多，因為她有一段時間與祖母住在一起，所以和我的家人特別親近。在那個時候的新英格蘭，受過教育而且氣質高雅的少女，在閒暇時做家事並非什麼不尋常的事；她們的社會地位非但不會因此受到影響，反而在家中有這麼一個人還帶來社交與經濟上的好處。

南茜有著顏色深邃的眼睛，個子高而苗條；她不論走到哪兒，那兒就顯得特別美好。鎮上的老人喜歡她，年輕人愛慕她，當她捨我們而去時，這整個小鎮都蒙上了一層陰影。她承受了一個受過教育，而且有涵養的人所能承受的最大折磨，直到無法再承受為止。

有天夜裡，她起床外出；走過熟悉的道路與溪上的橋，爬上山丘，穿過樹林，然後走下斜坡，到了福斯塘；往日多少快樂的野餐記憶，就留存在這個地方；她緩慢但堅定的踏入冰冷的水中；她那種堅定的決心幾乎讓人難以置信，一直到水深及膝的地方，迎面倒下，然後就堅決的維持這個姿勢直到死亡；這樣的水深只要是心意求生的小孩子也不會淹死。到了早上，一個援救隊伍很快就發現了她的屍體。

南茜結束自己生命的決心，在往後許多年之間，一直是人們談論的主題。但是除了深切的悲傷，我從未聽過譴責她的話。南茜在我們這個地區總是一位甜美的可人兒，她的自殺使我們這個山谷中的人們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人們回想起她逐一過世的親人：最先是她的父親，接下來是母親，



哈理斯家族參加的公理教會



有百年歷史的「老石頭」商店。
許多行業的起源。現在是愛森愛
倫高速公路旁邊供觀光客造訪的
酒店



冬季的雪暴為男孩子創造出一個
嶄新的迷人世界



三月遲來的「糖雪」：在楓樹下
面挖掘桶子



溫柔記憶中的游泳池，赤裸的年輕人在這個地方使正經而且有禮貌的成人感到吃驚。



佛特蒙大學 1885 年大一班上的足球隊。原照片掛在大學的體育館中。保羅位於照片的最左邊。



然後是她和善而英俊，年輕時因為肺結核去世的弟弟尼爾。南茜經過這種親人死別的衝擊之後，整個感情就寄託在妹妹身上是最自然的事情了。

我們這個地區的社交生活很少，絕大多數的年輕人都到西部去尋求更好的機會。這兩位和大多數人一樣，在本地以南六英里外紐約特洛依一家襯衫與衣領工廠工作。與外人一起工作的南茜與麗姬經常感到心思紛擾，可是她們需要金錢，這種工作對於威林堡單調的日常生活來說也是一種轉換，況且她們也能偶爾回家。

後來麗姬為一位年老的鄰居法蘭克·米勒先生管理家務，而南茜則單獨在特洛依繼續工作，她們相依為命的生活就此改變了。法蘭克·米勒先生逝世後，在遺囑中指定麗姬是他唯一的繼承人，南茜對於這些事情雖然感到極為平常，卻對麗姬的幸運感到非常高興。不久後，麗姬結婚的消息震驚了南茜，南茜發現她的最後一個支柱也消失了，從此成了孤單一人。

這已經超過她所能承受的了，過去她所有寄託感情的對象，現在都不見了。南茜是那種生活裡不能沒有目標的年輕少女，所以，有天晚上她起床，便沿著溪流的道路走到了她生命的終點福斯塘。

在那個時代，年輕男人雄心萬丈地到西部開拓事業，他們的故事經常充滿浪漫與趣味。他們揮別了農場與村莊，帶著誠實的原則與工作的意願，走入未知的世界。在他們的旅程中，一路上抱持著成功的希望，以及要出人頭地的決心。很少有鎮民會想到對於沒有可能成立自己家庭，成為一家之母的南茜與麗姬。大多數出外獲得成功的年輕男人，通常都攜家帶眷地回來，很少有回來挑選結婚對象的例子的。



很少有新英格蘭年輕少女具有勇氣與決心，加入向西部發展的旅程，試著掌握自己的命運。有一些新英格蘭少女在外地成為學校教師，但只有少數回到新英格蘭。甚至有一位在西部獲得成功的人士，僱了一條船，並載了一群適婚年齡的少女，繞過號角岬，到達奧勒岡的波特蘭，投入一群求婚者的懷抱。

還有一個例子，一位在西南部創立了遍及該地區連鎖餐廳的創始人，在新英格蘭刊登廣告，徵求希望永久在西部定居的少女。這位積極的僱主聘僱了數以百計的年輕少女，在聖塔菲鐵路沿線的哈威餐廳擔任女侍。這些少女只要等待時機來臨就結婚，這是獲得尊重以及幸福婚姻的確切保證。這似乎違反僱主本身的利益，然而卻吸引不少此地的少女前去應徵。

如果我們迷人的南茜知道有這樣的機會，也許那晚她就不會走入福斯塘結束自己的生命。沒有人能像南茜一樣把家裡整理的井井有條、充滿魅力，也沒有比南茜能當更好的母親。

在我那個時代的新英格蘭鄉下，家庭中的幫傭少女並不等於現代的都市女傭人，幫傭少女是眾所周知的人物，她們不戴禮帽，或者現代任何其他僕役的穿著。在餐桌旁邊等待的時候，她們把自己視為這個餐廳家庭的一員，實際上她們雖然來這裡工作，但她們確實是裡面的成員，這是當時的傳統。

幫傭少女告訴我們，在待客的禮儀方面，她們必須學一些當地的家常話，這些家常話是這種場合必須要會的。她們在這樣的場合可以遇到不同的人，學到不同的事情，而她們對新消息的靈通程度也令人驚訝。

幫傭少女令人有一種尊貴的感覺，不論在什麼場合都從不隨意屈從



於任何人。比如說，曾有一位新英格蘭婦女要求在她家幫傭那位女孩子戴上帽子，穿上禮服，好服侍都市來的貴客。少女迅速又明確地回答：「你要讓我出醜嗎？你自己去戴帽子，穿禮服吧！」

加入公理教會或加入共和黨，並沒有限制祖父母對於宗教或政治的看法。我至少不記得有那段時間，家裡不僱用愛爾蘭天主教少女幫忙家務的情形，而花園都是由信仰天主教的韋納先生整理。我從沒有聽過祖父母批評過天主教、猶太教、民主黨，或者任何其他種族和宗教信仰。

我很小就了解，雖然沒有簽訂正式的契約，但是與幫傭少女一定要維持相互瞭解，而且也必須遵守嚴格的慣例。除此之外，我們都瞭解任何一方都不應該批評另一方。這通常對我有利，因為我很少對於幫傭少女有意見，因此她們經常幫助我。當祖母表示對於社區的事物不熟悉，不准我到處亂跑時，我不需要坐在椅子上嘮叨和抗議，只要幫傭少女在餐桌上眨個眼就能確保一切沒有問題。

有天晚上我碰巧到廚房去，看到狄萊拉坐在她親愛的丈夫派迪的膝蓋上，那時我趕快出來，這是我們之間的互相尊重。

我常常用溫柔的心情回想這個事情，當我回想起我能夠嚴格恪遵顧全幫傭少女面子的協議時，我的心充滿驕傲。這些協議不只是紙張而已；絕對不是書面文字所能規範。在狄萊拉和瑪麗還活著的年代，我回到佛蒙特州時，總是習慣性地要去拜訪她們，以感謝她們在我們家那段時間的盡忠職守。她們現在都有了下一代與許多孫子。我從來不認為她們是僕人，而把她們視為我的家人。

雖然我們沒有聘僱男工，但是我瞭解男工的個性，以及他們的獨立性。他們不是只為工資而工作，他們的個性中，含有要完成某項工作的



榮譽感；當然，這些工作必須要合理。如果要一位新英格蘭的男人把農場某個角落的一堆石頭搬到另一個角落去，他會願意去做。如果你要他把石頭再搬回原位，他則會一邊抱怨邊工作，然後再把石頭搬到別處去。要新英格蘭男人做事，必須要合乎常理。新英格蘭男人厭惡浪費時間、金錢或精神。這也許就是新英格蘭的貧民救濟院總是門可羅雀的原因。

我向來認為我們郡上應該有一座像樣而正式的貧民救濟院，但是我卻不記得曾經看過這麼一個地方，更別提是否有人曾經在裡面住著，並接受救濟。新英格蘭人對於窮人總是富有同情心。大多數新英格蘭州的法律並不偏助窮人，立法所根據的理論是：如果他們沒有能力把自己照顧好，那麼對於州裡事務也無法有重要的貢獻。

在早期的新英格蘭，以公開拍賣的方式出售窮人所提供的服務是一項慣例。窮人為出價最高的人服務，而僱主則必須負責他的起居。多年以來，絕大多數的公民都贊成這種作法。少數無法照料自己的公民，通常願意接受別人善意的措施，努力替別人工作，換取更好的生活；也就是說，在這裡沒有人願意吃閒飯，只接受幫助而不付出。

如果僱主不負所託，也就是說僱主真心關切工人的福祉，那就一切順利。由某方面來說，好的僱主總比沒有要來的好；但是所有的僱主未必都是好的主人，同時僱用這些窮人的新英格蘭僱主也未必都能不負所託。此外，新英格蘭還有農奴制度的思潮，而這種建議對於出生與成長於美國這個「自由的搖籃」的男女來說，毋寧是令人厭惡的。

我在這個山谷裡，唯一聽說過的窮人勞工是納爾遜·雷明頓。他受僱於阿佛列·哈爾先生，他們的聘僱關係維持到哈爾先生以及他的遺孀的一生，似乎除了死亡，沒有其他事情能終止這種關係。這樣相互的關



係，讓我非常感動。

受僱的男人並不算多，其中有幾位習慣在別人的農場中工作。除了在曬乾草的季節，農場上的所有事情幾乎由農民和他們的兒子全包辦了。

那位鎮民有特殊的工作需要找男人來幫忙，通常也都能找到合乎條件的工人。有一些上了年紀的男人並沒有固定的工作，所以很高興有機會賺一些外快。不喜歡為所有人工作的人，則可以按自己的專長，只為某些特定的人工作。

韋納先生總是高高興興地幫助祖父，倫道·諾斯先生也經常協助艾德·馬汀達爾叔叔。倫道也許還有其他的收入來源，這就不為人知了。他住在艾方索·史坦福特家的地窖，也許他為這項優待取代工資也說不定。也許史坦福特認為倫道能協助防止火災或竊盜等等狀況，因此什麼都不要求他付也不一定。無論如何，倫道屬於威林堡尊貴生活階層之列，而且能以微薄的收入過著非常好的生活，這也是佛蒙特州儉樸之風的最佳詮釋。



第二十章

再度團圓的家庭



我父親家族的事情總是沸沸騰騰；祖父能為父親買下另一間雜貨店似乎對我們每個人都是一項大恩德。這家店位於距離威林堡大約二十五英哩的費爾海文。祖父適時的為我們買了一個新家，我們一家人重新團聚。一切似乎都很順利，父親的樂觀與衝勁似乎沒有止境。我們受到鎮裡最好的人照顧，我們這些孩子不但上教堂與主日學校，並在鎮裡的學校就讀。

父親勤奮地工作，並和家人共度閒暇的時間。禮拜天下午他要我們在祖父為母親買的鋼琴旁邊集合。父親雖然不懂音樂，卻帶領我們唱歌，他那偏低音歌聲的變化不會比低音鼓的來得大，但是他依舊保持高昂的精神。當他不熟悉聖歌的歌詞時，他就即興歌唱：沒有人知道他的聖歌何時開始，可是他喜歡這麼做，因為這對於母親很有效果。比如說，他會這樣唱：

「我生命中有許多錯誤；

我生命中的罪惡更多；

但是感謝上帝，我不是一位好的推銷員。」

最後一句是他創造的，而且他的歌聲裡充滿了由衷的喜悅。

是的，我親愛的父親，你的確不是一個好的推銷員。你的朋友形形色色，但你卻不像我認識的許多男人一樣，對於宗教與政治有偏見；而我從你身上繼承了寬容的性格。還有另外一件與你有關的事，這件事情發生於我寫這件事情之前許久，也在你離開佛蒙特州好一段時間之後了。我想到你生命的最後時期，當時你住在丹佛。母親在那時因悲傷而心碎，她的眼睛已經完全瞎了，非常無助。然後你的生命進入一個新的



轉換點；你在往後幾年是那麼溫柔的照顧母親，把她從床上抱起來，然後放在輪椅上。我記得非常清楚，你多有耐心的用湯匙餵她，你像她的僕人一樣，仔細牢記她的每一句話。當她逝世之後，你勇敢而孤獨地面對生命。清贖了前些年所有的缺點。

當父親在費爾海文重新生活時，下定決心要非常節儉，他創造了一種以物易物的交易系統，用雪茄來交換他非常喜歡的牛肝、牛舌以及牛胃。任職屠夫的包威爾先生是一個老煙槍，對於牛肝、牛舌以及牛胃的需求量剛好很低，所以這樣的交換，對於雙方似乎都有利。父親把這種交易系統應用到所有東西上面。他曾經以十分錢的雪茄來僱用馬匹出租店海德先生，原價一個小時二十五分錢的馬匹與馬車，以便讓我們在許多週日下午得以快樂地享受騎馬。他願意以雪茄來向任何人交換任何無論他是否需要的東西。父親似乎從沒有想到雪茄對他來說值多少分文，他只要不用付現金就行了。

隨著時光流逝，小孩開始來臨，我的父母後來又生了蓋蘭、克勞德、還有雷格諾；原來和我們同住的蘇姨媽，就以身代母，代為養育小孩。蓋爾在小的時候就死了，克勞德在菲律賓為國捐軀，雷格諾至今安然於世，曾為懷俄明大學的教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美國陸軍服役，現在住在加州。

父親在作物的成長季節中，在園中種植了許多馬鈴薯、草莓、葡萄，偶爾會和隔壁的天主教教士聊天。父親認為園裡的成果大大降低了生活的成本。

當時只要父親繼續努力經營雜貨生意，而母親繼續在家事上費心，事情都應該會極為順利。但當父親恢復了喜歡發明的老毛病，而母親將



家事交給幫傭少女，而去教授音樂課、指揮教堂合唱團與唱詩班之後，事情就沒有那麼順利了。有時候家裡有許多豐盛的食物可以吃，有時候幾乎空無一物，可以說不是大餐就是飢荒。

祖父看到未來狀況的變化，及時為父親提出忠告，可是父親固執地微笑，總是認為祖父頭腦糊塗了。他發明一種馬鈴薯殺蟲劑，和另外一種叫做「巴黎綠」的品牌競爭。他把他的品牌命名為「倫敦紫」，可是最暢銷的還是「巴黎綠」。他還發明一種叫做「八月花架」的藥；當他找不到豬做實驗，便拿我們孩子來實驗。

他以化學藥品做實驗，發生了幾次爆炸，最嚴重的一次竟然把他背心的鈕釦炸飛了，而衣服受到的污染，再也無辦法洗淨。無論在生意方面或家庭方面，悲劇又再度重演，彷彿父母都沒有從先前幾年不愉快的記憶中學到什麼。我們三個年齡比較大的孩子就待在學校裡面。校長艾卡柏傳·史賓賽是一位眼神非常嚴厲，身軀高大，但瘦骨嶙峋的男人。他永遠不會端端正正的站著，而是習慣性的彎腰駝背，讓人覺得他隨時都準備好要抓出犯了錯的孩子。

他的態度讓所有的孩子都感到恐怖，我不記得他的臉上有過笑容。他是一個天生的偵探，慣常穿著一件黑色外套和膝蓋部份鬆鬆垮垮的長褲，彷彿任何時刻都可能溜進我們的教室。在我那個時代裡，體罰在公立學校的是一項很尋常的事，而校長似乎喜歡嚴厲的鞭打，學校除了教室之外，還有許多學生不熟悉的房間。我們原以為校長可能會在其中進行體罰，但是這卻不是他的習慣，即使有年幼的學生在場，他也一樣當面進行殘忍的體罰。有一次一個孩子受到很大的驚嚇，而發出悲慘的叫聲，最後不得不得被帶出房間，以免影響他人。另外有一個男孩非常害怕，



目瞪口呆，一個禮拜都吃不下東西。

通常老師會叫一向比較調皮的學生，自己去找史賓賽校長，讓史賓賽校長用生皮鞭來鞭打他。我們班上有一位無藥可救的學生，名叫海瑞·派瑞。史賓賽校長對他從不浪費口舌，他通常只說兩句話，第一句是：「海瑞·派瑞，你到前面來。」第二句是：「脫下你的外套。」然後校長就在孩子的尖叫聲中，拳頭如雨點般打下，而膽子較小的孩子們，便跟著臉色蒼白地在座位上發抖。

如果查理斯·狄更斯在他撰寫聖尼古拉·尼可比之前曾經是史賓賽校長，那麼大概就不需要創造威林堡·史基爾先生這個角色。史賓賽校長是道瑟男子學校不名譽校長的化身，而海瑞·派瑞就相當於可憐的史麥克。

很不幸的，新英格蘭沒有像狄更斯這樣的人物將學校的濫權向大眾揭露，但是在大西洋兩岸，教育方法正經歷巨大的變化。我在史賓賽校長掌管的學校裡，所體驗到的感覺是「瀕臨崩潰的邊緣。」我可以忍受家裡以及父親事業的不上軌道，但是史賓賽絕對是我無法承受的負擔。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放棄位於費爾海文的家，另做安排。最後父親與母親在科羅拉多州定居，直到蒙主寵召為止——母親去世於一九二〇年，父親則於一九二六年離開人世。

威林堡祖父母家的大門仍然為我開著，在我短暫的生命過程，我第三次置身於它平靜與穩定的庇蔭之下。在費爾海文的經驗，使我更同情在晚年為陰影所籠罩的祖父。

我迫不及待的想說說父親的信對於祖父的影響。祖父把信看完之



後，習慣在扶手椅子中坐上好幾個小時，他大聲嘆氣，有時候聽起來像是低聲的哭泣，他的悲傷讓我覺得心痛，雖然我自己也沒什麼出息，但是心中對於祖父這麼背負許多重擔充滿了悲憫。

有時候祖父和我都對我自己都沒有多少信心。祖父很少說出他對我的看法，但他有他看事情的奇妙方式。當他逐漸老邁，要照顧自己就越來越困難。偶爾他要我幫他刮鬍子，我總是給他最體貼和細心的服務。我記不清楚他是否曾經要我做一些雜事，但有一天他在一場大雪之後，為道路剷雪回來，我偷偷溜出後門，主動地拿起他遺留的剷子，在他面前的雪坡上剷出一條路來，然後匆忙趕去郵局。

有一天我坐在他的膝蓋上，他說他可能沒有辦法和我們長久相伴了。當我問他能相伴多久，他回答：「不久，十年。」我又問：「祖父，您想要活下去嗎？」他以認命的態度說：「是的，我想活下去。」

人的命運是這樣，從最小的昆蟲，一直到大海中的大魚，他們的生命其實也都是這樣。再有先見之明的人，也無法讓生命離開這個世界的過程，變得輕鬆或變得令人感到愉悅。

我很好奇一個即將死亡的人如何看待死亡，會不會像像我想像的那麼糟糕？祖父對這件事情沒有說什麼。我已經準備了很久才問這個問題，但他卻只談這麼多。如果我個性比較不善怒，對於發現生活中的新鮮事物比較不熱衷，同時對生命的看法比較正面，就不會在祖父活著的時候增加他這麼多的負擔。我覺得很難過，在大多數的時間，我只是一個喜歡玩耍與惡作劇的小孩，很少注意到其他事情。我的感情也不像應該有的那麼頻繁地流露，好讓祖父隨時知道我是何等的愛他。

除了我所有的錯誤行為，以及經常故態復萌，產生野蠻的舉止之外，



祖父的心中對於我這個經常犯錯的孫子總是懷著關愛。有一天，在我情緒最差的時候，祖父在廚房裡告訴正在鍋碗瓢盆堆中忙著的瑪麗說：「這個孩子有一天會在世界上揚名立萬。」

在祖父逝世多年之後，我拿到一本以皮革做封面的備忘錄，其中摘要記錄了他從一八二六年開始，一直到他逝世的一八八八年為止。每年一月一日時的財務狀況，其中有一段沒有加註日期的話：「獻給孩子的母親與保羅。」就是這種審慎計畫與自我克制的有力證明，讓他的善行成為可能。祖父總是花許多時間思考，我知道有些人根本不做什麼思考就講話，好像思考與談話對於他們來說是互不相干的。祖父就不同，他會花好幾分鐘才說好或不好。而在他說話之前，得花好幾分鐘來哼哼哈哈，而且還會用到「有可能」等等這類含蓄的字眼。

我很快發現，祖父常用的「有可能」這些字眼，是用來萬一在「是」或「不是」的絕對答案發生錯誤時，做為緩衝，這就好比在滑下險坡時，要不時踩著煞車一樣。當鎮民逐漸瞭解祖父含蓄的個性之後，無論他說了多少個「有可能」還是會把他的答案當作是相關主題最真實的評論。

一般的佛蒙特州居民，在談話時並不像祖父那麼保留，通常是都頗為「中庸」。我可以舉一個例子解釋這種所謂的「中庸」。就拿賽利斯與歐巴德的故事來說吧，賽利斯正在測試他的新車子，但是運氣不佳，碾過了他的朋友歐巴德，他在驚慌失措中，把車子停下來，然後叫：「你受傷了嗎？歐巴德？」後者把頭靠在手臂上說道：「你對我做的沒一件好事。」這就我所說的佛蒙特式「中庸」也就是分不出是或不是。

多數孩子都會學習父母親的行為與教誨，父母親的理念通常會成為他們的理念。少數孩子也能從他們祖父母的教導與生活中學習成長。我



覺得自己可能非常幸運，有機會在謹慎、有次序的祖父，與混亂卻動機正確的父親之間做選擇。如果我不曾與父母親共同生活，發現到他們的擅於思考及自我選擇的優點，那麼我可能也不會那麼熱愛祖父母的家。

我有一位好友曾經說，每一個良好的家庭，每天應有一頓全家人都出席的餐宴，並在其間討論未來的計畫。如果簡單的一餐也能適用這個名詞的話，我們家的晚餐就是這頓餐宴。無論如何，我的祖父母習慣在晚餐桌上把事情討論完畢。祖父總是坐在餐桌旁邊的扶手椅中，從硬起司或甜甜圈上面削下薄片，並在這個時候說出一些極為雋永的話。



第二十一章

難以啟口的夙怨



一個有著容忍大度，而且不道人短或不議國家是非的人，似乎總是能免於遭受鄉里對他的憎恨和不快，大體來說，我的祖父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祖父最讓人挑剔的地方是他鮮少參與村里事務。就算祖父對該事務有著清楚的信念，同時認為自己也應該對該事務負責，他總是將機會讓給那些隨時機動，而且願意對任何一項公共事務發表意見的雄辯者。只不過像喬爾·安斯華茲先生這些雄辯者所提的意見，常常未必見得很成熟，也沒有考慮到否會傷害到他人。

祖父照樣付稅，並且履行所有公共義務，但這些並沒有讓他過度伸張他作為納稅人該有的發言權。同時，當有夙怨或激烈的爭論出現時，他即悄悄溜走；也就是說，祖父不喜歡和人起任何衝突。

有著這種智慧的祖父，似乎是不可能捲入任何夙怨中；但是不可否認的，他在我出生前不但捲入一場夙怨，而且在他有生之年，這場夙怨一直沒有解決。

在這場令人不愉快的事件中，另一個主角又是誰呢？這人不是別人，正是我們最需要與他和平相處的鄰居，麗柏·馬汀達爾嬌嬌的先生，我們叫他艾德叔叔。不幸地是，艾德叔叔和祖父一樣，也是一個對爭論謹言的人。

如果這兩位新英格蘭最值得人尊敬的紳士能相互說出心事，或者相互叫罵，這場夙怨也許有可能在他們有生之年結束，但是事情卻不是這樣。幾乎在半世紀過去後，他們之間的怒火仍悶燒著，只是從沒有爆發成火焰。祖父幾乎每日均會在威林堡街道上遇到艾德叔叔，但就好像互不認識那樣擦肩而過。



在麗柏嬌嬌每日打給祖母的例行電話中，有時也談到這件事，並揣測他們之間夙怨的原因到底是什麼，但都找不到答案。

麗柏嬌嬌曾說到：「我實在是猜不透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艾德還曾說他所擁有的一切都應該感謝哈理斯先生。」

就連祖母和麗柏嬌嬌對該事也無能為力；這個夙怨就這麼殘忍的持續著。不論是祖父或艾德叔叔都不曾提過對方的名字。艾德叔叔有時會向我父親或我吐露他的怨氣，但也從不提起祖父，就好像祖父並不存在這世上一樣。

我們兩家的用水均來自山腳下的泉水，用一個普通的水唧筒管子將水輸送到屬於我家產業上的連接箱中，再由該處分送到艾德叔叔家和我家。連接箱漏水對我們兩家而言都是不幸的災難，也使得祖父及艾德叔叔不得不急忙趕到連接箱所在地察看漏水情形。

在這種情況之下，這兩位久不交談，相處時又好似發狂似地的人勢必要一起工作，情形頗令人擔心，但令人驚訝的是這兩人卻在未說一語的情況下完成工作。

他倆完成工作後，就各自收拾自己的工具回到自己穀倉中的工具室，同時艾德叔叔一如往常，像許多佛蒙特人那樣，在吃了些不堪入口的食物後猛烈地吐痰。

我曾想像艾德叔叔一定很樂意用鐵籠或斧頭來對付祖父，不過對於極為奉公守法的佛蒙特人，這是極其違法的事。雖然祖父通常是個聽眾而不是個說話的人，但有時他確也會打破沈默。

某個晚餐時大家正在聊天，祖母問祖父是否有閱讀那本「春田市共



和黨」中有關「我們美國人的生活方式」那個章節時，祖父回說：「是的，我讀過了，不但如此我每個字都讀了，同時我也要保羅讀它。」他說著便停住了，或許他不要提及那些祖母尚未提到的事。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喜歡它，老爹，書中大部分的事正如你所說的一樣。」祖母說。

祖父思索了一會兒，回答說：「是的，我喜歡它，我看不出有哪個美國人會不喜歡它。我認為我們都該對我們所擁有的恩寵心存感激，雖然大多數並不知道為什麼該心存感激。這本有關共和黨的書的確告訴了我們些事情；能生活在一個奉行全民皆有平等機會的國家真是好。共和黨說有些國家則是奉行與這相反的信念，推行一些特權計劃。在這樣的國家中只有少數人有受教育的特權，而其他的人根本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因此只有少數人佔有利益。在美國，我們相信所有關心教育者，都得以享受教育帶來的利益，所有人均可以為政治事務一展喉舌，也因此也就沒有所謂的當權階層。」

然後祖父慢慢地轉向我，並在我臉上搜索似的端詳許久，然後加了這幾句話，保羅，這就是為什麼我急切的要你好好受教育的原因。我可以幫你，我也將幫助你，或許可能是我喜歡這麼做。」

祖父說完這幾個字後，我知道我進大學的命運已決定了，或許也是我自己喜歡這麼做，而不光只是祖父喜歡這麼做。

曾有人說大多數當時的報紙編輯們認為，林肯在蓋茨堡的演說是失敗的，而林肯本人也這麼認為。直到多年後，這場演說才被國內及國外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文演說。



而祖父的那場演說對我而言，是另一場偉大的蓋茨堡演說，雖然在它開花結果之前，祖父很有可能認為那是個失敗的演說，而且可能根本不會所結果。

祖父對我說這段話之後很久，又在另一次家庭聚會的晚宴中發表演說，那次演說就算沒有界定我未來的人生方向，卻也對我影響至鉅。

那次事件的開端者也是祖母。

「老爹，麗柏嬌嬌說有人提議要選勞倫斯律師，做為魯特南德郡的法官。我告訴麗柏嬌嬌說那很適合向你諮詢。我知道你對律師的意見很多，不過老爹，你對律師所了解的，也可足足可以寫成一本書。在你這一生當中，我看你根本用不著僱用一個律師去起訴另一個人或為自己辯護。」

「不，我從不曾想要這樣做，媽媽，我也不打算這樣做。我曾在魯特南德論壇上閱讀到有關勞倫斯律師的各種新聞，我想他是值得尊崇的。」

「老爹，你讀過哪些有勞倫斯律師的新聞，讓你覺得他是這樣的人呢？」

「多得足夠讓我相信其他大多數律師對他所下的評論。他似乎對正義存有高度關注。他不會為了要得到大眾對他的注意，而說些誇張的言論。他不多言，但他所說卻倍受法官及陪審團重視。」

和其他我所聽過的演講來比，祖父這段演講並不長，但對我這個坐在晚餐桌上豎耳傾聽的年輕孩子而言，卻是非常具有說服力。在一八九六年間，我在芝加哥開始了執業律師的生涯，並試著做那種祖父



及勞倫斯法官所樂見的律師，接下了一些案件的辯護工作。

對那個曾在威林堡傾聽他祖父演講的男孩而言，那還有什麼其他的職業比法律更吸引人；然而在他執業後，另一方面卻開始覺得一個靠嘴吃飯的工作，就好像在拍賣場拍賣東西一樣。

佛蒙特的農人是固執的。一旦他們得到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之地，只有最可怕的災禍或死亡才有可能會讓他們放棄。

在我們的村裡及其他地方有時會有拍賣會，很自然地，生性好奇的男孩們對這種場合極端感到興趣。而最令他們感到訝異的是那些拍賣的術語；有些是很合邏輯的，而有些則是愚蠢逗鬧的。這些術語唯一的秘訣是要像連珠炮一樣不斷地說出來。即使是那些對任何人而言都沒有任何意義，喉音、轉音、吹哨聲，以及含糊的聲音都展現了一種非常美的語言魅力，使男孩們聽了感到開心。

我曾想，或許它的目的是要帶給農人們歡笑，這樣就可以讓農人們心理產生鬆懈，不致那麼嚴守著荷包，不願意花去多年辛苦積攢的任何一毛錢。不管怎樣，這種表演使我們讚賞不已，我們也曾試著將自己的嘴，扭曲成無法用形容詞描繪的形狀，試著和那些油嘴滑舌的販子競賽，不過都不成功。

我曾經認真的想過，如果祖父反對我成為一個工程師，或者是軍人，或者是個趕牛客，或者是個指揮家，或者是個間諜時，我想我絕對要以拍賣物品為職業。

拍賣人以他的滑稽有趣的方式，努力做生意，這種做生意的方式持續了很長的時間，一直沒有消褪，直到後來隨著時代變遷，其他被視為



更適於銷售的方式出現，才逐漸被淘汰。

但是對被矇騙推促而購買貨品的大人而言，不論這些拍賣人的生意是多麼的成功，這都只是個悲劇職業。而拍賣人所耍的空洞笑話，多半也只是笑柄而不是幽默。

每件物品，從嬰兒車到家中年代久遠的老鐘，不論這些東西是多麼的殘破不堪，都各有故事，而這些故事正不斷提醒我們，有關過去那些辛勤工作、艱忍奉獻和犧牲節儉的父母們種種動人事蹟。



第二十二章

火車站



威林堡的道路主要由現在改名為艾森·艾倫公路的大街、沿河街、站前街、校園街等，和六條較不重要的街道所組成。

祖父的房子就位於大街上。

對那些無所事事的男孩們來說，威林堡最有趣的地方就是站前街的火車站。在這裡，每天都有兩次交通尖峰，一次是大約在上午十一點十五分左右，另一次是在下午四點半過後；那也是往北駛的火車經過的時間。

早晨的那班火車載滿由威林堡往北方九英哩的魯特南德郡的乘客。雖然此班車並沒有特別被稱為「購物者專車」，但實際上，火車上所載的乘客，大多都是去購物的人。儘管歐胡溪是由威林堡往南流到魯特南德郡，而不是由魯特南德郡往北流到威林堡，但人們總是習慣說「北上魯特南德」。

雖然魯特南德的雜貨店是居民最愛惠顧的地方，但是乾貨店、靴子和服飾店則是當地生意最好的。至於郵購在當時則尚未聽說。

搭乘十一點十五分火車的乘客，可搭乘三點那班帶有一節乘客車廂的運貨火車回來，不然就得被迫搭乘晚上十點半，由魯特南德出發的夜班火車回來，不過，等待夜間火車通常被認為是件不智的事。下午開往北方的則是運送郵件的火車，有些村民偶爾也會去坐這班火車。

為了不錯過火車，要搭十一點十五分早班火車去魯特南德的人會提早到達火車站。早點到達可讓他們有機會與別人交換購物的新資訊，同時也可閒扯一些威林堡的小道消息。

在候車室的南面是條長凳，冬天的時候，候車室內總是生著煤爐供



人們保暖。哈利·摩根是車站的工作人員，他和他的太太就住在候車室和貨運倉之間的舒適宿舍中。

除了有免費的宿舍之外，哈利一年的年薪是六百美元，同時他還賣煤給威林堡的父老，收入算是很優渥。不過相對的，他必須日夜守候在工作崗位上，為村民接收和傳送電報。另外，他還必須接收火車站長或站長助理的指示，與過往火車上的列車長通訊。威林堡和魯特南德之間的火車是單軌的。哈利有位助理，是一位在這裡學習經營鐵路事業和電報業務，但不支任何薪水的員工。

這名助理一般都先將站內的工作，例如替煤爐生火等日常的例行工作做完後，才開始將電報傳送給村民，並把裝信的袋子交給郵局，另外並幫助火車上的工作人員裝卸貨物，然後將那些快遞信件登記到記錄單上；除此之外，沒有特別的工作，就看他如何找一些額外讓自己獲益的事情。當那名助理對各項業務都熟悉後，他也開始做些接收和傳送電報的工作。

在早、午那兩列最重要的火車滿載乘客入站前，火車站裡總是瀰漫著一股興奮的氣氛，而這股氣氛也隨著火車頭出現在視線範圍內的轉彎處而升高。

我們知道所有火車的名字，像「綠山男孩」和「綠山女孩」等等，同時常常猜測哪班列車跑得最快，但是不論快慢，當一列列車廂搖晃前進，蜿蜒而行，衝越過橫跨咆哮溪的橋樑時，它們表現的都是一樣的勇猛。我們可以由車廂窗戶中看到那位工程師雀躍地坐在車廂中，似乎是在為他所製造的騷動而感到驕傲。

無論如何，隨著「十一點十五分」和「四點三十分」的火車即將到



來的鐘聲及哨聲響起，人們似乎躊躇了一會兒後，又開始裝或卸貨，然後急急地衝出去。火車走後，留下車站內閒聊的威林堡父老們，只好找尋別的事情來打發時間。

在上述的兩列火車中，四點三十分的那班是最有趣的，因為在這班列車來往時，我們總能遇到一些有趣的人。其中一個是赫赫有名，穿著上繫金線帶的制服和潔淨白色背心的胖指揮官約翰·白利斯。

對我們這些男孩來說，最具橫溢才華人格的人，是一個叫湯普生的年輕技師。他技巧純熟的將自己投擲在工作上，有時還手上握著燈籠，跳上最後一節離開車站的車廂。我們每天都為他這無比優雅的表現，心裡悸動不已，為什麼湯普生要等最後一列車才上車呢？

湯普生等最後一節車廂才上車是有原因的。他當然可以在冒著些許危險或沒有危險情況下搭上其他任何一節車廂，事實上他可能曾經在火車開動前登上其中任何一節車廂，但他為什麼要等最後一節車廂呢？用現代話就是「耍帥」。在火車沿線村子裡，有不少張大眼睛崇拜英雄的年輕人都等著看湯普生的表演，幾乎所有的站務人員都寧願是自己做的是湯普生的工作；一個拿美國總統位置來換都不行的工作。

我差點就忘了提到四點三十分那列帶著一節「皇室車廂」的火車。裡面坐的都一些手持拐杖的大人物，我們經常猜測他們應該都是百萬富豪吧？

後來我還認識了一位每天搭乘其中一班由魯羅發出的火車，來此就讀密百瑞學院的學生。當他在密百瑞站下車時總是向聚集的大學生們喊道：「嗨！我是由皇室車廂下來的迪克」。



有一次我們看到一個看起來很奇特的人，大家都在揣測他會是誰？我們一個朋友喬治·薩賓說這個人一定是一個民主黨黨員，他說最起碼此人看起來像是。

我們懷疑喬治是如何知道民主黨員看起來是什麼樣子，除了我們本地的民主黨員丹佛·胡利之外，他從沒有見過任何其他的民主黨員，但因為喬治閱讀過不少知名的雜誌，所以我們從未質疑他的判斷力。

火車站裡隨著火車來往的高潮告一段落後，即呈現一片安靜。

就算這些事情偶爾不是那麼有趣，但值得安慰的是翌日四點三十分的火車來時，這齣每日在威林堡上演的戲又會再度開演，又會再度激起男孩們的各種好奇、疑問、感動和羨慕。

除了火車站，威林堡的商店也是我們這班無所事事「小流氓」的好去處。其中胡力特商店算是村中的大百貨商店，在這裡總是會發生一些有趣的事。

在胡力特商店中，不難發現一些好玩的玩意兒。一樓前方有一些雜物和奇怪的小東西：農民的工作褲和夾克、農具、皮鞋、塑膠鞋、膠質雨鞋、雨傘，家務用具、陶器和少量的乾貨。

另外，一個大型的煤爐的四周是椅子和一個高雅的盂痰，使得整個一樓充滿著愉快且溫暖的感覺。一樓的後方是放置雜貨的地方，像糖、麵粉、小脆餅、奶酪、牛油、蛋、糖蜜、醋、醃黃瓜、乾梅子、葡萄乾、沙丁魚、鯖魚、牡蠣、鯪魚、蘋果、橘子和用木屑包裝的加州葡萄等。

在後面的貯藏室中的貨物都裝在堆積如山的桶子和袋子內。有客戶需要時，店家便將它們或滾、或裝，或者抬到前面店中。成堆的以鹽醃



漬鱈魚保存到某個程度後，尾部便硬到能夠保持平衡的成排豎立在貯藏室後面。店裡的另一側是一些秤，那些不論是要裝載或卸完的貨品都可以在這裡過磅。

胡力特商店在多年之後又在地窖開了個肉攤。專車上胡力特的店是我們社區中不可缺少的店；它的存在並不是因它的店主的美德，而是居民對各種貨品的需求。

店主鐸夫瑞是個奇特而安靜的男人。坐鎮櫃檯的則是長得高大英俊，動作敏捷而且有禮貌的佛瑞德·史坦福特，但他可忙得沒有時間和顧客們閒聊或嬉戲。胡力特商店成功地奠定了此地商業的發展，後來發展成魯特南德著名的複合式大商店；佛瑞德·史坦福特正是合夥人之一。

胡力特商店中最令人難忘的，是迎面撲鼻而來，各種令人感到愉快的氣味。一桶桶的糖蜜和醃黃瓜，以及一包包的乾梅子，還有貯藏室中的那些鱈魚和鯡魚也都散發出令人愉快的香味，瀰漫在整個店中。甚至那些塑膠靴子和小脆餅桶也有它們特有的味道，只不過這些味道比較不那麼令人感到愉快罷了。胡力特商店不論小脆餅、乳酪，或一些乾梅子，總能滿足我們這些「小流氓」的口腹之慾。

我不記得我是否曾由小脆餅桶、乾梅子盒或其他我們常光顧的地方被驅離；如果有的話一定是胡力特店裡的人認為我們這些「小流氓」太纏人了。

除了這些有趣的商店，欣賞那些常常出現在各店中，由口中俐落地吐出煙草汁液的神鎗手，也是我們樂趣之一；那些能將口中咀嚼過的煙草塊像射飛鏢一樣，在一定的距離外吐進痰盂的人，總是能贏得我們這些崇拜英雄者的羨慕。當然，那時候我們這裡絕大多數的紳士們，絕對



不會將嚼食煙草視為高雅的嗜好。

在草地上大量地生長著一種所謂的印地安煙草，我們這些「小流氓」用它來作為煙草代用品；我們想著或許可以利用它來訓練自己，好在以後能很快的學會嚼食真正的煙草。

不過所有的努力都失敗了，雖然我們這伙人中的某個男孩能夠從他齒縫中將煙草汁噴灑得很遠，但是我從不認為任何一個嚼食印地安煙草，創下吐煙草輝煌紀錄的人，真的能在未來具有嚼食高級煙草的品味。

特別是前面提到的那個能夠從他齒縫中，將煙草汁噴灑得很遠的朋友，他來自一個中下階層的家庭，我們都認為他要擺脫這些，在我們社區中有所成就的機會很小。

那些不需仰賴威林堡工廠、廠店、公家機構，或者其他有形的方式來維生的人，都有一定的謀生之道，有些人靠的是施些小聰明過活，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往來於威林堡和魯特南德之間溪路，為人們所熟識的賈駱沙。

賈駱沙除了別具特色的飄逸鬚髮外，他的鼻子也長得令人感到驚訝；似乎能獨自構成一個突出的圖案。在他的黑色絲質領結上，總是炫耀似的別著一個閃爍著燦爛光輝的鑽石。

不過，賈駱沙可不被人們認為是百萬富豪般的有錢人；他有時販賣鋼琴，但根據最可靠的消息來源，他自己的說法是他最喜歡的是從交易中吸別人的血。如果你叫他騙子，他的眼睛便會閃著驕傲的光芒；如果你叫他偽君子，那他可不那麼欣賞；以騙子來描述他的人格，對他來說大概比較能夠顯露他在職業上的傲人之處。



在賈駱沙的血管裡，洶湧的是北佬商人的血，在他口中死的也能說成活的。在他來說，只有由康乃狄克的北佬所壟斷的大企業，才是真正有頭有臉的，其他那些小行號對他都不算什麼。他還有個原則：要讓別人過好日子前，先要讓自己過好日子。

他的騙術，並非只是成功隱藏他所販賣馬匹的內、外在缺點而已。對於他來說，只要是牽涉到馬匹的交易，就算他賣了一匹死馬給要購買活馬的人，他也能逃離該有的刑責。他的微笑和從容自如，的確能夠摒除人們對他的疑慮；而且看來好像是能夠讓偉大的賈駱沙戲弄，是無上的光榮似的。

賈駱沙認識我們村子裡所有的買賣馬匹的人。他讓所有的人一個接著一個地全部接納了他，然後他再一個個的全把他們騙倒。賈駱沙總是能以信服人的嚴肅達到目的。他是極為機智的，就算他被侷限在一角上，他總有辦法脫身而出。

例如，一個我們認識的人，控訴賈駱沙以不合理的價錢，承購一匹已漲價且不該降價出售的小馬時，賈駱沙欣然地答應了他所出的價錢，圓滿完成這場交易。但是同時，賈駱沙也要他保證按雙方認可的承購單上的價錢交易。

當這個人看到賈駱沙領著那匹小馬，由穀倉旁的場地出來時，不禁得意地咯咯笑著。他戲弄了偉大的賈駱沙，看來好像他將被認為是魯特南德最精明的馬匹交易商。但是馬上他便為這似乎是有理由自豪的事，經歷一場震顫。

當他檢視那張承購單時，想起銀行所給予的付款優惠，他才發現，付款的期限寫的是「在於付款人的方便」這下他終於明白，承購單上的



付款日根本就是「永遠」，也就是根本沒有付款日。他等於送了賈駱沙一匹小馬當禮物。

賈駱沙唯一的禁忌是反對在禮拜天買賣馬匹。出生在一個清教徒家庭，他習慣遵守在上帝所禁止的日子，從事馬匹交易生意：除非是機會太難得了！在這種情況下，他會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稍稍克制自己的虔誠之心。

雖然他沒有操作金礦或金塊，但他絕對堅信「投機致富」的原則。從別處來的一些村民懷疑這個清教的追隨者，怎麼可能如此的壞心腸，而且在馬匹交易中投機取巧；重點也許是，這些人不了解這種交易的精神所在。馬匹交易和其他的商品一樣，是一種由兩方愛好這種遊戲的人所形成，唯一的差異只在於有無金錢交易行為。

當一個拳擊手為了要將對手逐出場外，而做出聲東擊西的動作時，沒有一個人會擔心欺騙的問題，這是比賽的一部份。馬匹交易商和拳擊手都同樣地對一件事感到興趣：擊潰對方得到最終勝。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賈駱沙仍然以他這種獨特的方法，榨光這個人後，再來榨光另一個人。不論他重覆多少次，他表現似乎總是像個新生兒那樣清純，私毫不帶一點罪惡。



第二十三章

我們家的前廊



祖父的一生缺乏同儕的啟示，他因此苦於一種強烈的失落感；他一直認為同儕友誼可能會使他的一生，更加豐富和甜美。然而，他從未表示過他寂寞。所以我相信他自己內在一定存有一些讓生命豐富的資源。

在夏天時，他會在空閒時刻到戶外那些他認為會令他感到舒適的地方。屋前的走廊是他早晨最愛去的地方，而且他喜歡背對著房子，坐在前廊朝南面邊緣的地板上，看起來似乎有些過度縱容自己。若沒有親眼看到他坐在那裡，我是不會輕易相信的。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從不放置一張舒適的椅子在前廊上。

有時他將左腳放在地上，有時他將雙腳伸直在走廊上，但不管他擺什麼樣的姿勢，不變的是他總坐在同一地方；我從來沒見過他朝北坐在前廊上。

祖母在威林堡八十年的生命中，總是被家事給緊緊的綁住，她從沒能找到時間，重遊那個距離她出生地不到兩英哩，名叫「喀斯卡」的名勝。和那些更辛苦的工作相比，祖母較輕鬆的工作是為她的孫子織些襪子或外衣，以渡過新英格蘭州嚴寒的冬天。

她比祖父更常說話，但也不算是多話的人。她很少提到她的祖先，但我記得她曾說一位巴克林叔叔，他和約瑟夫一樣，曾在饑荒時將他的玉米分贈給需要的人。當一個朋友勸他將玉米留下給自己和家人享用時，他拒絕了。他說「如果其他人都餓死了，我們也會和他們一樣餓死的。」

當我還是個孩子時，祖母的同父異母，也許是同母異父的兄弟比爾由西部回來，他患有末期肺病，醫生不准許他再抽煙。但他總是跑到那些閒蕩者愛在晚上聚集的韋伯斯特店中抽煙斗，直到店裡的空氣都變成



藍色為止才肯離開。比爾大叔對他能哄騙醫生而得到滿足，但他的勝利卻只是暫時的。很快地，他住進了南面客房中的床上，好讓祖母能照顧他。

有天早上，在一陣極大的騷動中，祖母喚來哈維先生將比爾大叔的寢具抬起。他將手插入寢具下，然後他轉向祖母並耳語道：「是的，他死了。」

雖然在一些特別令人愉快的夏夜中，祖母偶爾會搬她的搖椅到前廊，坐在那兒輕輕地搖著，看著走路或開著車子的村民經過我們家，但是前廊在我們的生活中，仍只佔著很小的部份。不管祖母何時坐在前廊上，我總是率先坐在大理石台階上，因為我知道那是個可以享受輕鬆的時刻。

對祖母來說，夜間坐在前廊是非常有趣的事，就好像等於某些我認識的人到歐洲去旅行那麼好玩。為了保護她脆弱的身體，祖母總是用一條鉤針織的圍巾圍在她肩上，抵擋晚上的寒冷。她慢慢搖著她的椅子，輕聲談著過去，並安詳的看著前廊外她親手種的一些花卉。

有時候，路過的鄰居看到祖母坐在前廊，會停下腳來和祖母聊聊天，不論祖母什麼時候坐在前廊上，我總是能看到鄰里之間和睦友善的情景。

多年前祖母所種的一株金銀花藤，盤繞在支持前廊的兩根柱子上，遠遠看去，金銀花藤就有如一條毛毯；如果把這條毛毯當做是祖母送給蜂鳥的禮物，上面長長花瓣的金銀花，應該就是祖母繡給蜂鳥的邀請文。

這些蜂鳥全然地將這些金銀花當作是自己的，事實上也確是它們



的，因為其他的鳥和蜂都不能深入那細長的花瓣中吸取花蜜。

目睹這些快速地震動細小翅膀的蜂鳥飛來享受，並且注意到它們又前又後飛上飛下，或向側邊飛的超級飛行技術，或靜止不動地停在半空中享受著金銀花的瓊漿玉液，都讓祖母和我在前廊渡過許多愉快的夜晚。

那徘徊不去的蜂鳥，

真像是珠寶般，

在斜掛的金銀花叢中

徘徊不去。

詹姆斯·萊利

一個傍晚，喬爾·安斯華茲先生來訪，祖母要我從客廳中搬張舒適的椅子給他。喬爾·安斯華茲先生是我們一位遠房姻親，也是我們家最令人尊敬的親友之一。他在位於高速公路旁的住宅後面經營了一個小農場，很有效率的種了一些供給自己家食用的蔬菜。他同時也生產一些蛋和牛奶，這些蛋和牛奶供應自家所需外，有些還能賣給鄰居。我們家便曾是他的牛奶顧客之一。喬爾·安斯華茲先生也是郡政府保險科主管，確實是位多才多藝的紳士。

喬爾·安斯華茲先生一坐下，祖母即親切地說：「我很高興看到你。我知道你曾有意幫詹姆士競選總統，我真希望你能告訴我最新的消息。」

「是啊，潘蜜拉，能告訴妳我的立場是我最能愉快的事。」喬爾·安斯華茲先生說。「我對詹姆士很感興趣，他對我來說像是另一位林肯



一樣。當然林肯只有一位，將來是不可能再有一位林肯。但是潘蜜拉，我留意到災難和不幸是最佳人品的塑造者；至少我們一些偉大的美國人都是由這樣的災難學校畢業出來。對我來說，一個真正的男人是由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做到擁有崇高地位的人。詹姆士和林肯一樣是出生在一個小木屋中，而且必須自食其力。他母親輝煌的人品培養了他的理想，其餘的則靠他自己努力而來。」

喬爾·安斯華茲先生停了一下，繼續說道：「噢，潘蜜拉，他並不是一個一出生就口中含有銀匙的人，不可能會有這樣的榮譽，但一個從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的人，會有更多的機會」這時候，喬爾·安斯華茲先生還用他那有著金頭的竹杖，非常有自信地敲打著地板。

「喬爾，我極為同意你所說的每個字。」祖母說道。「詹姆士必須在他父親的農場上辛勤的工作著，他除了有雙強壯的手，一顆勇敢的心，和一個推著他前進的良好家教外，什麼也沒有。然而還有另一件事，他有野心，如果沒有野心，他不會到外面世界為爭取最好的而奮鬥。我喜歡他所經歷的每件事，像教書、研讀法律，然後自食其力的讀完大學，接著進入政界。對我來說，似乎是他期待有天會成為美國總統，感謝上帝，我相信他會的，他是個典型的美國人。」

那晚他倆告別時，他們以一種格外有力的手和對方握手，對我來說，我覺得喬爾·安斯華茲先生返家時的腳步不但有力，速度也快多了。

從此之後，我對詹姆士·加菲爾德開始有了莫名的崇拜。或許有時候我會想著和朋友艾力克在運河找到一個曳船的工作，但當某些奇特的事情發生時，我可能會改變，然後想成為一個動力工程師，或是成為美國總統。



祖母到前廊上是件大事，每次都是那麼的愉快，我真希望那樣的時光能無限期延長下去，但是祖母有很多我們所料想不到的事情要做，所以能和祖母到前廊的時間並不多。

我們大多數的時間都待在客廳南方和北方的後面；也就是說，我們大多是在家中；尤其是在大雪紛飛的冬天，除了成年男子和年紀較大的男孩子們外，我們都必須留在家中。

在寒冷的暴風雪天中，原本行人已經很少的街上，此時更是了無人跡。在看到一些能吃苦耐勞，而且有勇氣的鄰居，不管風是多麼的冷冽，冰雹是如何下著，仍掙扎著越過風雪到郵局或商店去，我們似乎應該感到安慰，至少我們有溫暖的南廳。

但是在我家仍有個受限最少，可是老是抱怨寂寞的的人，那人就是我一保羅·哈里斯。

早年，韋伯斯特先生的店和房子正好在我家對面。有一些鄰居老紳士們總是固定的聚集在他店中聊天，其中有三個八十餘歲的老人更是常客，這三人聚在韋伯斯特先生店外的走廊上聊著目前所發生的事，並互相嘲弄對方日益衰弱的身體。

但是大部份都是韋伯斯特先生在說話。他大多在談當年他開發農場的功績，以及他能跑多快和跳多高，他說他的一身好本領要歸功於他每日的嚴格運動。他習慣於每日早上跑一哩路，再劈一大堆木頭來暫緩早餐的食慾。韋伯斯特先生還會強調說，他還像年輕人一樣生龍活虎時，他能跳得非常高，使得他在躍上跳下之間將他的腳桌跳裂了三次。

當韋伯斯特先生明顯的跌入回憶中時，祖父將他的長背椅靠在店面



前，把他穿靴的腳跟勾在下方的軸上，手抓緊他的長杖，以防他興奮過度，發生突發的緊急狀況。

極為重聽的伯頓法官在法院工作多年，聽了許多奇怪的故事，他習慣用手靠著耳朵圈成杯狀，並且將身體微微的傾向韋伯斯特先生，好似怕漏了一些重要的情節。伯頓法官和祖父習慣上不會打斷這樣的故事，插入任何評論。而他們之間的談話絕沒有粗魯的笑聲和不敬的言語。

另外兩位聽眾也都顯現出嚴肅的表情，事實上他們有時還似乎是露出鬱鬱不樂的樣子；他們似乎都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麼，而且適切的扮演著那角色。

其實，在伯頓法官和祖父的心裡都知道，韋伯斯特先生不但善於編織謊言，同時會為此感到自豪。有一次，韋伯斯特先生敘述了一段偉大的功績，吹噓自己後，向祖父挑戰來回每趟三英里遠的競走。

祖父接受了挑戰。

祖父對即將要和韋伯斯特先生比賽的事三緘其口，一切如常，就連祖母都沒有任何暗示；但祖父卻開始每日走一大段路練習。

祖母日後回憶時說，她感覺到祖父似乎是經歷一場生活習慣的重大改變；他開始在鄉間走長路，而不是在下午時，到前廊上小睡片刻。祖父改變日常作息是件非常不尋常的事，祖母最初也弄不清楚到底怎麼回事。但她知道祖父會在必要時，告訴她事情的真相。

我還記得，不管祖父是何時走長路，他都帶著他的長杖。那木杖太長了，所以不能叫做手杖，但卻符合他所需；或許他將它視為一種自然的同伴。在那馬拉松賽的準備過程中，那長杖曾陪著祖父走過許多路。



1891 年：保羅由愛荷華大學法律學院畢業，接著展開了美洲和歐洲的旅行。



1896 年：在經過五年的旅行後，他在芝加哥開始執業法律事務



1905 年：在大都市深感孤寂，於是創立了第一個以相互幫助為主的扶輪社



芝加哥扶輪社的首任執行人員：社長 Silvester Schiele、秘書 William Jenson、司庫 Harry Ruggles。本張照片可能攝於 1920 年



代表參加 1910 年在芝加哥舉行的第一屆扶輪會議，時為扶輪協會成立之際。頭戴草帽、身掛 16 號者為保羅



1933 年歐洲顧問委員會在瑞士琉森舉行會議，有二十個國家與會



伯頓太太和女兒愛倫是唯一向我們透露有關這場比賽的人。從她們那兒，我們知道那場馬拉松比賽確曾舉行過。

據說這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在出發後，繞過卡拉倫達教堂跑快速走回來。而伯頓法官則坐在韋伯斯特的前廊上當計時員和裁判。大家似乎都達成不論輸贏都要完成比賽的共識。

伯頓法官也透露，祖父先是落後一些，但速度穩定；韋伯斯特先生則是先領先；而且精神飽滿，步伐極為輕快。漸漸地，伯頓法官看到祖父以穩定的步伐趕過他，使得韋伯斯特先生非常緊張。據說，祖父先繞完教室，並在回威林堡的路上遇到韋伯斯特先生。

祖父未說一語，但韋伯斯特先生卻對祖父大喊：「哈理斯，你似乎不太在乎是否有個好同伴。」當韋伯斯特先生回來時，祖父和法官都已在走廊上等著他。法官看了一眼他的錶，但沒有宣佈任何事：他和祖父看起來像兩隻嚴謹的大貓頭鷹，表情非常的嚴肅。

祖父帶有諷意的說：「韋伯斯特先生，我想我讓你累壞了。我應該停下來等你，但我剛好想起家裡的雞跑出來了，我怕那些母雞可能會踩壞了法官家的花園。」

從此偉大運動員韋伯斯特的輝煌軼事至此煙消雲散。當他訴說他遇到老虎和熊啃咬他的骨頭等等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時，他的聽眾也不再感到驚異。過一段時間後，巴克雷倫·福克公司合夥人之一的賈斯汀·巴克雷倫，想要在韋伯斯特先生現有店面和住宅的土地上，蓋一座大房子。他認為如果出面購買的人是個有名氣的人，地主一定會將價格抬高，因此他央請祖父出面去替他買。祖父同意了，並用祖父的名義以三千美元買下。



不久，韋伯斯特先生的店和房子移到別處，而原址則建了一座很大的宅子。當祖母知道此事時他說：「為什麼呢？老爹，看你做了什麼好事；你出賣了你所知道的唯一可以消磨時間的地方。」事實的確如此，祖父再找不到另一個讓他閒來可去的地方。



第二十四章

辯論社



就學校來說，我轉學回到威林堡正是時候。威林堡中學即將有位新校長，威爾·蕭教授，他正是哈德生·蕭夫人的兒子。雖然他生長在威林堡，我卻從來沒有聽過有任何人，像談到好朋友一樣談到他。我們知道他曾經在南邊某城市，從事一段時間的勞動工作賺取學費。最後他以優異的成績由密百瑞學院畢業。

他出任威林堡中學的校長時，才只有二十六歲，年薪為六百元。他操守好、精力充沛、英俊、穿著得體，是年輕人最佳典範。一整學年裡，他總在固定的時間來往於他的家庭與學校之間。當他經過我家時，我可以看到他手上的拉丁文教科書，往後挺的肩膀、前伸的下巴以及目不斜視的神態。他與艾卡柏德·史賓賽校長的曳足步伐、豎起的眉毛及幸災樂禍似的深陷雙眼，恰好成為極端的對比。蕭教授非常愛護小男孩們，不到必要他很少使用教鞭。

威林堡中學辯論社是因為亨利·林肯(墨迪)·貝婁的想法而開始的；他也是第一任及唯一一任的社長。如果不是有那次不幸事件的話，相信這個社團仍可繼續為未來社會，提供有價值的服務。

在第一次會議中，一位成員發言，認為在這樣莊嚴的團體，應該用秘密方式發表深思熟慮的箴言，才能讓社員暢所欲言，而不必考慮萬一他們未來如果競選國會議員或美國總統時，所言會影響到他們的政治理想。

另一位社員認為，為達成預期目標，每位成員必須宣誓，嚴守秘密並效忠團體。總之，這如果代表我們接受墨迪的想法，所有新舊成員就必須用推薦的方式入會。所以那次之後的第一次會議，目的就被定為以神聖儀式互相介紹入會。在中間的幾個禮拜中，所有成員很自然地花上



大部份時間思考，如何在儀式裡對待其他成員。

事實上，辯論社已消失的無影無蹤了！除了入社典禮那偉大一夜，微妙且充滿想像力的介紹入社方式之外，什麼也沒留下來。

當那一晚來臨時，成員們被分成兩個小組，一組為社員，一組為候選社員。選擇當候選社員的人認為最好儘快完成他們的入社儀式，那麼他們就可專心思考，如何對付別人的入社儀式。在確定候選社員不列入與會名單後，策略委員會舉行了一個會議，會中決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入社方式。

接近校舍的熄燈時間，候選社員被蒙住雙眼並被告知承諾所代表的莊嚴性，一個一個的進入。他們早就預知將必須經歷一艱難且恐怖的嚴酷考驗，以證明他們有資格成為社員。

亞伯特·蒙第戈是第一位候選社員，他很快就嚐到了嚴酷的考驗和苦頭。其中一位特別的社員被選當作牧師，另一位則被選當作葬儀業者。亞伯特雙眼被蒙起來後，牧師主持了一段葬禮儀式，並以一段我們認為非常優美的祈禱文作為結尾。我已經忘了確切的字句，但我還記得他以簡短的祈語「上帝憐憫他的靈魂」作為每一句的結語。

葬儀業者隨即告訴亞伯特，一切都已準備就序；所有細節都已安排好，就算他在這艱難且嚴酷的考驗中分了屍，每一部份都會被撿起，只要可以拼起屍魂，全屍還是沒問題的。

這個時候，亞伯特告訴委員會他必須回家了；他說他向他母親保證會早點回家，而且他已經在外面待太晚了。他還說他會找另外一晚來完成儀式的其他部份。



對於這種請求，墨迪這位執行大臣閣下斷然地回答「不行」，他說除了國王恩准，誰也不得緩免，而他更宣稱，國王已在一個禮拜前的禮拜四不幸駕崩了。

不再對亞伯特繼續訓誡，這位大臣閣下以他強有力的雙手抓住亞伯特的褲子及頸背，以極快的速度讓亞伯特在黑暗中的大廳繞圈圈，於此同時，墨迪信賴的武士及貴族則在亞伯特飛快的雙腿間伸入棒球棒、火鉗及其他障礙物，為加強效果，他們還加入了呻吟、尖叫、詛咒、咒語等怪聲。他們相信這樣一來，候選社員才會毫無保留，而且全心全意的加入。

候選社員亞伯特是威林堡中學辯論社，唯一正式入社的候選社員。當執行大臣閣下進入接待室傳第二位候選社員時，他面對的只是一排空蕩蕩的椅子；候選社員們聽到內廳所進行的一切後，都悄悄的溜走了。

當亞伯特知道這件事情後，這位唯一合格且貨真價實的創社社員沮喪的狂號起來。他之所以能熬過外腔淤青及背部拉傷的痛苦，就是他認為他的候選社員同伴們也會經歷這一切。現在他發現他被社員虐待，同伴們又背叛、遺棄他；生命實在不再值得留戀！有些社員支持他、有些人反對他。當他想到如果這種事情不能繼續，而只有他一個人受到這種入社儀式的折磨，沒有人會高興得起來。

最後墨迪社長起身說：「我提議威林堡中學辯論社就此無限期休會」。所謂無限期休會是什麼，大概除了那位執行大臣外沒有人知道，但除了亞伯特外的所有人都投了贊成票，就此終結了一項高貴的目標。

在我那個時代，佛蒙特的學校非常重視拼字，有些學生學得很好，有些則成績不佳。喬治·希特是其中的一個拼字好手，而墨迪雖然在其



他方面都很優秀，但拼字則非常差勁。

為補其不足，墨迪想出了一個計畫，就是拼字課時坐在喬治·希特的旁邊，這樣一來，喬治就可暗地給他提示。喬治好比墨迪的拐杖，不時地幫助墨迪。墨迪從此不再練習拼字，完全依賴喬治。終於有一天，喬治開始好奇地想證明他可以如何「引導」墨迪。

機會很快就來臨了。蕭教授念出「Mississippi」這個字讓墨迪拼寫，喬治知道他的機會來了；因為這個字充滿了可能性。我們習慣以歌唱來拼「Mis-sis-sip-pe」。喬治為了要整墨迪，改變了這個規則，開始以「Mi-兩個s，i-兩個s，i兩個P，e」的方式來拼這個字，墨迪乖乖的照著他拼完這個字，但喬治還繼續下去，一個音節接一個音節無止盡的拼下去。沒有人知道他何時停止，但喬治最後終於「彈盡援絕」，而「墨迪」也精疲力竭的癱在椅子上。

墨迪對朋友總是非常地忠實，隨便舉個例子來說，有一天有人說到「Mississippi」這個字時，墨迪說：「這個字非常難拼；要不是喬治，蕭教授叫我拼這個字時，我一定會不及格。」

幾年之後，墨迪成為安赫司特足球隊的右衛，後來他還成為國會部長。這樣的身份使他在這個世界佔有一席之地，但就算到了現在，我也不確定他會不會拼「Mississippi」這個字！

秋天時，政治熱潮爆發，在總統選舉時，熱度更攀上了頂點。對愛弗仁·胡利之子丹佛·胡利這位鎮上唯一的民主黨員來說，威林堡的人實在不需要對政治太過興奮。丹佛是我們村裡的大商人，後來也成為魯特南德郡數一數二的商人。



我對他的所有印象，是他的父親總是叫他「我兒，丹佛」及他戴軟帽卻不穿大衣、用有金鉤環的象牙牙籤剔牙，同時除了生意之外不跟任何人說任何話，以及總是投票給民主黨候選人。他對任何事都能淡然處之，唯獨在政治上不能。在這方面他的想法的確非常奇特，而且帶著無可救藥的混亂。當然，要向丹佛說明他的錯誤是不大可能的。

瑞菲爾德·普羅多州長閣下在一次總統競選活動中，在威林堡發表政治演說，除了之丹佛外，全威林堡的人都到車站去見這位偉大的人物。當州長從火車步出時，人們揮舞著帽子對他歡呼。州長身材高大、莊嚴，留著飄垂的美髯，戴著高高的絲綢帽，還穿著大禮服。他一出現，東威林堡樂團也變成八件樂器的樂團，開始演奏「看見征服英雄的光臨」。

普羅多州長對保護家鄉產業，尤其是養羊業及毛紡布的生產，闡述了很多高見，他說佛蒙特山脈與丘陵非常適合養羊；佛蒙特農民早已養了很多年，但養羊業卻被從澳洲進口的便宜羊毛所扼殺。他說州內許多流速較快的溪流，為製造毛紡布提供無限的動力，但除了一些以進口羊毛織布的工廠之外，這項產業也已沒落。

普羅多州長的演說後，接著就是火炬遊行這項大部份人認為非常重要的活動。火炬是從魯特南德送來，被點燃後就交到威林堡共和黨員的手中；男人都拿了火炬後，男孩隨之補上去；任何年紀的男孩子，都有這個榮幸拿火炬。

東威林堡樂團兩人並排行進，由彩帶帶領整個隊伍，路的兩邊及中間都是舉著火炬的男孩，使得這個八人樂團看起來好像有八十人。人們製造出來的噪音更好似八百人一樣吵。

這項遊行的最後一項特色，是由一個男孩領著一頭綿羊遊行。但這



頭羊看起來好像對這項遊行不怎麼有興趣，一直想往另一方向走。傑若米·希拉德說那頭羊可能是民主黨員，自然不願意在共和黨員火炬遊行中行進。這頭綿羊上掛著一張海報，但似乎沒有人能讀出上面寫著什麼，直到一位魯特南德前鋒報的記者說上面寫的是：「我是頭絕望、無助、幾乎滅絕的佛蒙特綿羊。請幫助佛蒙特綿羊。」大家才了解是什麼意思。

當丹佛·胡利被問到看法時，他說佛蒙特人幫助佛蒙特綿羊的最佳方法，就是停止購買英國製及從加拿大走私而來的羊毛製品。

毫無疑問的，這場政治集會及火炬遊行非常成功，而且我們都覺得我們已盡全力向普羅多州長表現出，我們每個人都會支持他到最後的決心；這必然讓他感到很高興。

新英格蘭對城鎮議會一向都引以為傲，在城鎮議會中大家儘可能討論有關公眾利益的事務。就我所知，所有納稅人及其他人都可以在闡述他們心中的看法和不平。現代有數以百萬人收聽的城鎮議會廣播節目，就是新英格蘭城鎮會議的改良品。

我那時代的威林堡市政廳建築，對整個社區來說並不是一個光榮的象徵，但由於關心公眾事務的公民慷慨解囊，威林堡現在已有座像樣的建築來舉行會議。當過許多年城鎮議會主席的愛迪生·史東先生，更可為國內立法議會的歷史增光不少。

新英格蘭公正廉明，管理公眾事務的聲譽，至少部份是因為城鎮議會而建立起來的，存在其中的論壇使得官方背叛民意的機會大為減低。將公眾關切的事務傳播出去，固然可以刺激公民的思考，但這個機構創立者的直接目標，最主要的則是經由公眾集體判斷來增進管理的效率。



總之我們美國人得到了我們在管理公眾事務上所應得的；如果公民對公眾事務有足夠的關心與瞭解，貪污或任何類型的政治腐敗都難以存在。此外，我也想不出有那個機構，在傳遞訊息上會比新英格蘭城鎮議會更具效率。

新英格蘭人對國家要事總是保持高度的興趣。我永遠不會忘記加菲爾德總統被刺消息傳到村裡的那個夏天。這類的消息總是令人震驚，在我年輕的歲月中，它們令人入迷，而且填滿我們生活中的每條縫隙。報紙最重要的版面，大部份被用來報導細節，以及詳細地描述事實經過；不過偶爾也有些編輯者會順著自己的性情和想像力延伸不少資訊。



第二十五章

連番好戲進城來



威林堡偶爾也會冒出些不同的花樣。有時候會有一位上了年紀的法裔加拿大人，帶著一頭用糧繩套住的棕色巨獸：一隻被戴上口罩的大熊進城來。這個男人略施小技，就能讓那隻熊跳出不成樣的舞步，有時人和熊還會扭成一團角力，看起來竟也有幾分真實感。

加拿大人在表演時，會對熊不停說些專門的術語，而我如今卻只記得其中的一句，那就是：「轉個身，先生」。奇怪的是，每次他一說這句話，那隻熊就真的會做出轉身的動作，但我向來都不認為熊會聽得懂這些話，因為事實上連我這些男孩都很難聽得懂。不過我們也注意到，每當他在說這話的同時，那個男人便會很技巧的把韁繩往熊的脖子上一拋，勒住熊頸逼得它不得不轉身。我們想熊大概是更懼於繩子的威迫，而並非真聽得懂那些人話。

此外還有一個常來造訪的巡迴小販，他自封為「醫師」進城來兜售一種名叫「克卡補」的印地安塗敷藥，據說保證可以治癒風濕症，任何患有風濕症的病人，只要肯掏腰包，付出每瓶一美元的價格，就能藥到病除。為了吸引群眾「醫師」會免費地為人無痛拔牙。他的銷售店面兼牙科實驗室，是一輛用火把照明的馬車。「醫師」不僅是對抗風濕病的能手，也是牙疼的剋星。

人們多少總會為風濕和牙疼這些毛病所苦。看到大群的患者排隊等待「醫師」義診的場面，真是讓人感到難過。姑且不論他是否真的瞭解「克卡補」對風濕症的療效，他倒真懂得怎麼拔牙。大家也一直沒搞清楚，是真的像宣傳所說的無痛，還是理所當然的應該會痛。不過也有滿多人懷疑，其實「醫師」拔牙還是會痛，只是對儉省的新英格蘭人，那種痛或許比不上付五角甚至一元來得心疼。



「醫師」信誓旦旦的表示一點也不會痛，就連動手術時也一再的大聲保證。如果任何一名病人敢拆穿西洋鏡說他是騙子的話，那就太不上道了；奇怪的是喜歡受苦受難的人還特別多，總是有許多人大排長龍。

當「醫師」把那些觸目驚心的臼齒、犬齒、和門牙等等都收集起來展示時，便開始了需要付費的夜市生意。他所要證明的理論是「醫師」有本事立刻解除人們的痛苦，如果他能對付惱人的臼齒，同理可證風濕症的病魔也難逃他的掌心。

「克卡補」賣得很好，直到深夜還有生意。根據「醫師」的說法，「克卡補」簡直是世上最靈的仙丹妙藥，至少可以說是全美國最棒的，尼加拉瓜瀑布和黃石公園或許可以算是世界奇景，但是真正所謂的奇蹟的還是得靠「克卡補」。「克卡補」的藥效持久，日夜不停的為人類治病解憂。每瓶一美元的低價簡直是物超所值，他的出發點只是想進行懸壺濟世的大業。當「醫師」最後打包出城時，他的「克卡補」存貨已經所剩無幾，帶走的卻是不少佛蒙特人的辛苦血汗錢。

也常有一個白人扮黑人唱黑人歌曲的滑稽合唱團，會到城裡來表演，排列在首排兩端的丑角說的笑話真是有趣，聽了以後讓人忍不住要笑上一個禮拜。偶爾也有巡迴劇團到威林堡表演。其中有個劇團曾經演出一齣悲喜交加的「湯姆叔叔的小屋」。要不是總是雨傘不離手的律師馬克會在每兩聲啜泣中添出一次笑聲，我們真會為小伊娃和湯姆叔叔的雙雙過世而傷心不已。

有一回，大名鼎鼎的湯姆·桑布，或是一個冒名頂替者，跟幾名男女侏儒一起到鎮上演出了一場舞劇。這些小個子真會跳舞，我還幾乎愛上一名舞姿曼妙的漂亮小女人。



幾乎每年都有一個名叫「蓋氏家庭」的劇團，會來城裡表演；團員包括父親、母親以及不同年齡的小孩，最小的孩子比嬰兒大不了多少。家族每名成員依據不同的性別和年齡都各有所長。每次演出的節目內容都很精彩、健康，可說是老少咸宜，頗受到歡迎。

龐奇和茱蒂的節目有時會翩然蒞臨，現場一定能吸引到很多男孩子，他們就像被蜜糖吸引的蒼蠅般的蜂湧而至。雖然整齣戲只由一個男人擔綱，再加上些許的裝飾，但當暴躁易怒的龐奇，對茱蒂打個不停的時候，一看到這些滑稽的動作，觀眾簡直要笑翻天了。其實龐奇的棒子在茱蒂頭上所敲出響亮的劈啪聲，與現代喜劇倒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偶爾在夏夜裡，變戲法的人、巧手變魔術的表演者、托鉢藝人等等，都會在村裡的廣場上賣起藝來。

通常一年中最大的盛事，便是比魯特南德郡博覽會還要精彩的馬戲團前來的日子。每逢初夏，人們的心情總是隨著馬戲團先遣人員開始在柵欄、穀倉和任何想像得到的地方，掛上大型俗麗的看板而興奮起來，看板上描繪的是飛揚鞦韆上怒髮衝冠的表演者、不用馬鞍騎馬的騎士、一圈、兩圈甚至連翻三圈筋斗的空中飛人、看來威風凜凜的女士，毫不畏懼的揚起長鞭揮向籠內怒吼的雄獅……。馬戲團裡還有體型不一的象群，其中也有跟在母象後面步履蹣跚的小象，更有世上最力大無窮的巨象，身上的獸皮就像不合身的衣服般，鬆垮垮的往下搭落。

魯特南德的大馬戲團要開始公演前，威林堡無所事事的「小流氓」就會大為減少，他們努力存錢，做些跑腿的工作，在乾草地上打工，儘量找活幹，好攢足到魯特南德的火車票錢，以便預訂大帳篷內的位子，也順便來點餘興節目，像買些冰淇淋、花生和爆米花吃，再留下一點以



備最後的不時之需。

過完了興奮的一天後，筋疲力盡的威林堡人，還有來自山谷深處不分男女老少的人們，魚貫擠進晚上十點半的火車，這班火車在這個時候會特別加掛幾節車廂，好把人們送回他們溫暖的被窩。

馬戲團過後的第二天，威林堡就像是隻放了氣的氣球，事實上一直要等過了好幾天以後，我們那個小小的社區，才會恢復平靜的生活。恢復平日生活狀態之前，就連後院裡豎起的橫欄、吊在樹上的鞦韆、乾草棚都成了翻筋斗的場所，而能活筋動骨的設備更是大為增加。

魯特南德的郡博覽會仍是令人矚目的大事，連鄰郡的人都會慕名而來。各種不同的競賽，足以讓體育愛好者大飽眼福。其中包括踏快步的賽馬，這些馬都來自郡上，同時也規定必須由馬主本人駕馭；此外還有棒球賽和各種體育競賽，也有來自不同城鎮消防隊間的救火車比賽。在義消節舉行的這項比賽非常精彩刺激，通常會把豐厚的獎金或獎品頒給能在最短的時內，把水管接上一定距離外的消防栓以撲滅一場假想火警的勝利隊伍。

這種比賽的競爭非常激烈，當地人往往會暗中聘請外地的強力代跑者，讓他們利用假名報名參賽。規模夠大的城鎮怎麼可以沒有像樣的消防隊？這些隊伍在賽前積極的排練，為鎮民帶來興奮的緊張氣氛，也激發出鎮民的榮譽感而願意提供襄助。若是其他參賽鎮的百姓有點餘錢的話，大家也會打個小賭什麼的。

琳瑯滿目的表演，互別苗頭的手風琴演奏和搭乘氣球升空、樂隊和鼓隊，還有高視闊步的鼓隊指揮，將少女的心迷得小鹿亂撞。



魯特南德郡博覽會大致上就是一場精彩的農展盛會，讓農民們看到登記有案的馬、牛、羊、豬，同時也展示蘋果、梨子、南瓜、果汁和乳酪，既有可口的綠乳酪，也有常見的佛蒙特乳酪。

每當我一起魯特南德郡博覽會，就一定也會想到每年固定來訪，來自布拉特博羅鎮的查理·哈理斯，他的太太和女兒，還有那匹拖著老舊馬車來回趕路的壯馬。郡博覽會對查理·哈理斯來說是樁大事，他簡直是以朝聖的心情赴會，並在我們的晚餐桌上，天花亂墜的報導各項盛事。

我一直沒搞清楚查理·哈理斯跟我們有什麼親戚關係，可以肯定的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遠親。他總是稱祖父為「郝華德叔叔」，而且很堅定的主張，只要「郝華德叔叔」還在世，他一定要為這每年兩週的造訪，付錢給我們。對祖母來說，或許對祖父也是一樣，查理·哈理斯的聲明不像是個承諾，反而更像是在恐嚇，但大家也不能拿他怎麼樣。

查理·哈理斯蓄著長長的鬍鬚，來到我們家做客時，總是頭戴大禮帽，身穿大禮服。如果將他本人打扮成山姆大叔的傳統模樣，相信是再合適也不過了。

查理·哈理斯一定很喜歡大家庭，他自己就有個大家庭，一連生了十四個男孩，直到禱告靈驗，生下了么女為止。不論別人對她的評價如何，她在查理·哈理斯和其多產的妻子心目中，一定是顆最閃亮的掌上明珠，生下她以後「工廠」就停產了。人們有時會納悶，萬一他們沒生女兒的話情況又會如何？我想他倆會繼續嘗試下去，可能又再多生幾個壯丁也不一定：佛蒙特人一旦下定了決心，是不會輕言放棄的。

秋季裡把最後一叉乾草放進堆裡時，查理·哈理斯的老牡馬，鼻子



就轉向六十英哩外的威林堡，踏上了一年一度的旅程。這匹老牡馬真可謂是識途老馬，對沿途的每寸土地都瞭若指掌，根本不需要別人帶路，總能在天黑前抵達我家大門的車道。當大門打開，通報祖母年度的訪客已經翩然降臨時，她總是精神抖擻的大嚷：「唉喲，這不是我們的查理·哈理斯先生嗎！」

對查理·哈理斯來說，這趟年度的拜訪可說是一年中的盛事，農事告一段落的本身就夠讓人開心的了。他那高昂的情緒也感染到了我們全家和整個村莊，沒有人會不知道查理·哈理斯進城來了。

就在查理·哈理斯打算結束訪問的那一天，天一亮他就幫老牡馬套上了車，大家已經道過了別。查理·哈理斯和他的家人、老牡馬和老舊的馬車，就這樣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踏上回途。我通常會幫著打開大門，目送他們離去，用力揮舞著我的帽子，直到老牡馬朝南下轉上公路，在學校街的轉角往東轉，看不到他們的背影為止。查理·哈理斯手裡握著鞭子，身體挺得筆直，大禮帽穩穩的戴在頭上，臉上充滿自信。一年又過去了，查理·哈理斯先生再見。



第二十六章

喬治大夫



雖然我在村裡過的那段日子，大多是花在重大的探險和調皮搗蛋上，但偶爾也會有嚴肅的時刻。我很難決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有些在人們心目中覺得是罪惡的事，我卻一點也不認為。我有自己的是非觀念，這些想法要是讓牧師聽到的話，說不定還會嚇一大跳呢！

我相信如果能把威林堡的人們，以二分法區分成好人跟壞人兩種的話，我就不會感到那麼困惑了。倘使所有的好人都是教徒，而壞人之中都沒有教徒，那這個問題的解答就會更簡單得多。但是根據我的看法，好人、壞人、教徒、非教徒的情況是很混淆不清的。對於困惑的我來說，教徒和非教徒這兩種人，並不真正代表著善與惡。我們威林堡的教徒裡，很多人攙雜有這兩種的特質。

那時有位培基老太太是位十足的「聖人」，她命中註定要受苦受難，並承受她先生的迫害。她那暴躁易怒又瀆神不敬的先生，培基上校，簡直讓人無法忍受。她顯而易見的擁有非常堅定的信仰，我常看到她僵僵身子，蒼白憔悴的臉龐流露出喜樂的笑容，經過我家走向教堂。如果能把她當成教徒的代表人物，以老上校做為異教徒的代表，那問題的解答就很容易了，而每個有良知、有善心的威林堡人也都會常上教堂了。

雖然伯頓法官的信仰，從來不像培基老太太那樣十年如一日，但他似乎也有一套能助他度過人生重大關鍵的哲學。法官是威林堡一大堆好人裡面的一個；這些人衷心支持教堂，卻並未正式成為教徒。沒有人去探索或談論這其中的原因，我猜想，要人們就這個問題進行辯論也很難的。

當我最重要的朋友，在前述章節裡，曾經和我一起在雪山中迷途的費依·史坦福特和我年歲漸長後，人們常叫我們去當嬰兒和孩童喪禮的



護柩者。一般的想法是讓年輕人來埋葬年輕人比較適合，也或許是傷心欲絕的父母看到有小孩出現，感覺會好一點。

我們這些男孩子做這件事的時候是很認真嚴肅的，有一回我們向一位傷心卻不失體貼的父親約翰·米勒先生道謝，他不但曾經借書給我們看，而且總是很熱情的跟我們打招呼。在他的孩子下葬之前，他特別從山上砍了一些常青樹的樹枝，仔細地鋪在幽黑墓穴的兩側和地上，使墓穴看起來不至於那麼冷酷恐怖，也免得讓他獨生愛子的遺體，被安置在村裡到冬天時便天寒地凍的墓園。

一個接一個的，我也染上了孩童的疾病，像是腮腺炎、麻疹和猩紅熱什麼的。雖然一位年輕點的大夫就夠應付所有的狀況，但我們村裡倒是有三位老醫生。新英格蘭的醫師要不是隸屬開重劑量的對症療法醫師，要不就是開小劑量的同種療法醫師。

對同種療法醫師來說，對症療法醫師是些怪人；而對症療法醫師來說，同種療法醫師非常可笑。在對症療法醫師的眼中，聞出如刀尖般的顯微劑量簡直是在施行巫術。一旦選定了哪種學派，不論是福是禍，通常都不會再改變心意。這就像加入教會一樣，人們常說：「一旦為浸信教徒，終身為浸信教徒」，同理也可以把這句話改為：「一日為對症療法醫師，終身為對症療法醫師。」

我家絕對，而且無可救藥的是對症療法學派的擁護者，幸運的是，我們家族中就有一位對症療法醫師，他就是住在魯特南德的喬治·福斯大夫。喬治大夫是蜜莉姑媽的先生，蜜莉姑媽則是我父親的姊妹。我們稱喬治姑丈為喬治大夫，這樣才能與他的哥哥比爾大夫有所區別。比爾大夫住在威林堡，並在當地行醫。此外，還有一位約翰大夫，早在我來



之前就不在人世了，他也就是比爾和喬治的父親，他們三位都是忠實的老家庭醫師。約翰大夫是威廉·福斯的兒子，老威廉則是從多爾塞特搬到威林堡的農民。

老威廉在一片風光明媚的水塘旁買下了一處農場，當時買賣雙方對這片汪洋都不怎麼放在眼裡，最後是由威廉以一桶琴酒的代價買了下來。多年以來，大家都習慣稱它為福斯塘，而今徜徉在湖畔的情侶們，都不禁覺得這真是個公道的價錢。

比爾和約翰兩位大夫並非威林堡唯一的醫師，另外還有海特大夫和諾貝爾大夫。這四位醫師的個別體重都遠超過兩百磅，每當他們的四輪馬車顛簸在鄉間的道路上時，屁股下的彈簧座椅就顯得快被壓得彎了起來。

親戚中有位仁心仁術的好大夫，令我們享到有一種很特別的安全感。有天晚上，我忽然發了重病，房間開始在我眼前打轉。祖父母立刻把我安置到客廳裡靠近火爐處，一張臨時搭起的床上，喬治姑丈坐在我身邊，關心焦急的注視著我。他是駕著那匹聲名遠播的忠心駿馬比利，駛過雪地趕來家裡照顧我的。喬治姑丈和比利這對忠實可靠的搭檔和他們無遠弗屆的愛心，澤惠了整個村莊。我相信比利也能感受到它肩負的重責大任，不分晝夜隨時準備披掛上陣，就連碰上那最猛烈的新英格蘭暴風雪，依然蹣跚的邁步前行。

喬治姑丈的業務日益興隆，不多久就得再添一匹馬來為比利分勞，於是芬妮也加入了出診的行列。比利花了點時間才適應芬妮的存在，但它倆終於成了好朋友，比利一聽到芬妮拉車走進車道的聲音，就會發出嘶聲對它表示歡迎。生意最鼎盛時，喬治姑丈還加僱一名馬車伕來照顧



馬匹，並在晚上陪他出診，但沒多久就停了。

對病患來說，一看到紅棕色的比利或棕色的芬妮，留著灰白鬍鬚、手拉攏繩的喬治大夫，轉進他們的院子時，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樣。我們家有人生病請大夫當然是不必付費的，喬治大夫也完全不在乎。有些姑丈們自己也有一堆孩子要養，看到我住在他們有錢的岳父家裡，都頗不以為然，但是喬治姑丈就不會這樣。他對我住在祖父的家裡，從來沒有直接或間接的表示過反對的意見。

在喬治姑丈悉心和專業的照料下，我的病很快就痊癒了。但由於我一向都不是很健壯的小孩，後來又因為一連串其他的病而倒了下來，不過在祖父家裡，完全規律化的生活對我先天不足的體質倒是有很大的助益。

由於命運的安排，後來我和比利又有了更深的接觸和認識。有一年的冬天，我去魯特南德玩，發生了一件永生難忘的事，那次的經驗讓我有機會觀察到喬治姑丈和比利之間深厚的默契，也瞭解喬治姑丈如何仰賴比利為他帶路。

喬治姑丈接到一通從麥登打來的電話，病人染了重症，接到電話時已經很晚了。等他準備好出門時，注意到我很感興趣的樣子，於是問我說「保羅，你要不要一起去？」真令我喜出望外。

那晚的天氣很冷，天色也很暗，因此我穿得密密實實的，免得自己也著涼了。一開始時，雪下得很小，但一路上卻愈來愈大。我們覺得腳下溫熱的滑石非常舒服，也把牛皮袍緊緊的裹住我們的身子。當我們駛進山區裡，風雪變得更大，根本很難看見前方的路。



比利自動自發的走著，一點也不需要人催趕它。它懂得自己有職責在身，也決心要完成任務。風雪在我們走上了山路後，變得更為嚇人。我敢說喬治姑丈一定也很擔心，只是儘量不露聲色。我們轉出公路後，完全看不見鄉間的小路，到底是走在山徑上，還是走岔了路，都祇能靠猜測的。比利自動停了下來好喘口氣。喬治姑丈走下雪橇，在大風雪中賣力的走向比利的頭部，為它卸下兩頰的韁繩，好讓它能更隨心所欲。比利似乎很感激喬治姑丈體貼的心意，用頭抵著喬治姑丈的腋下。我不知道我們的車是如何走到亮著燈的房子，但當我們終於抵達時，有個男人提著燈籠，把我們帶到遮棚下，為比利覆上毛毯，並餵飼料給它吃。

喬治姑丈看完病後，向那對夫婦說了一些打氣的話，我們把比利從棚子底下牽了出來，又踏上了歸途。等到適當的時機，我問喬治姑丈，他是怎麼找到鄉間小路的，他回答道：「保羅，我並沒有找到，我跟你一樣什麼也看不見，那就是我把一切都交給比利的時候。我們已經一起走過許多險峻的地方，而它從沒讓我失望過，總能帶我安然走過去。比利真是匹勇敢的馬，所以我才會選擇由它帶路。它雖然不如芬妮那麼強壯，但總是全力以赴。是的，比利真是勇敢。」自從經過那晚以後，除了我們自己最寵的金鳳花外，我對比利永遠會有一種疼惜的感覺。



第二十七章

柴薪



就像豬肉、牛肉、小麥、蕎麥粉、楓糖漿和桃子的年度採購一樣，採買整年用的木柴並切割成合適的大小，供不同的爐火使用，也都是由祖父一手包辦規劃。事實上，祖父做任何事都是經過深思熟慮，而且有條不紊。雖然他對中間的捐客並無惡感，他本人實際上有時也有點算是個居中的捐客，但是只要有可能自己辦得到的，他都盡量直接向生產者大量買進。

祖父的錢包是個羊皮袋，繫有一條同樣材質的長皮帶，他用皮帶把錢包繞上好幾圈。因此要解開皮帶得花很多時間，這個過程往往讓祖父有謹慎三思的機會，改變花錢的心意，有時最後一刻的省思還真會為他省下開銷。對祖父來說，解開錢包這個動作，就和現代生意人用一連串號碼打開保險箱一樣，都具有緩衝的作用。

他向在山邊設有木材廠的法裔加拿大人購買硬木和軟木。每條送到我們家後院的木材，體積一百二十八立方英呎（四英呎高，四英呎寬，八英呎長）的價錢是四塊半。這樣一塊木材相當於現在所賣，三條切成爐火用大小的木柴。

我們都是在初冬開始買木材，只要情況許可，就用載貨雪橇開始把木材運來。往往在隆冬以前，農民載滿四英呎見方的楓木、山毛櫸木、針樅、松樹和樺樹木的公牛車隊和雪橇，便會出現在我們家庭院，並將所訂購的這些木材都整齊的堆放在穀倉前。然後祖父便當著農民的面，小心翼翼的檢驗這些木材是否符合規格。祖父和法裔加拿大農民總是在進門前，先把毛氈高統靴上的雪用力跺腳抖掉，然後走進廚房，接著便開始結帳。

他們並不坐下來，只是站在廚房的爐火旁，祖父把手臂靠在火爐後



的熱水槽上。大家天南地北的聊些輕鬆的話題，農民雖然說著一口破爛的英文，卻十之八九是由他在發言。然後那最重要的一刻終於到來，祖父緩慢、小心的把手伸進褲子拿出他的羊皮錢袋，開始了解開錢袋的過程。

我曾想就連那法裔加拿大農民，都能從祖父如儀式般的付錢方式中，得到若干程度的教化和啟示。就算付的金額是一百萬元，也不可能比他的態度還更隆重。我不記得別的佛蒙特人是否也有祖父這樣預防亂花錢的設計，但我可以確定，碰到要花錢的時候，跟我同時代的大多數佛蒙特人，都會考慮良久才會打開錢包。

在我童年的初期是由小老頭盧特福先生負責鋸木的工作，他用的是把雙面鋸。鋸木的過程非常漫長，幾乎持續大半個冬季。隨著時代的進步，盧特福先生和他的雙面鋸，開始被馬拉的圓鋸取代，這匹骨瘦如柴的老馬，一整天都踩著踏車前進，鋸子發出刺耳的聲音，就像抗議人們的使用一樣，老雙面鋸則被長掛在牆上，除了這匹老馬以外，大家都是這個改變的受益者。

把木頭鋸成爐火用的長度後，還得把它們劈成柴薪的大小，這時另一位法裔加拿大人便會來到家中。為了讓家鄉人能夠發音，他取了班傑明這個名字。班傑明先生擁有虎背熊腰的身材，斧頭在他手中看來就像小孩的玩具，但劈起樺木和楓木時可一點也不含糊。他很少在同一處下兩次斧，木塊就像變魔術般的應聲被劈成合適的大小。

我的祖父母對於如何開導和教化我這個輕浮、淘氣的男孩，都感到責任極為重大，但我卻常讓他們失望。我那些瘋狂的惡作劇行徑，往往讓鄰居不敢置信的搖頭皺眉，大家都認為我不可能會有什麼出息。



祖父為了兩個原因，常一手包辦大部分的雜務，第一是能以最簡單、最有把握的方法把事情辦好，第二是把工作指派給我，但這是想把事情辦好最難也最差的方法。分配給我的只有少許的零工，像是撿蘋果、梨子、紅醋栗和黑醋栗等，都算是我的工作。在早春時節，被班傑明先生丟得亂七八糟的一大堆木柴，則得用獨輪手推車推進穀倉，整整齊齊的堆好，還得通過祖父的檢驗，這也是我的工作。每天運個五或十趟推車，禮拜六再多跑幾趟，就夠漸漸消化掉那些堆積如山的木柴。等到抖落最後一根木柴上的春雪，用小紅推車運到寬廣的穀倉中，小心的排好，供廚房的爐火燒用，時序都已進入晚春了。

一層又一層用來引火和生火用的軟木材堆在一處，用來連續燃燒的硬木材則堆放在另一處。木柴可以用來燒水煮飯，清洗日時也需要用熱水來洗淨磚砌的爐灶。此外，週六晚上沐浴也要熱水，還得升火為廚房取暖。穀倉內離柴堆不遠還放有烤箱，那是儲藏冬季煤塊的地方。

冬季裡吃過早餐後，祖父就會帶著裝滿灰的灰盤和已經見底的煤桶從屋裡走出去，他會把灰盤的灰倒在不擋路的地方，而燠製房裡的木灰，則留在春天裡用來製作肥皂。

接著祖父就會走向穀倉，把煤桶裝滿煤，餵餵母雞後，把早上才下的新鮮雞蛋放入他寬大的口袋中，再在左腋下夾滿軟硬兼有的木柴，提起煤桶，沿著緩緩的斜坡，往下走回家裡。稍晚一點，祖父還會再到穀倉跑一趟，或許還有第三趟。幹這些活對他的健康一定非常有益，祖父一直到九十高齡辭世前，都還繼續這麼做。祖母是否曾勸祖父不要再做這些粗活？一點也沒有。祖母知道這些事對祖父的意義有多重大，她知道即使是在祖父的晚年，這些對他的健康還是有正面的作用。



由於我們家燻製房的規模超過了實際的需要，而玉米桿卻有點不太夠用，祖父便和辛克萊·庫克山先生講好，讓庫克山火腿掛在我們家的燻製房裡，並由辛克萊先生負責，在燻肉期間保有旺盛的爐火。

辛克萊·庫克山先生是我們社區中一位頗具特色的人物。如今在記憶的深處，我還能想起他像泰洛爾農民一樣的身影，戴著寬邊帽，臂上掛著一籃玉米穗軸，小心翼翼的走在街上，然後轉進我家和燻製房的方向。人們曾說辛克萊為了愛漂亮，還會穿束腹和抹胭脂呢！

當最後一桶玉米桿燒出的煙熄滅後，我們的火腿就被送入了地窖。一小片地的火腿，再加上半打雞窩中撿來的新鮮棕殼蛋，在燻肉本身的油中隨意煎一下，就成了絕妙的人間美味。一個從小吃就新英格蘭自製煙燻火腿長大的人，要是搬到不識這種滋味的地方，當他點的火腿送上桌來，憶起童年家鄉的火腿美味，真會讓他難過的掉下淚來。

祖父吃東西一向很有節制，他的養生之道是多年以來實驗的結果。他從來不會吃得過多，晚餐時尤其小心。典型的晚餐大概就是一杯有時淡得都看不出顏色來的綠茶，再加上一片乳酪和一個甜甜圈，甚至半個甜甜圈。我知道現代營養學家對祖父的晚餐，一定會大搖其頭，非常的不以為然，認為祖父選的是最差的晚餐。但是必須提醒這些專家的是，事實上祖父從不吃新鮮的乳酪和甜甜圈，他都要等過了很久，當它們都變得像磚塊一樣硬時，祖父才切下薄如蟬翼的一片，放在嘴裡慢慢仔細地用力咀嚼。我是不是已經證實了我的說法？如果還沒有，我還有一道準備留到最後才用的法寶：打從我住祖父家的這麼多年以來，我從來沒有看到他生過一天的病，他從沒咳嗽、感冒、消化不良、便秘、失眠或其他毛病，也從沒看他吞過任何一顆藥丸或一匙藥水。祖父在過世前遇



到任何不適，從來不用找喬治姑丈看病。祖父是他自己的醫生，誰也比不上他。瑪麗就曾說，祖父可以像有些人吃葡萄乾一樣，輕鬆地把大頭釘吃下肚去。

想像一位已經九十高齡的老人，天還沒亮就穿著整齊地在人行道上鏟雪，這就是我心目中祖父的寫照，那個年頭還沒發明社區鏟雪機、汽車、無線電什麼的，也沒有澡缸，只有每逢週末夜晚才會在廚房的火爐旁出現木製沐浴桶。

新英格蘭人的家人之間並不擅於表達情感，除了道晚安和早安的親吻外，祖母對我沒有任何其他的親暱動作。而祖父對我唯一表示慈愛的方式，就是允許我爬到他的膝上，用我溫柔的小軟手，搓揉他那佈滿皺紋和短鬚的臉龐。

每當接到父親來信，尤其捎來的不是好消息時，祖父便會開始嘆息，甚至啜泣起來，這也常是我跑去陪他的時候。這樣的時候對祖父和我都是難以忘懷的一刻，而這些親密的動作，不但能讓祖父忘憂提神，也能彌補一下我那許多因為年少輕狂而闖下禍事，帶給祖父的煩憂。

祖父彷彿從來不是真的太擔心我的前途，儘管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好像會有走偏的時候，他對我似乎蠻有信心的，認為我不至於會淪落到被送進牢裡或救濟院去。

由祖父和祖母間的關係，也可看出新英格蘭人自制而嚴謹的個性。大庭廣眾下親吻或擁抱他那嬌小的妻子，對他倆都是不可思議的事。他從不叫她的名字潘蜜拉，她也不會叫他郝華德。在我們自己家裡，她會叫他「老爹」他則叫她「媽媽」，但也僅止於此。他們就連對隔壁的鄰居提到對方時，也總是互稱為哈理斯先生和哈理斯太太。儘管如此，對



家庭的責任和奉獻卻不在話下。譬如說，從地窖到頂樓都保持清潔溜溜、有條不紊，為全家人帶來寧靜、舒適和富足感。

祖父從不會為任何事和任何人起爭執。他寧願把委曲往放在心裡，也不肯跟人辯白。祖母曾經講過發生在波斯頓的一段往事，由此可以看出祖父的個性。



第二十八章

勤奮的社區



我的山谷在我童年的時候頗能自給自足，小溪旁肥沃的草原很適合耕種，而四邊環繞的山峰亦提供寬闊的牧場。威林堡的工廠幾乎都靠週圍山上的木材為業，像我們在草叉店內售賣的長柄，便是以此地的桤木製造，人們稱之為「尾巴」。

雪鏟的製造是利用山中的白桤木，而馬車除了桤木還有胡桃木造的，車輪軸用的則是堅固的橡木，至於家庭主婦用來做碎牛肉及碎肉餅的碗，材料是來自山上的楓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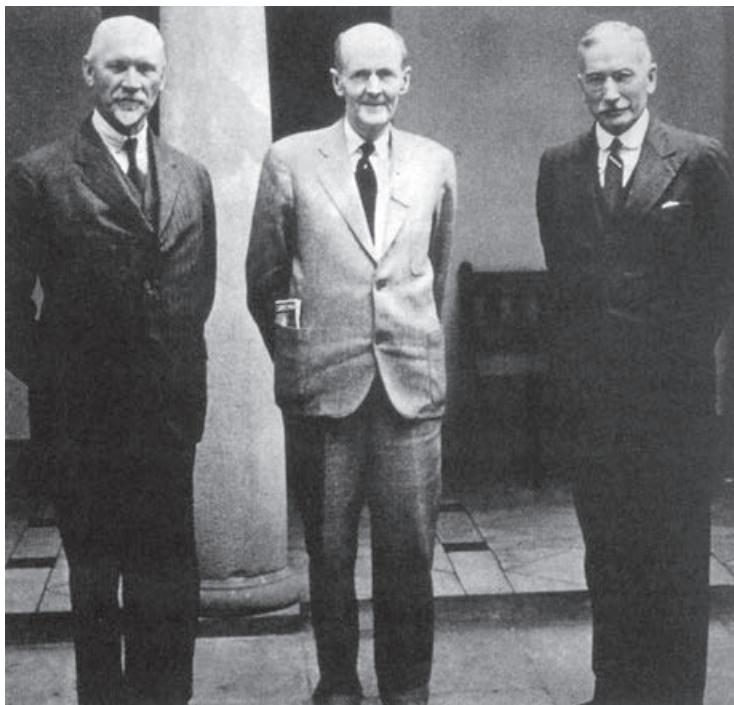
村裡以製造棺木為生的獨腳布拉特先生，好像有用不完的杉木及松木。而專門製造門窗的工廠也十分需要松木，鐵杉樹可以製木皮，而西洋杉則用作柱子及屋頂板。在佛蒙特的山邊有著全世界最好的大理石及雲石礦，雖然製磚業也曾經在威林堡蓬勃過，現今石灰窯卻都已變為製帽子工廠了。

在過去，巴雪拉製叉廠由創業的老巴的三個兒子及女婿經營，後來老巴的大兒子離家與另外的人合作，但遭致失敗，其他的兒子則合作無間地延續了父親的成功，證明了那個父親以折斷木枝勉勵兒子們要團結的故事的真實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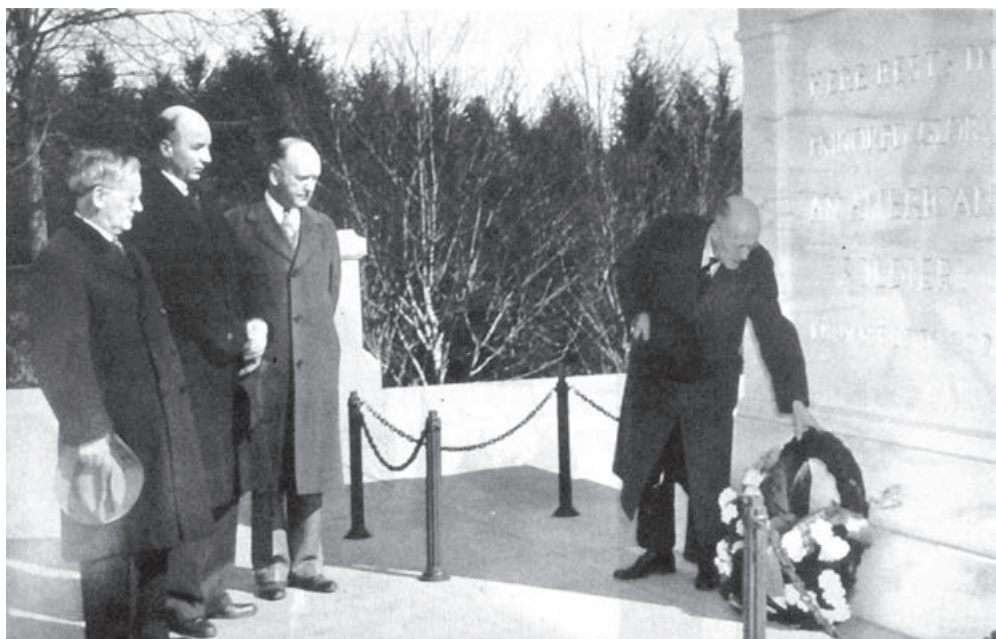
那時候巴雪拉公司聘用的工人逾百，而勞資的關係非常良好，某些管理的理念甚至很符合現代化的經營。雖然巴家生活像貴族，在事業經營上卻極為民主。那個時代的新英格蘭，習慣上工廠中好的職位都會留給兒子、孫子或親戚，巴家也不例外地讓他們的小孩上最好的學府，受最優異的教育，之後卻再不受傳統左右，兒子們可以進入工廠工作，至於升遷則完全要靠個人的能力了。

我記得巴家兄弟並未擔任過管理者的職位，他們好像頗為滿足地與

在南非時，保羅·哈理斯說服了兩位著名的政治敵手和他合照。他的左邊為賀左將軍，右邊為史馬特將軍



在華盛頓特區協助扶輪三十五週年慶，名譽退休的社長將花置放在無名將士墓上





生性風趣的保羅愉快的接受丹麥扶輪社的戲劇表演，扮演長髮美女，地點為哥本哈根



保羅在他溫暖的家中憶過往，神情戲劇化，而說到高潮處更是愉悅無比





一般男女員工賺取同等的工資。

當然在巴家的工廠從未發生過罷工，在那個時候工人尚未懂得組織起來，我也懷疑即使有人發起，是否能成功地推動這類事情，因為在民主的氣氛及公平的管理下，想反動的阻力太大了，大家都是沒有階級或特權區分的朋友及鄰居，如果今天的企業也能如此，很多問題亦不會發生了。

在後來的日子裡，巴家的事業被克里夫蘭市的美國犁田用具公司所購併，對全國來講可說是大事，因為巴家的事業可更為擴展，威林堡沒有任何損失，反而因這種改變而獲益，新的管理者塔夫特夫婦遷到威林堡，買下我兒時的居所，並在那裡建立一個美好的家，他對社區的貢獻也影響到公司對工廠先進的經營方針。

該公司最重要的貢獻，是在以前的威林堡旅館的原址，建造了新英格蘭飯店，大家都稱它「真情飯店」，它後來成為公司所有產品的商標，包括耕田及園藝用具、高爾夫球桿、釣魚桿、滑雪屐、滑橇，及雪鞋等。飯店的位置在艾森·艾倫公路，距離我的老家只有兩幢房子。

飯店的建立馬上使威林堡成為一個比較好的旅遊點，而且一向保存著帶點新英格蘭的傳統風格，凡是駕車經過新英格蘭地區的人都會停下來到真情飯店消費，然後在新英格蘭的山谷裡看看那些著名的風景名勝。

很多能力強的男人都離開了新英格蘭多石的山區，去谷地尋找更佳的機會，佛蒙特的土壤缺少了西部土地的肥沃，也許因為這個原因，新英格蘭產生了更多能力很強的人。



在多石的佛蒙特農場出身，而又慣於忍受嚴酷氣候的人，到了比較優渥的環境當然會有更好的表現，人們說，以佛蒙特的人口數目能在美國名人榜佔有一席之地的比例，比其他各州都來得高。

威林堡在出產強人方面對佛蒙特的貢獻甚大，為男孩寫故事的作家托羅·布治曾在山谷中居住過，菲爾·愛默生成為猶他州的聯邦法官，傑夫·沙特蘭在城中長期擔任助理企業顧問後，成為芝加哥的律師，艾德·斯華克二世曾出任州際商會會長，奈特·朗斯則成為聖路易斯大商行的經理。

住在我家對面的布尼·巴雪拉曾發明壓縮空氣推動的管子，由地下輸送郵件，費城便採用這種管子。他也曾發明過其他的東西；他仍然住在老家，每天寫書，寫詩及其他的科學文章，他曾經寫過威林堡的真正歷史，我跟布尼在年齡上的差距，使他把我排除在他的好友名單之外，然而他年幼時一些機械方面的實驗，卻使我十分敬畏他，布尼、喜林、費爾斯和我都是那個時代剩下來的老傢伙。

威林堡出身的名人，尚有來自荒蕪多石農地的威爾·柯曼。威爾住在赫斯巴洛小鎮，赫斯巴洛這小地方如此有名，其實和其地質有關。如果說在佛蒙特長大的羊，必須有很尖的鼻子才能伸進石縫中找尋食物維生，是真實的事情的話，那麼赫斯巴洛的確非常的糟糕，因為我從未見過任何的農民從事耕種。

因為赫斯巴洛沒有任何學校，孩子們都必須到我們這區來受教育。每天步行七、八英哩的路程不止加強了他們學習的慾望，也增加了他們對所攜帶的便當食物的胃口。

約翰·甘尼及威爾·柯曼常常一同前來，在嚴冬的日子裡有時候衣



服裏得密不通風，在多石的山路上穿越，都認不出是他們。他們兩人在班上的表現都極好，畢業後約翰選擇回去農地工作，而威爾則立志要進入商界。

威林堡特訓練年輕人從商的方法，是先從本地的商店開始累積實際的工作經驗，然後也許到魯特南德更大的商店去學習，如果成功的話則可到特洛伊、阿爾巴尼、紐約及波士頓等地方尋找更好的機會。但慢慢向上爬的方式並不適用於威爾，他決定馬上從波士頓的大企業開始，他先存夠了到一百六十英哩外，新英格蘭的大都會的車錢，以及足夠他在廉價的旅舍中住宿數天的費用。

抵達波士頓後，他馬上開始從大公司著手，好運氣的他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製造鞋類機器的企業，當他要求見公司的總裁時理所當然的被拒絕了，這好像起碼也應該讓這麼一個年輕人知難而退，可是他的堅持終於得到接見的機會。

當他說明來意之後，大老闆告訴他會把他的名字放在候補的名單上，可是威爾馬上告訴他這不可行，因為他需要一份工作而無法等待，老闆有點不耐煩地問他到底是否熟悉波士頓的環境，威爾回答他剛抵達這個城市，老闆開始有點好奇，便問他要求多少薪資，「十五塊錢，而我是值得這價錢的。」威爾果斷地說。

大老闆便問這個毫無經驗的高瘦年輕人，是否知道城中很多比他更有經驗的人也只領取每週四塊錢，威爾說了一番在波士頓製鞋業中傳為佳話的驚人之語：「我的價錢是十五塊錢，少一點都不行，你讓我工作一個禮拜，如果認為我不值這個價錢，你一毛都不用付給我。」

威爾得到了工作，這是他唯一需要主動去求來的工作，其餘的工作



都是找上他的，而都來自同一公司，他最後一份職務是負責公司歐洲業務的總經理，分公司在巴黎，這是他擔任很多年的職位。

我可以保證以上所述皆為真實的，因為公司有一位主管知道我和威爾是校友，曾在一次到訪芝加哥時特地來看我，並告訴我這些事情。我當然很感興趣，他的故事簡直是傳奇，我在佛蒙特碰見他時，重新由他那兒證實了這一切，威爾·柯曼得到了他應有的獎賞。當我從頭到尾重溫他的一生，我認為不管是在青年或成人階段，他都足以代表新英格蘭特質的最佳人選。

有些年輕人從我們的地方出外奮鬥，卻狼狽不堪他回到山谷中來，可是最差的也帶回來他們在異鄉種種有趣的故事；這些回頭的浪子總會找到很多有興趣聽的聽眾，特別是小男孩。少部份往外發展的是中年人，他們屬於被先前出去的人安排好工作的一群，搬遷後也頗能適應新的環境。

這些中年人之中有一位保守而冷靜的雜貨商人赫倫·丘平，他追求新的冒險的野心和勇氣，使大家吃了一驚。他外出求發展被傳為佳話，衣錦還鄉時，更令人不知如何形容。他騎在一匹小野馬背上，趕著一群小野馬，衣服是西部的牛仔裝，寬邊帽下的脖子上結著小領巾，真是一大奇景。我們都為他感到驕傲，也激起了我們對西部的興趣。我們當中那些想當軍人、水手，或馬戲團中的小丑的，都改變了主意，並開始規劃牛仔生涯，如果像赫倫這般平凡的雜貨商，也能在六個月裡成為英雄的話，像我們這些真正大膽之徒又有何不可呢？



第二十九章

祖父的去世



我在威林堡完成高中學業後，便作好準備繼續求學的決心。祖父很贊同我的志願，也願意在經濟上支持我，我不清楚他是否對我真正了解，當我回頭看這件事時，我覺得我當時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現，讓他對我有足夠的信心。

我相信希哲隆先生或其他在威林堡受人尊重的父老，都會樂於針對此事給祖父一些建議，譬如說他可能下的是必輸的賭注，可是祖父卻一心要以他自己的判斷力去作這項投資。祖父對教育有極大的信心，而在我的表現中，最有利的是我有求知慾的頭腦。

我的內心最肯定的事是我對祖父的愛，也許他也察覺到了。儘管我常犯小錯，我從未看過坐在火爐旁唏噓時的祖父，對我跳上他的膝上安慰他而表示不耐，我相信他知道我對他的憂傷，有著真正的關懷。

我祖父母對我的信心，在往後的幾年中受到更嚴厲的考驗。我在黑河學院、佛蒙特軍事學院、佛蒙特大學及普林斯頓的成績都不怎麼樣，課堂內的傳統課程對我毫無意義，像文學、哲學、歷史、人文學及社會學等則還可以，反倒從課堂以外屬於比較反叛的活動倒是參加不少。

也有一些教育家讓我印象深刻，譬如軍事學院的史賓納少校、佛蒙特大學的老匹教授，當然還有普林斯頓比威爾遜早幾年當上校長的麥克斯博士，我有幸跟隨這位來自愛丁堡、格拉斯哥及貝爾發斯特等有名的大學的學者，學習邏輯及心理學，大家都因為喜歡他而暱稱他為詹米。他是位性情中人，他愛好書本的習慣，令我老覺得他很像我的祖父，同時他也有著跟祖父一樣的勾鼻及銀髮。

我在普林斯頓的第一天，就被賀斯教授帶到這位令人尊敬的校長家中，校長並未從椅子上站起來，卻伸出手問我：「你是來享樂的嗎？」



我回答：「不，校長，我是來學習的。」他緊緊地握了下我的手說著：「很好，這就對了。」

有一個冬日，我接到喬治姑丈的電報，內容是：「如果你還要見祖父一面請速歸來。」我很瞭解喬治姑丈的個性，也知道他說的是很件嚴重的事，所以我馬上坐第一班火車到紐約，並轉另班火車回北方老家去。

當火車沿著山谷向上時，景色顯得了無生氣，一隊出殯的行列使我有不祥的預感，當火車抵達威林堡，月台上只有一個名叫皮斯頓的小男孩，我心急如焚地問他：「你知道我的祖父在哪裡嗎？」他稍微結巴了一下說：「他已經去世了，保羅。」

關於祖父生病以至死亡的點點滴滴，都是後來由祖母及其他在場的人告訴我的，我知道這些都是事實，因為它們都來自我深深瞭解的人。

那年的冬天是東北方有史以來最嚴寒的。紐約市的諾斯河都結成冰，而人們都爭相走在冰河上，好讓他們以後可以炫耀一番。雪都快堆到屋簷的高度，而火車也一班班停駛，沒有儲存糧食的人都要挨餓，可是祖父家從不缺糧。如果以前曾經認為詩人惠提爾對雪境的形容太過誇張的話，現在都得要重新檢討，祖父那一年特別辛苦地把雪從門前的通道鏟得乾乾淨淨，對他來說暴風雨是很大的挑戰，但通常在日出之前，別人都還在睡夢中的時候，就能聽他的雪鏟挖雪的聲音。

不論多大的風雪祖父總是在戶外工作，使得祖母有時候頗為擔心，但對他的充耳不聞還是可以諒解。她只能給他裹上厚厚的衣服，讓他不受大雪及冰雹的傷害，偶爾祖母也會走進冰冷的南廳，從冰封的窗門縫中看著祖父工作的進展。



祖母有一次向喬治姑丈提起此事，喬治姑丈耐心地等她講完後說：「爸的雪鏟是他最好的藥，不是嗎？」媽回答：「看來好像是如此。」於是祖父便得以繼續這種藥方，如果他在嚴冬時期留在溫暖的小廳裡，壽命是否便會增長或縮短，即使喬治姑丈這麼聰明的醫生也不曉得。

在我離家前的一段日子，最令我興奮的是在清晨去郵局之前或之後的清雪運動，我從不拒絕祖父給我鏟雪的榮譽，我和喬治姑丈及祖母心底裡都清楚，祖父不做這些雜事是絕不會安穩地午睡的。

他已經放棄了他的馬、牛、園中粗重的工作，以及禾田、穀倉的瑣事，可是家事是沒人可以跟他搶的。祖父從不需要明講，當他穿上靴子，把長褲管塞進去，戴上手套、護腕及圍巾，並往小木屋去拿雪鏟時，大家就知道他又要開始鏟雪了。

祖父的雪鏟對我來講是勇氣及決心的象徵，我家如果有代表性的徽章，那一定要用雪鏟的圖形；但可不是平臥式的，因為祖父絕不容許那樣子，一定是直立式樣，隨時要被徵召的樣子。

回家之後，我知悉有一天早上祖父回來後便著了涼，而且病情漸趨嚴重，到了晚上他在平日的時間上床，卻沒有按時醒來，祖母發覺他呼吸沈重，在婚後六十年的歲月裡，祖母第一次起來叫人將把廚房的火點著，加入了煤又清了熔渣。祖父繼續沉睡讓祖母甚為不安，天一亮便發了封電報給喬治姑丈，他一收到便立刻備馬直奔威林堡。

比利和芬尼都有方法從喬治姑丈的行為，判斷事情的緊急性。喬治姑丈很快抵達家門，與祖母打聲招呼，便立刻到祖父床前為他診斷。他停頓一下後對祖母說：「爸有點肺炎，我希望他硬朗的體格可以挺得住，就看今天晚上了。」



麗柏嬌嬌中午之前來了一下，而我們兩家的後門之間的雪因沒有鏟清，所以她很不尋常地要使用前門過來，愛倫和巴雪拉等近鄰都前來問候，有異於日常拜訪時談論家裡的事的習慣，大家都嚴肅而仁慈地分享著祖母的焦慮，愛倫因擔任法官的父親最近才去世，所以好幾次特別體貼地帶來了一些必需品，並柔聲細語也安慰祖母。

較晚時喬治姑丈又從魯特南德，帶著蜜莉姑媽回來看祖父。他們都坐在餐廳中低聲地說話，他們從未見過喬治姑丈的神情如此憂心，並且眼神中透露著嚴肅。

稍後他便發電報通知我的父母親及其他的親友，父母親都馬上趕到，有親友及鄰居在身邊真是一項恩賜，因為我不知道沒有了這些慰問，祖母要如何渡過這種情形，雖然她和祖父六十年來沒有分開過，和他分享了所有的心事，但祖母還是控制得很好。

祖父的呼吸比較不急促後，生命力便開始弱下來，喬治姑丈也知道希望不大了，不久後祖父便去世，去世前沒有清醒過來，他疲乏的心停止跳動，一位好丈夫、好祖父，新英格蘭好市民就這樣離去了。

魯特南德一位殮葬師把他的遺體移到北廳，那是一個只有在我童年時開放過一次的地方，祖父便暫時在那裡安息，等著我回來。廳裡非常冷，舉行喪禮時，全屋的火爐都點燃了，好讓沒有火爐的北廳溫暖一點。

雖然祖母從未扮演過管理者的角色，卻在這緊急的關頭表現了她的能耐，把每件事處理得有條有理。

喪禮非常簡單，除了在廚房及餐廳窗口種植的天竺葵外，沒有別的花卉。在大廳間的走廊，神父適當地回顧了祖父的生平略歷，教堂合唱



團的三位團員男高音史哈倫，女高音喜卡兒及她的寡婦姊妹女低音柯梅麗在沒有伴奏的情況下唱著「仁慈的光帶領我們」，以及其他常唱的聖詩。

雖然祖母的兩個兒子及其他孫子女都在場，祖母都要我在前往墓地的雪橇上與她坐在一起，並沿途倚在我的手臂上，我們走的路上，雪已被教堂司事剷除，直接通往我們家的墓園。

墓園有鐵的欄杆，還有刻上郝華德·哈理斯名字的墓碑；祖母從始至終都克制得很好。母親後來建議趁著親友都在時候，宣讀祖父的遺囑，並由我來負責宣讀的工作。

遺囑表示土地分成三部份，三分之一由蜜莉姑媽繼承，三分之一給喬治姑丈託管，父親則可以由其中領取收入，另外三分之一由祖母去處理，包括繼續負責我的教育費用在內。

遺囑對鄰居來說是個意外，他們都以為我和蜜莉姑媽及父親會平分這些財產，唯一失望的是父親對他那一部份的託管方式，他也不認為他需要別人，尤其是喬治姑丈，去管理他的財產。喬治姑丈雖然也不喜歡這種安排，卻負責地執行這份差使，日後父親因與他有爭執，喬治姑丈曾把帳本打開叫我過目，我只有說：「把本子閤起來吧，不必要解釋這些。」我見過最忠實盡責的人便是喬治姑丈。

父親被定為沒能力的事實，使他十分傷心，祖父早已預知這種結果，所以他生命的後期，常坐在起居室的火爐邊獨自飲泣。



第三十章

再見！祖母



祖父去世後，我在普林斯頓讀完了那一學年，夏天則回去陪伴祖母。就像預料中的一樣，她常陷入沈思，我知道她非常寂寞，可是又不理解她說的話，只知道她總是在屋裡走來走去，好像生活在迷宮裡面一般。

有時候她會叫我在日落時刻，陪她到果園散步，祖母喜歡看西山的日落景色，她說那顏色就像從珍珠色變成粉紅，又由玫瑰紅變為火紅。

「這是個奇景，保羅，有比這更偉大的景色嗎？它是造物者奇妙的巧創，日落總是使我感覺舒適、安詳及有信心，創造這些的那雙手，絕不會帶給他的子民任何的災難。」

她很少提到祖父，雖然我知道她說的所有話都有他的影子，只有一次當我跟她走在果園的小路上時，她說：「我覺得我很幸運，保羅，因為我擁有你祖父給我六十年忠貞的愛，沒有比一個女人能擁有這樣一個好丈夫，並能給她子女，和比父親的愛更大的恩賜。我們的生活雖非完美，中間也有些讓我們憂心的事，我們失去了三個可愛的子女，有時候會感到絕望，可是畢竟有別的责任要負，包括死去的和活著的，對一個女人來說，沒有人比丈夫更重要，我們的心意一致，所以我的一部份也已隨他而去。」

「保羅，我有時候懷疑你是否知道你對祖父的重要，他常覺得他的一生很失敗，因為他本來對你父親的期望很高，花很多錢和精神在他的教育上，但結果卻令他非常的失望，然後你的來臨讓他把所有的希望重新放在你身上，保羅，你不能讓他失望，你要努力而有尊嚴地為他而活。」

這不只是個祖父母的故事，同時也顯露了新英格蘭人的個性，在我的童年時代，甚至是現在還生存的人，這也不只是自傳，而是從我眼中



看到的一切事實。

秋天來臨時我沒有回去普林斯頓，我在西魯特南德的雪頓大理石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早上五點就得起來，步行一英里，到公司之後，先把火爐清乾淨，等候上班的人，然後再開始其他的工作，甚至做一些其實我不需要做的事，一年後我從事務生昇遷到較重要的職位，那是一份寶貴的經驗，可是祖母最後決定，他的孫子必須到西部去唸法律。

在山谷的日子，我覺得自己站在人生的門檻，未來是不確定的，我是否能克服生活的匱乏，或者我會像父親那樣的受到打擊而被傷害？

父親與我還是有別，我的父親還有家可歸，我也許很快就沒有了。我們的老家為了紀念祖父母很快就會關閉，而祖母會去跟她的子女，我的蜜莉姑媽及喬治姑丈居住。

我父親靠著祖父遺留的託管財產收入生活，祖母有時會給他一點，而我很快就得靠自己。

除了祖母的一些小幫助以外，或許祖父遺囑上救了我的一點，就是讓我自力更生。我並沒有後悔，我的一生要冒險，因為祖父認為我可以照顧自己，讓我自己獨立，我深感驕傲，我繼承的遠非錢財所能比擬，因為我慷慨、勤奮，有犧牲精神的祖父母給了我完整的教育。而最重要的是，他們在這個充滿了愛的好家庭裡所建立的榜樣。

我想我繼承了祖父的大方及忍耐，在年輕人眼中他是位親善大使，從不議論別人的是非、宗教觀或政治觀。

工作時的日子過得飛快，先前擔心的時刻也終於來臨了，跟我與祖母住在一起的，只有一位代替祖母執行家務的老婦人，我們的計劃是在



分手前的幾個小時裡讓我跟祖母在一起，蜜莉姑媽及喬治姑丈很清楚這一點；他們會稍後再來，把祖母帶走，然後再也不會回來這個我們渡過美好時光的老家。

那是九月初一個明朗愉快的早晨，我們的心卻很沉重，祖母和我坐在餐廳的沙發上，面對著我們多年來一起共餐的桌子，那也是以前父親常用餐的桌子。我們聽到已經歷經三代的老掛鐘在走，一切都好像沒變。事實上，父親、哥哥西索爾和我第一次一起享用牛奶，藍莓和麵包的印象恍如昨天，廚房一向是家中的活動中心，起居室是作休息、閱讀及沈思用的，而餐廳是討論事情的地方，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場所。

祖母壓抑著感情說：「保羅，我曾把這一刻想了又想，甚至把想說的話都準備好了，然而現在卻都記不起來了，因為我要說的其實就是祖父要講的話，你知道祖父對你的心思，不是嗎？」

我回答說：「是的，我完全瞭解，我也希望能夠不辜負他的期望，他確是為我立下了很崇高的標準。」

「是不容易達到，可是你一定做得到，保羅，我知道你急著要擴展視野，只要你不荒廢學業，我和你祖父都不反對你這樣做。有志者，事竟成，保羅，你要自己去努力。的確不很容易，可是你一定做得到。你和西索爾以及你父親進門的那一刻，我還記得非常清楚，有些人說我們不應接受撫養你的責任。因為，畢竟我們已經把責任都盡過了，你一定有聽人們這樣說過。」祖母用詢問的眼光看著我。

我回答：「是的，我有聽說過，也許他們是對的。」

「絕對不是，保羅，不要把這記在心裡，我們覺得是你把我們的生



命延長了，有的家庭把孩子撫養大了，然後看著他們離去，便覺得空虛，當沒有愛的時候生活便無意義，而你的來臨又讓我們享受愛的感覺；雖然你也讓我們操心過，可是生活便是如此。我反而覺得讓你跟倆老在一起並不公平，孩子需要兄弟姐妹，還好你也找到了一些朋友。」祖母一直述說著藏在心中已久的話。

抬頭看鐘，我驚覺已快十一點了，離開我要趕的火車只有十五分鐘，當我站起來離開時，祖母在我記憶中首次眼淚成河，我抱著她弱小的身軀說：「不要緊的，祖母，我很快便回來看你。」她的回答只是搖一下頭，沒有任何的話。

我經過伯頓法官家時，順便告訴愛倫要去安慰祖母，她告訴我她很樂意這麼做。

拐了彎，走過祖父以前懸掛燈籠的地方，我往前走向火車站，十一點十五分的火車如常地熱熱鬧鬧的抵達，火車離去時，我的心也隨著這熟悉的一切漸漸遠去而跳動，我感覺非常孤寂，祖母是我最後的堡壘，現在也失去了。

我常收到祖母來信，並把它們保存起來，她告訴我一切關於新家的事情，例如瑪蒂表姐與友人去歐洲旅行，祖母便覺得很有趣，並為她感覺到驕傲，祖母從未期望過這種事情，而瑪蒂表姐歐遊過之後當然會不一樣了，祖母也提及其他的親友為她做的事，都是很體貼她的。

離開老家後的一年零一個月，我在愛荷華大學攻讀法律時，收到喬治姑丈來電報，說祖母已經在一個夜裡辭世了，事前一一點徵兆都沒有，祖母就是在夢中去世的。



我並沒有回去參加喪禮，父母親及其他親友都在場，魯特南德先鋒報報導說：「一個小小的出殯隊伍，護送了潘蜜拉、哈理斯的遺體，她是威林堡郝華德·哈理斯的夫人，喬治·哈理斯大夫的母親，葬禮只有親友參加。這是一個美麗的日子，山邊的顏色在出殯的隊伍抵達時美麗得接近完美，遺體被安葬在較早時已去世的夫婿郝華德·哈理斯先生的旁邊。先鋒報謹向喬治·哈理斯大夫及其親人致意，也感到欣慰他敬愛的母親的生命，結束於佛蒙特最美麗的秋天。」

祖母入土了，如果把祖父母葬在別的地方是不敬的，因為這個山谷是她們渡過了生命中最美好時刻的地方，他們的兒女全都在此長大，也有三個孩子在此逝世。在祖母的童年時期，她遍遊過綠山墳場，也在這片埋葬逝者的土地上採過各種美麗的花。

家族的墓園就在山邊上，離開墳場的噴水池不遠，因而能聽到美妙的流水聲。在這墓園中，大法蘭西絲，小法蘭西絲，以及祖父母的長女瑪麗蕾德和她的夫婿都長眠在此。

祖母只是一直專注在執行她的責任上，她很少提及傷心的往事，如果不是因為我在廚房的抽屜中發現兩位法蘭西絲的小鞋子，以及墓園中的墓碑，我也不會知道關於她們的事。

在哈理斯家的墓園四週圍繞了無數的鄰居，馬汀達爾、伯頓、文生、柴爾德、巴雪拉、史貴那、希爾、肯特、巴路、愛因斯握爾夫、馬修、米勒、唐生、喬頓、柯爾、史坦福特，以及其他住在山谷的名人。是的，綠山墓園的確是最適合祖父母安葬的地方，這個山谷就是祖母的理想樂園。

祖母相信復活，而她一向害怕見陌生人，所以天使加布利爾吹起號



角迎接她的時候，她故鄉的親友將會圍繞著她；最理想的當然是由已故的伯頓法官披著灰色的披肩，用他一貫性的語氣打招呼：「您早，哈里斯太太，今天天氣可真好。」

我常在腦海中想像那個十月的日子：出殯的隊伍慢慢地繞著奧特溪走過山谷，山邊都被秋天的顏色燃燒著……我甚至想像著親友們瞻仰著祖母的遺容。我好像在場一般，看到祖母疲憊的手放在胸口上，還有她微癢的手腕上像榮譽徽章一樣突出的骨骼。沒有任何美容師或修甲師，可以像美化別人的母親跟祖母一般，美化我的祖母的手，因為她的愛心及責任感使她的美無可比擬，她八十九磅的體重每一磅都致力於愛的服務，使家庭生活美好。

在超過五十年中，春天的陽光依然每年使墓園中的花早生長，夏天的陽光使它們成熟，秋風又把落葉吹到祖父母安息的墓上，冬雪又宛如棉被一樣覆蓋著他們的墳墓。

倆老攜手在六十年的歲月裡，共同背負著艱辛的十字架，他們卻樂此不疲，毫無怨言，事實上沒有這些考驗，他們可能還無法共渡一生，命運仁慈的安排讓祖母活得較久，因為她能照顧一些細節的瑣事，如果祖母先逝世的話，祖父一定無法獨自生存超過一年。他每天必定會伸手找她，忘記她已離去，而他的傷口便會一次次地被觸痛，因此強壯的祖父先逝世其實是一項恩典，這樣祖母就可以照料一些尚需完成的事。

當梭羅看到木工砍伐森林時，他說：

「感謝主，他們還不能把雲砍下！

世界上總有一些永恆的東西，是人類可怕的怒氣所



產生的摧毀力無法破壞的，如此想便能讓人在這個
亂世獲得內心的平靜。星星仍閃爍，太陽仍起落，
山不能移，鳥鳴水流，花吐芬芳，世界仍美麗存在。
人類有著不滅的精神，母愛無論如何遭到蹂躪還是不
死的，當希望之火快熄滅時，勇氣及犧牲的精神
會再度使它復燃，受到傷害的心在風中挺胸昂首。
你不能把雲砍下，人類的精神也不會滅，世界上美
好的東西終歸會生生不息。」

——友善的探險者



第三十一章

五年漂泊



大學肄業時，祖母突然逝世，我急著等待祖母出殯的消息，每次憶起兒時情景，使我更加思念家裡的一切，我渴望回到山谷中既安靜又有次序的家，和我深深掛念的祖父母在一起。我經常夢見佛蒙特的山脈，回首一切，不禁淚水漣然，也使我憶起布理斯·卡門的一首詩：

「我深深地懷念我的山巒，
我那英勇故鄉的起伏丘陵，
這種渴望緊緊著我，
沒有任何安慰可以平息。」

這位來自佛蒙特的青年在前往愛荷華的前一年，曾在芝加哥停留一個禮拜，覺得這個忙碌的城市，顯然在令人不安、不愉快的氣息裡，另有一種非人世所有的魅力，與他曾經長居那個地方的山谷完全不同。

然而在那個山谷裡，總有一股存在其中的一種特殊活力。那兒是讓人學習人間風俗與習慣的地方。那裡是不是有人群集的地方？如果是，有什麼吸引力？有什麼足以影響人們生活基本的動機？為什麼有些人是好的，而有些人卻是壞的？為什麼有些人願意犧牲奉獻？他們獲得的報酬又是什麼？為什麼其他人卻浪費他們物質、精神與道德的資源？他們從那裡得到些什麼？祖父的教訓是否睿智？或許出於善意，然而卻又是落伍的？

在愛荷華的第一年中，我在史提文森的聖約翰及第摩尼的衛斯南特的事務所學習法律；但是，到了夏季，卻經常在奧卡莫佳湖釣魚，以此種戶外活動為樂，閒暇時才攻讀法律。

當年秋季，我進入愛荷華州立大學法學系就讀，並於一八九一年六



月畢業，在愛荷華大學的情形與我從前所遭遇的大不相同；那裡的學生年紀比在佛蒙特及普林斯頓大學時大得多。他們大部份來自農家，有的曾在學校中任教，以便賺取足夠金錢進修。他們都是正派人士，大部份已過了喜歡娛樂的心態。讀書環境良好，讀法律的學生經常於晚間時刻，在他們房間中作各種問題的解答，並討論有關法律學理及其實案。

那時候，回顧自己從各不同教育機構中，所獲得經驗的時候，我時常反問自己，有何所獲？所獲究竟又是什麼？這樣對於祖父所作的犧牲與希望是否公平？是否值得？

由我所喜愛教育機構中，所獲得的最好東西乃是在同學間的互相接觸中得到的。在學術方面，除了那些我所喜歡的作者所寫的好書以外，我不敢聲言收穫甚豐。

在愛荷華就讀的最後時日裡，我最專心的是學習人類的生活方式；由研究本國人的生活方式著手，然後及於其他國家。但是，我能達成他的目的嗎？我自己心裡明白那是一種瘋狂的冒險。那是一種違反慣例的嚴重事情，家裡的人必然會以為我瘋了。其餘的同班同學都是神志清醒而敏感，他們都會在畢業後六十日內，選定他們所要前往實習法律的各個市鎮。

這時，正好碰上一件事情使他益發加強信心。時值應屆畢業班舉行畢業典禮，請來了一位於十年前在該校畢業，成名的執業律師演講。他說：每一位畢業生在他畢業後，應先到小市鎮上去，在那裡愚弄自己五年，然後再到他所希望的大城市正式執行業務，那才是一項聰明的計畫。

這一篇話使我心中疑惑全消；我決定騰出五年的時間來愚弄自己，並不侷限於小市鎮上，而是擴及全球各地，那是多麼奇異的經歷！經過



這一段自我放逐以後，我便可以在某一大城市中掛出我自己的小招牌，也許就預定在芝加哥安頓下來。因此，我便著手準備心裡想幹的傻事。這一開始便不可收拾，我專心貫注於本國人及外國人生活方式的興趣，決意要達到自己所堅持的願望。

為什麼不同種族的人，生活方式會有差別？我從大學圖書館中讀到不少由英國、法國、德國、蘇俄及北歐作家所寫的文獻，更增強了我的好奇心。看來只有到海外去觀光，才能滿足我認識人們的生活方式的慾望。

為了達成這個雄心壯志，我願意提供任何方式的服務，不論是勞動體力的或是動腦筋的，我都願意。我曾在山上步行數百英哩，並且流浪於大城市的街頭。我曾夜宿荒郊及城市的貧民區，有時甚至要忍受飢餓。曾有無數次想及迅即返回到山谷，那令人感到安慰的祖父母的家。當我飢餓時，最常想起的，既不是塗奶油與糖漿的蕎麥餅，也不是新英格蘭的豬肉與青豆……而是一些我在小孩時很少想到的事物：祖母所做的甜甜圈；當我在異地他鄉患病，我會想到祖母的貓薄荷茶，或燙腳熱水澡；還有，我經常記起她那顧慮遇到的關懷。

我在西北部渡了長假，以打獵、釣魚為樂，身邊只剩數元。經過不久，當我抵達舊金山時，已是囊空如洗，孑然一身。經過一位在當地年鑑報社服務的大學朋友的介紹，勉強謀得一份記者差事，待遇差，事情又忙，而且工作非常競爭。當時另有一位記者同僚，名叫哈利·普霖，老家在路斯維爾，後來成為「全國棒球聯盟」的主席。

我和他很快成為密友，而且決定一起在加州各地，沿途找尋工作，過過流浪的生活。三天之內我們終於在瓦佳山谷的果園中找到一份苦力



工作。為時不久，又開始由卡拉維拉斯翻越三百英哩的大森林。下一趟旅程則是到弗瑞斯諾的葡萄乾工廠當打包工人。我們的終站是洛杉磯。我後來也在當地的「洛杉磯商學院」擔任了一段時間的教職。

我在加州一共停留了九個月，下一個目的地是克羅拉多州的丹佛市。我在當地老十五街劇場玩票扮演一位在股票公司工作的人，頗能表現自己的才華。這項才華還頗引起大家的注意。我的老朋友會寫信來，說我已走入歧途。我早年攀登畢克峰，和綠山山脈、內華達山脈的經驗，應該也可以用在落磯山脈才對。我曾在「落磯山新聞社」擔任一段時間的記者，然後又在鄰近普雷維爾牧場內過著牛仔式生活，經常騎著馬奔馳數日，找尋迷失的牛隻。後來我碰到從前在舊金山報界工作，現在轉朝向東部謀生的朋友後，又回到丹佛為共和報工作。

佛羅里達州是另一冒險歷程，我幸運地獲得一張火車通行票，火車行至傑克遜維爾時下車，在當地一家最負盛名的聖詹姆士觀光旅社擔任夜間職員。旅館事業平淡無奇，不久我便找到一份旅行推銷工作，為喬治·克拉克推銷大理石及花崗岩。我以前在佛蒙特的時候，曾為「雪頓·塞東大理石公司」工作，對於這方面業務已有初步認識。喬治對我這個漂泊者影響良深，不久便與我成為密友。數年以後，喬治曾組織傑克遜維爾扶輪社，並擔任第一屆社長。

一八九三年三月間，我前往華盛頓參觀克里夫蘭就任美國總統的大典，同時並在當地的華盛頓星報社任臨時工作。當我從華府前往路易斯維爾時，正好哈利·普霖也回到此地。我希望他能幫我推介進入消息報或商報工作，但事與願違，希望幻滅。因此，我又另外找了一份經營大理石與花崗岩業務的工作，使得我有機會到肯塔基、田納西、喬治亞及



維吉尼亞等州旅行。

當我抵達維吉尼亞州的諾福克港時，便辭去職務，從那裡搭船前往費城。時當湯姆·布朗初次獲得足球大賽的榮譽，我所醉心的狄更斯、薩克萊與史考特等作家正負盛名。我仰慕英倫各島已久，為了到英國觀光，我願意承受任何困難。在費城報紙的事求人廣告裡面，我看到一家商號「巴爾的摩」正徵求牧人，看管運往英國的牛群。船上一切的匱乏與痛苦，令人難以置信，食品的供應更是極端缺少。船上水手與牧人，包括一些最邪惡與敗壞的人物，簡直令人無法想像；但那是一趟最值得的經驗。

輪船直達利物浦，我遊完利物浦港後，並往近郊觀光，然後搭乘同一輪船公司的另一艘輪船返抵美國。我最感失望的便是未能參觀倫敦，於是決定即使再一次忍受同樣困苦，也要去英國大都會一遊。回程在旅途中的一切還不算壞。然而只有床墊、毛氈或飲食餐具供牧人使用，食品大部份是馬鈴薯與水，有時也供應些許肉片，再加些發黴的餅乾。臭蟲多得很，冷水侵入船艙是常有的事。

當我在巴爾的摩等候另一條較好的船時，步行至依利柯特市找到一處牧場做鍛鍊肌肉的工作。對我來說，這是一份吃重的工作，只能盡力而為。不久，為了獲得食宿，便調往農莊做零工。以後又到一所玉米加工廠工作，日薪美金一元五角。工作不久獲悉有一條較好載運牲口的船即將啟航。我返抵巴爾的摩，擔任「密西根號」輪船的副領班，終站是在泰晤士河畔的第伯利船塢，距離倫敦大約只有三十英哩。那是多麼快樂的時光！

我與同船的一位朋友，不久便在倫敦街上探訪英國議會，以及所有



歷史上、小說上所記載的名勝。雖然，受限於我們的能力，只能在白教堂區租得一間宿舍，這個地區對於我這個剛從佛蒙特來的萌芽期社會學家來說，卻非常有趣。該輪船於回程中轉往天鵝海裝貨，使我有機會觀光威爾斯。這是一件意外的收穫。

返抵美國後，我立即搭火車前往芝加哥，參觀一八九三年世界博覽會。欣賞這個美麗的美國展覽會，是我流浪生涯的一段插曲。從這個展覽會上，使我對於在這個迷人的大都市將來的可能發展，增加了信心。我的錢付完火車票資，到芝加哥已是一文不剩。我找到一位在展覽會中任職的大學同學，暫居他家，成為他的客人。有一天，我進入佛蒙特展覽館時，很驚奇地看到住在魯特南德的堂兄弟艾德和小福斯正在檢驗展覽品，我立刻轉向，離開了展覽館。我不願意在這種貧窮的情形，見到我的親人。

紐奧爾良是所有的美國城市中，一個多方面特別與美國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迷人城市。要怎樣去那裡是個問題。我在旅程中從來不搭便車；我沿途找工作賺錢付車資，並隨身帶著行李。我願意全力以赴從事任何工作，賺取生活費用。假如無法如自己所願做好工作，那必然是因為體力與精神所限，並不是我漠不關心。而我借了錢之後必定還錢。

我由大學同窗那兒借得一筆款項，使我完成紐奧爾良之行。我從紐奧爾良報紙的求才廣告欄上獲悉，普拉格名斯教區中將僱用柑橙的採取與包裝工人十二人。

第二天我便和另一群人，橫渡密西西比河，前往位於三角洲中的果園及南普查提倉庫。這一條被稱為「水之父」的大河便是由這裡注入大海。這份採果、打包、裝箱及搬運工作做了數天後，十分順利。但是，



突來的一陣大風，演變成爲颶風，並引起海嘯。我和所有採橙子工作人員，在黑夜裡橫過漩渦激流去救援婦幼，並把他們安置在安全的南普查提倉庫。然後拿起斧頭與鐵籠劈開堤岸，把積水引入河中。當颶風過後，防洪堤上堆滿了無數馬、牛、豬、雞及鳥類的屍體。

那次一八九三年海岸線的大風暴，奪去了數百人的生命，財產更是損失無計。雖然事情已過去多年，但其恐怖與淒慘的遭遇仍留存在我的記憶中。

當我返回紐奧爾良後，便急著謀求一份報社差事，結果沒有成功。這個歷史性的城市值得參觀與研究的事物太多，但是我這個貪心的旅遊者，對於冒險的熱望已略為和緩。我的思想轉向位在佛羅里達州熱心待客的朋友。

在傑克遜維爾的大理石公司，還爲我保留一份職位，結果我回去了。喬治·克拉克爲我安排在我以前未曾走過的地方工作。我除了遍遊南部各州外，並到過古巴及巴哈馬群島各地觀光。當我到達克拉克的老家傑克遜維爾訪問時，可說是此行最愉快的時光。這位老闆與他的推銷員已成為最親密的好友。

經過一年以後，我對喬治表明要離開的意向。喬治說：「還有什麼地方你想去看看的？」我回答說：「是的，還有一個地方我很想去，然而我卻懷疑你會願意派我去。」喬治問說：「那是什麼地方？」我說：「歐洲。」過了兩個禮拜後，我這個流浪客再度踏上跨越大海的旅程，接受僱主的委託，前往歐洲大理石出產地訪問，包括蘇格蘭、愛爾蘭、比利時與義大利等國家，任務是向各地採石場購買產品預作安排。

我以好幾個月時間遊覽了解英國、愛爾蘭、法國、瑞士、義大利、



奧地利、德國、比利時以及荷蘭等國的情形。當我在義大利的卡若拉·麥克法蘭家作客時，我這位外國人受到特別禮遇。麥克法蘭先生及他太太堅持貸款給我，讓我達成暢遊歐洲大陸各地的願望。我接受了這筆善意的貸款，並在其後不久如數奉還。

當我返回故土時，我又費了數個月的時間為喬治·克拉克詳細分析建立在傑克遜維爾鄰近業務的計畫。然後，我又把眼光往北朝向芝加哥。喬治懇求我仍留在傑克遜維爾，他故意從別的方面說：「不論你去芝加哥有多大益處，假如你仍能同我在一起，我保證可以使你滿意，賺更多的錢。」我答說：「我相信你所說的話一定是對的。然而，我去芝加哥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我去那兒的目的是為了一種生活方式。」我對於紐約市認識甚少，並期望在芝加哥定居之前，多去認識這個東部的大都市。喬治特別為我把駐在紐約的經理調回傑克遜維爾，然後派我為駐紐約辦事處代理職務。

喬治·克拉克是一位真正的朋友；既高貴又慷慨的友人！



第三十二章

掛出小招牌



幹了尚差三個月就滿五年的傻差事，我這個流浪者終於來到芝加哥準備執行律師業務。我的少年時期已經過去。旅行與工作使我成熟幹練。當人們對於能增進智慧的任何一個機會置之不理以後，他們常常自願步上崎嶇道路，而困苦的小徑有時反能獲得更多經驗。

一八九六年早春，我終於把我的生活安置下來。此時，在我家鄉山谷中的楓樹正是生長茂盛的時候，各界人士從事於國際性聯誼的願景一時尚難實現；仍需要有性質上不盡相同的各種經驗；但是已經打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我敏感的思想中，常會發現在邪惡之中也有很多善良，在荒涼不毛之地也存有友善，在商業界人士中也有很多是忠實可靠的，但我不免疑惑是否應該有這種幻想？

在芝加哥我體驗到困苦的時刻，我曾預期這種困難時刻的到來，但是，我不相信那會比我當流浪漢時更為困苦。我認為自己是一位對付困難時刻的專家。我已竭盡所能施展我原已覺得貧乏的機智與計謀。然而，開始執行律師業務所遭遇的困難卻比我所預料的要大得多。

「掛出我的小招牌」是一件簡單的事，我並不期望它會吸引很多人，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也沒有想到它會全然被忽視；在我的記憶中，當時的立即效果等於零。為了使自己能諳熟實務，我曾花費很多時間去了解法庭，我在事前熟讀各種案例到深夜，但我一個顧客也沒有。我曾向其其他年輕律師討教，但是獲益甚少；有些人有他自己的辦法；有些人則有富有影響力的親戚朋友為他撐腰；其他的人，正像我自己，只好自力奮鬥。

至於我這小小的律師業務是如何開始的，其實最後還是靠著合夥經營而來的。沒想到後來有機會另再合夥創立新事業時，我總是被推薦為



負責人。隨著時間過去，在一個適當的時機裡，我成為律師公會的會員，然後參加新聞社和波希米亞俱樂部為會員，並在商會有所表現。

無論如何，經過了五年的荒唐生活，開始任何新事務，對於一個少年來說當然是很困難，但我現在已經是一位青年，顯得穩重，也變得聰明。我那時感到極端的孤單，尤其是在假日與禮拜天，我曾指望能有一種辦法，可以認識一些從農村或大專畢業來芝加哥就業的年輕人，大家可以不拘小節地在一起共享友誼。但是那需要有較長時間的思考、籌劃，才能產生結果。

為了重溫兒時舊夢，我終於離開芝加哥回到了我的老家。我實在虧欠喬治姑丈太多；他到魯特南德火車站接我到他家中，所用的一輛四輪馬車，仍是由紅棕色的「比利」拉著。喬治姑丈仍是執業醫師，然而他的全盛時期業已過去；對於一切淡然處之。

當地原有的火車站已被燒毀，新建開放式車站並不見得有何突出。當地幾家旅館侍者的呼聲極力稱讚他們款待賓客的殷勤和特別的優點，聲音宏亮而且用的是使人迷惑的土語，這裡的商業地帶及中心區，對於這位來自芝加哥的青年來說，簡直是一片荒村。

喬治姑丈的屋子位於鄉居街，樓高三層，而且是雙層斜坡的屋頂，但屋子並不見得很寬大。蜜莉姑母與瑪蒂堂兄弟對我的歡迎是真情但卻冷靜的。福斯家已經起了很大變化；團聚歡笑的聲音不可復聞，大多數孩子已經離開這幢屋子。喬治姑丈大部份時間停留在走廊上，遠遠離開街道，過著平靜的生活；他與過去一樣，卻很少說話，除非是應答他人的問話。

當我提及那一匹紅棕色的馬比利時，無論如何，他頗感興趣地回答



首六任國際扶輪社長1939年攝於克里夫蘭年會。第一排由左到右)：右Paul Harris, Chicago, 1910-12；Gleen Mead, Philadelphia，1912-13；後排Russell Greiner, Kansas City, Mo.,1913-14；Frank Mulholland, Toledo, O., 1914-15；Allen Albert, Minneapolis、1915-16；Arch Klumph, Cleveland, O., 1916-17.



秘書長 Ches Perry 拜訪名譽退休社長，商談某些扶輪的問題。約攝於 1940 年



保羅偕同夫人抵達
百慕達的漢彌爾頓，
拜訪當地的扶輪社
友

1942 年在加拿大多倫多扶輪會議上致辭





說：「保羅，在我的日子裡我曾擁有好幾匹馬，我不記得我曾有過任何一匹壞馬。但是，比利這匹馬卻是和我最親近的。它與任何小孩同樣可愛，而且是極為馴服；它有它自己的想法，然而卻不頑固。即使它知道那是錯誤的，仍會服從我的命令，然而總會顯示出那不是情願的。我不難了解它的心意，可是，它卻更能了解我的。結果，我獲得一項結論，與其憑我的意思倒不如任憑它的，除非有些事情已確實得不到答案。我不能任憑比利隨意隨行，但凡是在管轄內的事情，一般來說，它是最後的決定者。」

我抵達魯特南德後的第二天，瑪蒂堂兄與我駕著馬車去威林堡。我們走溪路時，每到一處轉彎便喚起我往事的回憶。這裡也是我先祖母在十月天出殯時所經過的路線；我們常下車徒步，看看威林堡各項顯而易見的標的。我們經傑伊·紐頓、羅伯·馬希、哈德遜等農莊，以及草叉工廠、趕集場、天主教堂、胡爾農場、史坦福特家，最後抵達我們老家，這是我兒時所喜愛的家。當然我們也去過墓園，以最虔誠的心，憑弔已故祖父母的墓地。

在那幾天中，我便在威林堡旅館的暫時寓所中，見到了這裡的親戚朋友，包括我的主日學教師，她最能幫助我在真實的現在與夢幻般的過去之間建立一座橋樑；她現在仍然快樂地生活著，而且仍在為我少年和青年兩個時期組合中間的鏈環銜接。

看完一處再到另一處，我接續不斷地遊覽我所喜愛的舊地。

在奧特溪靠近路橋的游泳小塘，若干年前曾有成群的孩童全身赤裸地以游泳與嬉水自娛。雖然為過路人車所注視，他們仍然自得其樂，當他們爬在岩石上往潭中跳時，並不覺得赤身裸體是件無禮的事。過路村



民看到了也不覺得他們是撒旦釋放出來的一群厚顏無恥的小鬼。

我看到有很多矮樹叢的生長，侵入了原來預定為建築墮落青少年教養院保留地，而感到惋惜。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卻高興奧特溪尚無任何改變。

其次便是造訪往日富有魅力的福斯塘。福斯塘不論在夏、秋、冬或春季都是重要勝地；雖然她的浪漫情調稍遜於小塘。大多數的溪流、山麓，我都一一重遊了。當我在我所喜愛的山谷中攬勝探幽時，我有充分的時間去回憶兒時的各種遭遇，雖然時過多年，歷經各種動亂，印象已漸模糊。從那寧靜的山麓與高山上俯瞰奧特溪所流經的山谷，在那安祥而平靜的片刻，想到我從前的生活與我目前所看到的孩童們完全一模一樣，不禁感到驚奇；舊事重現的感覺不得不讓我驚愕，這其中的變化顯然很少。

另一方面，我可以說，基本上我仍是一樣的。平安地躺臥在這山谷中墳地裡的兩位老人家，他們已經把我塑造成形，如同一位藝術家捏造他的黏土。祖父母的理想已經成為我的理想，而且這種過程已經逐漸、自然地發生，既非祖父母，亦非孫子所查覺到的。很明顯地，我在生活上所表現的遠不及他們所預期的。但是，這種理想仍然存在。我祖父母的本意顯然很清楚；那就是真誠、節儉、寬容與無私。

當我任憑自己在山邊做白日夢的片刻，我的良知開始譴責自己，為何仍不起而行動。在這個忙碌的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完成，而能夠做的時間又是如此短促。當時，這種思想在我的腦海中浮現，也許人是應該作夢的，我在這個山麓上所做過的夢，便是最好的夢境。有一天，我爬在岩石的頂上，並越過把一大片草原分割為二的鐵藩籬，稍



作休息後，俯視山巒以及被小河蜿蜒而過的牧場上，吃著青草的牛群。牧草已在收割，割草機的聲音對我來說，是悅耳而甜美的音樂。

節儉的農民在邊界一隅處有韻律地飛舞著大鐮刀，以保留長在該地的小叢長穗草、苜蓿，以及自由生長的雛菊與金鳳花。農民們把原先割下的牧草疊在乾草堆上，再運往倉庫，以備隆冬下大雪時充當牛群的食料，同時讓雪花可以把空氣中的氮素帶入土壤中，充當植物的養料。我在山的另一邊，隔著收割地有一段距離，而嗅不到收割牧草時所散出的芳香氣味，然而，我已經完全沉醉在這麼寧靜與安祥的景色中，並把它珍藏在我快樂記憶的寶藏裡。

再回想過去這幾年，我覺得我的許多夢想，已經有一部份在逐漸實現。我曾訪問過很多英國名勝，包括在魯格比的湯姆·布朗以及牛津、莎士比亞和狄更斯，柏恩斯與史考特的故鄉：我也曾見識過基勞尼湖的魔力、阿爾卑斯山夕照的美景，與義大利天空柔綿般的雲影。

我感到很榮幸已經見識過許多國家中的各種奇觀，當時並未曾受到祖父的濟助，而是歷經數年不停地辛勞工作，遭遇危險與忍受飢寒所換得的。也許夢想並不太壞，假如一個人做的是好夢，而且能夠實現。

我的假期即將結束，我又將回去接受更多的磨練。



第三十三章

第一個扶輪



回到了芝加哥後，仍然要繼續低聲下氣地工作，但為了生活，我只好忍受。在週日裡，即使他們給我帶來了不少的挫折，仍然有一樣好處：由於業務繁忙可使我避免想及我自己。

禮拜天與假日是我最感煩惱的時刻。禮拜天早上我可以到城中禮拜堂做禮拜，但是，漫長的下午是我最感到極度孤單的時刻。啊！我不禁想起家鄉新英格蘭山谷中，那綠油油的田野與老友們親熱的呼喚聲。徘徊於公園中令我感到失望；那裡大部份是人造景物，而且數以千計的漫遊者中，沒有一張熟悉的臉孔。

沒有一個地方比市立公園更令人感到孤零零的。縱然是最好的樂隊奏出最優美的樂聲也無法排遣我的憂鬱。遊蕩的思潮又把我漂流到孩提時常玩的勝地；跨越奧特溪橋邊的泳潭及其他許多我認為是神聖的地方；我的腦海中正氾濫著與老友在山坡與高山上漫遊的思潮。

芝加哥幾處公園中，也有些休憩場所能令我感到山谷的樂趣，但是人潮太多，使我覺得吵雜而淡然無趣。有幾個禮拜天我走向偏遠的鄉村，然而，即使是在那種地方，仍然無法使我心裡感到寧靜。

偶爾乘船在密西根湖上遊覽一整天，能讓我得到暫時的解放，但是仍然無法逃避擁擠的人潮；即使是在船上，也是載滿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我曾到德國、北歐、義大利、希臘和匈牙利餐廳吃過飯，認識了一些人，但還稱不上是朋友。

芝加哥各個湖峰上蜂擁著泳者、野餐者及數以千百計為著休閒生活而辛勤工作的人。大家都讚美那些不自私的人不屈不撓的努力建設，使人們都能免費享受公園與運動場所的各種設備。



到處都是人，我卻找不到一張熟識的臉孔。生活中好像缺少了一些重要的東西——缺少了朋友。愛默生曾說：「擁有一千個朋友的人，居然找不到一個朋友可以分享答案。」在這新的城市中，我不僅沒有一千位，連那一位朋友也沒有。

有關人際事務的改善是靠辛苦工作而來的；有些人開始時也看出有這種必要。但是，當他看清要達成這種美景所將遭遇的種種艱難時，便覺得無能為力了。要不是在這個陌生城市的體驗，我根本不會感到人類是這麼迫切需要友誼，也許這便是這個宇宙的巧妙設計；我終於完全明白，人們必須有同儕的友誼。

我這個從經驗中獲得的想法，也是這個大城市中的千百人民都會體驗到的，這一個觀念持續不斷地停留在我的腦海裡。我可以肯定在芝加哥城裡，必然有很多像我一樣，從各小鄉村及農莊來此謀生的青年。其實我也曾認識幾個，為什麼不約他們集合在一起？假如他們也與我同樣地正在尋求聯誼，也許從此可以產生某種結果。

有一天晚上，我到郊區探訪某一位工作上的朋友，因為他家住在了市郊的小鎮上，晚飯後我們便一同在鄰近小街上散步，我看見兩旁店舖內的朋友都以本名互相招呼，不冠以任何尊稱，讓人感到格外親切。更使我憶起新英格蘭鄉村。當時我更感到為何不能在芝加哥城裡成立一個聯誼社團，由各種不同行業的人所組成，不受任何政治與宗教的限制，彼此容納他人的意見？有了這種聯誼豈不是更可以促進社員間的互相幫助！

這一次的感情衝動，並沒有使我立刻採取行動；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就這樣耗過去。在醞釀一次重要運動的過程中，常常需要有一位信



心堅定的人歷經孤芳自賞的時期。在一九〇五年三月間，我終於約了三位年輕商人與我相聚，我將這個希望彼此共同合作成為不拘細節的朋友，如同我們過去在自己鄉村中所經驗的友誼一樣，坦然告訴了他們，他們一致表示贊同。

席維斯特·西勒是這三人中我最早認識的一位，也是我在芝加哥最要好的朋友，他成為我們的第一任社長，也是我們一位忠貞的社員。另兩位是格斯達威斯·洛爾與海勒姆·蕭瑞，可惜他們二位都未能貫徹始終。

隨著社友人數的增加，聯誼的增進，社友之間更能發揮互助精神，並進而發展成為社區服務。銀行家與糕餅商人，教區牧師與水管修理工，律師與洗衣商人，他們都發現彼此的雄心、問題、成功與失敗有頗多類似之處。我們知道我們之間共同點，也發覺彼此互相服務的樂趣，我彷彿再度回到我那新英格蘭的山谷。

當這個團體召開第三次會議時，我曾提出好幾個建議，譬如社團的名稱「扶輪」便是其中之一，因為當時我們是輪流在各人的辦事處或業務場所開會，所以便決定選用這個名稱。以後仍然是輪流在各旅社與餐館開會。因此，我們便稱為「扶輪社友」，並且一直沿用至今。

在芝加哥扶輪社初創立兩年間雖未擔任任何職位，我卻提名各種職員，而且我的判斷經常為扶輪負責人所接納，現在再回首過去的情形，我覺得好像是過份獨裁。假定如此，那也是因為我對於扶輪事業的熱心奉獻。第三年我被選為社長，當時我的雄心是：第一，增進芝加哥扶輪的成長；第二，將扶輪擴展至其他城市；第三，強化對當地社區的服務，使成為扶輪的目標之一。



這一個偉大的運動便是如此誕生的，凡是讀過這一本書的人都認識「扶輪」這個名稱。從小小的開始而發展成為今日二十五萬名事業與企業界人士的聯誼組織。扶輪在七十個不同的國家令人感到如置身在自己的家中，正如一般所說的，扶輪沒有日落之處。

我所獲得的報酬甚大。朋友遍及全世界是一項最大的福份。想到這些朋友他們彼此間同時也都是朋友，真是一件最令人感到滿足的事。彼此寒暄或致意時，只要道聲：「保羅，早安！」那真是令人稱心，這是我兒時在我的山谷中的招呼聲，而現在卻成為扶輪社友們彼此親暱的招呼聲，不論是出自誰的口中，是貧窮，或富有的；是年輕，或是年長的。這個招呼聲仍然是使我悅耳的甜蜜音樂。

對於在芝加哥這個大城裡這個小小團體集會的社友來說，扶輪猶如在大沙漠中的一小片綠洲。那時候，他們的集會與其他一般社團不同。他們比較親切，而且更為友善。拋開一切累贅與無意義的拘束；嚴禁使用任何頭銜或尊榮的稱呼；社友又一度回到少年時代的情景，對我來說，出席扶輪例會好像是回到山谷中我那可愛的家。

扶輪原有的觀念業已擴大；扶輪的理想亦已有明確的詮釋；扶輪的宗旨也已經宣佈；然而，其親暱與不拘禮節的聯誼仍然是構成扶輪的一項重要因素。亨利·布拉頓爵士曾說：

「扶輪注重個別發展的方式之一便是使他仍然保留少年的本質。每一個善良的人在他的內心深處仍存有少年的本質，一個少年對於生活的展望是比較不可思議的，不敗壞的，沒有成見的，不偏執的，極為熱心友善的。一個人如果認為他的少年時期已經完全過去了，可以說是一種悲哀。一個人只要仍能保持精神愉快，樂於接受善意影響的本性，他便



不至於完全成為老年人。扶輪鼓勵並幫助他發展，使他在生活上仍保持有少年的本質。」

許多扶輪社友本來就是在農莊長大的，而且絕大部份是鄉村或小市鎮上的少年，然後，再移居大城市。這些人不完全是靠家庭的力量成功的，他們大部份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斷的進步，培養足夠的能力去判斷事物，將來才能夠達到某種程度的成功。他們有的曾接受過高等教育……但大部份沒有。

他們是出自真心與友善，以各種方式彼此互相幫助。最主要的是在業務上互相提攜、互相幫助而達到成功。他們從實際行為上互相照顧業務，必要時，還施行其影響力，並提供聰明的計策，有些人了解商業上的利益，有的卻一竅不通。然而，他們都能了解聯誼的利益。

由於芝加哥扶輪社友人數不斷增加，我們盡量維持這個城市各層面的事業與職業代表，每一位社員因代表一種與其他所有社員不相同的行業而感到光榮，每人都認為能夠被選為代表某一種職業是一種殊榮，因此都樂意接受應負的責任。

扶輪不利用社會的、宗教的、或種族的……等因素湊集社員。扶輪使社會上身份不同的事業及企業界人士，不同宗教信仰與不同國籍的人們結合在一起，使他們更能互相瞭解，加強彼此的信心，而成為更友善，更能互相幫助。

在一九〇八年元月間有兩位新社員加入我們的行列，使得扶輪力量增強到一百多名社員，他們是阿瑟·席爾敦與翟斯理·伯爾利。他們二人同樣對扶輪運動有貢獻。其實這兩個人在多年前便已互相認識，當時席爾敦是圖書推銷集團領袖，芝加哥市立圖書館自然是銷售目標之一，



伯爾利正好是該館職員，便向他銷售一套歷史書籍。此後不久，席爾敦創立了一所銷售技巧訓練學校；主要的理想是，成功的銷售，是靠著提供服務，除非使買賣雙方均能獲利，否則，任何交易都是不應該的。

席爾敦是一位天生的扶輪社員。任何說英語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席爾敦的學生。作者曾在海外發現許多屬於扶輪社友中的領袖而感到愉快。當一九二一年舉行愛丁堡年會時，席爾敦曾被節目委員會認定是向英國扶輪社友解說，美國社友所體驗的服務理想的最佳人選。結果，他接受了這一封邀請書，獲悉這個消息的人均深受感動。

我們可以想像，扶輪可能誕生在炎陽的天空下，在氣候變化不大的地方，或心神泰然自若的城市中，但是在另一方面，很多人會爭論，認為沒有任何地方能比這個好議論是非的芝加哥，更適合作為扶輪運動的發祥地。

五十年前，這裡曾是為公民正義而猛烈鬥爭的戰場！當然，最終正義的力量得以重振。芝加哥便從此出現。一切老腐的，至此告一段落，並在新世紀的最初十年帶來壯麗偉觀的哥倫布紀念展覽會，在美麗的公園路建立了一所雄偉的高等學府，擴大市立圖書館，開始設立商會，規模宏大的博物館，美好的交響樂團，各種城市改進機構，著名的戲院，及其他示範區之設置與扶輪的誕生。

再也沒有比二十世紀初這個時期更適宜於扶輪運動的始發，更沒有任何城市比這個強有力，富於挑釁性，與好作奇論的芝加哥更適合於養育扶輪。當時，芝加哥的缺點也在美國其他地方十分普遍。一般來說，主要是不以正道經商。業務的執行未能依照高尚道德原則，對於一般消費大眾、被僱者、或同業者未予重視，社會精神幾乎到處現出低潮。那



是一個極需改革的時期，而這個時期是應該來臨的。

從美國中西部這個無匹的國際城市中產生了扶輪，在這個社會大漩渦中種族、政治、經濟和宗教的劇烈衝擊下，終於結合而成為一個有如水乳交融的實體。

即使在今天，這個熔爐仍然異常滾燙，芝加哥的愛國公民仍然向著熔爐中投入有益的成分，深信其最後的結果將是令人興奮的。一九〇五年，這個大湖邊的城市中扶輪的誕生，業已成為這齣已上演的戲劇的一幕。這一幕劇中人物都是一般行業的人、專業與企業界人士。從他們的本質上看起來，與一般人並沒有顯著的差別，不過，用普通話來說，稱他們是「優秀份子」的代表，可是當之無愧。



第三十四章

扶輪開始擴展



第一個扶輪的創始人比任何人更能瞭解扶輪的缺失是什麼。他看見扶輪發展到能對社員以外的人提供服務而感到喜樂。他夢想在其他城市中也能有同樣的社團組織。

扶輪社員和其他的人有時候會認為，扶輪的成長很像藤蔓，從一個城市推進至另一城市，又從一個國家邁進另一個國家，他的發展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任何人的努力。其實不然，扶輪雖然未曾藉著某種特別設計的公式，卻是經過不懈地努力擴展，才逐漸形成遍及全球的影響力。

我與芝加哥扶輪友人的關係互相連結，形成一股扶輪力量。縱使我對於某些事物看法與其他社友有所不同，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的友誼。

任何團體或場合都會有懷疑者存在。說服懷疑者的唯一辦法便是把他所認為不可能的事情予以完成，照此原則，當懷疑者說除芝加哥市外，不可能在其他任何城市組織扶輪時，我們只能以實際行動去達成任務，使懷疑者完全信服。

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非常失望的，便是大部份芝加哥扶輪社友對於我的「扶輪普及全球」的夢想表示拒絕而退避三舍。一個人的希望如果無法被朋友所了解，是最令人感到挫折的。此後不久，我知道最好的辦法便是由我自己去達成此一任務。

因此，我便親自發表演講，強調在全美境內各城市設立扶輪社的重要性。如此一來便需要與各有關方面互通聲氣。當年我在佛蒙特，普林斯頓，及愛荷華等三所大學就讀時的同學；我五年的流浪生活中也結識了不少朋友，他們都成為我最佳的資源。那是一件長期性的苦差事，有種種令人頭痛而且令人傷心的事情發生，然而也有讓人感到喜樂與昂然自得的時候。同時，我還要執行我的律師業務。



獲得第一個勝利的記錄以前，漫長的三年已經溜走了。要找一位適當的人選在特定城市中新成立一個扶輪談何容易。事實證明馬奴·蒙諾茲是在舊金山實現這一任務的最佳人選。他曾經是我在芝加哥普拉都旅館的同室好友，而且對於扶輪頗有認識。有一次他到舊金山業務旅行，適逢大地震與火災之後的重建工作。

蒙諾茲看中了當地的一位律師，荷馬·伍德，並介紹他與我通信。結果，一九〇八年十一月舊金山創立了第二個扶輪社。這樣似乎仍嫌不夠，就由舊金山扶輪社負責在奧克蘭輔導成立第三個扶輪社，在西雅圖成立第四個扶輪社，第五個在洛杉磯，相繼在紐約、波士頓及其他各城市繼續設立。到了這個時候，有些懷疑者已被說服，並實地參與扶輪的擴展工作。

就是這樣不斷地努力，扶輪才從一個城市推進至另一城市，由一個國家邁進至另一個國家。我過去五年的漂泊生涯，倒也產生了一些好處。畢竟，我只不過是一位領路先鋒，把扶輪帶上軌道而已。

假定我的領導作風能更有技巧或是能在事前擬定一個更為明確的工作計畫，無疑地，我將會贏得芝加哥扶輪的全力合作而形成一個勇往直前的堅固陣容。事實上，我的扶輪理念經歷了革命性的過程，有時幾乎是一個改革者。我曾經倡導快樂的聯誼主義；我也曾經是自由中的最自由者，喜樂中的最喜樂者，我引亢高歌並盡情歡笑，社員們對於這種制度也感到滿意。然而，現在有些情況卻大不相同。就以這個問題來說，組織一個新社灌輸以新的和進步的思想，比使舊社員重新改革似乎來得容易些。

在美國境內的成功激發我們超越邊境向加拿大進軍。兩次失敗後，



終於覓得適當人選在加拿大的溫尼伯成立了美國境外第一個扶輪社。之後又在加拿大其他各城市相繼設立。

成功所帶來的滿足，使得當時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向英國開始發展，當然，所有城市中以倫敦為最佳的選擇。爭取倫敦參與扶輪運動是一個大目標，經過一段時間，機會終於來到。

我的朋友阿瑟·佛萊德瑞克·薛爾敦有一位駐在倫敦的代表，不久將回來見他。又波士頓的扶輪社友哈維·惠勒在波士頓與倫敦二地均有業務往來，因此，乃決定由薛爾敦說服倫敦駐在代表薩爾·史密斯與惠勒合作，倫敦扶輪社於焉誕生，由惠勒擔任創社社長。現在大倫敦地區已經有了七十個優秀的扶輪社，扶輪社員人數冠全世界各城市。

由於在倫敦已順利得勝，薛爾敦與史密斯繼續前往曼徹斯特，仿照在倫敦的方式如法泡製。我能夠參與最初兩個扶輪社在英國成立的工作，甚覺得意。當時的秘書培利與我認識一位愛爾蘭人，史都華·摩洛，他曾在美國旅行，對於扶輪頗有認識。他返回都柏林後，便在當地組織扶輪社。他後來遷往貝爾發斯特居住，我們立即與摩洛連絡，並授權鼓勵他在愛丁堡、格拉斯哥、伯明罕、利物浦等城市繼續組織扶輪社。五百個扶輪社陸續在英國及愛爾蘭成立是扶輪運動的重要堡壘。

拉丁美洲是我們第二個努力的目標，不久便有一位與古巴哈瓦那有業務關係的美國人引起我們的興趣。他是一位具有高尚理想與能力的人士，曾為扶輪在哈瓦那待了一段時間，無功而退。他深信，扶輪是屬於盎格魯薩克遜的理想，不可能為其他種族的人所接受。但是，兩位佛羅里達州，坦帕扶輪社社員：安濟·古斯達與約翰·透納，證實他的想法是錯誤的，而且有一些人以後有機會與今日絕好的拉丁美洲扶輪社友認



識的，也都認為他的結論是完全錯誤的。

古斯達與透納之後在古巴·哈瓦那組成了一個好的扶輪社。古斯達很高興組社成功，特地專程返回他的祖國西班牙，成立了馬德里扶輪社，這是歐洲大陸的第一個扶輪社。

安濟不僅自備到西班牙的往返旅費，更在離開西班牙之前自動捐贈了一筆非常可觀的款項供故鄉興辦社會服務事業。他完成了自己設定的事功以後，仍然回到所定居的國家，對於他所達成的勳業竟然隻字不提。這個人不知道他所完成的是什麼，他的的確確為扶輪啟開了拉丁美洲與歐洲大陸的大門。

蒙特維迪歐一位厄理伯多·科特斯，到美國訪問時了解扶輪，回家後便在蒙特維迪歐，布宜諾斯艾利斯及其他南美洲城市設立扶輪社。

有一位美國建築工程師弗烈德·第利因為被選任為墨西哥扶輪社長，寧願放棄年薪一萬八千元的職位，而改就年薪五千元的職位，並在歐洲奮力發展扶輪。古斯達曾經在此打好基礎，並有其他人士在法國、荷蘭、丹麥及其他國家播下了扶輪種子，當第利的工作發展至最高峰時曾在瑞士，蘇黎世成立國際扶輪辦事處。

兩位加拿大扶輪社員，卡加立市的吉姆·大衛遜及哈利法克斯市的黎斯頓上校，貢獻時間在澳洲及紐西蘭創設扶輪社，不接受任何報酬。其實扶輪社在當時已進入繁盛時期，有足夠財力可以支付他們的費用。

數年後，大衛遜開始前往歐洲南部、埃及、印度、暹羅、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檳榔嶼等地組織扶輪社，使扶輪完成環繞全球的一條鎖鍊。他為扶輪工作不計酬勞，除了他及夫人的費用外，其他一切開支



均自掏腰包。大衛遜全部行程費時三年。他離開美國時就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然而，他終能達成任務，回家不久便與世長辭。

上面所舉數例僅是部份顯而易見者。事實上，有數以千計德高望重的扶輪社員慷慨奉獻為扶輪服務。這些不受報酬而誠心奉獻的扶輪社員使扶輪運動擴展至全世界，對扶輪貢獻甚大。

北美洲各地扶輪社由數百增至數千個。不需要設置專業人員，每個扶輪社都有一種慾望去把他們認為對於一個城市有益的理想傳遞給其他城市。集各扶輪社成為一個地區，然後每年由各該地區中扶輪社員推選一位「地區總監」。他們接受扶輪宗旨的任務並付諸實施；與他們的同僚，及全球各「地區總監」經常聯繫，而成為扶輪的穩定力量。

隨著擴展記錄成為扶輪歷史中最令人感到興趣的一章，扶輪理想的發展與實踐便更加快速。行動比言談更重要。當「服務」經過各種不同方式予以實踐後，「服務」這一名稱的不同意義與含意便明白記載在扶輪計畫中。扶輪從芝加哥市為了共同利益與聯誼而經常集會的一個地方性小團體，發展成一個國際性組織，無疑地，是具有崇高的目標。

很多小市鎮，都能以市民的共同意識為重，而組成他們的扶輪社，實行新的生活。如舉辦清潔運動，贊助童子軍活動，成立少年樂隊改進並活躍商會組織，成立少年露營隊……等。扶輪社員不僅是宣傳家；也經常組合成為全面性工作力量。除了捐獻金錢外，他們都樂意獻身於服務工作。在小市鎮的扶輪社員常被視為「萬能先生」，當大家一起協力建設營地時，有誰能把釘子釘入的便成為臨時木匠，藥商與雜貨商人，必要時都可能成為泥水匠與修理水管人員，婦女們為大眾服務餐飲贏得了「扶輪社員夫人」的美名。自從建起穀倉的時日以來，她們從未曾這



樣做過。

有些人主張，扶輪是文明世界中理所當然的產品，這種愚蠢的看法，終於逐漸消失；當一九一〇年在芝加哥舉行第一屆年會，及一九一一年在奧勒岡州的波特蘭市舉行第二屆年會時，我便曾如此預言。我對於扶輪運動國際化的貢獻是受過去五年漂泊生涯的直接影響所激發的。不然的話，為何我會有在倫敦、巴黎、羅馬、柏林及世界其他城市成立扶輪社的遠見？我相信有更多人會有如此的遠見。



第三十五章

建築師找到營造者
～ 翟斯理・伯爾利



一位創始人必須為扶輪深謀遠慮。芝加哥扶輪社成立第三年，我正感到疲倦，厭煩，與失意時，很幸運地，來了一位為實現扶輪理想，而比所有的人更認真工作的人。沒有人知道假如扶輪沒有他將會如何。我可以肯定有許多工作是他所完成的，卻把盛譽歸於我。當時翟斯理·伯爾利對芝加哥扶輪社的各項活動非常熱心，之後不久，又對扶輪擴展運動發生興趣。我便認定他是一位好夥伴。

翟斯理是在特殊情形下把扶輪轉變成為「國際化」的扶輪。當時芝加哥扶輪社有位即將就任的社長，對於扶輪的國際化不表贊同，便委任翟斯理為「扶輪擴展委員會」主委，以為如此就可破壞贊同擴展扶輪社員們的計畫，因為他認為那是不合理性而且空泛的。

當時，有兩件事情我必須選擇，其一是失去全芝加哥扶輪社的同情，或是支持新任「扶輪擴展委員會」主委使他有更寬闊的視野。

為了彼此便於長談，我便選在某一個禮拜天以電話向翟斯理談及有關扶輪擴展問題。當時他反問我：「保羅，為什麼與你的計劃相比較時，我會認為芝加哥扶輪社一無可取？」

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但感到情形非常危急，我盡力為自己的計劃辯護。當時翟斯理雖然說話很少，但已相當支持我，我覺得我已贏得一位朋友。此後不久，他與我，還有其他人的協助，開始設計由當時所有扶輪社共同成立一個協會。翟斯理便是當時負責籌備與組織第一次扶輪年會的主要人物。

部份芝加哥扶輪社員曾經給予幫助與鼓勵。他們只看到在本國範圍內的可能性，卻對於國際性的扶輪運動仍然感到迷惘。逐步在其他城市設立扶輪社有助於發展，並擴大扶輪的道理，他們慢慢有了新的認識。



翟斯理頗能把握情況，對當時的重要因素加以公正的評估；他不僅具有豐富的扶輪智慧，而且非常熱情。從此以後，我不再是孤軍苦鬥；翟斯理經常站在我的旁邊，甚至在我的前方勇敢作戰。

第一次扶輪年會（由十六個扶輪社的代表所組成）於一九一〇年八月在「芝加哥議會旅社」舉行。會議中，翟斯理被代表選任為大會主席，在大會中提出並通過「扶輪章程及細則」。與會代表曾費了好幾個鐘頭討論扶輪的意義及未來的發展。當時出席第一屆扶輪年會的人數尚不足一百人，然而，二十年後在芝加哥為慶祝創立二十五週年所舉行的第三十一屆扶輪年會時，出席人數，包括男女已超過一萬一千人。

第一屆年會結束時，我被推選為「美國扶輪協會」會長，翟斯理被任為秘書。一九一一年「波特蘭年會」時，我再度被選為會長，並推薦由翟斯理繼任秘書。一九一二年在魯日舉行第三屆年會時，正式更名為「國際扶輪」當時我已退出實際社務，多以服務工作為重心，仍被推選為「名譽會長」。翟斯理第三度被任為秘書；自此以後，他每年均被選任秘書，一直到一九四三年退休為止。

翟斯理能與我一起工作，彼此合作無間，對於這個組織的確是很幸運的一件事。也許這是因為扶輪所給我們的影響。每一位工作者只要認為這是值得去奉獻，都會知道其中的一些好處。

「陽光之下並無新鮮事。」是一句頗有智慧的名言。也許扶輪的一項最大特色，便是所謂的「職業分類」…規定每一種事業與職業只能有一名代表加入為社員。事實上，在兩世紀以前已經設有與扶輪觀念相類似的社交社團，其團員也是以職業分類為基礎。富蘭克林在費城成立秘密組織也是採用職業分類計畫。多年前在法國設立的一個慈善團體名為



「La Societe Des Philantropes」曾在法國史特拉斯堡設立總部，其理想與宗旨幾乎與扶輪相類似，但這些昔日的社團組織一直到扶輪誕生很久以後，才為我們的扶輪創始人所注意到。

有一個問題常常被提起，「為什麼扶輪社限定在每一不同事業或職業中只能有一名社員呢？」因為從實際經驗中獲得證明，這是為了意氣相投的聯誼，避免同一事業與職業者的互相嫉妒，鼓勵互相幫助，激發個別職業的尊嚴與榮譽，放寬一個人的觀念，並關心其他各行各業的成就與問題。

有很多社團組織的社員僅限於某一種職業或事業，這些組織在現代仍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們使相同事業或職業的人士有機會聚首一堂互相交換理想與經驗，並討論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即使拒絕不相同事業或職業的人加入，也沒有人會想及它們的獨佔性；它們的成功正是因為它們如此做。一位外科醫生所組成的協會不容許製造商或貿易商加入，這個組織的成功與約定，便是依靠拒絕不熟悉外科科學的人加入。

確實是如此，一位外科醫生與其他同屬外科醫生的社員接觸，可以獲得很多益處，一位外行人與每位外科醫生作社交性接觸，反而會覺得枯燥無味。他需要與其他職業及從事不同事業的人接觸，以放寬影響範圍。他也可以與教會與社交社團接觸而獲得部份的需要，但是，這些教會與社團並非為了這種特殊需要而組成的。假如一個人獲准加入扶輪社為社員，他將與各種不同行業的人士接觸，而享受範圍放寬的影響力。

既然成為一名扶輪社員，千萬不可疏忽他負有把扶輪的理想與觀念帶給他所屬職業公會的责任。他應竭盡全力使其同業者接納，並共同享受這種理念。



我本身是「美國律師公會」，「伊利諾州律師公會」，「芝加哥律師公會」會員，曾擔任「職業道德委員會」主委二年，及其他委員會委員，並曾代表「芝加哥律師公會」參加設在海牙的「比較法國際會議」，及擔任「美國律師公會國際委員會」委員。所有職位均有充份的機會把「扶輪的服務理想」帶到職業上。芝加哥市計有八至九十名律師，「芝加哥律師公會」對於提高執行業務標準曾有重大的貢獻。約有三百名律師因不遵守執行業務規定而走上絕路。

我不僅代表出席「海牙會議」，更榮幸的是當時與我同為代表的二人之一是美國最偉大的法學家，約翰·偉格摩爾院長。偉格摩爾院長遺體已安葬於華盛頓的威靈頓國家公墓，我曾與他在海牙開始建立深遠的友誼，能與他一起工作是值得驕傲的。

翟斯理常常把我推上最前線；他自己卻經年伏案埋頭苦幹，甚至沒有假日，他的工作不限每日八小時，他經常工作至深夜。由於他的認真奉獻，已在芝加哥建立起一群堅強的工作幹部，並在世界各重要地點設立辦事處。假定我真的可以被稱為建築設計師的話，那麼，翟斯理也真的可以被稱為「國際扶輪」的營造者。

國際扶輪總部一切都非常民主化。我們從不認為這裡的工作同仁是被僱者，而是同事。他們都以名字互相稱呼，不論他負有多重要的責任，他們對秘書稱呼「翟斯理」對我也只稱「保羅」。

在平常聊天之間，沒有人會想起翟斯理與我是這裡的權威。當我們在辦公室見面時，我向他招呼一聲「翟斯理，早安。」他也回答說「保羅，早安。」但是，我們很少在一起用午餐。我經常很希望在每天下午能有一小時與他詳談當天所發生的事務，事實上卻很難辦到。翟斯理經常在



他辦公室用簡單的午餐，用餐後仍繼續埋頭工作，不讓雜務打斷他的思路。

翟斯理有他的個人習慣，我也有我的。有些事情對於翟斯理是自然的，當然，另有一些事對於我也是自然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密友已隨著年事的增長；而產生了真摯的感情，使彼此更能互相尊重。

許多新上任的國際扶輪社長及理事，經常會因為他們來訪時，未受到熱烈歡迎而感到失望，但是，他們卻發現了一些他們所未曾料及的優點。新職員都因接辦新的業務而感到憂慮。是否能夠勝任工作？他們對於處理扶輪或地區事務本來已有經驗，但是，要擔當國際扶輪社長或理事的服務工作難免會感到緊張。

這些情形很快便成為過去。舉行會議時，有一人經常坐在社長的旁邊，他就是國際扶輪秘書長。他隨時準備提供說明資料，但是並不勉強他人接受：他面面俱到，而且很技巧地說明一切指導原則，他們在感覺上的一切疑慮立即消除。當會議結束後，都會覺得將所有資料，全交在他們秘書長的手中，在行政管理上必然不致於失敗。

一九四二年，傳說翟斯理行將退休，並辭去國際扶輪秘書長職位；當時臆測紛紜，有的說國際扶輪將怎麼辦，或者猜測翟斯理又將會如何。菲爾·拉夫喬原籍緬因州的波特蘭市，畢業於密西根大學，曾任密西根州漢姆推克扶輪社長，並曾任國際扶輪助理秘書達十二年，確是繼任秘書長的最適當人選，因此，立即被選為繼任秘書長。很多人怕火車會因此而出軌，結果，這種疑慮是多餘的。菲爾了解他的任務，同時，還推選列斯特·史盧多斯任助理秘書長。列斯特曾在總部任職長達二十年以上。



翟斯理退休以後，返回芝加哥扶輪社參加各種活動，起初任委員會工作，接著擔任理事及副社長，當他被選為社長時，芝加哥扶輪社社員人數已達七千零七十人，他好比是一罈好酒，愈陳愈香。

國際扶輪總部不僅是工作效率令人驚訝，而且在實行扶輪宗旨方面也有優異的表現。總共約一百五十名的快樂工作者。他們集中在一個龐大辦公廳，這個辦公廳同時也是理事會的會議室，會議固定於禮拜一下午舉行，約每月一次。滿面笑容的秘書長菲爾·拉夫喬主席首先領導大家齊唱一首歌，精神倍加輕鬆，然後由菲爾秘書長迅速報告一個月及本月事務，並在適當的時候穿插一些幽默。使每一位與會同仁從扶輪運動的宗旨上獲得益處；使每一位工作者都認知他在這個遍及全球的組織中所擔當任務的重要性。

為了便利扶輪擴展至全世界，並為現有各地扶輪社提供服務，在扶輪創立早期特別在英國倫敦設立秘書處分處，之後不久，在瑞士蘇黎世，及印度孟買分別設立辦事處，由秘書長負責監督。這些辦事處對於英國與愛爾蘭，歐洲與亞洲各地扶輪社提供良好的服務。

一九一一年，我們曾授權伯爾利秘書長為扶輪出版一本雜誌，該雜誌以後迅速發展成為促進扶輪運動及維繫社員間團結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它亦為各圖書館與學校所歡迎，並經常為其他出版物所樂意引用。李藍·凱斯曾為英文扶輪月刊「The Rotarians」服務多年，成績卓越，另發行西班牙文版，則由馬努耶·希諾弗沙任編輯。

由於扶輪運動進展神速，自然需要有大筆經費開支，然而這些錢都是從所有各扶輪社社員，以每年繳納少許會費所匯集而成。社員都願意提供財務貢獻，俾使扶輪加速擴展至其他城市與國家，讓他們也有機會



分享扶輪的福份。扶輪的財務政策一向保守而且情形良好；社員們都各盡所能。財務收支經常有剩餘，並足以應付臨時緊急開支，因為我們有富有智慮與遠見的人士為我們處理財政。

雖然在今日，每年預算都在增加，但事實上，千萬的扶輪社友，不單單是美國，而是全世界，都對扶輪活動發生興趣，而且願意全力支持，因此，對於經費的募集並無困難。他們樂意服務，不計任何報酬，每次在進行一項活動以前便慷慨捐輸，因為他們都渴望有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一個友善，和睦的世界。

在扶輪運動早年，有一天，伯爾利秘書長到我的芝加哥辦公室來，同時帶來兩位非常傑出的加拿大扶輪社員，他們曾受國際扶輪委託在澳洲及紐西蘭設立新的扶輪社。他們兩位都尊稱我為「扶輪的創始人」，並表露討教的誠意。當時我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接受他們的敬意，而且建議不要把我的部份過予重視。翟斯理代我的訪客回答說，「保羅，我可以料想他們這二位扶輪社員，是以探尋大江源頭的心情來看你的。」

我經常想起這句話。他們以美麗而類同的形式構成一句崇高的讚美詞。我接受他們善意的恭維，然而，大江的源頭豈是來自單獨一條河流？不是，大江是由數以千百計的溪流及小河匯集而成，它們經過高山，山坡及丘陵輾轉，傾瀉而下，一路高歌向前邁進，熱切奔騰投入這條大江的洪流。那是令人振奮的扶輪成長。由於各地數以千計扶輪社員的自我犧牲與不斷捐獻，使扶輪日益壯大。

隨著我擔任「美國扶輪協會」會長之後，有許多賢能的扶輪社員使扶輪運動成為一個更偉大的生命，並具有特質。他們不僅限於美國，有的來自加拿大、墨西哥、英格蘭、巴西及秘魯。而且每一位社長都有夥



伴，及能幹的人士與他們共同工作，如理事會的理事，各委員會委員，及各地區總監，他們都來自不同的國家。每一年，這些行政管理人員對於我早期的構想：「使這些事業及企業界人士在服務理想下結合成一個世界性聯誼組織」的擴大與發展都有重大的貢獻。每一扶輪職員與社員們也都有所貢獻。是的，扶輪這一條大江是匯合許多貢獻而成的。

「國際扶輪」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幸運，尤其是在選舉社長這方面。如果真要詳細記載他們對於扶輪運動的貢獻，評估他們的盡忠職守，他們的奉獻，他們的犧牲精神，並充分描述他們在扶輪運動上所表現的領導能力，恐怕要寫成好幾部書。在這裡，我只能把他們的芳名按照順序表列如下，表示敬意：

1912—13：格倫·米德 Glenn C. Mead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1913—14：羅素，格林拿 Russell F. Greiner

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 Kansas City, Missouri

1914—15：法蘭克·莫路蘭 Frank L. Mulholland

美國俄亥俄州，托利多市 Toledo, Ohio

1915—16：亞蘭·艾伯特 Allen D. Albert

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斯市 Minneapolis, Minnesota

1916—17：阿區·柯蘭夫 Arch C. Klumph

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 Cleveland, Ohio

1917—18：來斯理·皮堅 E. Leslie Pidgeon

加拿大，溫尼伯 Winnipeg, Canada



1918—19：約翰·浦耳 John Poole

美國，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1919—20：阿伯特·亞當斯 Albert S. Adams

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 Atlanta, Georgia

1920—21：意斯德·史耐特可 Estes Snedecor

美國，奧勒岡州，波特蘭市 Portland, Oregon

1921—22：克勞福德·麥卡羅夫 Crawford C. McCullough

加拿大，安大略省，威廉堡 Fort William, Canada

1922—23：雷蒙·哈門斯 Raymond M. Havens

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 Kansas City, Missouri

1923—24：蓋·甘大哥 Guy Gundaker

美國，賓夕凡尼亞州，費城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1924—25：愛維來特·希爾 Everett W. Hill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奧克拉荷馬市 Oklahoma City, Oklahoma.

1925—26：唐納德·亞當斯 Donald A. Adams

美國，康乃狄格州，新哈芬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26—27：哈利·羅吉爾 Harry H. Rogers

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市 San Antonio, Texas

1927—28：亞瑟·沙柏 Arthur H. Sapp



美國，印地安那州，漢丁頓 Huntington, Indiana

1928—29：蕭敦 I.B Sutton

墨西哥，坦比哥市 Tampico, Mexico

1929—30：尤金·鈕森 M. Eugene Newsome

美國，北卡羅林納州，杜爾翰市 Durham, North Carolina

1930—31：阿蒙·羅得 Almon E. Roth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巴洛，阿爾多市 Palo Alto, California

1931—32：席得尼·柏斯庫斯 Sydney W. Pascalls

英國，倫敦市 London, England

1932—33：克林頓·安德森 Clinton P. Anderson

美國，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市 Albuquerque, New Mexico

1933—34：約翰·納爾遜 John Nelson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婁市 Montreal, Canada

1934—35：羅勃特·李·希爾 Robert E. Lee Hill

美國，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 Columbia, Missouri

1935—36：愛德華·詹森 Ed. R. Johnson

美國，維吉尼亞州，洛亞諾克 Roanoke, Virginia

1936—37：威爾·曼尼爾 Will R. Manier, Jr.

美國，田納西州，納許維爾市 Nashville, Tennessee



1937—38：毛利斯，杜柏利 Maurice Duperrey

法國，巴黎市 Paris, France

1938—39：奇歐·海格爾 Geo. C. Hager

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市 Chicago, Illinois

1939—40：華德·哈德 Walter D. Head

美國，新澤西州，孟克拉爾 Montclair, New Jersey

1940—41：阿曼多·阿魯達·波利拉 Armando de Arruda Pereira

巴西，聖保羅市 Sao Paulo, Brazil

1941—42：湯姆·戴維斯 Tom. J. Davis

美國，蒙大拿州，巴特市 Butte, Montana

1942—43：佛蘭多·卡巴遮 Fernando Carbajal

秘魯，利馬市 Lima, Peru

1943—44：查爾斯·衛勒 Charles L. Wheeler

美國，加州，舊金山市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1944—45：李察·威爾斯 Richard H. Wells

美國，愛達荷州，波加特羅市 Pocatello, Idaho

1945—46：華倫 T.A. Warren

英國，渥夫罕普頓市 Wolverhampton, England



芝加哥扶輪社的亞瑟·弗萊德瑞克·薛爾敦所訂的扶輪口號為「服務最多，獲益最大。」這使我們明白在事業上的服務責任，衷心感謝他。這句口號很容易為人所接受，可以輕易了解，當你盡量把最好給予他人時，結果便是自己也必然獲得最好的。明尼亞波里斯扶輪社員為我們訂下另一個更為簡明的口號：「超我的服務」。

西雅圖扶輪社員為我們製訂了扶輪組織綱領，一群蘇城扶輪社員則提供了「道德規律」。還有其他各種貢獻，幫助我們確立了扶輪運動方針。

阿拉巴馬州伯明罕扶輪社在如何對大眾說明扶輪的方法上，作了很多貢獻，在英國及愛爾蘭的扶輪社也有相同的貢獻。

在第二個扶輪社設立以前，為了認識社會服務的重要，我曾在芝加哥扶輪社發起在芝加哥市設立多處公共洗手間，並邀請市政當局，及市內每一個公民組織至本社共襄義舉。其實，當時仍可能另選其他目標作為我們的第一個服務事業，卻完全出乎所料，竟然因此惹來種種困難和風波。當時有兩股強大的勢力與我們作對，一個是「芝加哥釀造業公會」，他們爭辯芝加哥市內計有六千家酒店，每一家都有洗手間設施可供男人使用。另一個反對者是「芝加哥百貨商業公會」，他們辯稱在他們的商場中都備有洗手間可供婦女們使用。而提案人卻堅持人們不應該為了使用洗手間而被迫去買一杯啤酒或是商品，「公共洗手間」因而得以興建。



第三十六章

兩次世界大戰中的 扶輪服務



一九一〇年「芝加哥年會」之後，扶輪持續穩定進步。一年之內在美國已有二十八個扶輪社。即使一時尚不能涵蓋所有國家，由結合這些力量而成立的全國性機構，更激發我去完成設立一個由數個國家所組成的國際性機構的美夢。翌年，當溫尼伯與倫敦扶輪社加入這個協會為會員時，共有五〇個扶輪社。

一九一三年，一陣颶風掃過內布拉斯加州，及洪水出現於俄亥俄州及印地安那州之後，在這些州的扶輪社贏得全國各地支持，立刻採取行動從事救災工作，餵養受災人民與牲畜，並協助必要之復建工作。由於扶輪是一個服務性組織，這是它的初次大考驗。不久後便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英倫三島及加拿大的扶輪社曾證明它們在戰時的價值。美國與古巴參戰後，這些國家的扶輪社也同樣地積極參與戰時服務工作。

扶輪的崇高目標是服務，當國家處於特別情況時，也是扶輪服務的最好時機。扶輪已經證實它是「山姆大叔」的最大財富。扶輪是誕生在我們這一塊自由的土地上；它不可能在專權與暴政之下誕生。有些情緒激昂的社員建議要在戰時暫停我們的午餐例會，但是較明智的主張佔優勢。扶輪的午餐會是提高士氣的大中心，是一個集會場所，計畫更大的服務。

大戰期間，扶輪年會仍於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照常舉行。當一個國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陷入危機時，其他事務勢必延緩。扶輪年會的工作亦為戰時服務而奉獻。扶輪社員們熱心參與戰時公債銷售運動，整理公園空地，在軍營及軍隊駐地設立圖書館；在軍隊訓練中心就近市鎮為士兵們提供社交聯誼活動節目。各地扶輪社為飽受戰禍的歐洲人募集衣著，用品等等。「山姆大叔」宣佈參戰後不久，便有三百多個扶輪社聯



合在華盛頓成立一個委員會，以便隨時提供協助。他們認為要讓人們認清這些服役的青年不是被送上戰場去當「砲灰」，而是一群愛國青年；不論駐紮何處，應讓他們有如回到溫暖家庭的感覺。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戰時服務組織」的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們曾聽到政府中的高級官員說，有很多組織都能響應政府的呼籲，盡忠愛國，然而就服務的迅速，效率與成就而論，沒有其他組織能駕乎扶輪社之上。

戰爭期間，我在其他國家擴展扶輪的雄心曾受到困阻，但是，到一九一九年為止，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愛爾蘭及古巴等國家中的扶輪社反而增加。在美國約有五百個社，英國與愛爾蘭二十四個社，加拿大二十三個社，中國及菲律賓也各設立了一個扶輪社。此後一、二年內，則分別在烏拉圭、阿根廷、巴拿馬、印度、西班牙、日本、法國、澳洲、紐西蘭、南非、巴西及秘魯等國設立了扶輪社。

和平之鴿辛勤鼓翼而飛，精疲力竭地返抵家園後，扶輪的運作亦回復正常功能。此次戰爭也有它的價值，它讓我們明瞭一些看不見事物的價值……因為任何高昂的價錢也買不到自由。扶輪在這些堅忍不拔的世界力量中已有所表現，這一種非肉眼所能看到的價值，不是金錢所能表明的。靈感有如火焰在燃燒，如不添加服務的木柴，瞬間便告熄滅。服務的途徑是從困苦中找尋出來的，是一條建設性的途徑。重建的日子裡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一九二一年國際扶輪年會在富有文化、宗教與教育意義的城市，古典而美麗的愛丁堡舉行。美洲扶輪社員的代表曾乘滿了兩艘大輪船前往參加，這是扶輪第一次在美國以外的國家舉行國際年會。年會結束以後，



扶輪掠過了歐洲大陸，及拉丁美洲。扶輪國際性的夢想終於實現。由於觀念開闊，心胸也隨著寬大，而形成涵蓋所有人類聯誼的概念，寬容所有國家及不同種族。大部份歷史上錯誤的導火線，都是由於一些外交家及政治家的失敗所引起，他們未能認清心理學對於國家事務的影響，如同其對於個人事務上的影響一般。

此後的十年間，由於遭受世界性經濟蕭條的影響，尤其是美國的人民幾乎對他們自己失去信心，股票市場破產，工廠倒閉，失敗遍及各地，在美國有很多組織的會員均嚴重減少。扶輪社員的減少卻非常輕微。遍及全世界的扶輪社都證明它們存在的價值而成為維持士氣的中心。它們的例會是聯誼的場所，從這裡可以使困擾的事業界人士彼此勉勵，重新鼓起勇氣。

戰雲再度密佈，風暴又一次吹遍全世界。從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間的扶輪戰時服務工作，實在是一言難盡。受到戰禍的侵襲，有些國家的扶輪社不得不暫時停頓，至少它們的活動受到了限制，只要環境許可時，它們準備隨時繼續集會。在未受戰事侵入的國家中，扶輪社也懂得怎樣去做。它們採取行動，響應政治的號召，並配合它們同胞的需要，協助照顧同盟國的部隊在它們國家接受訓練，並照顧這些國家的難民。

在英國五百個扶輪社的社員們曾因遭受劇烈轟炸而暫時撤退，然而，在減少了幾個扶輪社及少數社員之後，他們顯得更加強壯。英國扶輪社員們的感覺是，並不會因為戰爭而減少對於扶輪的需要，而是更加需要。今日英國的扶輪比從前更堅強，更富有人情味，更為奮發。所有砲彈及轟炸均阻止不了英國扶輪社員去找出他們開會的時間與場所。

除非受到強迫，否則法國的扶輪社員在他們的被佔領區中，也從未



曾放棄扶輪。查爾斯·喬登加新曾經是一九三七年在法國尼斯舉行年會時我們的主人，雖然是在戰爭期間，他仍然繼續是扶輪的地區總監。有些國家中，許多扶輪社員曾經堅定地維持他們的聯誼，甚至冒著受侵略者處罰的危險舉行秘密會議。

扶輪在戰時曾有許多令人感動的事蹟值得我們追憶。有一位波蘭扶輪社員冒著敵人轟炸的危險，徒步穿越華沙至相距達二英哩的美國大使館，寄發他給芝加哥扶輪總部的最後祝賀函。丹麥各扶輪社置納粹的威脅於不顧，而接受他們國王的鼓勵繼續開會。馬尼拉的扶輪社在他們城市被佔領時，逃到巴譚島開會，我們是在羅米諾潛逃至美國後說起這個故事才曉得整個情況。在中國的重慶扶輪社不顧轟炸是多麼厲害，仍舊舉行每週例會。在印度，加爾各答不管轟炸的危險及侵略者迫近的恐懼，照常舉行扶輪「地區年會」。

德國、義大利與日本的扶輪社員，因為他們的政府決定侵略而發動戰爭，不可能繼續舉行會議。如同被佔領區中一樣，雖然他們的例會已被停止。但沒有人會懷疑扶輪精神已深植在這些國家友善的人民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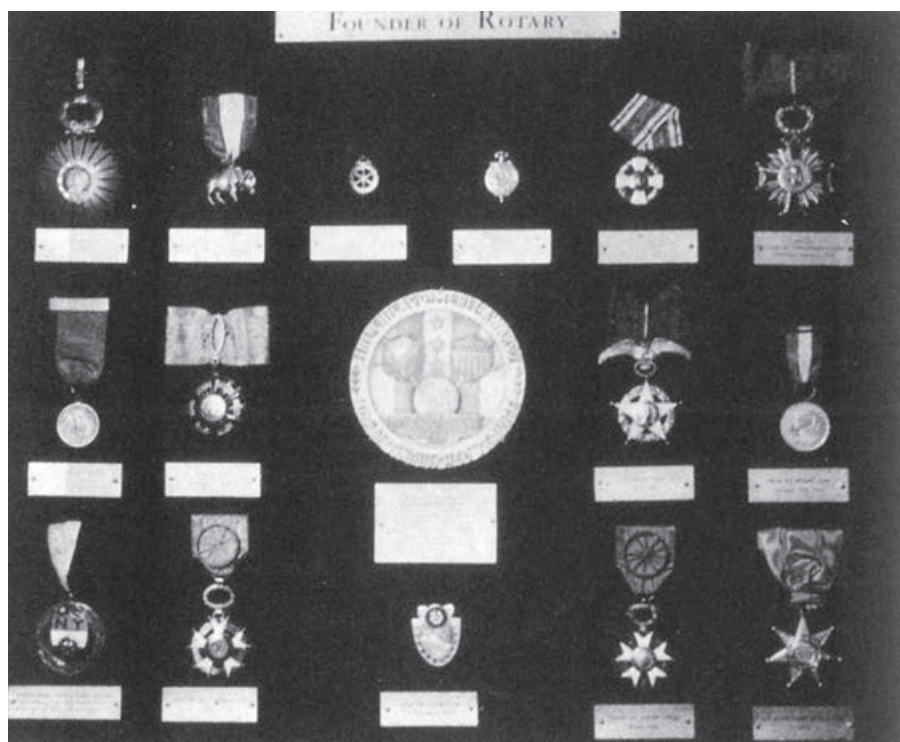
這次戰爭，在未被佔領的國家，扶輪擴展運動反而收到刺激的功效。扶輪在受戰禍的國家中所受的損失在其他國家的擴展獲得補償。美國也仍有擴展餘地，但是，這種持續擴展的重任已由加拿大、墨西哥、紐西蘭、澳洲、古巴及南美很多國家從美國扶輪社員肩上接收過去。

沒有人會懷疑在國際形勢趨於穩定後，扶輪將會在全歐洲大陸重建。「地區年會」已經在瑞典、挪威、丹麥及瑞士舉行過，而且在歐洲其他國家的前扶輪社員也都宣佈了他們復社的時間。扶輪不可能為專橫所制，而永遠陷入黑暗中。



畫家 Trebilcock 為保羅畫將掛在愛荷華大學牆上的畫像
和夫人在加州棕櫚泉逗留期間，保羅試畫了六幅沙漠風景油畫





保羅的政府致贈飾品及各級獎章，目前均懸掛於芝加哥國際扶輪總社的交誼廳



在法國巴黎接受榮譽勳章



我曾在德國、愛沙尼亞、芬蘭、挪威、中國與日本等國種植友誼之樹留念。經過戰爭的蹂躪，這些樹或許已經被砍除，但是，對於它們的回憶和宗旨卻仍保持長青。在歐洲重建扶輪的計畫已在審慎進行中，在遙遠的國家也正在積極的設立新社。

沒有其他非政府機構能像「國際扶輪」所屬社員及職員的受到官方的尊重。「扶輪國際年會」、「地區年會」及其他會議，不論在歐洲或亞洲舉行，均受到所在地國王或其他政府領袖參與祝賀的殊榮；有些國家因此特別發行紀念郵票，「國際扶輪社長」在到達各國訪問時，均受各國政府領袖的歡迎與禮遇。

有一些朋友向我強調應該提及贈勳的事，我在此要提起對扶輪運動曾表示敬意的政府與機構。我曾代表扶輪接受這些榮譽，他們是：

法學博士學位（由佛蒙特大學所贈）

銀質水牛獎（美國童子軍協會所贈）

南方十字勳章（巴西所贈）

美德勳章（智利所贈）

美德勳章（厄瓜多爾所贈）

克里斯多伯·可倫勳章（多明尼加共和國所贈）

退伍軍人榮譽會員章（法國所贈）

太陽勳章（秘魯所贈）

名譽博士學位（秘魯，利馬，法學院所贈）



類似的勳章及名譽學位曾由不同國家，贈與許多「國際扶輪」社長與其他職員。

戰爭期間，各地扶輪社不僅為他們的國家與人民提供各種服務，也勇敢面對戰爭的挑戰。各地頗具眼光的扶輪領導人，多能預知戰事即將結束，堅信侵略者將受驅逐，自由終必重建。為了協助達成此一信念，這些扶輪社員為建立戰後之扶輪活動而深謀遠慮。第一次世界大戰讓我們認清訴諸感情終屬徒勞無效，應該採取更為可靠的果敢行為。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比「同盟國」更完善的世界組織。我們應該減少自私，學習扶輪的關心他人、幫助他人的崇高理想。

近年來「國際扶輪」曾成立一個戰後活動委員會，研究會讓人民分裂與團結的問題，並讓每一國家的人民都有權利與責任去正視此問題。此項研究工作業已完成，因此，將使扶輪社員們有更充份的準備防止未來戰爭的發生，而對人類作更多的貢獻。過去十年間，美國數百個扶輪社曾舉辦約二千餘次有關增進「國際瞭解」的研討會，為他們地區帶來數百優秀演講者，或來自美國，或來自其他國家，在二百到一萬人的集會中公開發表討論當前國際事務。出席此種研討會的人數約一百五十萬人。這是成人教育的一項良好成就！此外，安排這些優秀演講人利用各地中等學校禮堂公開發表演說，聽眾也約有三百五十萬人。

結果正如我們所料：美國國務院向「國際扶輪」要求選派顧問及助理顧問若干人，在一九四五年五月間參加在舊金山召開討論有關「國際組織」的「聯合會」，結果，有十一位扶輪社員受派參加這次集會。記錄顯示他們對於那些官方代表們的想法作了肯定性的貢獻。當時，美國國務卿是愛德華·史德汀尼斯，他曾這樣寫著：「邀請『國際扶輪』選



派顧問代表美國參加聯合國會議，不僅是一種對於此一偉大組織的敬意與友誼的表示。也是肯定扶輪社員對於發展國際間的互相瞭解，所成就的各項任務。今後他們更要繼續擔任重要的角色，扶輪的代表是舊金山會議所需要的，正如你所瞭解，他們對於議會的創立有重大的貢獻，尤其是在訂定『經濟與社會委員會』章程這一部份。」

此外，其他國家亦有由扶輪社員代表出席會議的。當時（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擔任國際扶輪社長的是英國渥夫罕普頓市的湯瑪斯·華倫先生，他說：「在『舊金山會議』中的七位國家代表主席，及許多會議代表均屬扶輪社員，事實證明全世界所嚮往的任務已相當正確。」他又說：「扶輪的龐大計畫之一，國際瞭解委員會，已經透過各種演講，電台廣播節目，文獻，舉行爐邊座談會等等，將這個親善的信息帶給數百萬中等學校的學生及成年人，對輿論界已產生重大影響。」這種評估是出自一位英國資深教育者，對於遍及全世界六十個國家中的扶輪社員是極大的鼓勵。

湯瑪斯社長認為教育是化解國際間各種困難的唯一溶劑。他認為不論許多賢能的領導者如何防止戰爭的發生，仍然常常為傳播消息的錯誤與人民的感情衝動而遭受挫折，因此，唯一安全的辦法便是把一般教育提高到最高水準。

已故數學專家及著名電力工程師，查爾斯·史坦美茲有一次接受羅傑·貝遜的詢問，請他說明那一種研究，例如：無線電、太空、能量之傳遞……等，對於人類貢獻最大，他的回答是，貢獻最大的不是來自任何發明，而是精神力量，也是人類發展的最大能力。他又說明人類終將發現物質不能帶來快樂，在他們認清這項事實後，這一代的進步將超越



過去的世代。從一位偉大科學家發表這種聲明好似過度誇張。但是，史坦美茲從來不使用誇大之詞，精密與正確是他最顯著特徵之一。究竟精神力量會有什麼成就？他們也許可以找到防止戰爭的途徑。有什麼發明的價值可與發現永久和平的途徑相比擬？

自古以來，所曾正式宣佈過最偉大的宣誓，扶輪已很簡要用「超我的服務」表達出來，這個宣誓也同時是他們行為的皈依。誰說扶輪的目標是難以達到的？



第三十七章

徹斯特敦先生・我們感謝您！



吉伯特·徹斯特敦先生是一位英國作家兼評論家，他曾有一次把當今這個時代稱為「扶輪時代」，並且把它與「維多利亞時代」相比美，清楚地表明他對於扶輪的喜愛。在我們以歡喜來欣賞這一句絕妙的讚美辭之後，我們扶輪社員們也許可以這樣應答：「遍及全世界數以千萬計的人都相信，扶輪正在這個時代留下足跡。」

扶輪的組織既不是秘密社團，也沒有任何儀式或典禮，一般非扶輪社員對於扶輪的觀念難免模糊不清。一般來說人們對於扶輪的想法與說法都是好的。很多人雖然不是社員，可是，在他們的親友當中仍有一部份人是扶輪社員，從彼此接觸間對於扶輪運動的宗旨與成就當然略有所聞。

為人所熟知的扶輪善行項目很多。例如：許多童子軍、樂隊、露營活動都是由扶輪社及個別扶輪社員所舉辦。幾乎各種有意義的善舉都是以扶輪社員為主體。有些城市，學校中的全體男性董事清一色是扶輪社員。在俄亥俄州，伊利瑞亞市的一位扶輪社員艾嘉·亞倫的熱心領導下，曾二度發表在美國各州的實績，其中包含殘障兒童福利社團的組織，及對於殘障兒童的照顧、醫療及教育等新法案的通過。此項工作成就曾被引入歐洲，並曾兩次在海外舉行國際扶輪年會中受到鄭重介紹，引起與會扶輪社員對於照顧殘障兒童的極大興趣。使千千萬萬受苦難的小生命從這項慈善工作獲得益處。

利用扶輪社例會讓扶輪社員有機會認識當地各界人士，包括教育者，童子軍負責人，救世軍及基督教青年會職員，及各有關社會福利機構代表等，使各有關機構獲得利益，同時，也使扶輪社員本身獲得益處。扶輪社，事實上便是在社會生活事務上的一所成人教育學校。



幾乎所有的大專院校及中等學校中的教職員，也都有代表參加當地的扶輪社。經由這些接觸，使企業界人士能有機會與教育程度較高的學校保持連繫，藉以了解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扶輪社在全球各地作網狀分佈是難以想像的。幾乎現代生活中的每一部份均受其影響，而社員們的展望也因此更加擴大，同時，更透過聯誼的影響使生活愈加甜美。這便是扶輪社員們衡量其社員價值的許多理由的幾點。

扶輪的善行實非三言兩語所能形容，這裡所說的僅指一般容易看到的。在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不是肉眼所能看見的。人們從來沒有看過電，然而它卻能使工廠中的機器運轉。同樣地，也沒有人見過「地心引力」，但是尼加拉瓜大瀑布的存在確是因為「地心引力」定律所引起的。甚至我們隨時在呼吸而靠以生存的空氣也同樣是看不見的。

扶輪的能力雖然也是看不見的，仍然產生奇蹟。這個帝國大門的樞紐是為理想的能力所啟開。在扶輪所表現的各種善行裡面含有一種看不到的力量，就是親善的力量，也就是因為這種親善的力量使扶輪存在。友誼是一種宣道的力量，數以千萬計的人們曾在「扶輪精神」影響之下獲得新生，再回到昔日的友善與和睦，如同我所曾認識的新英格蘭老家。

在扶輪計畫中，事業是生活的重要部份，但是它卻不是生活的全部。一個人的展望要是僅限於事業範圍內，實在是可悲；其關係不只是他在事業方面有多大的成就。扶輪宗旨重要在於實行，它的主張是一種對人有益的主張，它的期望是使人的生活更為充實。

扶輪既不是一種宗教也不是宗教的代替品。它是從現代生活中的一種宗教性衝動所努力獲致的成果，特別是指事業與國際關係方面。在我執行業務的一生中曾歷經重大的改變，其中以受扶輪影響的印象最為深



刻。

為職業分類所限制的社員資格，使此一連動在設計推行其職業道德理想方面，遠超過其社員範圍的限制，而且擴及各行各業各階層。每一扶輪社員都是扶輪的崇高理想，與其個人所從事行業間的一條連繫鏈環。對於其同業者來說，他負有特別任務去爭取他們的合作，並共同發展最高的職業標準。數以百計的各種同業公會均為扶輪社員所組成的，藉以達成他們的任務。

關於增進國際瞭解方面，在早期扶輪時代仍然利用同一種方法——即共同興趣與友誼的交往。透過業務與社會的交往使各國間更能互相了解。當開始時，對於不同的風俗頗感怪異，慢慢地便產生興趣，由於興趣而加以模仿，使生活更為充實。

扶輪注重培養友誼的氣氛而不重視形式與人為的，人不分階級與地位，共同平等相處。一般習慣上，社員均以名字互相稱呼，不冠任何尊稱，在美國各扶輪社已成為慣例，在其他國家中亦屬如此。有人覺得很自然，別的人也漸漸養成習慣，很少有人不能適應。

據說曾有一位重要澳洲公民，他也是一名扶輪社員，曾受他的國王封為高級武士，因此，經常被尊稱為喬治爵士，社友們問他現在應對他如何稱呼時，他回答說：「還是叫我喬治吧。」

當一個人、一個教派、一個派系或一個國家，怨恨或蔑視另一個個人、教派、派系或國家時，他或他們根本不清楚怨恨目的為何。追根究底乃是出於無知，而無知卻是和平的最大威脅。才智愈高的人愈顯得平易近人，事事與人平等相處，才智愈低的人，愈是好管閒事，愛批評人，且傲慢自大。不論個人與國家，他們自己都負有應盡的義務使這個



世界成為更富有知識、見聞，更為廣博的世界。

扶輪計畫中，有關增進不同種族間及不同宗教信仰間的瞭解方面，自一九〇五年開始以來，很單純，而且很幸運地已獲得重大成功，其成果遠勝於從事外交談判。扶輪的做法便是把思想集中在社員們所共同同意的事務上。扶輪對於運用友誼的力量克服了國家間與宗教間的障礙，事實上已有令人滿意的表現。孤立導致優越感，由優越感而產生種種麻煩。從歷史上可以看出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具有永久的優越性。盛極必衰，乃是不易之理。某一個國家在某一時代中優於其他國家，在下一個時代又會被別的國家凌駕而上。一個很強盛的國家，終必證明其為軟弱。成熟期之後便進入老年期；盛極必衰。那是自然定律，不能撤回或廢棄。

一個人要是只使鷹鳥尖聲叫喊、獅子怒吼、野熊咆哮，卻不肯為他的國家服務，也許他從未曾嘗試過，他盡一切可能為他一己服務，其實他是在損害他的國家。然而，還有一種人類更顯得可憐，當他們到海外旅行時，對於向他們感激並表示忠順的國家便顯出他們的優越性，而向著同情與羨慕的群眾時反而表露他們的怯懦。

作者是一位美國人，無須對這種事實表示歉意。他贊同所有的人都有權去向他們所感恩的國家表示忠誠，不論在任何國家中。作者從來不向對自己國家不忠的人表示尊敬。一個人應當深愛他的國家，他並應下定決心不去為他的國家樹立敵人，更不能妄作主張使他的同胞去服從一個所謂「神的國度」的忠順國民。一個人在那一件事上可以表明他的無知，但是侮辱卻是贏得友誼的笨方法。贏得他人尊敬的最好辦法便是依循行為端莊正當的簡單法則。假如他們這樣做結果仍未能達成願望時，便別無良策。



一個由五十名或一百名社員所組成的扶輪社足以影響一個小市鎮的品質嗎？從很多市鎮以往的實例可以證明，扶輪社可以影響這些市鎮的品質。這種影響力在較小的社區中最为顯著。在很多萎靡不振的小鎮上，大街的形式開始振興，而充滿著生氣與活力。在一個缺少公共精神的小市鎮上，其市民生性放任，頑固難馴，而且散播謠言，致使生活成為枯燥。假如能使市民精神煥發，那麼在較小的社區中的生活是最美滿的。

小市鎮中的扶輪社員經常有一種深刻的感覺，由於扶輪的到來而發生重大的變化，一般市民間的爭端與心胸狹小的嫉妒全為公民自覺與熱心合作所代替。

曾經擔任美國總統塔夫特的醫師，查爾斯·巴克博士曾說，扶輪已使全美國小市鎮的情形完全有所改善，其他組織亦跟隨扶輪的領導。由於巴克博士曾經訪問過數千個美國小市鎮，他深切瞭解他自己所說的。合作是快樂社區生活的樞紐。

扶輪的影響力經常透過所舉辦的「城市間會議」，領導他們彼此協商城市與城市間的關係及共同問題。在這種會議上，由鄰近小城市中的事業界人士代表彼此會商結果，終能化解過去痛苦的敵對形勢而成為共同合作的精神。不論是大或小的城市，「城市間會議」多年來已成為扶輪服務項目之一。

經常舉辦的城市間會議約由二十五或三十個鄰近扶輪社選派代表參加，在地區年會上將有數以百計的不同市鎮參加，在國際年會上則有半百以上的不同國家代表參加。所有扶輪社員，當他們在國內或海外旅行時，都盡可能參加各所在地扶輪社例會。從「國際扶輪」所發行「扶輪名錄」中，可查出各地扶輪社開會時間與地點。在大城市裡的扶輪社經



常會有友社社友出席其例會，應特別留意接待他們。

扶輪對於如何調停紛爭有特別研究，並已有良好成就，方法簡單而方便，只要把互相敵對雙方邀集在一起，在友善氣氛之下，重修和好。在有仇恨之火燃燒或冒煙的地方，便是扶輪展開服務工作的機會。是否有在農場上工作的人對於當地商人失去信心？那麼，這些商業人士便邀請這些農民集會，在會中又唱歌，又款待，並針對有關問題彼此坦誠相見，結果必定可以獲得諒解。

在大城市中扶輪仍有大的影響力。凡是習慣於大城市生活的人都能了解扶輪的聯誼對於教會，商會，社交社團，房東，高爾夫球俱樂部，職業公會，及各級學校……等均有相當的影響力，事實上，只要有人們聚集的地方便有扶輪的影響力。

扶輪的各種活動範圍頗廣，包括公共與私人的服務，社員可依照他們的特別興趣與才能，選擇他們所願意參與的活動。比較上，很少有一位優良的扶輪社員拋開業已被認定的全部活動。每一位盡職的扶輪社員都是優秀的公民，對於他所居留的當地社區具有價值。因此，常常被推選為領導人物。

一位盡職的扶輪社員，對於他們所認知的扶輪四大大宗旨都有絕對的興趣：

社務服務：有關其扶輪社內的行政管理方面事務。

職業服務：有關事業或職業的道德行為方面事務。

社會服務：有關其所居住當地社區福利方面事務。

國際服務：有關增進國際親善與瞭解方面事務。



很多扶輪社員，尤其是巴西，提出爭論，認為追根究底，扶輪只有一個宗旨，便是增進人們的服務觀念，因為這是最能激起對於生活的影響力。我們現在所謂各種宗旨，他們卻以為欲達成的途徑與方法是一致的，而且只有一個宗旨。翟理斯認為「服務」有如扶輪的高速公路，而這四種主要活動好比公路上的四條車道。

要全體社員見解都完全相同未免過分奢求。在二十五萬名扶輪社員當中可能沒有兩個人對扶輪的各種做法的見解是完全一致的。人的容貌都不一樣，他的想法也自然不會相同。思想深淺程度的變化更甚於顏色深淺度的變化，而且很難加以改變。一個人的信仰是靠著多種影響力：資質、遺傳、環境、經驗，身為領導者務必以忍耐與寬容的心情去協調他們的判斷。武斷的做法在扶輪是不適用的。

對於這些參與扶輪運動的人所能提供的起碼利益，是讓他們感到他們所提供的服務是值得的。假如不是為了藉著友善的接觸以充實生活內容，以及在例會中所提供的文化節目以改善其精神及道德展望，恐怕就沒有人願意參加扶輪社例會了。

扶輪進展至今日的地位已構成為一篇組織發展的故事。在七十個因扶輪而受益的國家中，在程度上與經驗上均有差別。如此輝煌的進步是由於早期設立扶輪社的少數國家中的扶輪社員，共同努力的成果。還有其他國家的推動力使扶輪運動能輕易超越國界。當扶輪能夠確立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中，如同今日在美國、英國及加拿大的地位的時候，我們要用什麼尺度去衡量它的成就呢？

隨著扶輪的創立，很多其他類似組織相繼興起，依據研究社會運動學生們的探討，認為這是本時期中最突出的發展，而這個時期正如徹斯



特敦先生所說的：「這是扶輪的時代」。

我一個適當的時機，第二度返回老家訪問我的山谷時，成為佛蒙特州及新罕布什州扶輪社員們的貴賓，當時蜂擁而來參加的人特別多。顯然地，威林堡沒有一處公共場所足以容納，不得已臨時借用「美國草叉公司」才把集會場所問題解決。

當日會議是由數十名員工一起把工廠中部份設備拆除，並把這些笨重機器搬運至工廠其他部份，騰出一片空間足以容納四百餘個座位，這些工作都在當天黃昏以前準備完妥，使威林堡也有一個會議廳足以容納前所未有的集會。

威林堡扶輪社便在當天晚上成立，很多扶輪社員從遠自各州翻山越嶺而來參加這個慶祝盛會。

會中經過致詞，聯誼活動，並頒發授證證書，宣佈新扶輪社成立後，集會即告結束；這些愉快的朋友們踏上回程，再度翻山越嶺地各自返回家門，廠中連夜趕工使一切復原。翌日清晨，上班鐘仍然敲響，工作人員照常上班。

在我們這個山谷中從來沒有聽過這種事情，即使我這個夢想者也不例外，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人，不論來自本鄉或是外地的人們，為了對共同理想的回響，遠自各地迢迢而來。

英格蘭人很不容易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然而，經過慎思遠慮後，一旦下定決心進行改革，便不再折回他們的腳步。

如同汽車曾使新英格蘭的山巒成為平坦，同樣地，扶輪亦將運用大輪船使成為海洋上增進瞭解與親善的橋樑。當「扶輪國際年會」在愛丁



堡，奧斯坦，維也納及尼斯等地舉行時，需要出動橫渡大西洋全部輪船隊，俾可接運北美洲扶輪社員及其眷屬前往各港埠登陸。沒有人能看出飛機將為扶輪扮演什麼角色，但是，可以保守地預測它終將成為國家間增進瞭解與親善的有效交通工具。

再經過十年以後，當扶輪舉行「國際年會」時，世界各主要城市將是飛機滿天飛。當人們在這一個服務的共同理想之下而聚集在一起時，必能獲得良好的結果。在這個普遍呈現散漫的世界上，扶輪是一股團結的力量；扶輪是世界和平的小天地，是一切好國家所應該學習的好榜樣。

隨著扶輪開路先鋒之後，有許多其他「服務社團」相繼設立，它們的許多社員也都有共同的觀念與不自私的激勵，還有幾個類似的組織似由事業與企業界婦女所組成。

這個世界仍有餘地可供設立更多扶輪，與其他類同的社團組織或屬於其他類型與性質，而具有國際觀念的組織，只要他們是在培養國際瞭解與親善，不論他們是在什麼旗幟之下集會，都無關重要。

今日，分佈在六十個國家中的五千多個扶輪社，對於輿論界的影響力比一般所了解的更有助益。我們必須認清一點，我們的社員人數與全世界人口數相比確是相去甚遠，但是我想，我曾經這樣說過，一般而論，扶輪社員的品質與他們所處的地位是相稱的。

開始時，在大部份國家中，很多扶輪社員在立法機構任職。就美國議會來說，在眾議院中有很多扶輪社員，在參議院中也有好幾位。在杜魯門總統的內閣閣員中也有兩位是扶輪社員，其中一位曾任「國際扶輪」社長。



在報界方面，不論在美國或其他國家中，都普遍有代表參加扶輪社，一般報業業主亦多屬扶輪社員。

扶輪社已吸收數以萬計教育工作者為社員，相信在這個時期及下一代中，將有數百萬青少年分享扶輪的福份。

扶輪社員對其所屬扶輪社竭盡忠誠，有很多扶輪社員曾保持連續三十多年出席每週例會，未曾缺席的優異記錄；甚至曾有全社社員連續出席每週例會高達一百次，沒有一人缺席。對於某些人來說，他們的扶輪社員籍幾乎是他們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部份。

為什麼大家會如此喜愛扶輪？那便是人類對於他們同胞的愛。當所有有拘束與教條被拋棄時，友誼便趨於興盛。扶輪沒有與政治與宗教劃分界線，不論回教徒、佛教徒、基督徒與猶太教徒都同樣高高興興在一起吃喝，彼此聯誼。扶輪在階級分明的印度像在其他國家中同樣地普及。扶輪沒有改變宗教信仰的意思。扶輪允許社員對於在本質上具有紛爭的問題，保持他們自己的意見。扶輪規章範圍非常寬闊足以包容人類各種情形，只要他們是友善的，能容納他人的觀點，而且不自私。

友誼是建立扶輪的基石，而寬容是使他們連結在一起的要素。假如不是寬容的精神存在，每個扶輪都擁有足夠的原子能，可以爆炸成為千萬個小塊；這一種寬容就是我的祖父生活的最佳註解，也是我信心的根源。

事實上，這是扶輪的時代。在這個運動的過程中第一次引起世界列強的興趣，尤其是對於增進國際瞭解與親善方面。這是扶輪的要素。願神祝福這些列強，使他們能互相寬容彼此的缺點，而且要永遠記取我們所長久居住的世界是一個你爭我奪的世界。正因為我們同是從蠻荒的時



代演化而來，應彼此憑著良心，不應互相指責與蔑視。這種寬容的精神曾使扶輪的事業與企業界人士的世界性聯誼成為可能，也將使一切事情成為可能。我的太太，珍，與我同覺得我們是非常幸運，能藉著扶輪的各種機會從很多國家中贏得了千萬的友誼，我們可以證明這便是預言中所說的，「和平在地面上；平安歸於所有的人」的實現，和平必定會到來，這不是痴人說夢。我們能生活在一九四五年為這一個偉大的運動作見證，感到無限光榮；吉伯特·徹斯特敦先生我們再一次向您道謝，謝謝你新造這一詞語：「這是扶輪時代」。



第三十八章

我可愛的家—康美麗堤



在一個冬季的某一天，我到芝加哥郊區的長木道散步。這一條路順著崗陵的邊緣，即俗稱山脊，向西南蜿蜒長達數英哩，在芝加哥這是一處極不尋常的情形，因為這個城市大部份展延在一片大平原上。位於道路西側的房屋都建築在山頂上，恰好與小山崗平行。

那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山上蓋著一層皚皚白雪，不顧這一片土地的所有權，一群青少年正在上面滑雪。雖然這片土地沒有業主，然而卻出現這些青少年使用山坡的公有土地的權利問題。

這裡的景象與我從前所熟知，而且深深喜愛的新英格蘭生活很像，因而使我想及假如有一天我要建立自己的家，這長木道的山頂上便是我的家。

這一天卻來得比我預期的快。當一次我在郊外參加芝加哥伯拉瑞俱樂部的徒步旅行時，遇見一位美麗的蘇格蘭少女，她因不慎撕裂我的夾克而驚惶，並表示要為我修補。她便因此為自己惹來了更大的麻煩，因為不久我便追求她，終使這位珍·湯姆森小姐因此成為保羅·哈理斯夫人。

我在一九一〇年與美麗的珍結婚，兩年後便在這山頂上建立了屬於我們的家園，我把我們的家命名為康美麗堤。這個名是模仿珍小時候居住在愛丁堡鄰近她家鄉的名稱，她的童年及少年時期都在這個老家渡過。我們曾在康美麗堤居住了三十年，每當滑雪的季節來臨，我們從未曾拒絕任何人使用我們家的草坪滑雪。

我怎能拒絕他們呢！難道他們有一個流氓或全都是惡棍！尤其是近年來，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曾遠離家園在國外的土地上，海上，與空中為我們作戰。求神祝福並保護這些在我們可愛的土地上的「小流氓吧！」



數年後由於人口的急速增加，這個大城市愈來愈迫近我們，我們幾乎可以感覺到它的呼吸。我們仍然住在市郊，只要有十分鐘，便足夠我們的汽車把我們帶往伊利諾州的農莊，那邊全是麥田，與玉米田，草原與林地，讓我們產生一種可以好好逃避的感覺。

從我們住宅對角橫越過長木道，有一處理想的鳥類保護區，這裡是我們早期婚姻生活所喜歡的去處，整個地區均為山楂子樹所蔭蔽，樹林繁茂，而且有長刺可作為鳥類逃避貓、狗侵擾的避難所。因為是保護區，到這裡居留的知更鳥特別多，尤其是在它們求偶與築巢時期。每年春天，數千隻知更鳥仍然來到這個暫時處所繼續居留，鳥兒的歌聲隨時可聞。

為何這些有辨別能力的鳥兒，會認定這處天然保護區不適於它們永久居留，我現在仍然無法判斷。也許它們與有辨別能力的人類一樣寧願群集在一起，如同中央總車站一樣地，人們集中在一起辦他們的事，然後利用極快速的交通工具返回他們各自的居處。就是頭腦清楚的人，總不會想要把他們全家搬到中央總車站居住，我想，這些知更鳥也為了同樣的道理不會在長木道的山楂子林中築起它們永久的香窩。它們全是未來的鳥爸爸與鳥媽媽，依我所想像的，這些未來的鳥爸爸經過未來的鳥媽媽選擇，決定配偶後，便雙雙對對地遠走高飛，離開這個過份擁擠的知更鳥群。

有一天早晨，當這些鳥群離開家長途遠飛時，突然來了好幾部曳引機把這裡的樹木連根拔除，到了傍晚時，一樹不留。當這些知更鳥群返回，看到它們的樂園全被摧毀時，它們簡直發狂。它們振動雙翅，大聲喧囂，其叫聲簡直是令人震耳欲聾。假如有人能聽懂鳥語，它們必是在呼叫「強盜！強盜！這些搶劫的人不僅搶奪了我們的家，而且把我們



整個房屋都劫走了，你們太沒天理了！」

從那天開始，九十天內建築起一所公寓式大廈，可供五百個人居住，而這兒卻曾經是鳥兒的庇護所。這些建築物的構造極為美觀，周圍的风景也很好，但是，我們的隱居處以及我們曾經感覺到宛如我們「同胞」的鳥兒，都到那裡去了？是的，我們已經把這一塊土地善加利用，我們不難想到已經有五百個人已避開繁雜的城市，而獲得報償，從大樓的每個窗口亮出閃爍的燈光，可以感覺到他們所帶來的友情。

愛妻與我曾盡一切可能使用康美麗堤。我們曾在此款待來自全球各地的扶輪社員，有時候可以發現有八個不同國籍的賓客同在一個餐桌上用膳。為了向來賓表示敬意，我們曾把我們家的花園充為友誼花園，供各國來賓植樹紀念，有些過去的賓客業已登彼極樂世界，然而，他們所種植的樹仍安然無恙，為我們所留念。

珍與我沒有自己的孩子，我們卻收養了國際扶輪。當我們在康美麗堤喜樂之杯繼續滿溢時，仍然有我們的一些感傷，可以說是喜憂參半，例如說：都市仕紳們為長木街裝置了弧光燈，不再需要上天用星星釘在夜幕上照明街道，也不再需要中秋月圓的照明；社區內上下班的居民，也不再需要黑暗中摸索尋路回到溫馨歡樂的家爐邊取暖。由於都市的仕紳們照顧這些事情，黑夜，真的永遠消失。

在好幾次特殊場合上，國際扶輪理事會曾邀請我們訪問其他國家的扶輪社；對於這類的邀請，我們經常是會接受的，而且克盡所能充當親善大使。由於各地扶輪社員及政府的合作，我們曾在世界五大洲，及一些重要島嶼上的公園與運動場種下了「友誼之樹」。

我們所種的樹象徵著國際瞭解與親善。有時候，當地國家的中央或



地方政府官員亦參加這種植樹典禮，並在紀念碑上嵌入銅牌，記載合宜的事蹟。我們種植的紀念樹僅是一種親善的表示，然而，它們卻容易為不同國家的人民所領悟，不論他們所說的是那一種語言。

保羅·哈理斯在旅行期中所種植的「友誼之樹」包括下列各國的城市：德國：柏林；拉脫維亞：塔林；芬蘭：赫爾新基；瑞典：耶特堡與斯德哥爾摩；挪威：卑爾根；中國：上海；日本：東京；澳洲：布里斯班、坎培拉、荷巴特、藍斯敦、墨爾本、雪梨；紐西蘭：奧克蘭、丹尼丁、威靈頓；墨西哥市；巴拿馬市；哥倫比亞：波哥大；秘魯：利馬；智利：聖地牙哥、法爾巴拉索；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烏拉圭：蒙特維利奧；巴西：里約熱內盧與聖保羅。

在這個地球上的人民，沒有一個種族會令我們感到特別越出正當行為之外的；他們各有他們的正當生活規律，雖然有些種族與我們差別很大。有些旅行者堅持要用他們自己的標準去衡量其他國家，當然會發現有很大缺失；有些人總是以他們自己的文明為標準，而認定凡與這些標準有所出入的便是錯誤。

優越感是和平最大的障礙物，很不幸地，卻普遍存在於所有國家的人民中。我們在旅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便是盡量避免引起自己國家與其他國家的比較，除非是被別人詢問到。我們盡量讓自己對其他國家的事物發生濃厚興趣，簡單地說，我們盡量嘗試去發現所訪問國家的優點，這是我們的政策而且獲得豐碩的成果。

沒有任何人有特權可以在本國人民的生活上，激起對任何國家的仇恨。我認為仇恨是一種危險的武器，既不適宜，也不需要，不論是在戰爭或是和平時期。基督教的信仰已有明顯指示，但是當人類訴諸感



情時，便忘記了基督教義，而任由仇恨控制他們的情緒。

經過長途跋涉的旅行之後，很高興重回到自己的家園，使我們更加深愛自己的國家；旅行不僅為我們帶來了各種成就，而且獲得很多成功的啟示。無論如何，我的愛，不再是盲目的；經過與很多國家人民接觸後，它已經成為合乎理性的。我現在不僅是愛我的國家，而且知道我為什麼愛它：我愛它因為它的理想，因為它對於教育的愛好，並因為它願意為保衛自由而付出任何代價。

我用不著多事列舉我國家的優點。這些特質足以證明我應該不停地尊崇它，並堅決為它盡忠，我的信念是美國所擁有的優點，其程度殊非其他國家所能比擬；更使我勇於承認我們已往的錯誤，正在進行中的錯誤，以及未來我們可能繼續犯的錯。

我的國家的理想與它對於教育的愛好，鼓勵我不可自以為得意或容易滿足，但是，相反地，常常啟發我期望更偉大的事情，更堅定我對於美國命運的信念。

我的愛國心尚不至於使我漠視，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掠奪的世界上的事實，而且我們也曾是掠奪的。所謂「適者生存」好像是一種不人道的主張，是野蠻時代的殘遺物；正因為如此，文明國家便大聲疾呼反對它，並主張我們應該尋求較好的方法以解決我們的爭端。我們最後將獲得成功，不是出於偽善的要求，更不是為我們的感情求發洩，而是出自為調整所有人類間的各種關係，與出自為全人類提供最佳服務的殷切期望。

我的國家的不自私與理想主義，在過去的五十年間已向全世界顯然表明，而且為了對付一切緊急事件我們將會挺身而出。但是，我們千萬不可閉住雙眼，而讓潛伏在我們前面路上的危險所蒙蔽。



我們美國人是英雄的崇拜者，機智地選擇我們的英雄對我們將有好處。會不會因為我們過分崇拜生產力而漠視了事實？當一切需求都獲得滿足時我們還要做什麼呢？是不是再想出新的需要而後付諸生產？我們已經將自己推到高生產力，也許除了繼續下去之外，尚無其他解決方法。人們必須工作，也就是說要有生產。炒蛋是最簡單不過的了，但是要把炒過的蛋再整理起來，便不是那麼簡單了。

當然我們不必為生產力而感到氣餒，那也同時代表了各種可能性，汽車已使高山成為平坦，飛機成為交通四海的橋樑，因此將可使地球上的人們彼此更加瞭解。由於增加瞭解便可促進親善，這是必然的結果，雖然一時尚不能完全看清楚。

贊成提高生產力的人，可能會說我們與我們的同盟國能贏得最近這一次大戰，事實上是因為我們的生產力。我們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有更多的大學、專科學校，與更多的醫院；它們都是由於生產力所產生的結果，假使我們要餵養這些曾遭受戰爭痛苦的所有其他國家的兒童，如果不是依靠高度的生產力我們能夠辦得到嗎？

我覺得我不需要再等多久便可以看到我的國家，從各種困難中找到它自己的出路。如果我看得國家有某種需要，很快的就會有其他比我強壯，比我更不自私的人們，也看到了同樣的需要。這個需求是依靠美國自己不屈不撓的方式所體認到的。

我們在美國所需要的是一個有益，與明智的人生觀，而不是一種屈從任何機械的發明的人生觀。我對於我的同胞最高的期望是：他們要讓全世界的人知道他們是一群愛家庭，有修養的人民。

傳道者、哲學家與詩人在很久以前便曾說起這種更好的生活方式，



我們也已經接納這些理論，然而卻未曾加以實行。倒是有某些大事業機構的負責人，看出這些理論的優點，而且也有一些人將它付諸實施。

這一切與「我的新英格蘭山谷」有什麼關係？

是這樣的：扶輪是在寬容，親善與服務的精神中誕生的，而這些品格正是當我童年時期在新英格蘭生活的人們所共有的特質，我曾嘗試把一直存在我的心中這一點信心向別人闡明。



第三十九章

山谷往事



後來這幾年，只要可能，每年我都會回到家鄉山谷，珍總會跟著我，我會向她介紹我的少年往事。我們總選在秋天拜訪這座山谷，那時遊客已散，谷裡的葉子正綻放出最美的秋色。

十月裡的新英格蘭

我未能在彼處看見那

紫苑的光華

楓樹的火焰

佛蒙特身披燦爛長袍

與緬因的樹海同歌

金色、紅色交替著讚美主

——歐德爾·薛伯

山谷與我小時候相比已改變很多；當然這並不令我意外。雖然住在這裡的人口維持著一定的數目，但長眠在這小小墓園的人卻超出我想像的多。大部份躺在這裡的人是我的同輩，他們的家園已被他們的子孫，以及被這山谷的美麗與寧靜所吸引的人所接手。

我孩童時代未曾聽過的產業紛紛出現，這是我那一代的人不可能想像得到的。例如：現在大城市對聖誕樹的需求就沒人能預料得到。我們小時候並不那樣慶祝聖誕節。如果有壁爐的話，我們就把襪子掛在壁爐邊，如果沒有壁爐的話就掛在煤爐後的壁飾上，直爽、強壯且親切的聖誕老人一定能找到它們。這樣就比較容易瞭解帶著大包小包的聖誕老人



是從煙囪而非從煤爐管子滑下壁爐。但空談遠不如實證，聖誕老人來臨的證據正是他留在我們襪子裡的東西。

聖誕節前一夜

屋子裡萬物寂靜

小老鼠也不例外

小心翼翼的把襪子掛在煙囪旁

期待著聖尼古拉斯的快快到來

——克雷蒙·C·摩爾

當然沒有人曾看過帶著禮物的聖誕老公公，但蘋果紅臉頰、大腹便便、背著大包小包禮物的老古板聖誕老公公所帶給我們的想像空間，是沒有任何聖誕樹可以比得上的。當屋頂上的馴鹿不耐煩的想離開時，聖誕老公公會把我們的襪子裝滿禮物，帶給全山谷、全世界年輕孩子的心無限的歡樂。

但擁有聖誕樹並不會是一種妄想，我會說城市男孩可以擁有他們想的任何聖誕樹，只要他們老爸願意，而且付得起價錢的話。

在這行業剛興起時，針樅樹殺手不加選擇的濫伐，完全不考慮日後的供給。無數美麗樹木也許滿足了成年人的心，但卻為了短暫的目的被無辜犧牲了。如果要我說的話，我會說：「回到在煙囪角落掛襪子的美好舊時光，把樹留給山嶺做裝飾吧！那不是造物者的願望嗎？」

但有遠見的人最後終於瞭解如果以良好的方法經營的話，這項產業



可以永遠維持下去。所以現在他們已開始選擇性的砍伐樹木。在許多例子裡，附近的樹還因此受益。

這些樹並不一定需要肥沃土地來灌養；它們不會因此而感謝任何人。它們將根深紮在不毛石地，找到能讓它們度過北地冬天暴風雪的支撐地。實在令人驚訝這樣的土壤竟能孕育出這麼多美麗的生物。針樅樹不需要園丁的幫助，就能在新英格蘭欣欣向榮的生長。

最近幾年山谷居民又有了另一項收入，他們採集羊齒並加以包裝，再運送至大城市販賣。雖然我們認為蕨類漂亮，並常常將它們與花混合做為裝飾，但我們不認為羊齒是美麗的植物。就因為羊齒是生長過於茂盛的蕨類，我們就歧視羊齒似乎沒有道理。

山谷裡的山腳下遍長著羊齒，隨時都可出售。這項產業讓大學生在暑假有了個絕佳的打工機會。城裡的花商在運送花卉時，將大量的羊齒環繞在鮮花的四周，因為沒有任何事物能夠像卑微的山邊羊齒一樣，烘托易受傷害花朵的新鮮與明亮。它們在冬天也為商店與住家帶來翠綠。它們被裝在緊密的箱子裡，到使用前都維持新鮮，不必擔心過量收穫，大自然自有主張。新鮮羊齒要一季才會長大，它們收成時正是成熟時候。我們不必擔憂羊齒的下場會像小針樅樹一樣，如果人們不將羊齒與蕨類收成的話，傑克·佛羅斯特也會。大家都瞭解傑克對人與物都一樣的不尊重。他收割非他所種的，而且一點也不在乎後果。

山谷與北新英格蘭的其他山谷一樣，因為大批北上滑雪，及進行其他運動的遊客的來訪而收穫不少。鐵路上駛往各滑雪勝地的週末班車，紐約客與其他的運動愛好者帶到這裡來。但是因為天氣變化多端，遊客常常會失望而歸。



在我那個時代，侯雷斯·加利略的忠告：「年輕人，往西去！」就像小號的音符一樣響遍整個新英格蘭。每個小村莊對西部的開發都有其貢獻。其中一些小村莊所作的貢獻更是驚人。科德角的一個小村莊就出了芝加哥三家大公司：快速包裝公司、第一國家銀行及托比製造公司的創辦人。

空氣中迷漫著發生在西部的成功故事。事實上，這些呼喚太響亮了，以致年輕人對另一種在鄉服務的聲音全然充耳不聞。但還是有例外。一個鄉下小孩，雷菲爾德·波特在山谷裡發展出世界上最偉大的大理石工業，連擁有廉價勞工與傳統技術優勢的義大利卡拉拉石場都比不上。在大理石雕刻藝術領域中，義大利人獨佔鰲頭，而雕刻所需之純白無瑕的大理石，也只有在義大利的採石場才能充份供應，來完成這最雅緻的產品。

山谷裡採集大理石工業的發展說來話長，但簡略來說佛蒙特終究也能出產雕塑用的大理石。卡拉拉的藝術家們被穩定的工作機會與優渥的待遇吸引而來佛蒙特。賦稅的規章也已制定完成。

雷菲爾德·波特後來成為佛蒙特州州長、美國聯邦參議員，而在這段時間之間，他還曾是班傑明·哈里遜總統內閣的一名成員。換句話說，他靠自己在華盛頓混的還不錯。

尊貴的雷菲爾德·波特用盡千方百計，就如同大多數佛蒙特人過去到現在一樣的熱情，鼓吹保護家鄉產業。他是否有保護到他自己的產業我並不清楚，但我大膽的說他做到了。

佛蒙特採石及大理石生意的成功並不只靠保護性關稅，進步的生產過程，在抵銷義大利生產者的優勢上，也同樣的重要。動力鑽孔機上的



鑽石鑽頭，使得鑽炸藥孔更容易。起重機將巨大的大理石塊從採石場吊至地面，日夜趕工的動力驅動鋸將大理石塊切割成訂單所需要的尺寸。鋼鋸怎麼可能切割堅硬的大理石呢？答案非常簡單；只要不斷的供應水與沙就能達到目的。

大理石並非佛蒙特採石場所出產的唯一商品。當大理石工業才剛脫離嬰兒期時，本州北方的另一項產業也開始展露頭角。巴瑞的花崗石場所產的花崗石品質，是全美其他石場都比不上的。大自然給佛蒙特花崗石的禮物是豐厚的，而勤奮、節儉的佛蒙特人也好好的把握了他們的機會。巴瑞花崗石是在板岩層上發現的，不像蘇格蘭花崗岩要在礦囊中才採得到。在巴瑞礦場，可以輕輕鬆鬆的採出四十呎長的巨型花崗石塊，這是其他地方不可能有的情形。

佛蒙特花崗石所製的石碑更是絕佳的，任何想立碑的人都可向當地的墓園詢問。花崗石因為堅固，所以它是製造墓碑最受歡迎的材料。綠色山脈中花崗石與大理石生產的傳奇故事，雖不會受到石板生產的挑戰，但佛蒙特的石板礦也算是名列前茅。在我小時候，採石板業由來自產石板的威爾斯之威爾斯人所掌控。他們不但操控石板生產，而且還將影響力延伸至其他領域。他們將他們的文化形式帶來本地，並加以維持，包括他們有名的合唱聯盟。任何社區只要加上了威爾斯成份都能夠增光不少。

所有愛國的美國人對教育與文化的進步及健全、健康的生活都非常的關切。當我們發現道德、智慧與精神標準提高時，這種關切會讓我們高興，而當我們發覺道德敗壞、分裂與衰退的徵兆時，這種感覺也會讓我們不高興。



知道由城市搬到我的山谷，及新英格蘭其他地方的人能受到鄉親們衷心歡迎，真令人感到欣慰。對我來說，最好的性格就是熱愛上帝所創造的大自然。

大部份新搬到新英格蘭山谷的人是想在平靜鄉村渡過餘生的退休生意人，但其中也有很多不想退休的作家、藝術家與教育家搬到這裡。他們對美的愛，以及急於擺脫複雜無用的城市生活，以便更有效率投入工作的心，讓他們深深為這座山脈所吸引。佛蒙特所贏得的心要比它的人口要多太多了。

鄉村之美與鄉村生活的吸引力對寫作的人來說，向來都是一種誘惑。壯麗的英國湖泊點燃了像華茲華斯、柯立芝、羅斯金、邵錫等和其他文學明燈。但尼生則在威特小島的迷人風景與海景中找到了靈感。尋遍整個英國，相似的例子比比皆是；那裡有莎士比亞的鄉村，還有伯恩斯、史考特、金斯利以及其他數不清文學家心中的鄉村。

最近幾年來，魯亞德·吉普林、威爾·杜蘭特、多羅席·坎菲爾·費雪、辛克萊·路易士、多羅席·湯普生、羅伯·佛羅斯特、法蘭西斯·佛羅斯特、沙拉·克雷洪、福瑞德·瓦特、澤芬·韓福瑞、瓦特·哈德及其他多得數不盡的文學家，都搬到了佛蒙特。事實上，佛蒙特已成為作家、藝術家及出版家的聖地。一場文學復興運動正在新英格蘭進行中。

自古以來，自然美景一直都是文學家筆下的主角，他們從大自然中擷取靈感，在那兒孕育發人深省的作品。我們自己的文學聖地位於新英格蘭真令人高興，希望隨著具有天賦的男女來到這遍美麗、寧靜、平靜的山脈與山谷，文學也能夠再次的開花結果。

到這邊避暑或移居到這裡的人們展現出各種品味；有些人選擇高地；



有些人選擇低處；有些人想沐浴陽光，有些人則喜歡蔭涼。那些選擇將自己埋藏於此茂密森林的人，就好像受傷的動物逃至森林，躲避人類與獵狗的恐怖，舔舐傷口並休息。一般來說，這些人並非不好社交；他們只是精疲力盡，需要休息罷了。

新英格蘭人都是奉公守法的鄉親，特別是那些住在鄉下的人。暴力犯罪幾乎未曾發生過。就好像一輩子環繞他們的山嶺一樣，山區人的個性率直而且可依賴。小時候，我只聽說過一件謀殺案發生在佛蒙特州。約翰·菲爾在魯特南德被謀殺，幾個月後兇手在溫梭被處決。這個事件在全州引起了騷動。我不記得在我小時候山谷裡曾發生暴力犯罪。

層出不窮的政治瀆職與貪污也同樣令人不可思議。當令人尊重的喬治·艾肯，佛蒙特州的美國參議員，被問到他參選州長花多少錢時，他回答：「我不知道確實的數字；大概三十分錢吧。」

卡文·柯立芝對報社記者詢問，他是否再度競選總統時的獨特答案仍深刻的印在我腦海裡。「我選擇不競選。」真是這類問題歷久彌新的答案。這也是新英格蘭保守主義與自我約束的絕佳例證。柯立芝當總統的特色是他的率真，以及只要他能保持自己的自尊，他不在乎人們對他的看法；他從一個全然超然的立場來看所有的問題。

我想我非常瞭解新英格蘭的特色；柯立芝先生與我成長於兩個相距僅有數哩的社區，如果他早一年或我晚一年的入學的話，我們還可能是黑河學院的同學。柯立芝的表達方法簡短而且雋永，但永遠切中事實。在國家有緊急狀況時，兜圈子說話是不適當且令人厭惡的，人們要的是少說廢話，切中要點。

當佛蒙特州遇上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洪水時，援助來自四面八



方。國會核准撥款以應需求，但州議會拒絕接受這個好意，並告訴國會佛蒙特可以照顧自己。

佛蒙特真的發行了八百萬元債券以照顧自己，這筆錢對這麼小的州來說的確很大。債券很快的就售完，並很快的在到期日付清。佛蒙特州有一個非常好的大學位於伯林頓市以北。

這所大學是英拉·愛倫的兄弟，愛國志士依森·愛倫於一百五十幾年前所創立的。這所大學領導著本州的文化發展。

佛蒙特交響樂團的成立是最近最令人驚訝的發展，這使得我們和全國其他城市並駕齊驅。樂團成員必須由本州各城村所選出。每年在伯林頓都會舉行音樂節。

另一項文化發展，則是將全國各中學樂隊或管弦樂團優秀成員聚集在一起。只有在當地樂團贏得榮譽的人才有資格加入這個團體。這些年輕人在這裡接受密集的音樂課程，讓他們能在他們所選擇的專業中進一步的發展。

密百瑞學院並沒有被州立大學的光芒所遮蔽，這個學院在附近的麵包山上，建立了一所專為老師與作家成立的夏季學校。

我曾聽駕車旅行者說，駕車橫越新英格蘭最快樂的事，就是夜裡在大而舊的房子與新英格蘭男人，及他們健康、愛乾淨、管家技巧純熟的妻子聊天。

我們大多瞭解虛度假期的失望滋味。在辛苦研究商會文件、鐵路與旅行社所提供的資料，最後的決定似乎非常適合。但如果接待主人與顧客的性格不搭的話，那只有打道回府為明年旅行早做計劃了。假期如果



不能提供輕鬆、安寧感覺的話就不算假期。新英格蘭主婦以愛清潔、愛整齊、好廚藝及細密規劃聞名，她們能把手上的事情處理的有條有理，絕望似的最後一分鐘匆忙的情形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如果你要搬到一個社區並決定永遠住在那裡的話，就不能過度急於培養與社區居民的友誼及感情。這項工作需要毫不鬆懈的耐心與不間斷的努力。如果你想感覺到你所追求的幸福，你就必須走入社區鄉親的生活。與新英格蘭鄉親交朋友是不能急的；友誼應該慢慢滋長。

如果一個新英格蘭社區的新來者能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不管透過社區、學校或其他活動都可以，他很快就會瞭解社區的精神，最後並融入這個社區。他當然必須將他的高帽子留在紐約、芝加哥或任何他來的地方，這頂高帽子在新家對他來說是沒有用的。家鄉的山谷有足夠的空間容納窩居於南邊兩百哩，全美最擁擠都市裡的數百萬人。讓我代表新英格蘭各州正式地引用偉大導師的話，「到我這兒來吧，疲憊、心情沉重的人，我會給你休息之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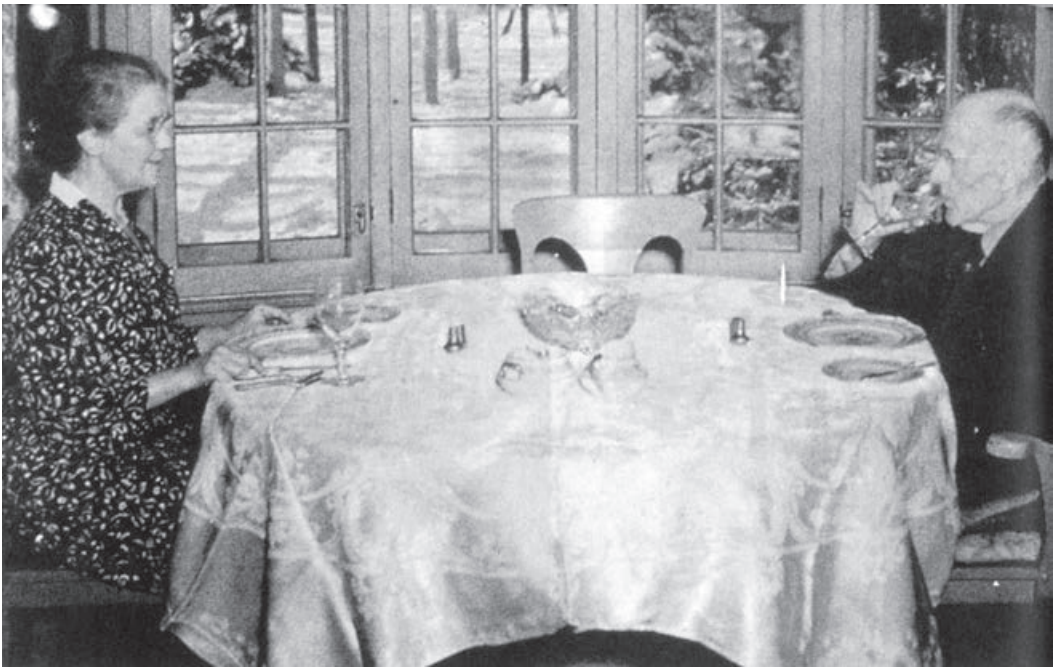
保羅及夫人在芝加哥郊
外居住了三十五年的康
美麗堤



鄰居 Silvester Schiele 看
著保羅照顧他的鳥類朋
友



一位水手訪客和保羅在康美麗堤交換旅行事蹟



保羅和夫人安居家中，在那兒，他們看到了「一幅幅變幻的影像：山景、花園、赤松、長著節瘤的橡樹，冬雪移行、春花綻放、夏日轉綠、秋天更色，疲憊的兔子、魯莽的松鼠、吵雜的麻雀、貪婪的歐掠鳥、叫聲刺耳的藍鵲鳥、嗓音優美的紅鳥，匆匆一現的送牛奶人、送報生、奧妙的日出、辛勤的郵差、友善的鄰居，黃昏時，載著疲憊的在都市中辛勞工作的人們，回到溫暖、明亮，並且充滿愛的家中的汽車閃耀車燈。」





第四十章

返璞歸真



描述人在困厄的時候聽到鄉村呼喚的感觸，沒有人能比大衛·葛瑞森的書「友誼之路」及「探險歷程」，更令人讚嘆不已。這兩本書對我有特殊的意義，因為我深深了解，工作上突然心力交瘁、不得不休息時的創痛。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我低潮時對鄉間的渴望，大自然如何撫慰我的創痛，最後，還有靠我良妻的協助，才能恢復健康。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我站在演講台上，面對龐大的聽眾，剛結束我的演講，突然間，眼前一黑。我記得的最後一件事就是從講台上跌了下來，所有的人都圍了上來。他們竊竊私語～心臟病。專家說，我已經完全透支；我的健康已經破產，幾乎油盡燈枯。

我盼望鄉間生活，所以我剛能離開醫院的時候，就被送到密西根北部郊區，那兒有青山綠水，潺潺的溪流、悅耳的鳥鳴、各種顏色的花草樹木。

來到這裡，費了醫生與護士九牛二虎之力，整整一年半我才能從自己製造的黑洞中爬了出來。接著，我放鬆休息，十年的賣命工作，我開始學習休息。

這期間，我有三次回到鄉間隱居，每一次都找到真正的休息。經過這些經歷，我才能享受七十歲以後的人生。我在愛荷華大學法律系的同學中，四分之三的人已經長眠地下，活著的也只有四分之一，健康與體力都日薄西山，或許都無法承受更大的壓力。

而我真的得感謝鄉村給我的一切。城市人，讓生活步調放慢，否則你的高音弦或任何一根琴弦都可能意外繃斷，人無法天天維持最高音。



「忙碌的人，一生中應有完全放鬆的時候，一件事情都不做，任何一件事。」

——克勞福·麥克羅博士

「人內心最珍貴的一點，無疑就是帶領他們回歸鄉村的本能。城市快速的把人榨乾，把家庭弄的緊張不已，使人變得世故而又脆弱。而總是有一股清流從鄉村流往城市，流回鄉村的水卻無法如此清澈。這股水流中大部分都是疲憊、脆弱的人性。鄉村流往城市的是動脈的血；流回鄉村的都是靜脈的血。國家總是從大城市開始腐爛，毫無例外。只有靠來自鄉間清新的血脈才得以拯救。」

——約翰·伯羅

「希望我的未來，不是處在人工的草坪上，也不是在大街小鎮。而是在靜滯的沼澤邊。」

——亨利·大衛·梭羅

「一個白人在大溪地人旁邊做日光浴，就好像一株在空曠山中茂盛成長的綠油油大樹，與被花匠漆白了的樹比較一般。」

——達爾文



我大部分的歲月都住在大城市裡，那裡仍然是我活動的重心。我同意，大城市對文明的演進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也喜歡大城市中所結交的很多都市朋友。很多勇敢的人抗拒鄉間放逐生活的趨勢，而我們的大城市也可以讓人過得愈來愈安逸。美國大城市中犯罪與腐敗的新聞氾濫成災，很多人以為大都市中的居民都非常冷漠。事實不然，大部分的都市居民都很守法，教育、文化、藝術也突飛猛進；學校、大學、教堂、圖書館、公園、遊樂場都大量出現。

我並不是建議大家逃避城市生活的責任，到鄉間遺世而獨立。很多時候都是所謂的上層份子逃避責任，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幫派份子、經濟犯、綁匪和各種不法份子蘊集在大都市中，逍遙法外。有時該工作，有時該休息，而每個人都有權決定他責任的範圍。

整體來說，如果人口能夠盡量分散，愈能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最高利益。如果讓月球人來看世界，或者任何一個毫無偏見的觀察家來看，人類如此密集的住在一小部份的地方，而又有很多無人居住的地方，真是漫無章法。對他們來說，重新分配地球上人的居住才符合理想。

如果造物者的旨意，要人群居，它又為何創造了綿延的山脈、翠綠的山谷、空氣和水，毫無人類的污染？人聚在大城市中就好像魚餌擠在罐子中，如果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吞噬，人就像魚餌一樣，彼此吞噬。

鄉村總是我最佳的避風港。如果我無法把它當作奢侈的生活，就把它當成必需品，盡可能維持鄉間生活。當我在鄉間漫步時，歲月在我身上的重擔都悄然消失的無影無蹤。

多年來，我一直都在冬季，到印地安那州西北部密西根湖鄰近地區，風景雅緻的沙丘地帶渡週末。這些沙丘讓我深深著迷，無法忘懷。很多



像我一樣的「沙丘蟲」，都願意住在山坡邊簡陋的木板屋中，俯視美麗的密西根湖。

暴風經常改變大地的面貌，掩埋了這邊的森林，卻又顯露出那邊的樹叢。芝加哥沙丘地帶的動植物比中西部任何地區的種類都繁多。能在這裡渡週末，跟其他大自然愛好者一起依山傍水，才能讓人準備面對下週的繁忙。為什麼有人喜歡在漫漫冬季中鎖在屋子裡面，從不享受清新冷冽的空氣，也未曾聽到愉快的鳥鳴？芝加哥大草原俱樂部成立於三十五年前，我是創始會員之一，創立的目的是讓年輕人有機會到鄉間長途旅行。人數最多時將近兩千人，幾乎所有的會員都是從鄉間到城市來工作的人。大草原俱樂部讓會員有機會重新接觸可愛的大自然，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他們回歸大自然的唯一方式。

每週六下午是俱樂部會員長途旅行的時刻，也是俱樂部最重要的活動，如露營及各種有益身心的活動，很多學校老師、上班族、速記員都成群結隊來參加。每週六下午的長途爬山活動都事先登在芝加哥報紙上，歡迎所有的登山者，只需付少許的交通費，沒有其他的費用。登山的路徑都由山友作出路標，而且也安排好鐵路，並且儘可能多安排一些座位。

另外，大草原俱樂部跟丹佛市的洛磯山俱樂部，舊金山的高峰俱樂部，西雅圖的山友俱樂部，明尼亞波利斯自然愛好者俱樂部，還有其他推展戶外生活的俱樂部，也都互相聲援。

有一個從波士頓來的人，到芝加哥後非常感激大草原俱樂部，他是名不見經傳的亞歷山大·威爾遜先生。申請成為會員的人沒有年齡限制。我所知道最年輕的參加者是一個三歲很野的小女孩，除了離開家的時候



需要父母抱過籬芭之外，登山時毫不需要協助。她可以搖搖擺擺爬十哩長的山路，沒有任何不舒服。她現在也常帶著她粗粗壯壯的小孩子來爬山。九十歲高齡的魯賓遜先生是年紀最長的會員。每次登山都帶著照相機，沿途拍攝奇花異草，然後在雜誌上發表見聞。

自然愛好者眼中所見是高山平地的美景，鼻中所聞是松樹與鳳仙花的香味，耳中聽到的是長刺歌雀、野雲雀及隱蜂鳥的歌聲。很多知道鄉間幽逸生活的人都希望能儘速買到、或造一間既有品味又符合自己生活水準的房子。但他們常常會發現自己要求的水準太高，必須要延後搬家，經常是等的很久之後，搬到所費不貲的房屋中，不久就天不假年。享受新家的歲月，只有短短的幾年，甚至短短的數月。

我們的家位於一個文化區附近的大社區中，我們住了三十多年。我們搬的時機恰到好處。社區中廿六戶人家都住在屬於自己的房子中，當他們剛來到我們附近時，先生、太太、孩子都快樂的住在一起。

而今，其中十戶住的都是寡婦，住在他們先生一手建造起來的家。另外一戶是由鰥夫所住。寡婦與鰥夫十比一的比例，是男人追求成就的奮鬥過程最悲哀的註解，跟現在我們子孫參與的東西對抗的戰爭一般慘烈。這些男人搬到我們的社區，希望得到休息，真如所願，他們長眠於此。

搬到鄉間是一件人生大事，但是更重大的決定是退休。很多人談到退休的時候都口沫橫飛，都認為是人生的理想境界，可以不做任何事，完全放鬆，逍遙自在。出乎意料地，他們都發現退休是個人生危機，只有少數人能調適過來。在年事漸長時，擺脫人生的枷鎖比在年輕力壯時套上人生的枷鎖更艱鉅。不過，有一個辦法，必須要找新的可以投入的



興趣，通常這些興趣都可以在鄉間找到。

對年輕、雄心勃勃的人，是不該逃避人生的現實面，但鄉間生活不必然就是逃避現實。經常鄉間生活是在更合適的狀況下，開啟更多機會。年輕和雄心勃勃的人移植到這裡也非常的合適。

「住在山間樹邊的恩賜，潺潺溪流，寧靜致遠。」

——約翰·曼斯菲爾

「我能擁有庭院小屋嗎？還有良書益友長伴我？」

——科里

「鄉間生活多愜意。無所憂慮，沒有糾紛，安靜平和，忘卻塵囂。曾經享受青春，而今悠遊歲月。」

——崔登

「在事業中油盡燈枯，送往迎來，飲酒作樂，愛恨情愁，都無法滿足心靈，終究煙消雲散，只留下自然的呼喚，使男男女女從麻痺的生活中回歸到新鮮的空氣，看白天旭日東昇、晚間星光閃爍。」

——華特·惠特曼



參加扶輪，結交新朋友是人生一大賞心樂事。如果附近沒有扶輪社、獅子會、同濟會，或參加其他任何大型的服務社團也可以。

若想要打入一個社區，沒有比加入當地扶輪社更好的方式，這種說法，我想不算過分。如果社區中沒有扶輪社，應該在不遠的地區可以找到一個扶輪社，只需開車不遠就能找到。加入當地的扶輪社能帶領我們進入全球的扶輪。很多扶輪社員周遊世界時，都會到各地的扶輪社參加活動，參加外國的扶輪活動更有益。活躍的扶輪社員經常計畫拜訪鄰近的友社，拓展社交圈。



第四十一章

山居、湖泊、賞鳥



從大城市來到鄉間定居的人中，有一位特別讓我們感到親切的是愛迪生·史東生，他本來是華府的職業律師。史東先生娶了威林堡的高雅女士，蘿·科特小姐，夫妻倆就搬來此地，住在鄉間的老肯特農莊裡。

史東先生風度翩翩，有學者的風範。科特小姐也覺得嫁給此人不虛此生。史東先生並沒有刻意模仿本地人的生活方式，不過也慢慢的跟人打成一片。在農莊工作時，他從未穿工作褲；他的服裝都好像是訂做的，經常還戴著手套。不過，他會戴著寬邊、有點皺巴巴的草帽，避免烈日曝曬。他是君子型的農民，表裡一致。

史東先生生活非常率性。我們村莊上大部分德高望重的人都滴酒不沾，支持禁酒。史東先生不支持禁酒，他也無意掩飾。雖然他的農莊正對著公理教會，我卻不記得看過他們參加聚會。他依然故我，不過村莊上的人都日漸接受他的個性，也都認為他人很好。他很少欠錢不還，每一筆交易都清清楚楚，他也不會對人自命不凡，或者自討沒趣。

他的個性愈來愈被村民接受，都認為他很坦率，而且也很容易親近，大家都推舉他擔任村民大會的主持人。要找到比他更合適的人還真不容易。他為何不再在華府繼續執業？顯而易見，他喜愛鄉村生活，勝過於在首都的五光十色。鄉間生活的寧靜，與鄰居的親切最符合他的個性。雅緻的湖光山色是他的最愛。

他們去世之後，埋在並不醒目的地方，但是他們留給村民的是艾芬湖邊的木屋，經常讓人想起他們是大自然的同好，讓我們的思念非常綿延，大家都同意這一點。我還記得其他一些自然融入我們社區的體面人士，讓人以為他們本來就是村中的一份子。

描述城市人與鄉村人建立友誼最佳的故事就是關於波士頓的法蘭克



林·武德夫婦的故事，他們曾在緬因州的小鄉村中避暑，後來決定退休時定居於此。他們的計畫，彼此都很滿意，既然鄉村生活非常愜意，鄉村的墓園更是人生大限之際，最終埋身的理想之所。

他們滿懷期望，就到墓園看看，希望買下合適的地點。但是，他們非常失望，因為管理人告訴他們，墓園不賣，全部都保留給當地村民。

他們掩飾失望，還是住在當地，交更多的朋友。後來，又發生了令他們大吃一驚的一件事，不過這一次，是令人高興的一件事。管理人拜訪他們時，理事長嚴肅的對他們說，村民都漸漸愛上他們，願意把他們視為一家人。既然不賣外人的墓園規定不能更改，村民願意讓他們選擇任何合適的地點，不收費用。這段感情的培養花了好長的一段時間，不過感情成熟時，一切的等待就有了代價。

善行長存人心，
凡謙以待人者，
必得友情，
凡施以敦厚者，
必獲敬愛。」

——理查·布魯克

如果想要在新環境中感覺愉快的話，你應該跟山水親近，就跟與人結交一般；這會獲益匪淺。青山總是回應你的呼喚，雖然偶爾風雨交加，它們依然心平氣和。記住青山的名字，呼喚他們的名字，他們就在左右。



如果年輕氣盛，城市人，就登山吧！如果，青春不在，就開車登山吧！

挑一個山邊地點，當作自己的靈感的來源。學習青山的秘密。如果你把他們當作朋友，他們會對你吐露心事。站在靈感泉源處，凝望朝昇夕沉，月光、星光把山影弄的神奇瑰麗。

爬上月光輕觸的山脈，

攀上穹蒼之梯，

白雲深處，

乍見神魄悠然。

——山繆·黑齊孟

雪山模糊了山脈的紋路，變成柔滑的弧線。仁者樂山，必不孤獨。有山為伴，何孤之有？湖泊、池塘各有其性，好像投身於恰如其份的山間凹處。夏日炎炎，他們清涼如斯。想跳就跳進去，這會讓你神清氣爽，一滌人生之混濁。

除了跟青山、村民、湖泊做朋友，也不要忘了飛鳥。鳥兒們非常友善，假以時日，他們瞭解你的善意後，就會經常跟你不期而遇。很多鳥都群居山中，有些是候鳥，有些終年就定居在此。即使在嚴冬，放在櫥窗外的羊脂依然會吸引山雀與啄木鳥的光臨。山邊餵鳥定點一定會使山居充滿趣味。試試看，把與鳥兒們共享早餐當成習慣，一定要為他們撒下豐盛的早餐。你會聽到這些飛翔的鄰居帶來數千倍的愉悅感謝的回音。城市人，請你跟鳥兒們一起開啟美好的一天。



有些友善的鳥會結交人類朋友，如果能找到合適的角落，築巢生子，他們就會搬過來，同住了一個屋簷下。

給他們一個機會，說不定，知更鳥、斑鳩都來了。山齒鶉會看到你的招呼，唧唧啾啾的迎向你。

兔子與松鼠很想跟人搭訕，冬眠過後的花栗鼠甚至想要跳到人的懷中。臭鼬鼠母親會帶著一排小孩，不時穿越你的後院，只要你或狗沒有嚇到他們，最好不要嚇到他們。只要建立友誼，他們都是你的親朋好友。

狡詐的狐狸從岩石、樹根後頭露出頭來，刺探一下附近有無可怕的敵人～人類，然後又消失無蹤。

你有時還會看到一隻四處搜尋的鹿，或者一群鹿在山間搜索。偶爾你也會看到一頭熊，在山間樹叢中躑躅徘徊，走到田野或者村落邊。

這些動物都使得鄉間生活生色不少。只要城市人能打開心靈，盡情觀賞。

想要在鄉間有一個家的人，必須慎重其事。首先，最重要的是必須先反省、決定是否真的要做出這樣重大的選擇。只被美麗的風景所吸引，或者只是被新英格蘭地帶樸實的木屋所吸引，是不夠的。最好先試試看，經常住到鄉間，先租個房子，或許先租個夏天住的房子，先住看是否合適當作長年居所，是否真的喜歡這裡的環境。

真的覺得滿意之後，才安心的做下一步決定。先必須仔細的評估房屋仲介人員所提出的條件。房屋附近必須要有足夠的清潔水源，排水系統非常良好，地基穩固，木料結實。如果想要在屋中住得適意的話，一定要確定你選擇的是一個家，而非一個城堡。



如果要享受美麗的風景，還要對地點精挑細選，或許面南的房子最好，這在冬天大有關係，因為待在屋裡的時間多，看出去的景緻很重要。如果某一房間看出去是山景的話，就應該好好的裝飾窗戶。我跟我太太就有這樣一間的窗戶，來我們家的親朋好友都喜歡坐到窗前，欣賞景緻。我跟我太太同樣費心的裝飾餐台前的窗戶，好在窗前跟鳥兒們共享早餐。

青山、深谷、海灘、湖泊、河流、飛鳥都恰如其分。我們全部都欣賞，一看到他們，就讓我們感到一陣溫暖。我們可以在一個美景之前靜坐終日、品茗、賞景；滿心歡愉，聽著雲雀、畫眉、黃鶯歌唱。觀賞雲雀輕快的劃過天際，燕子在雲間穿梭，或者衝下來啄片食物。我們也會沈醉在春花的香味或者秋收的麥香中。但是這些都不夠；友誼和鄰居才是重點。

當暮色漸靄，一個好鄰居過來坐坐，僅僅跟我們在爐邊促膝談心，最是親切。談話不必要是快速緊張，事實上，如果享有真正得休息，交談不應是快速的。如果城市人的神經還是緊繃著的話，他會發覺村民都很冷靜，而且每個村民都比城市人的生活都井然有序。住到山裡的人往往是會自得其樂的人，不容易受到流行的影響。這種人都已經達到人生恰適的境界，不是很有錢，也不會很窮。生活的憂慮都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因為他們很少會讓野心如脫韁野馬，無法駕馭。對他們來說，做「人上人」不值得追求。事實上，世上很少「人上人」。住在鄉間的人，生活都很規律。新來者，都以他們為榜樣。

良好的生活哲學勝於家財萬貫，也能讓人安渡順境和逆境。很諷刺的是，往往在經濟大蕭條時決定結束自己生命的人，不是大城市中最窮



的人，往往是那些本來養尊處優的人。這些人大部分很有錢，卻沒有相當的生活哲學。芝加哥小學老師沒有薪水，但是照樣上課，因為他們有生活哲學，他們認為應該盡忠職守。

一般認為，新英格蘭人不相信凡事搶第一。也就是說，他們不會被潮流、流行帶著走。而會把握真實與歷練。事實上，新英格蘭人並不是反對搶先。舉例來說，新英格蘭人創立很多機構、里民大會，成為現在民主政府的雛型。

新英格蘭人常被批評不合作，但是美國東北的新英格蘭各州的結盟卻是絕無僅有。他們成立的「新英格蘭議會」，宗旨是促進各州政府之間的合作，解決共同的問題。六個州是緬因州、佛蒙特州、新罕普夏州、麻州，羅德島與康乃迪克州，這是我國州與州間合作最成功的例子。六州的州長共同發起成立議會，現在仍不斷支持議會的運作。

我對新英格蘭地區最直接的印象就是一片薔薇色的景緻。雖然已經是半世紀之前的事，我對新英格蘭山地的印象就是我孩童時的印象。想起非常照顧我的祖父，經常佔據了我的思緒。

彷彿昨日一般，我還可以想見伯頓法官站在他的花園前，披著灰色的圍巾，聲音宏亮的對我的祖母打著招呼，「早啊，哈理斯太太！今天天氣看起來不錯。」然後，我就想到他很謙虛的把手放在耳後，曲成半圓的茶杯狀，深怕漏聽了她的回答。我又彷彿聽見我祖母慣常的招呼，「早啊，法官先生！的確，今天天氣真的很好，老天爺從不給我們壞天氣。」他們都是好人！真的，他們都是好人。



第四十二章

終點



現在我們接近終點了，我和老伴坐在火爐前，啜飲著香茗。娶了蘇格蘭太太的人一定要習慣坐在火爐邊，喝杯紅茶，這是忙碌一天之後最愜意的時刻。茶香、火爐的溫暖，讓人完全放鬆，這是結束一天的最好方式。

我太太右手邊的保溫茶罩，讓茶不會冷卻。我太太最喜歡做的事莫過於手邊一壺茶。對遠從英國而來的親朋好友，她也是奉茶以待，維持他們英國的優良傳統。我太太撥弄了一下，火爐的火燄暴漲了一下，調弄爐火或是弄得炭火劈啪的作響，她都不假手他人。

我太太是火爐與茶爐的女王，我經常想起祖母對家庭的投入，跟她一般不遑多讓。我真是幸運的人，我十分堅信這是進入遐思最合適的地方，與最合適的時刻。不過，老妻經常說我的遐思是假寐的前奏，而我的假寐是我呼呼大睡的前奏。

就在我們的火爐前，曾經聚集了來自天涯海角的訪客。他們來此相聚，是我在一九〇五年苦心經營的果實。我苦心經營的就是第一個扶輪社。現在已經長成鬱鬱蒼蒼的大樹，讓後人快樂的乘涼。

今夜我的思緒又回到我的祖父、祖母、我所熟悉的孩童時光、還有我們居住的老山谷。山谷中傳出優美的音樂；伐木人韻律般的砍樹聲；農莊上牛群的叫聲；穀倉邊母雞咕咕的叫著，展示他們的產品；一隻公雞在清晨昂首闊步的走著；貓聲鳥、知更鳥、麻雀的合唱；遠處傳來鴿子憂傷的調子，訴說著單戀的哀愁；更遠處是雲雀悠揚的歌聲，呼喚著他的伴侶，而在鐵路旁的泥地上，癡肥的牛蛙正患著單相思，鼓脹著肚子，反覆的唱著不知名的小調。

在夏季的尾聲，蝗蟲與各式各樣的小昆蟲發出各種的嗡嗡聲，漫天



遍野的組成了單調的合音。

初秋之際，蟋蟀和紡織娘徹夜不眠，宣布楓樹的顏色就要變了。秋收大會很快就要登場，而後在不久的某一個深夜，當村民都進入夢鄉的時候，神秘的冬天就會悄然無聲的降臨山谷，把戶外的天地鋪上一層白雪的地毯，讓大地都沈睡到來到了復活節的時刻。

沒有人知道這樣的思緒會飄到何方，一直到有一個聲音叫我：「喂！我想你睡著了吧！保羅，你該起身了。來杯茶吧！火已經快燒完了，你也該上床了！」

這就是我的一生。

「天主保佑，讓我發現人們與這個國家缺點的眼睛稍微和緩，而發現優點的眼睛更加明亮。」——保羅·哈理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扶輪之路：保羅·哈理斯傳／保羅·哈理斯(Paul Harris)著；國際扶輪第3480地區1996-97前總監張吉雄暨編譯委員會譯.--再版.-- [臺中市]：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2013.07

352面：14.5×20.6公分

ISBN：978-986-84733-8-6（精裝）

1.哈理斯(Harris, Paul) 2.傳記

785.28

102013765

扶輪之路－保羅·哈理斯傳

發行人：黃慶淵 (P.D.G. Kent)

著作者：張吉雄 (P.D.G. Joe) 暨編譯委員會

出版者：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地址：台中市西區大隆路 20 號(台灣商務中心) 5 樓之 1

電話：(04)2328-2971

傳真：(04)2328-2972

網址：<http://www.cref.org.tw>

E-Mail：cref@ms29.hinet.net

印刷者：信義美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1997 年 1 月 15 日

再版日期：2013 年 7 月 15 日